莱 蒙 托 夫

诗　　选

余　振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上海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根据 Сочинения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изд.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55 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莱蒙托夫：诗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125 插页 2 字数 372,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书号 10188·114 定价 1.80 元

译 本 序

鲁迅先生早在一九〇七年《摩罗诗力说》中介绍过几个“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① 的诗人。直到一九二六年鲁迅先生把《摩罗诗力说》收进论文集《坟》的时候，还在题记中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② 莱蒙托夫就是其中几个诗人之一。

莱蒙托夫虽然活了不满二十七岁，他成熟期的创作活动也只有短短的四年，但他在俄罗斯文学中已经成为普希金和十二月党诗人的真正继承者。他不但继承了普希金和十二月党诗人的事业，而且使它更向前发展了一步。别林斯基还在莱蒙托夫活着的时候就预言过：“暂时我们还不想把他（莱蒙托夫——笔者）称做拜伦、歌德或者普希金，也不想说他将来会变成拜伦、歌德或者普希金；因为我们相信，他不会变成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却会变成莱蒙托夫……”③别林斯基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莱蒙托夫的创作中不仅表现出了俄罗斯社会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了普希金以后新的历史时代的特点。他说：“显然，莱蒙托夫是一位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诗人，他的

诗歌是我们社会的历史发展锁链中的一个完全新的环节。”④

莱蒙托夫的创作生活是在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中度过的。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在俄罗斯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最反动的年代——所谓“三十年代”。尼古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之后，更加强了他的反动统治。尼古拉反动政府为了防止象十二月起义那样的革命运动，为了防止法国革命事件的影响，为了镇压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采取了一系列愈来愈残酷的反动措施。一八二六年七月初，即处死五个十二月党人领袖的前几天，尼古拉一世的地主农奴主政府成立了专门镇压革命运动的“第三厅”，并任命卞肯多尔夫为厅长。同年，又颁布了书报检查条例。整个俄罗斯变成了一座监狱，所能看到的只有死刑、流放、苦役和设好圈套的杀害。失望的情绪感染了好多善良的人。整个俄罗斯好象沉入了深沉的噩梦。

但是接替十二月党人的新的革命战士却在暗中成长着。新的一代的革命者已经在准备着俄罗斯解放运动的新的时期——革命民主主义的时期。革命民主主义者跟“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⑤的贵族革命者十二月党人不同，他们把农民看做是革命斗争的真实支柱。

莱蒙托夫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

---

①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97页。
② 同上，第153页。
③ «别林斯基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2卷第551页。
④ 同上，第477页。
⑤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2卷第422页。

的。他继续了普希金和十二月党诗人的道路。他是前后两个革命时期的过渡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仿佛也反映了这个反动统治特别残酷、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过渡阶段广大群众所共有的痛苦与忧郁，同时他也表现出了在这种痛苦与忧郁之下所隐藏的一团烈火——无尽的力量。这一无尽的力量表现为对当时社会束缚人的一切枷锁的最强烈的抗议。赫尔岑说："他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我们都太年轻了，没有能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我们虽然为这个伟大的日子所警醒，但所看到的只是死刑与流放，我们被迫沉默着，忍着眼泪学会了沉默不响，把自己的心思掩藏起来——那是什么样的心思啊！那不是使人开朗的自由主义、进步思想，那是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的思想。莱蒙托夫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感情，不能象普希金那样，在抒情诗的情调中取得超脱，他在自己的一切幻想与享乐中拖着沉重的怀疑主义。刚强的阴郁的思想从没有离开他的头脑，——这种思想渗透了他所有的诗篇。这不是要用诗的花朵来装饰自己的那种抽象思想；不是，莱蒙托夫的沉思——是他的诗、他的痛苦、他的力量。"①

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自由的歌颂，这是普希金和十二月党诗人诗篇中最主要的东西。莱蒙托夫的诗篇中，这也是最主要的主题。"但是——在莱蒙托夫的诗里，已经开始响亮地传出一种在普希金的诗里几乎是听不到的调子——这种调子就是事业的热望，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望。"② 正是爱国主义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在他的诗篇中凝结为对事业的热望。"我需

① «赫尔岑选集»（九卷集），俄文版，第3卷第472页。

②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

要行动，我希望把每个日子都能够化为不朽的时刻"（《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因为"事业的热望、有力量而无用武之地的人的苦闷——这是那些年头人们所共有的特征"。① 正如诗人所歌唱的孤帆一样，他在期待风暴，期待着斗争。莱蒙托夫认为，诗人的"有力语言的节奏匀整的声音"应当"燃起战士战斗的火焰"，而诗人的歌声应当象"人民喜庆或是灾难的日子里市民会议的钟大声轰鸣"（《诗人》）。

莱蒙托夫的诗正确地反映了俄罗斯人民解放运动新时期的真实要求，同时又有力地影响了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想和当代及以后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在俄罗斯人民解放运动第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的海燕高尔基大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在这有力的呼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对莱蒙托夫的反响。

* * *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于一八一四年十月三日（新历十五日）生于莫斯科。诗人的父亲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是一个退休的军官。母亲玛丽雅·米哈伊洛芙娜·阿尔谢尼叶娃，是女地主伊利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女儿。莱蒙托夫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和外祖母就把他带到了奔萨省的塔尔罕内——外祖母的庄园。莱蒙托夫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

诗人的外祖母出身于名门望族斯托雷平，同上流社会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是一个很有钱的寡居女地主。她瞧不起她

①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273 页。

的女婿——贫寒的小贵族、退职的“大尉”，认为他辱没了自己的门第。因此诗人父母的婚后生活是不幸的，这样大大地影响了诗人多病的母亲的健康。诗人还不到三岁，母亲就去世了。他母亲非常喜欢音乐，这对诗人的诗才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母亲去世后，诗人便成了外祖母与父亲之间怨恨不和的根源。父亲要把他带走，外祖母要把他留在身边。最后外祖母提出，如果答应让他留在外祖母家中，而且让外祖母把他一直抚养到成年，她可以将来在她的遗嘱中规定让外孙做她全部财产的继承人。父亲为了保证儿子的未来只好让了步，丢下自己的儿子，一个人走开。

诗人幼年时，在一八一八、一八二〇、一八二五年，外祖母带他去高加索五岳城的矿泉疗养过三次。沿途看到的俄罗斯的田野、河流，高加索的自然景色和纯朴的人民的生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高加索就此成了他的“灵感的故乡”。

诗人儿童时期亲眼看到农民贫困的生活。伊利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是一个女地主，鞭打农奴是家常便饭。离塔尔罕内三俄里远的地方住着诗人外祖母的一个远亲——地主А.Ф.莫索洛夫，关于他对待农奴的残酷的情形，更流传着好多可怕的故事。这一切，在诗人年幼的心中早已种下了同情农民和憎恨农奴制度的种子。

外祖母的兄弟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托雷平曾在苏沃洛夫部下做过副官。她还有一个兄弟阿法纳西·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托雷平曾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莱蒙托夫的家庭教师法国人嘉培，曾做过拿破仑的军官。外祖母的亲戚、

朋友、仆役中，还有不少是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的退伍兵和国民兵。他们常常对孩子们讲些关于一八一二年的各次战役，关于莫斯科大火的故事。这一切对诗人少年时期思想情感的发展，有过良好的影响，也为他后来的诗作提供了许多主题和题材。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彼得堡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塔尔罕内。外祖母的又一个兄弟德密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托雷平是十二月党领袖之一别斯捷里的朋友，另一个兄弟阿尔卡基·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托雷平同十二月党另一个领袖、革命诗人雷列耶夫相识。不过前者在起义后不久在彼得堡暴卒，而后者早在起义前数月死去。诗人虽然"太年轻，没有能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但他长辈的亲戚与十二月党人有这样深切的关系，当消息传来时，不能不震动了他的幼小的心灵。过不多年以后，他就真正成为十二月党人思想上的继承者，开始弹起了他的战斗的竖琴。

一八二七年秋天，外祖母又带着他到了莫斯科。一八二八年九月，诗人考入了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寄宿中学四年级。这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学校，冯维辛、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恰达耶夫等都曾在这里读过书。学校里有着一种热爱祖国文学的气氛。教师们编辑了手写的杂志，莱蒙托夫也参加了这一杂志的活动。根据他自己诙谐而又谦虚的说法，他"在一八二八年开始胡乱写诗"①。诗人一放开自己的歌喉，就好象有点欲罢不能的样子，在这一时期写了将近一百篇

---

① «莱蒙托夫文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9 年版，第4卷第525页。

的短诗，四五篇长诗。诗人初期的作品还显然带有模仿和习作的性质。比如长诗《高加索的俘虏》中有些情节，大体上与普希金的同名作品相同，甚至有些个别的诗句也借用普希金的原文。长诗《海盗》中也有不少诗句是袭用普希金、柯兹洛夫、马尔林斯基与罗蒙诺索夫的原文。就《诗人》一诗来说，也可以看出这是在寄宿中学教师C.E.拉伊奇指导下的习作，因为当时参加文学活动的同学们也有内容相近或题目相同的作品保留下来。但是在这些早期的仿作和习作中已显然可以看出莱蒙托夫的独创性。比如，在莱蒙托夫的《高加索的俘虏》中，同普希金的比起来，增加了更多的戏剧性。而短诗《诗人》中也已经蕴藏下以后创作中关于"诗人"这一主题的基本思想。

一八二九年，莱蒙托夫就开始了《恶魔》初稿的写作。在这篇诗的最后定稿中还保留了不少寄宿中学时期初稿中的诗行。

莱蒙托夫最早的诗篇中最基本的主题是歌颂自由，显然，这是直接继承了普希金和十二月党诗人的革命传统。此外，关于放逐的主题、高加索的主题、恶魔的主题、孤独和幻灭的主题——诗人一直歌唱到最后一日的这些主题，在诗人最早时期的创作中都已经出现，但进一步的发展还是在以后的创作中。

一八三〇年，俄罗斯好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就是所谓"虎烈拉起义"。此起彼落的起义使沙皇和地主们想起了普加乔夫运动。莱蒙托夫的《预言》一诗中也充满了革命的预感。

一八三〇年秋天，莱蒙托夫考上了莫斯科大学伦理政治系。莫斯科大学是当时全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同时在这里学

习的有对俄罗斯文学和社会思想起过很大作用的别林斯基、赫尔岑、斯坦凯维奇、奥加辽夫等。学生们中间组织起几个小组，他们热烈地研究政治、哲学和文学问题。最著名的是赫尔岑和斯坦凯维奇的小组。以年青的别林斯基为中心的小组也发生过很大的作用。他们彼此传抄被禁的十二月党诗人们的诗，他们热烈地争论着。莱蒙托夫也完全沉湎于这种气氛中。一八三一年三月，学生们把反动教授马洛夫赶出了学校，莱蒙托夫和赫尔岑一起参加了这次运动。

在诗人这一时期所写的诗篇和剧本中，有许多带有自传的性质。这和他家庭悲剧（父亲与外祖母的冲突）的尖锐化有关。一八三〇年写的剧本《人与情》，也是根据自传性的材料写的，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在父亲与外祖母之间选择一头的剧中人尤里·沃林的命运，正是诗人自己所处境地的写照。

在诗人所写的第二个剧本《奇怪的人》(一八三一年)中，家庭冲突发生在父亲与母亲之间，弗拉基米尔·阿尔别宁对父亲必须服从，对母亲又非常同情。家庭剧与爱情剧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但是《奇怪的人》跟《人与情》不同，它的主要地方不只是自传性的家庭与爱情的冲突，这只是基本冲突——主人公与整个地主贵族社会冲突的一部分。在整个社会看来，弗拉基米尔·阿尔别宁是个“奇怪的人”，他长着一颗“充满了爱”的心，他同无情的社会对立，他起来同社会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留给孤军作战的英雄的只有死亡的命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表现，就这样地转为对社会罪恶的暴露。

在谈到诗人这一时期的思想艺术的发展时，有必要指出

外国作家，尤其是拜伦对他的影响。他在拜伦的诗篇中找到了高傲有力的人的形象。

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
啊，如果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
同他一样，我寻求着忘怀与自由，
同他一样，我童年时心已经烧透，
我爱过高山的落日、汹涌的水流，
和那人间与天国的风暴的怒吼。

（《给＊＊＊》）

他虽然经常把自己与拜伦相比，但是热爱拜伦并不等于模仿拜伦。他是自成一家的俄罗斯诗人，他自己也认识到他与拜伦不同之点：

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
还未可知还未可量的年青诗人，
同他一样，是人世放逐的流浪者，
但却是深蕴着一颗俄罗斯的心。

（《"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

莱蒙托夫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卡勒》、《死神》、《伊斯梅尔-贝》、《巴斯通志村》等歌唱高加索的长诗。其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伊斯梅尔-贝》。

高加索，这个"荒野的自由的国土"、"纯朴的自由的故

乡”，“在积雪中如象金刚石般燃烧着的白发的峦峰起伏的高加索”，好象是只能够生长出鹰鹫般有力的人。莱蒙托夫的心为它的大自然的美和人民的纯朴有力所吸引，同时又悲伤地看到了，它“也充满了种种的不幸”，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从前自由所喜爱的国土眼看着为了自由而沦亡”(《致高加索》)。在长诗《伊斯梅尔-贝》中，与其他的高加索的长诗不同，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主题占了主要的地位。伊斯梅尔-贝和他的兄弟罗斯兰贝克都是实有的人。伊斯梅尔-贝是卡巴尔达的公爵，在俄罗斯受过教育，并做过近卫军的军官。他在彼得堡上流社会中交游很广。回到自己的祖国以后，领导过山民的起义，最后死在战斗里。长诗不但真实地描写了高加索的自然景色、高加索人民的生活和他们反抗俄罗斯的战争，而且有力地塑造出了民族解放的战士伊斯梅尔-贝的形象。同莱蒙托夫的好多主人公一样，他也是充满了行动的决心，燃烧着斗争的渴望，具有坚强性格的高傲的自由的人。无疑地，诗人的同情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高加索人民这一边。

从一八三一年以后，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常常采用具有独特风格的日记体。这种诗体日记，通常都是以写作的日期作题目。有时形式上好象不大完整，但思想内容都是十分饱满的。在这种诗体日记中正确地表达了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一个时期最前进的人的思想和感情。莱蒙托夫的抒情主人公具有明显的个性，他是思想家，同时又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他想到了生与死，善与恶，自由与奴役，希望与幻灭，天国与地狱，天使与恶魔，孤独与人群，过去与未来，爱情与欺骗，放逐与断头台，宇宙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祖国

与人民。他希望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准备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的解放、人民的解放。

莱蒙托夫在一八三〇年下半年至一八三二年写下了二百多篇抒情诗，约占他全部抒情诗的一半。这一时期的诗作中人们一般传诵的只有《乞丐》、《天使》、《帆》等少数几篇，人们总以为这一时期所写的还不很成熟，还带一种习作的性质，而且调子有点低沉。其实，如果没有这一段阴沉的“布云”阶段，如何能突然响出象《诗人之死》那样震天动地的雷霆。

《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一诗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这一篇不但包括了他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一切诗篇的主题思想，而且也可以说包括了他以后各个阶段一切诗篇的主题思想。在这篇诗里用激动的语言讲出了他全部的深沉的思想。“生的渴望”、行动的企求和“怕我来不及完成一件什么工作”的哀愁错综地交织在一起。这是莱蒙托夫的抒情主人公的感情的特点，也就是莱蒙托夫那一代前进的人们的感情的特点。他知道，在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下他决不悲观与绝望，决心要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社会事业，莱蒙托夫的抒情主人公说道：

人生是这般苦闷，假如没有斗争。

…………………………………

我需要行动，我希望把每个日子
都能够化为不朽的时刻，好象是
伟大的英雄的幽灵，我根本不能
理解，休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当他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看到各种罪恶时有时也否定一切，但他的否定主要还是为了肯定；当他在反动统治下孤军奋战时有时也感到孤独，但在感到孤独时也并没有丧失斗争的勇气；他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有时也想到死，但即使在死的感慨中也充满了“生的渴望”。无论在歌唱什么——遥远的过去或当前的现实，大自然或爱情，他的思想都充满了热爱自由的情感。这一时期诗篇中的抒情主人公首先是一个为自由而奋战的战士。

莱蒙托夫在这一时期还写了不少篇叙事性的短诗，其中有的是包括一个民间的故事，有的就是按照民歌体写下的。诗人从儿童时代起就热爱人民，很自然的，他也很热爱人民的歌曲——民歌。象《芦笛》、《美人鱼》、《短歌》等篇都是包括一个民间故事的叙事短诗。《阿塔曼》和《自由》，或是根据农民起义领袖斯捷班·拉辛的主题用民歌的体裁写下的（《阿塔曼》），或者就按照参加普加乔夫起义的哥萨克人的民歌写下的（《自由》）。诗人把民歌同农民起义这一政治思想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但是诗人在俄罗斯民歌的优秀传统上写下的最突出的作品是《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年青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关于这篇《歌》，我们下文还要谈到。

莱蒙托夫在这时期还开始了描写普加乔夫起义的长篇小说《瓦吉姆》。年青的诗人在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写成以前就开始写农民起义这个尖锐的社会主题了。这部小说虽然没有写完，但在留下的未完稿中已经看得出起义人民对压迫者的

反抗。

一八三二年夏，莱蒙托夫因为跟教授们又发生过几次冲突，被迫离开莫斯科大学，同外祖母到了彼得堡。他想转入彼得堡大学，但彼得堡大学不承认莫斯科大学的两年成绩。十一月，他考入了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这样就开始了他的士官学校学生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可怕的两年”。严格的纪律、永远无尽的“行军”与“出操”、司令官的大声斥骂、咚咚的鼓声——这种兵营生活与无拘无束的大学生生活迥然不同。在这里是禁止阅读文艺作品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莱蒙托夫也没有停止过他的创作活动。他在这里写出了长诗《哈志·阿勃列克》，还在继续写未完的长篇小说《瓦吉姆》和长诗《恶魔》。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莱蒙托夫在士官学校毕业，取得骑兵少尉的官衔，派到驻在彼得堡近郊皇村近卫军骠骑兵团去服役。一八三五年发表了他的长诗《哈志·阿勃列克》。这是诗人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从此俄罗斯开始注意这青年诗人的成长。在这时候他又写了长诗《贵族奥尔沙》、剧本《假面舞会》、中篇小说《里戈夫斯卡雅公爵夫人》等。

《假面舞会》的主人公阿尔别宁是一个反抗上流社会的有力的性格。但是他跟莱蒙托夫所有的主人公一样，所得到的也是一个悲剧的命运。就这个剧本语言的精练、性格的突出来说，它可以同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媲美。

中篇小说《里戈夫斯卡雅公爵夫人》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它已经接近于现实主义的小说《当代英雄》，而在这里已经写出了毕乔林的第一幅素描，可以看做是《当代英雄》的初稿。

* * *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普希金在同丹特士的决斗中受了致命的重伤。这个消息震动了所有正直的人。普希金是莱蒙托夫少年时期的“思想的主宰者”，是他整个创作中的理想。二十九日，普希金与世长辞了。莱蒙托夫当即写下了充满悲愤的《诗人之死》。其中每一个字母都好象一粒枪弹射向上流社会的诽谤者。《诗人之死》立即以手抄形式传遍了整个彼得堡。《诗人之死》是莱蒙托夫的成名之作，也是他创作的新阶段开始的标志。这篇诗代表了所有善良的、正直的人们对普希金之死的悲愤的反应。但在上流社会中却有不少人非难普希金，并且替丹特士辩护。莱蒙托夫听到了这种非难和辩护时，在愤慨的激动中又补写了最后的十六行。

你们，以下流和卑贱著称的
先人们孳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后代儿孙，
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踵践踏蹂躏了
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那些人们的迹踪！
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
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对你们
公论和正义——一向是噤口无声！……

莱蒙托夫在这里直截地指出，杀死普希金的不只是丹特士一人和个别诽谤者（如这篇诗的前半篇所说的那样），而真正的凶手是上流社会的整个集团。

《诗人之死》连同后来补写的十六行的全文很快地又在彼

得堡传抄起来。有人加了个“革命檄文”的标题把这篇诗送给尼古拉一世，这样便引起了宫廷的震怒。莱蒙托夫被捕了，最后决定把他流放到高加索，以原阶职调到驻扎在高加索的尼日哥罗德龙骑兵团。

莱蒙托夫被捕以后连续写了几篇以“囚徒”为主题的抒情诗。这个主题，表面上看来，好象是莱蒙托夫创作中新出现的东西，其实，还是他一再歌唱的旧主题——热爱自由和诗人的悲剧命运——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是《诗人之死》的思想感情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

在莱蒙托夫南去高加索的途中，载有他的诗作《波罗金诺》的《现代人》杂志出版了。那时正是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二十五周年，各刊物杂志都在发表文章纪念这个伟大的纪念日，《波罗金诺》也是其中的一篇。这篇诗是莱蒙托夫的主要作品之一。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俄罗斯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时期，普希金的创作达到了全盛时期，果戈理的一部分重要作品已陆续发表，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活动已经开始。莱蒙托夫也以《波罗金诺》这出色的诗篇向现实主义过渡，正式进入了他创作活动中的成熟阶段。

莱蒙托夫到高加索以后就病了，不得不在五岳城休养一个时期。这时，他认识了别林斯基。同年秋天，莱蒙托夫在高加索漫游的时候又认识了一些由西伯利亚转到高加索的十二月党人，其中包括在西伯利亚度过十二年苦役生活的诗人亚力山大·奥陀耶夫斯基。一八三九年，奥陀耶夫斯基病死在高加索军营中，莱蒙托夫写了充满哀伤与友爱的诗篇《纪念

奥〔陀耶夫斯基〕》来悼念他。莱蒙托夫在这时候还认识了一些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人物，并开始学习高加索语言。高加索古老的传说，高加索武士的故事、民歌——这些大大地丰富了莱蒙托夫的想象，而且反映在他晚期的高加索诗篇中。

由于外祖母和诗人茹科夫斯基的一再请求和说情，莱蒙托夫在一八三八年四月间回到彼得堡，回到原来的近卫军骠骑兵团。回来不久，在《俄罗斯残废者》杂志的文学附刊上以"——夫"的署名发表了他的《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年青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这部作品是莱蒙托夫对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珍贵的贡献。它是一部用民歌体裁写下的长诗，写着十六世纪伊万雷帝时代的一个故事。别林斯基对这篇诗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诗人从不能使他满足的俄罗斯生活的现实世界转移到俄罗斯生活的过去历史中去，窃听到它的脉搏，渗透到它的灵魂的最隐秘、最深不可测的深处，全心全意地和它亲密相处，融为一体，满脑子充满它的音响，吸收它那古老语言的格调，浑厚而严酷的风俗，豪放而雄伟的感情，象一个当代人一样，把粗糙野蛮的社会生活条件，连同各种微细变化，全盘接受过来，仿佛他从来不知道有别的社会生活条件似的，——这样，就从过去时代里得出了虚构的史实，这虚构的史实比任何现实都更确实可靠，比任何历史都更无容置疑……我们的诗人却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主宰进入人民的领域的，他渗透人民精神，跟它融成一片之后，仅仅显示出他同它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他同它之间的同一性……他的这种情况，仅仅显示了他具有丰富的诗歌才能，他

的精神同祖国的人民性精神有血缘关系……”①

莱蒙托夫在《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中创造了一个能够维护自己尊严的俄罗斯人的形象。通过这个形象，他刻划出一个本质上接近于俄罗斯民歌中的英雄的性格。是的，卡拉希尼珂夫不同于民歌中的武士，他没有上过战场保卫自己的祖国，但是他也“维护正义直到最后一瞬”。对个人尊严和社会地位的正确的认识、对正义的渴望、勇敢、自我牺牲、正直——这就是卡拉希尼珂夫的基本特点。同那个被个人利己主义感情支配的基里别耶维奇正好相反，卡拉希尼珂夫是一个正直的“人”。因此，在拳斗场上，还没有进入格斗，卡拉希尼珂夫已经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他是正直善良的人民的代表，因此博得了正直善良的人民的尊敬和哀伤。

莱蒙托夫在这部长诗中采用了民间创作的样式，同时用天才的文学技巧使它更加丰富起来。从拳斗和行刑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和真正的民间叙事诗是一脉相承的。长诗的意味深长的最后一节，肯定了人民是跟为了正义而死去的英雄统一的，在这里又充满了最细致的抒情的情调。这篇长诗作为历史长诗来看，在俄罗斯文学中可称一部卓越的作品。

莱蒙托夫从高加索返回彼得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了，俄罗斯前进的人士都把他看做是普希金的继承者。贵族的沙龙也对他大开欢迎之门。但是上流社会的空虚而无为的生活使他感到非常苦闷。在他的诗篇中很自然地流露出了对这种生活的“怀疑、否定、痛恨的思想”(赫尔岑)。这种思

① 《别林斯基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 卷第 501 页。译文稍有改动。

想决不是诗人个人精神薄弱的表现，而是对三十年代整个社会生活——尤其是上流社会生活的谴责。他在这时期所写的著名的诗篇《咏怀》，比起他前一时期的诗作来更充满了社会的内容。当代现实的问题、关于整个一代人的命运的思想，从他的诗作中挤掉了个人不幸和痛苦的主题。他严厉地批判了自己一代的人们，他们都缺乏理想，没有勇气来同“黑暗与任性的王国”（赫尔岑）做斗争。

《咏怀》在一八三九年《祖国纪事》第一期上发表出来的时候，俄罗斯社会把它看做是对当前一代人的痛苦的判决，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别林斯基说：“如果‘讽刺作品’指的不是嘻皮笑脸的机智之士的无伤大雅的讥诮，却指的是愤怒的雷鸣，受到社会凌辱的人所激起的风暴，那么，莱蒙托夫的《咏怀》就是一篇讽刺作品，并且讽刺作品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文艺体裁。”①

一八三九——一八四〇年间，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贝拉》、《塔曼》和《宿命论者》等。到一八四〇年五月，莱蒙托夫把这几篇小说，连同没有发表过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玛丽公爵小姐》等印成一个单行本，这就是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在《当代英雄》中，与诗人早年所写的小说《里戈夫斯卡雅公爵夫人》不同，作者把他的主人公带出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狭隘圈子，让他去直接接触生活。作者在高加索的广阔的背景上展开了毕乔林的复杂的性格，他具有很大的精力，但在当

① 《别林斯基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2卷第510页。个别译名有更动。

时社会条件下找不到合理的使用。他只在一些琐细的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掉自己的精力，自己的生命。他对周围的现实，尼古拉一世的贵族社会，不但没有任何同情，相反地，抱着深深的敌视态度。毕乔林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态度，很多地方与莱蒙托夫自己的观点相吻合，因此，有人以为《当代英雄》带有自传的性质。其实，莱蒙托夫也是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毕乔林的，作者指出，与其说毕乔林是个"英雄"，还不如说他是时代的牺牲品。莱蒙托夫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当代英雄'确实是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①

毕乔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多余的人"。他同普希金的奥涅金有着血缘关系。但是毕乔林还不是奥涅金，他不是二十年代的人，而是三十年代的人。他是一个背负着内心矛盾的重担，自己经常分析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多余的人"。在对人的关系中、对爱情的感受中，都可以看到毕乔林的内心矛盾。莱蒙托夫一方面描写了他的一些动人的特点，一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他精神痛苦的根源。作者在分析当中严厉地批判这个"多余的人"，实质上也在谴责那个产生这种"多余的人"的当代社会。

一八三九年底，因为"东方问题"，法国同俄国的外交关系搞得很紧张。法国公使认为莱蒙托夫早在一八三七年写的关于普希金之死的那篇诗侮辱了法国。一八四〇年二月十六日，莱蒙托夫在一个舞会上同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发生了冲突。巴兰特要同莱蒙托夫决斗。决斗发生在二月十八日，结

① 《当代英雄》，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84页。

果没有流血，因为巴兰特首先开枪，没有命中，而莱蒙托夫则对天放了一枪。

三月十日，莱蒙托夫被捕了，送到军事法庭。诗人被捕以后，在狱中写下《编辑、读者与作家》、《幻船》、《女邻》、《被囚的武士》等诗。

四月中旬，尼古拉一世根据军事法庭的报告下了判决：以原职级调静庚步兵团。这个判决看起来是宽大的，其实是要莱蒙托夫去送死，因为这个兵团正在高加索作战，根据当时作战的情况来说，这个兵团差不多已注定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莱蒙托夫在去高加索路过莫斯科时停留了一个时期。莫斯科的文人们热诚地接待他。五月九日，莱蒙托夫应邀参加了果戈理命名日的宴会，他向果戈理朗诵了他刚写好的长诗《童僧》的几个断片。

《童僧》是与《恶魔》齐名的莱蒙托夫创作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诗人很早就想要写一部关于瘐死在狱中的高傲的反抗者的作品。先写了长诗《自白》，后来又写了长诗《贵族奥尔沙》。这些作品只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尝试。这两部长诗中的某些章节和诗句后来还保留在《童僧》中。

莱蒙托夫还是在一八三七年第一次流放的时候，在格鲁吉亚古老的城市姆茨赫特，曾经听过一个年老的孤独的僧人讲他自己的身世。僧人本来出生在深山中，年幼时被叶尔莫洛夫将军俘去。半路上生了病，将军把他留在修道院里。修道院的生活使他感到苦闷，他时时想回到山里去。最后跑掉了，但人们又把他找回来。以后就这样待下去。这个简单的故事

就成了《童僧》这篇长诗的基础。

莱蒙托夫在《童僧》中展开了童僧想要挣脱僧院而回到深山中去的悲剧性故事。长诗的主要部分是采用童僧自己叙述的方式，即是浪漫主义诗人最常用的自白的形式。采用这种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可以更深刻地讲出主人公内心的活动。童僧，用别林斯基的话说，"这是我们诗人心爱的理想人物，这是他自己个性影子在诗歌中的反映。在童僧所说的全部话里面，洋溢着他自己的精神，用他自己的强大力量来使人震惊，折服。"① 童僧是一团火焰，燃烧着奔向自由的真实的人的生活。他虽然有时也感到哀伤，但这决不是绝望的感伤，这是呼唤他走向战斗的热情；他虽然有时也感到孤独，但这决不是消沉的隐遁，这是要求伙伴的怀抱的渴望。他需要斗争，他需要激动，他甘愿"拿两个这样的生活换一个，但只是充满了激动"。他"只知道一种思想的威力——唯一的——但却是火般的热情"。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飞向那个

激动与战斗的奇异的世界，
在那里山峰高耸在云层里，
人们象苍鹰般自由而自在。

最后，虽然他的一切希望都幻灭了，但他在临终时还希望，当他咽气的时候，把他抬到那"从那里还可以望见高加索"的地方，他能这样地死去，就"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埋怨"。"这个童僧有着怎样火热的心灵，怎样坚强的灵魂，怎样巨大有力的性

① «别林斯基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 卷第 537 页。

格啊！”（别林斯基）

《童僧》的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使它成了莱蒙托夫最杰出的浪漫主义长诗之一。

一八四〇年六月，莱蒙托夫到达高加索，七月初就参加了瓦列里克河上的战役。参加战役后写下了《瓦列里克》一诗。在这篇诗里，也象在《波罗金诺》中一样，以战役参加者的身分和第一人称的口气真实地描写了战役中的一切细节。但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是俄罗斯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所以“全国记着波罗金诺的日子，并不是没有原因”！而沙皇俄罗斯对高加索人民发动的这种战争，莱蒙托夫虽然自己也亲身参加了，但他显然是反对的，所以用与《波罗金诺》中迥然不同的语气说道：“这血的日子他们忘不了！”这是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中的新的语言。

一八四〇年十月，当莱蒙托夫还在高加索的时候，他的诗集在彼得堡出版了。到这时为止，莱蒙托夫已经写了四百篇左右短诗、十三篇长诗。但是，除了《诗人之死》、诗剧《假面舞会》和长诗《恶魔》因书报检查条例不能发表外，他只选了二十六篇短诗和两篇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和《童僧》。这说明莱蒙托夫对待自己的作品有着多么严格的要求，凡是没有选进去的作品，诗人只把它当作今后创作的素材。

一八四一年一月，莱蒙托夫因为外祖母再三奔走活动，得到两个月的休假，二月初回到了彼得堡，带着他修改了多次但一直没有能够发表的诗稿《恶魔》。

前面已经说过，诗人早在一八二九年在寄宿中学时期就开始了《恶魔》的构思和初稿。一八三一年写了第二稿，同年

写了第三稿，一八三三年又写了第四稿。莱蒙托夫在写作关于恶魔的长诗的前一个阶段，还是根据典型的浪漫主义长诗的传统写法，主人公是抽象的，历史地理环境也是不确定的。诗人一八三七年夏天和秋天在高加索游历时接触到高加索的民间创作，更深刻地认识了高加索的历史地理环境后，恶魔的性格才得到一个新的、充满诗意的更适当的发展背景。一八三七年以及后来在一八三八年回到彼得堡以后，莱蒙托夫又作了第五次重写。这个第五稿基本上接近于最后的定稿。其中关于高加索大自然的描写和格鲁吉亚封建生活的画面，给这部浪漫主义的长诗增加了现实主义的成分。第五稿稿末注明完稿的日期是一八三八年九月八日。莱蒙托夫已经把它当作最后定稿，曾向朋友们朗诵过，而且准备要正式发表了。但是结果没有成功。一八四〇年又作了一些修改，一八四一年回到彼得堡时又作了最后的加工。但是诗人在世时一直没有能够发表。等到诗人死后，一八四二年，别林斯基才根据几个可靠的抄稿，又作了一次整理，在《祖国纪事》发表了一些断片。直到一八五六年诗人死后十五年才在国外发表了全文。

莱蒙托夫所有全部的叛逆反抗的思想都体现到《恶魔》中来。恶魔——是"认识与自由的皇帝"、"上天的敌人，宇宙的灾难"。他——是反抗束缚人的理性和自由的一切力量的叛逆者。他——是一切公认的规范的破坏者，"罪恶"的体现者。

恶魔受到了"上帝的诅咒"，不得不离开"主的居所"，而"徘徊在世界的荒野里"。那些"常常含着那亲切的微笑同他在互相对视、在互相致问"的伙伴们，早已不再认识他了。根据古代传说，"恶魔"是应当作恶的。但是凶恶也不是这"天国的

谪放者"的本性：他"统治世人并没有多久，也没有多久教唆他们作恶"。使他痛苦的不是凶狠，而是永远无尽的哀伤，而是

整整的一生，好多个世纪
独自享乐着、独自痛苦着，
不因为善而期待着报答，
也不因为恶而期待着称赞；
为自己而生活，因自己而苦闷，
老是在进行着这没有胜利、
没有和解的永恒的斗争！

远离天国的恶魔，对人世也感到陌生，他感到孤独，这是他所经尝过的最痛苦的感情。恶魔在高傲的孤独中苦痛着，这时他飞到高加索的上空，看见了美丽的格鲁吉亚女郎塔玛拉。于是他"第一次领悟了爱情的哀伤、爱情的激动"。他认为对人间女郎的爱就是他的再生，就是他离开阴郁的孤独的开始。他获得了女郎的爱情。但是恶魔到底还是不能抛弃"恶"，还不能抛弃自己叛逆的否定。爱情还是没有给他带来所期望的再生。

傲慢、孤独的他在宇宙间
又孑然一身，没有期望、
也没有爱情，同已往一样！……

塔玛拉的死亡和恶魔的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恶魔不能克服自己利己的个人主义。恶魔的失败证明了个人主义的反抗不但

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会带来更大的不幸。恶魔的失败证明了，仅仅一个"否定"是不够的，还应当肯定积极的生活原则。恶魔自己也承认，自己的没有肯定的否定，只是"狂乱的幻想"。普希金的恶魔只是"否定或怀疑"的体现，莱蒙托夫的恶魔发展为"为肯定而否定，为创造而破坏"①，所以别林斯基在给他朋友的信中说："就内容来说比普希金更前进了一步。"②

《恶魔》，和《童僧》一样，是莱蒙托夫浪漫主义创作的最高峰。又因为这两部长诗都是在诗人进入现实主义创作阶段时完成的，所以又都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气氛。恶魔和童僧这两个性格，可以概括莱蒙托夫包括散文在内的全部作品的形象，诗人的主人公们表面上尽管有很大的差别，但究其性格说，不是恶魔，便是童僧。但恶魔和童僧是迥然不同的，恶魔是个个人主义者，童僧是个自由的战士。恶魔最后失败了，那是真正失败了，童僧虽然也得到死亡的命运，但他却仍然是胜利者。恶魔是普希金南方长诗中所描写的性格的发展，童僧却可以在十二月党诗人长诗中找到他的血缘关系。总之，恶魔是莱蒙托夫批判的形象，而童僧却是莱蒙托夫最可爱的理想。

《祖国纪事》一八四一年四月号上，发表了莱蒙托夫的《祖国》一诗。这篇诗是莱蒙托夫创作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篇作品。他在这里否定了"用鲜血换来的光荣"，否定了美化落后的过去时代残骸的"远古时代"的传言，否定了建立在宗教与政治统一的基础上的"充满了高傲的虔信的宁静"。在这里提出了真正的爱国主义，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来同那些伪爱国主

① 《别林斯基全集》，第7卷第555页。

② 同上，第12卷第84—85页。

义相对立。吸引莱蒙托夫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更吸引他的是农村中纯朴的人民。

莱蒙托夫在这最后一次回到彼得堡的时候，写了《死人的爱》、《从那神秘的冰冷的半截面具下》、《给洛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密约》等诗。他本来计划写一部关于古代罗马生活的长诗，还计划写描写俄罗斯社会生活中三个时代(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亚历山大一世时代和当代)的三部曲。莱蒙托夫一边盘算着自己的写作计划，一边在设法活动，希望能离开军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文学。但是所得到的是：限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彼得堡，返回高加索。而高加索等待他的已经是死亡！

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莱蒙托夫离开了彼得堡。莱蒙托夫到了高加索以后，没有一直去军队驻扎的地方，而在五岳城停下来疗养。五岳城有许多疗养和休养的军官，其中有个H. C. 马尔泰诺夫，是莱蒙托夫士官学校时候的同学。这是一个很迟笨很自私的人，不止一次地受到诗人的取笑。在五岳城休养的还有几个来自彼得堡的贵族，他们知道宫廷不喜欢莱蒙托夫，因此，他们也讨厌他。他们暗中挑唆马尔泰诺夫同莱蒙托夫决斗。

七月十五日(新历二十七日)，莱蒙托夫和马尔泰诺夫到马舒克山下决斗。决斗的条件非常苛刻，早已可以看到一个必然流血的结果。事先没有请来医生，也没有准备马车，很明显，这是预先布置好的凶杀。

莱蒙托夫被杀了。他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时突然下了雷雨。莱蒙托夫的尸体在大雨中淋了几个钟头。

* * *

俄罗斯失掉了伟大的诗人，他作为反动的黑暗势力的牺牲者而倒下了。他还没有活到二十七岁。这是普希金被杀后又一次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也“象他一样，在残酷无情的手下丧失性命”(《诗人之死》)。

莱蒙托夫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为人类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艺术珍品。他的作品是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对莱蒙托夫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对于自然的描写未必有哪一位作家能超过莱蒙托夫，至少具有这种才华的人是寥寥无几的”① 。列宁也十分喜爱莱蒙托夫的作品。②

* * *

莱蒙托夫是一个用很严格的俄罗斯“格律诗”体写诗的诗人。为了传达原作的格律，我最初翻译莱蒙托夫的时候，采用了我们前辈诗人们已经用过的中国“格律诗”体。我知道，限于自己的中外语文水平，这样做简直是自讨苦吃，但还是不自量力地试了一试。这就是这部诗选中已经选入的最早译出的《希望》、《三棵棕榈》、《叶》、《海上公主》等四篇。

试验的结果，自己觉得也不满意。不过总认为前辈诗人这样的做法是应当学习的。这样翻译虽然不敢说已把原诗的格律介绍过来，但起码可以使读者知道原诗不是象我们的自由诗似的自由诗。

上面提到的四篇是一九三九年译出的。以后时译时辍，到

---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322 页。

② 参阅«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版，第844、860 页。

一九四七年一共译出抒情诗一百余篇，长诗四篇。但没有都照这四篇的样子加过工，只是一些毛坯。一九四八年上海光华出版社要印一下，就把这一堆毛坯（长诗除外）连那四篇一同印了出来。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时代出版社重印时，还是没有来得及加工，只是增加了四篇长诗。一九六〇年这部诗选被编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要我再修改一次，我这才于一九六〇——一九六二年间把毛坯全部修改过一次，大都修改得比较整齐，也都加上了韵，同时又删去了几篇。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间又修改过一次，几乎全部修改成《希望》等四篇的样子。这样修改得比较满意的为数不多，相反地有不少始终没有安排好，深以为歉！文化大革命中，这部稿子被认为是大毒草而交出审查，一九七一年审毕发还，值得庆幸的是稿子没有遗失。发还后我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饰。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间修改时得到王智量、杜嘉蓁二位同学的大力协助。新增加的长诗《伊斯梅尔-贝》就是以王智量同学译出的初稿为基础加工而成的。特此志谢。

余　振

一九七九年八月，上海

目　次

诗　　人[1]

当着拉斐尔充满了灵感，[2]
用生动的画笔即将画完
圣母马利亚神圣的容颜，
醉心于自己精美的艺术，
他猝然倒在圣像的面前！
但这奇异的激动很快地
在他那年青的心中消散，
他困倦乏力，又沉默无言，
渐渐忘却了天国的火焰。

诗人也是这样的：当思想
刚刚放射出光芒，他立即
拿起笔倾吐出全部衷肠，
用琅琅琴声魅惑着人间，
沉入天国之梦，在寂静中
歌唱您、您！他心灵的偶像！
而双颊的烈焰突然冷却，

内心的激荡也渐渐平息，
幻象也终于从面前消亡！
但是心里还长久、长久地
保留着那些最初的印象。

（一八二八年）

---

① 这是莱蒙托夫最早的诗篇之一。写这篇诗的时候他年仅十四岁。“诗人”这个主题是他短短的一生中歌唱过许多次的主题之一，直到最后的诗篇《预言者》中，这一主题得到更高的发展。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

战　　争①

烽火燃起了，我的朋友们；
光荣的旗帜也已在飘扬；
它用神圣的号角召唤着
快奔向血的复仇的战场！
别了，豪华的喧嚣的宴席、
引人赞赏的歌声的荡漾、
和那酒神的亲切的赠与、
神圣的罗斯 美丽的女郎！②
爱情、虚荣与青春的毒鸩，
我将要把你们永远遗忘，
我将要重新自由地飞去
求取那永恒无上的荣光！

（一八二九年）

---

① 这里所指的是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俄土战争时巴尔干战线上所发生的事件。

② 罗斯是俄罗斯之古称。

俄罗斯小调[1]

1

我在自己心里创造出另一个世界，
又创造出好些另一种形象的人物；
我拿一条细链把他们紧扎在一起，
我给了他们外形，但没给他们名目；
冬天风暴的可怕的吼声忽然响起，——
缥缈的创造物便都化做空洞虚无！……

2

正如同面对着闲散的人群
树荫下坐着个朴实的歌手，
他随身带来个巴拉赖卡琴，
他也是闲散人，随意来弹奏！……

3

他为了心爱的美貌的女郎
突然间拨动了洪亮的琴弦，——

但琴弦的声音又忽然中断，
开头虽已听到了！——但也枉然！——
任谁也不能够把它来弹完！……

（一八二九年）

① 根据原稿中莱蒙托夫后来所加的亲笔题记看来，这篇诗可能是诗人代替莫斯科大学附设贵族寄宿中学同班同学 Д. Д. 杜尔诺夫写的献给贵族寄宿中学教师 С. Е. 拉伊奇的。杜尔诺夫是诗人当时的好友，拉伊奇是"祖国语文爱好者学会"的指导者。诗中所讲的可能就是有关"学会"的文学活动。

土耳其人的哀怨[1]

（给国外友人的信）

你知道暑热的阳光下这个野蛮地方吗？
在那里丛林和草原在开着惨淡的花朵，
在那里狡猾和任性给狠毒致送着贿赂，
在那里人们的心灵为种种苦难所折磨，
　　　　在那里有的时候也曾出现
如同铁石一样冷静而坚强的才华，不过
他的力量常常地为不时的哀怨所扼杀，
而早早熄灭了他心中善良的平稳的火，
在那里人们的生活一开始就是痛苦的，
在那里人们呻吟在那奴役和锁链之下，
在那里紧跟着欢乐常飞来意外的灾祸！……
　　　　朋友！这地方……就是我的祖国！

P.S.[2] 唉！如果你能真正了解我，
　　饶恕我这任性的暗示吧；

让虚伪把真实掩盖起来：
我们都是人！——有什么办法？……

（一八二九年）

---

① 诗句中充满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激情，很显然，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就内容来说，是同当时被人们广为抄传的普希金的«乡村»一诗互相呼应的。这里所写的当然不是土耳其，而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黑暗的俄罗斯。

② P.S.是Postscript的简写，意为“附言”、“附记”。

独　　白[①]

相信吧，渺小就是人世上莫大的幸运。
渊博的知识、光荣的渴望、卓越的才能
和那对自由的炽烈的热爱，有什么用，
如果是我们根本不能够去享有它们？
我们，北国的子孙，好象是这里的花草，
开花还没有多久，很快地就枯萎雕零……
好象那灰蒙蒙的天空中冬天的太阳，
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地昏暗而阴沉。
它那单调的运行也象它一样地短促……
在祖国仿佛使人心头感到万分沉重，
窒息得透不过气，心灵也时时在哀伤……
也不知道什么是甜蜜的友谊和爱情，
我们的青春在无谓的风暴中痛苦着，
怨恨的毒素使它很快地蒙上了阴影，
而无情的人生之酒我们只感到苦涩；
任什么都不能给心灵带来一点欢欣。

（一八二九年）

①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许多人都处在一种悲哀的沉默状态中，同时有些“学者”又在文艺界大肆宣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等人的“艺术的目的在于自我认识”的反动学说。莱蒙托夫的这篇诗便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的。诗中第二、三、四行就是直接向谢林主义者提出的问题。这篇诗中的基本思想后来在诗歌《咏怀》和小说《当代英雄》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短　　歌

海岸上坐着个美丽的女郎；
抚爱着好人儿对他这样讲：

“跳下去，给我捞起那项链；
今天它掉进了大海的深渊！

“这样你才证实对我的爱情！”
青年的胸膛里热血已沸腾，

他心中满怀着窘迫的烦乱，
猛然间跳入了碧色的深渊。

大海里浮起了滚滚的泡沫，
汹涌的大浪头腾起又退落，

高高的大浪头拍打着海岸，
亲爱的好人儿已到了海边。

平安地上来了，手攀着石岩，
手里头是项链，但脸色惨淡。

他不敢相信那疲累的两腿，
鬈发上带着水顺两肩分披……

“你说我是不是真心地爱你，
为明珠我不惜把性命抛弃，

“刚才我跳下了深深的海中，
那项链掉进了珊瑚的窟洞。

“给你吧！”凄然地把两眼转向
比生命宝贵的美人儿身上。

回答是：“亲爱的，我的好人呵，
再采点珊瑚来才真是爱我。”

小伙子满怀着痛苦和绝望，
跳下海去寻觅珊瑚或死亡。

大海里浮起了滚滚的泡沫，
汹涌的大浪头腾起又退落，

高高的大浪头拍打着海岸，
但没有把情人送到了海边。

（一八二九年）

高 加 索[1]

虽然命运在我那一生的朝霞时期，
南国的峰巅啊，就使我同你们分离，
只要到过那里，就不会把它们忘记：
正象爱我祖国的美妙的歌曲似地，
　　我爱高加索。

在我的童年时候，我就失掉了母亲。
但仿佛听见，在那嫣红的黄昏时分，
草原对我重复着那个难忘的声音。
因为这样，我爱它那些高山的峰顶，
　　我爱高加索。

山谷啊，同你们在一起是多么幸福，
五年飞似地逝去了：老在想念你们。
在那里我曾见过一双奇妙的眼睛；
想起那迷人的目光，心头便在低吟：
　　我爱高加索！……

（一八三〇年）

① 莱蒙托夫在一八二五年夏季曾随他的外祖母去高加索旅行，从那时起高加索在诗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夜。I[1]

我梦见，我好象已经死去；
心灵再也听不见自己肉体的
枷锁，可以更清晰地察看一下
整个世界了——但它却顾不得这个；
恐怖的感觉紧紧地把它抓住；
我急不择路地飞奔着；在我前面望见的
不是灰色的、也不是蓝色的天空
（我仿佛觉得，那根本不是天空，
而只是一片晦暗的死寂的空间）；
在我的四近任什么也不能
投射出各种各样的阴影，
它们都从天空中一晃即逝；
只有两种敌对的粗暴的声音，
整个宇宙之间的两种回声
在互相搏斗——而其中无论哪个
都不能称为战败者。恐怖
使我无法再想起人生的

下流卑贱的行为，或是值得骄傲的
至善；我在远远地飞着、飞着，
没有希望，也没有目标——
一个光辉夺目的天使迎着我飞来；
他闪耀着炯炯的目光对我说：
“尘芥的儿子，你犯罪了——你应当
受到惩罚，象别人受到惩罚一样；
赶快到下界去——你的尸体
就埋葬在那里；到那里去生活，
直等到救世主到来的时候——去祈祷……
祈祷——去受苦……以痛苦祈求原宥……”
于是我又看见了人间的境界；
人间的景象引起我满腹的懊恼，
而我那心灵创伤的隐痛，恐怖
使它只得到暂时的镇静，现在
绝望之火又使它以新的力量苏醒；
而（我也奇怪），当我看见了
我过去曾经这样热恋过的她，
我感到一阵痛苦的悔恨不尽的
寒冷的战栗——而一群向我欢呼的
朋友也遏止不住我的战栗，
我轻蔑地望了望那祝福的酒杯，

---

① 这篇诗和下一篇（«夜。II»）都是在拜伦的诗篇 «The dream»（«梦»）、«Darkness»（«黑暗»）等影响之下写出的。两诗的格律都是无韵轻重格，译文亦未用韵。

罪恶和着酒在杯中沸腾着——我的心
被回忆的利爪紧抓着，——我长叹了一声，
象死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那样——
我便向自己的坟墓飞去。哎呀！
一个人最后看见了自己的渺小，
艰苦奋斗了多时的一切，
在他眼前一下子全都化为乌有，
他是如何地可怜啊……
我钻进了那个暗室，狭窄的棺木，
我停息在我的尸体腐烂了的地方；
那里已经露出了骨头——一块块的
发青的肉挂在上边——我看见了
肉里头带有干涸了的血液的血管……
我怀着绝望的心绪坐着、看着，
一堆堆的蛆虫在怎样迅速地蠕动，
怎样贪婪地吃着自己的食物；
蛆虫时而从眼窝里钻了出来，
时而又爬进丑恶的骷髅里去，
而它们扰扰攘攘的来回爬动
引起我一阵阵痉挛性的疼痛。
我曾经目睹过一个朋友的死，
他跟我的心曾很久地一同生活过，
他是我最后的唯一的朋友，
他跟我一同尝受过人间的苦辛——
我想去帮助帮助他——但是不成——

死亡的迅速的脚印踏遍了他的
躯体——而蛆虫渐渐地越来越多；
它们拚命地争夺那残余的食物，
啮着那堆恶臭的湿漉漉的皮肉，
只剩一些骨头了——骨头也没有了；
棺木里只有些骨灰……再没有什么了……
我怀着一个阴沉忧郁的心念
俯伏在他那一堆无常的遗骸上，
想用自己的气息把它暖过来……
啊，那时只要能感觉到它有了
哪怕是片刻的——片刻的温暖，我甘愿
交出如许的人间幸福。——但却枉然，
它依然是寒冷的——象轻蔑般地寒冷！……
那时候我便投出了粗野的咒骂，
咒骂我父亲和母亲，咒骂所有的人，——
我心里忽然间想到了（地狱的创造）：
假如时间完成了它的周转
而一去不返地沉入无尽的永恒，
而对我没有任何一点点慰藉，
也没有谁来宽恕我，又该怎么办？……
——我想要向上天说出渎神的话——
我想说：……
但我的嗓子不灵了——我已醒了过来。

（一八三〇年）

夜。II

白日消逝了！——夜的黑暗
好象用殓衣把天穹掩盖起来。
在那里一点一点发亮的东西
在黑暗中闪闪烁烁，不断地转动着，
我们的大地也在它们中间转动；
大地上一切都揽进了沉静的怀抱，
都入睡了——只有我一人没有入睡。
我一人没有睡……在这可怕的昏暗中，
我内心填满了欢乐与悲哀之间的
某种中间的东西——我还想要
拿关于已经虚度的生活的回忆
更加深自己的欢乐或悲哀：
但是回忆反而更加轻快！……

这时有一具无可计量的大“骨胳”
从西方黑沉沉的水面上慢慢升起，
遮住了天上的星星……

整个宇宙都在他的面前消失了，
一切都在他的脚下颤抖，——
他走过的地方所余的只有空虚！
看，全能的巨人走向我们的
地球——他所到之处一切都消灭了，
无论什么都不曾想到恐怖——只有、
只有死者看见了，他想：愿上帝
千万不要让活的创造物看见……

看哪，“他”高举起那白骨的两手——
“他”每一只手中都握着一个
发抖的人——他们我都认识——
我向他们投去我的视线——我哭了！……
突然听到了可怕的声音：“懦夫！
尘芥与忘怀的儿子，在难忍的痛苦中
已挣扎得筋疲力尽而向我呼吁的
不就是你？——我就在这里，我就是死神！……
我所管辖的领域是无穷无尽的！……
看他俩。——你认识他们——你爱过他们……
其中的一个就快要死去。——让我来，
讲解讲解这不可逃避的命运……
你也要死去，消逝在无尽的永恒里——
无论哪里、无论哪里你也再见不到他们了——
要知道，人和人的诞生都要象
时间般消逝——只有上帝是永恒的……

——打定主意吧，不幸的人！……”

这时候

不自禁的战栗瞬息间传遍全身，
牙齿也格格地发抖，使一些
激烈的语言不能从胸中吐出；
最后，我压制住了自己的恐怖，
向“骨骼”大声说道：“两个！两个！……
我相信：没有聚合——没有分离！……
为了永远地拖延他们的惩罚，
他们已经生活得很够很够了。
嘿！——把我这地上的虫豸也拿走吧——
连这个荒淫、狂诞、悲哀的巢穴，
连大地也彻底粉碎！……
从我们手里它骗走了一切、一切，
而什么也没有给我们——除了诞生！……
我诅咒这种赐与！……
没有这赐与，我们也不会认识你，
因此也不会认识那全没有希望——
到处是陷阱的空洞可怜的人生。
让我的朋友们全都死去吧，死去吧！……
我所哀泣的唯有一点：
为什么他们不是孩子！……”

我看着，白骨的两手把我的朋友们

一一地扼死——他们再也没有了——
甚至也没有了他们的幽灵和阴魂……
死神的形象让一层云雾遮没了，
而又——向北方走去。我痛心疾首地，
吞食着眼泪，很久、很久、很久地
抱怨着造物主，而不敢向他祈祷！……

（一八三〇年）

毋 忘 侬

（童话故事）

古时候的人们全然不是
如同我们今天这种样子；
他们彼此间真诚地相爱
（假如真有爱情这回事）。
你们关于古时候的情形
当然也听说过不止一次，
但是象传说中讲的那样
人们却往往歪曲了事实，
我想给你们也讲个故事，
把它当作很恰当的例子。
有个高贵的武士，一天，
带着他年青美貌的女友
走到那清澈凛冽的河边，
坐在椴树浓密的清荫下，
不回避人们仇恨的妒眼……
她用那年青美好的臂膀
把心爱的人儿轻轻搂住。

情话河水般静静地流着，
语声充满了天真的纯朴。

“亲爱的，别对我发誓！”
女郎说：“我是相信你，
你的爱情是纯洁而明净，
象这潺潺地响着的流水，
象我们头上晴朗的天空；
但是不知道，在你心里
爱情坚强到怎样的程度。——
看，那儿有棵红石竹花，
但是不；不要那棵石竹；
远处，有棵天蓝色的花
象你一样凄然开在那边……
亲爱的，给我把它摘来；
为了爱，这花并不太远！”

我们的武士便一跃而起，
听从她天真纯朴的话语；
跳过小河，箭一般飞去，
急忙伸出手去就要采摘
那棵宝贵的天蓝色的花……
希望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突然间（可怕的景象啊）
脚下松软的烂泥在颤动，

他陷了进去，不能自拔！……
他向着惊慌失措的美人
投过他充满烈火的目光，
“永别了，不要忘记我！”
那个不幸的青年大声讲；
他伸出那一只绝望的手
一把拔起那勾魂的小花；
把花儿扔给多情的女郎，
证实他是在衷心地爱她。

从这时起这种伤心的花
对爱情便显得十分贵重；
眼睛一看它，心就跳动。
因此把它叫做“毋忘侬”；
它好象怕人们动一动它，
而在池沼边阴湿的地方，
给自己找到幽静的所在；
它总开着“天”蓝色的花，
因为天上没有死和忘怀……

我的故事完了；请猜猜：
我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
而这个女郎是不是有罪——
她讲的倒是她的良心话！

（一八三〇年）

孤　独

孤独中拖着这人生的锁链，
这样子使我们真触目惊心。
分享欢乐这倒是人人情愿——
但是谁也不愿来分尝苦辛。
我独自一人，象空幻的沙皇，
心胸中填满了种种的苦痛，
我眼睁睁看着，岁月梦般地
消逝了，听从着命运的决定；
它们又来了，带着镀过金的、
但依然是那种旧有的幻梦，
我望见了一座孤寂的坟冢，
它等着，为什么还彷徨逡巡？
任何人也不会为这个悲伤，
人们将（这一点我十分相信）
对于我的死亡大大地庆幸，
更甚于祝贺我渺小的诞生……

（一八三〇年）

致 高 加 索[①]

高加索！你这遥远的地方！
你这纯朴的自由的故乡！
你也充满了种种的不幸，
你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
难道在这弥漫的云雾下
你的千岩万壑重峦叠嶂
也都听见了苦难的呼唤，
光荣、黄金与锁链的声响？……
不！契尔克斯人，别再期望
过往的年代重回到祖国：
从前自由所喜爱的国土
眼看着为了自由而沦亡。

（一八三〇年）

① 一八三〇年初高加索车奇尼亚和达格斯坦各地山民为了反抗沙皇的统治而先后起义，但这一民族解放运动被沙皇的军队血腥镇压下去。这里所写的就是指当时的战争事件。

断　　片

我对人生不敢有什么期望，
我活着，象乱石中一粒石子，
我不愿把痛苦尽情地倾吐；
让它们在我心中霉烂而死。
我那些内心的苦痛的故事
也不会把人们的耳朵激动。
难道说石头相磕碰的声响
还能够深入到他们的耳中？

* * *

自从我童年时在我的心里
就藏着一团非人间的火焰。
但命运也早已给它注定了
在寂静中死去，象活着一般。
我耐心地等待着它的结果，
让它来同自己亲切地谈心。
知心的语言的声音沉默了：
只剩下我孤独寂寞的一人。

* * *

为了这秘密的心思我无视
爱情的道路和光荣的道路，
无视那使我在人世上可以
少许与众不同的一切事物；
我，人间造物中最可怜的人，
将永远地混杂在人们中间，
永远地丧失了他们的美德，
永远地丧失了自己的至善！

* * *

我们活着总有着两个生活，
一个不可解的可怕的精灵；
爱情、希望、痛苦、悲哀和复仇：
这一切、这一切都归他统领。
他在我们珍藏记忆的地方
给自己建造下安居的庭堂，
直等到我们来不及逃避时
他这才向我们预告出死亡。

* * *

他喜欢使人们痛苦和烦恼；
在他的言语中有不少虚妄；
他如同蝎子般螫刺着人生。
我竟相信了他——但是怎么样！
请看看我的前额、我的眼睛，
看看我的颜色是多么憔悴；

我的面貌决不会告诉你们
现在我才不过刚满十五岁。

* * *

衰老的暮年很快就要把我
带向坟墓——那时我将要一瞥
自己的一生，这渺小的果实——
我将要忆起我过往的一切：
这坟墓的忠诚的朋友将要
带着那无情的美即刻来临：
而我痛苦过、热爱过的一切
那时只成了我缥缈的幻梦。

* * *

难道仅仅一个坟墓就可以
用毁灭吓倒了所有的人们？
说不定到那个时候欢笑声
或许会把垂死者再度唤醒！
快乐来到了，在我的字典中
它至今还是个陌生的声音，
而我在临终时也不会哀伤
我那逝去的黄金般的青春。

* * *

我现在才看清：这花花世界
创造出来并不是为了人们。
我们将毁灭，不留一点痕迹，
这是规律，这是我们的命运；

宇宙的旋风把我们的灵魂
吹向那无涯的、阴沉的地方，
我们的尸灰只是给另一些
最纯洁的创造物松松土壤。

* * *

他们将不再去大声地诅咒；
他们中间将没有黄金，没有
权贵。他们的日子，象儿童的
纯真日子，将象水一般奔流；
礼仪的铁链将不再去束缚
他们彼此间的爱情和友谊，
他们也将不再面带着微笑
作践兄弟们的正义的血迹！……

* * *

天使（象往常那样）要向他们
展翅飞来。——而我们戴着枷锁
在我们那黑暗的深渊上空
将要看到这个人间的天国。
这嫉妒的谴责、深沉的苦痛，
和那只有唯一目标的永恒：
这就是惩处那多少世纪来
在月下所干过的一切罪行。

（一八三〇年）

SENTENZ[①]

假如全世界都能知道：
带有希望和幻想的人生——
无非是一册涂写满了
久已熟稔的诗句的抄本。

（一八三〇年）

① Sentenz——箴言（带有教训意义的短诗，多由一个句子组成）。

奥西昂[1]的坟墓

在那薄罗般的云雾的帷幔后，
风暴的天宇下，草原的环绕中，
在我那辽远的苏格兰重山里，
孤独地屹立着奥西昂的坟冢。
我麻痹的灵魂要向那里飞去，
好让我呼吸呼吸故乡的熏风，
凭吊过那被人忘却的坟墓后
好让我重新开始自己的一生！……

（一八三〇年）

---

① 奥西昂是传说中约三世纪时的苏格兰诗人。莱蒙托夫的先祖（乔治·莱蒙特）是苏格兰人，因此他常常以苏格兰为“自己的故乡”。参看《希望》一诗。

预　　言①

将来到这一年，俄罗斯黑暗的一年，②
那时候沙皇们的皇冠将要丢到一边；
百姓们将要忘记对他们往昔的敬仰，
死亡和鲜血将要成为多数人的食粮；
那时候被推翻了的法律将不再保护
天真的孩子和那无辜的纯洁的妇女；
那时候发出恶臭的死尸引起的瘟灾
将要在满目凄凉的村落中到处徘徊，
它摇一摇手帕便把人从茅屋里唤出，
饥饿将要使这可怜的国土受尽痛苦；
漫天的大火将要照红河水上的波纹：
在那一天将要出现一个有力的伟人，
将来你会认识他——将来你会知道，
为什么他手中提了把明晃晃的钢刀：
还是你倒霉！——你的哭泣和哀叫，
那时候他反倒认为是滑稽而又可笑；
他心中的一切将会是可怕而又阴沉，

正如同他的斗篷和高高仰起的额顶。

（一八三〇年）

---

① 这篇诗是因为一八三〇年蔓延在中部俄罗斯的虎烈拉传染病，以及因传染病激起的人民起义（所谓“虎烈拉起义”）而写的。

② 黑暗的一年，当时官方文献中一般称普加乔夫起义的时期为黑暗之年。

七月十日（一八三〇年）[①]

高傲的人们，你们又起来了，
又起来争取那祖国的独立，
他们在你们面前又倒下了，
那些专制君主傲慢的后裔，
血的自由的旗帜又升起了，
这是那胜利的暗淡的标记，
过去它曾经为光荣所爱护：
苏沃洛夫曾经是它的劲敌。[②]

（一八三〇年）

---

① 这篇诗没有写完，因此难以确定诗中所指的是什么事件。可能的有：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高加索山民的起义，一八三〇年波兰起义或一八三〇年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

② 苏沃洛夫（1730—1800）——俄国军事家。

给＊＊＊①

你不要以为，我该当为人们可怜，
虽然我现在讲的话是这般凄然；——
不是，不是的！我一切惨痛的苦难——
不过是许多更大的不幸的预感。

我年青；但心中沸腾着好多声音，
我一心想望的是能够赶上拜伦；
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
啊，如果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

同他一样，我寻求着忘怀与自由，
同他一样，我童年时心已经烧透，
我爱过高山的落日、汹涌的水流，
和那人间与天国的风暴的怒吼。

同他一样，我枉然地寻求着平静，
无论何处都为一种思想所追踪。

我回顾已往——过去啊真使人心惊；
展望未来——那也没有亲切的心灵！

(一八三〇年)

---

① 根据莱蒙托夫原稿上的附记，这篇诗是诗人读过拜伦的传记后写的。参看《"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一诗。

乞　　丐[①]

在那神圣的修道院门口
站着个乞讨施舍的老人，
他形容枯瘦，有气无力地
忍受着饥饿、干渴与苦辛。

他只是乞求着一块面包，
目光显示出深沉的苦痛，
但有人却拿了一粒石子
放进他那只伸出的手中。

同样，我带着眼泪和哀愁
在向你虔诚地祈求爱情；
同样，我那些美好的情感
永远为你所欺骗、所戏弄！

（一八三〇年）

① 这篇诗是写给诗人的女友 **E. A.** 苏什科娃的。一八三〇年八月，苏什科娃和莱蒙托夫同一些年青朋友们去托洛伊采－塞尔基耶夫瓦修道院徒步旅行。苏什科娃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酒店里换去了满是尘土的衣服，洗过了脸，就赶快跑到修道院去做祈祷。在大门台阶上我们遇见一个讨饭的瞎子。他用枯瘦颤抖的手把他的木钵拿到我们面前来，我们给了他一些钱；他听见了钱响的声音，便画着十字，感谢我们道：'善心的老爷们，上帝保佑你们；前几天也来过几位老爷，也都是年青的，但却是些好闹玩的人，他们同我开玩笑：在我的钵子里放满了小石子。上帝保佑！……'我们回来了，要吃午饭，也好休息一下。我们大家都在餐桌前忙乱着，焦急地等着午饭，只有莱蒙托夫没有加入我们这一伙；他跪在椅子前用铅笔在一块小纸上很快地写着，好象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吵闹成什么样子。他写完以后，站起来，摇了摇头，坐在给他留下的那把椅子上，面对着我，把他用铅笔刚刚写好的这篇诗交给了我。"

七月三十日。——(巴黎)一八三〇年[1]

你可能做个很好的国王,②
但你不愿意。——你下定决心,
使人民在轭下忍受屈辱。
但你并不了解法兰西人!
对帝王也有人间的裁判,
正是它宣布了你的末日;
从你那颤颤发抖的头上
你在奔命中把皇冠丢失。

可怕的战斗现在已燃起,
自由的旗帜,象一个圣灵,
行进在高傲的人群前面。
人们只听到这一种声音;
鲜血已开始在巴黎迸流。
啊!暴君呀,你将用什么来
偿还这一笔正义的血债,
人民的血债、公民的血债。

如果最后的号角的声音
锐利地划破蓝色的天穹；
如果掘开一座座的坟冢，
尸体还保留原先的面容；
如果搬来了那一架天平，③
而法官又把它高高抬起……
难道你的头发能不竖立？
难道你的手也能不战栗？……

蠢才！这一天你将怎么办，
而今耻辱已临到你头顶？
地狱的笑柄、游荡的阴魂、
你这被命运欺骗的幽灵！
你将被永恒的创伤杀死，
转过你那双乞怜的眼睛，
浴血的队伍将高声叫道：
他是有罪的！他就是罪人！

（一八三〇年）

---

① 这篇诗是为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写的。

② 这里指的是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七月革命后逃往英国。

③ 天平是旧时公正裁判的象征。

诺夫哥罗德①

雪原的子孙、斯拉夫人的子孙，②
你们为了什么而壮烈地牺牲？
为了什么？……你们的暴君将死亡，③
象所有的暴君都已死亡干净！……
在以前你们的心一听到自由，
就不由得沸腾起来，跳动不停！……
有个贫苦的城市，那里的人们④
看到过你们英魂向往的美景。

（一八三〇年）

① 诺夫哥罗德是古代俄罗斯的自由城市。十二月党诗人们把它当作自由的象征，在自己的诗篇中常常歌唱它。这篇诗没有写完。

② 指十二月党人。

③ 暴君指尼古拉一世。

④ 贫苦的城市指诺夫哥罗德。

你听着！你要永远记着我，①
当我这阴郁的可耻的流囚
受到了国法的严厉的处分，
而放逐到异域他方的时候。

你将有那么一天，在一个
辗转不寐的深夜里独坐在
孤灯前……胸口在暗暗地
叹息——眼泪突然淌下来；

那时你将要说道：他从前
也正是在这样的更深夜半，
满怀着哀愁，枯坐在这里，
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的裁判。

（一八三一年）

① 这篇诗的原稿写在莱蒙托夫大学时的同学Н. И. 波里瓦诺夫的纪念册中。波里瓦诺夫在原稿后有这样的附记："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莫斯科。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于这天夜里在莫尔恰诺夫卡我们住宅厢房中我的房间里写下了这些诗行，当时，因为他参加了大学里的风潮，正等待严厉的处分。"大学里的风潮——即莱蒙托夫参加的"马洛夫事件"：一八三一年三月十六日，学生们把不学无术、态度蛮横的刑法教授马洛夫轰出了教室。关于诗人的悲剧性命运这一主题——死于断头台、被人世宣判、政治流放、"为了公众事业"斗争而死等等，常常出现在诗人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二年间的诗篇中。

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①

1

我的心灵，我记得，自从我童年时
就曾经寻求过奇异的东西。我爱
世界上一切诱人的蛊惑，但不是
仅仅过客似地暂住的这个世界；
那些时刻都充满了痛苦和烦恼，
在那时我也曾做过不知道多少
离奇的梦。但是梦啊，象世界一般，
还没有让那时间的长河给冲淡。

2

我常常借思想的力量在短时内
活过几世纪，过的是另样的生活，
那时我忘却了人世。不只是一回，
我的心灵为悲哀的幻想所俘获，
我放声痛哭；但是我一切的想象，
我的假想中许多憎和爱的对象，

全都不同于人世上所有的东西。
啊不！在他们当中却是别有天地。

3

用僵冷的文字实在是难以表明
那心灵的格斗。在人间还找不到
描述出幸福愿望的有力的声音。
我心中感到至高的热情在燃烧，
但是我找不到一句恰当的语言，
这时候就牺牲自己也心甘情愿，
只要能不管怎么样，哪怕仅仅是
向他人的心胸注入它们的影子。

4

声名、光荣，它们算得了什么东西？——
可是在我头上有着它们的威势；
它们命令我为它们把一切委弃，

---

① 这是莱蒙托夫早期创作中最重要的诗篇之一，仿佛是他早期抒情诗的一个总汇，几乎包括了这一时期抒情诗篇中所歌唱过的全部主题。这里有孤独的主题、光荣的主题、爱情的主题、痛苦的主题、死的主题。这里在形式上似乎阴沉的调子里有力地表现出莱蒙托夫诗歌中积极的特性。高尔基说："在莱蒙托夫的诗里，已经开始响亮地传出一种在普希金的诗里几乎是听不到的调子——这种调子就是对事业的热望，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望。对事业的热望，有力量而无用武之地的人的苦闷——，这是那些年头人们所共有的特征。" 见高尔基著《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273页。译文稍有改动。

我只得茫然地拖着痛苦的日子，
我被人诽谤，我孤寂地独自一人；
但是我却始终不渝地信赖它们！——
神秘的预言者对我许诺过永生，
我活着把人间的天赋交给死神。

5

但是天国的神灵却没有坟墓呀。
我的一切幻想，当我变成灰烬时，
奇异的人世，就算是不会理解吧，
也将为它们祝福；而你，我的天使，
决不会跟我一同死去：我的爱情
将要把你重新交给不朽的生命；
人们提起我的姓名时也会提起
你的姓名，他们何苦使死者分离？

6

人们对待死者是公正的；儿子在
崇拜着父亲曾经诅咒过的一切。
要证实这个也无需乎活到老迈！
一切的事物都有它最后的终结；
人比起花草来是多少显得长命；
但要是同永恒相比，他们的一生
也同样渺小。一个灵魂直到老死，
不过是比自己的摇篮多活几时。

7

灵魂的创造也是这样的。有时候，
在荒漠的河岸上，被人忘却的我
一人孤寂地欣赏那急湍的水流，
它怎样泛起了蓝色的波浪，飞沫
宛如白练般怎样在淙淙地作响；
我在这样地观赏着，在我的心上
再没有别的思想，而旷野的嚣喧
把我一群深远的遐想都给驱散。

8

这时我是幸福的……啊，何日才能够
忘掉那难忘的东西！女子的秋波！
如许的眼泪、疯狂与欢乐的根由！——
很久以来她为另一个人占有着，
我也怀着柔情恋爱着另外一人，
我真心想要爱，——为了那新的苦痛，
我在祈祷上苍；但在我的心胸中
却依然活跃着往日悲哀的幻影。

9

人世上没有一个人把我来敬爱，
我漫不经心地给自己招来苦痛；
哀伤常常地在我的额头上徘徊，

我无情而又高傲；在人们的眼中
我甚至是一个恶徒；但是它，哀伤，
难道就该大胆地闯进我的心房？
我心里蕴藏着什么，它何必来管？
在那里是烈火，是昏暗——与它何干！

10

天空中飞过了一片乌黑的云朵，
云朵里隐藏着一团宿命的火焰；
火焰在跳动着，把它碰到的一切
都化为灰烬。它飞快地闪了一闪，
忽然间又重新躲进了那片乌云；
又有谁看得透这片云朵的内心？
又有谁说得出它究竟来自哪里？
管他呢？它就会消逝得无影无迹。

11

未来的一切在扰乱着我的心房。
我将怎样地结束这一生，我的心
将注定在何处漂泊，在什么地方
我将遇到可爱的事物、可爱的人？
但是有谁曾爱过我，又有谁能够
听得出我的话声？而我怀着哀愁
看到了：爱情，同我一样，也是罪恶，
我看到：我不能更为无力地爱着。

12.

世上有好多人完全不相信爱情，
因此他们是幸福的；在别人眼里
它却是头脑的混乱、梦中的幻境，
或者血泊中诞生的期望和希冀。
我不能把爱情的意义肯定下来，
但它却是一种最强烈的热情！——爱
它和我真正是一刻也不能分离；
我也爱过，集中了我全部的精力。

13

而欺骗也不能够改变我的本性。
没有激情，空虚的心就感到痛楚，
而爱情啊，这个青春时期的女神，
依然定居在我心灵创伤的深处；
正如有时候在那废墟的隙缝中
会长起一棵白桦，柔嫩而又青葱，
它把那幽暗的花岗岩装点起来，
使人们看到都感觉舒适而愉快。

14

他乡的游子在哀怜着它的命运。
它毫无防御地任凭毒暑与狂风
不断地折磨和摧残，还没有长成，

它已经这样早早地枯萎而雕零；
但疾风却永远不会把我的桦树
连根拔起：它长得十分坚实牢固；
正如同只有在那破碎的心房里
热情才能够有这样无限的权力。

15

高傲的心灵在这生活的重压下
决不会冷却，也不会疲倦和消沉；
命运决不会这样快地扼杀了它，
而只能激发起它那反抗的激情；
它虽然能够造成千万人的幸福，
但它却时时在怀着复仇的意图，
敌视命运，准备着干许多的罪行：
长着这样的心，你是神还是恶棍……

16

我永远喜爱那无边的旷野荒原。
我爱光濯的山丘间吹过的微风，
我爱那高空中上下翱翔的飞鸢
和那投射在平原上的片片云影。
在这里快马儿不晓得什么重轭，
渴血的鹰鹫在蓝天下尽情欢乐，
而一片行云在草原的上空疾飞，
它是那样地自由、又那样地明丽。

17

当着那草原的无边无际的海洋
在眼前闪发着它那碧色的光辉，
那永恒的思想，正如同巨人一样，
突然间便侵袭进一个人的心内；
宇宙交响曲奏出的每一个声音，
痛苦或欢乐经历的每一个时辰，
我们都明白了，在自己的命运上
我们都能够给自己结一笔总账。

18

当着那白日将尽，在天气清朗时，
有谁曾攀登上荒山绝岭的高峰，
极目眺望过那西方艳丽的落日
和那东方将要来临的夜的阴影，
下边是云雾、丛林、一层层的梯田，
四外都是奇异的山岭耸入云端，
奇妙的峰巅在这夕照中燃烧着，
好象是暴风雨过后天际的云朵。

19

心头充满了、充满了逝去的年月，
心在激烈地跳动；烈焰般的幻想
使过往时日的尸骸渐渐地复活，

尸骸上依稀是那般的美妙、芬芳。
正如同我们爱端详自己的肖像，
尽管它早已经不再跟我们相象，
尽管画布上保留的炯炯的目光
早已经因时间与痛苦失去光芒。

20

大地上有什么比这天然金字塔，
这些傲然屹立的雪峰更为壮观？
国家的光荣或者是国家的耻辱
都难以改变它们的高傲的容颜；
团团乌云撞碎在它们的山脊上，
峻峭的峰顶盘绕着闪电的光芒；
什么也伤害不了它们。谁离天近，
谁就不会为地上的东西所伤损。

21

草原的容颜是这样凄然，在那里
狂暴的朔风吹动银色的羽茅草，
在任性地、毫无阻挡地向前疾飞，
在随意驱赶着尘土往前面奔跑；
在那里不管你把目光投向何处，
看到的都只是三三两两的桦树，
它们在蓝色的暮霭下，黄昏时分，
在空漠的远处显出模糊的形影。

22

人生是这般苦闷，假如没有斗争。
我们把往事仔细回顾，在生活里
也认不清多少事情，当年少青春
人生也不会使心灵感觉到欣喜。
我需要行动，我希望把每个日子
都能够化为不朽的时刻，好象是
伟大的英雄的幽灵，我根本不能
理解，休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23

好象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我心中
永远沸腾着、成长着。希望与忧思
也总在不停地困扰着我这心胸。
但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人生本是
短暂的，我时时害怕，怕我来不及
完成一件什么工作！——在我的心里
生的渴望比命运的痛苦更强烈，
尽管对别人的生活我一向轻蔑。

24

有这样的时候——智力渐渐地迟钝；
当希望的目标也显得模糊不清，
心灵感到渺茫；头脑也昏昏沉沉；

欢乐与痛苦之间变得暧昧不明；
心灵自己把自己紧紧地束缚住，
生活是可憎的，但是死亡亦可怖，
要在自己身上寻求痛苦的根源，
任什么也千万不要去埋怨上天。

25

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样的心情，
但是无论是天使或恶魔的舌尖
都不能把这种心情表白得分明：
它们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混乱，
在这里是罪恶，在那里却是圣洁。
只有在人类的心中，神圣的东西
和罪恶的东西才能结合在一起。
人类的一切痛苦正产生在这里。

26

无论什么人从来也没有得到过
他所爱恋的和他所希求的东西，
甚至于上天赋予幸运的人，如果
那过往的一切闯进了他的记忆，
他一定以为，若不是命运毒杀了
他的所有的希望，他会成为一个
更幸福的人。但是大海中的波浪
决没有重新再奔回海岸的力量。

27

当它为宿命的风暴拚死地追逐，
呼啸着、奔腾着，卷起滔天的碧浪，
它时时都记得，它在那芦花深处
曾泛过清流的那个可爱的小港，
或许，它又到另一个港湾里栖身，
但是它再不能为自己找到安宁：
谁曾在沧海上漂泊过一个时期，
谁就在海岸的阴影下难以安息。

28

我已经料到我的下场、我的命运，
心头上早已打上了悲哀的烙印；
惟有造物主知道我是多么苦痛；
但冷漠无情的人世却无须过问。
我将来死后决不会为人们忘记。
我的死将会是可怕的；他乡异地
一定要为它震惊，而在我的故乡
人们却会诅咒那对于我的哀伤。

29

人们。不是的，不是人们：有一个人，①

① 这里指伊万诺娃。

她是会爱的——虽然她爱的不是我；
直到而今，她对我还是全然不信，
但是她的心却充满了热情的火，
并不曾去理会那些世俗的成见，
她心中还牢牢地记着我的预言，
现在依然是快乐而活泼的眼睛
将要因无用的泪水而变得朦胧。

30

一座血迹模糊的坟冢在等着我，
坟冢上没有十字架，也没有祈祷，
它在急流野岸的蔓草中耸立着，
上面是阴霾的天宇；四外是荒郊。
只有一个来自远方的青年游客
由于人们的传言、不自禁的悯恻，
由于好奇心所驱使，来到了这里，
偶尔坐在这墓石上作片刻休息。

31

他会说：人世为什么不能够理解
这个伟大的人物，他为什么难以
给自己找到朋友，充满爱的关切
怎么没给他再带来美妙的希冀？
他本来该享有爱情。莫名的哀伤
也在搅扰着他，他向着远方眺望，

他望见碧波似的浮云来去悠悠，
一片白帆、一叶疾驶而去的孤舟。

32

我的坟墓啊！——我那些可爱的幻想
正跟这相似。未曾实现的一切里
都有着迷人的甜蜜，——这些画图上
有美丽；但只是很难以诉诸纸笔：
思想是坚强有力的，当它还不曾
紧紧地套上那语言文字的准绳，
当它还是奔放而又自由，正如同
儿童的嬉戏、更深夜静时的琴声！

（一八三一年）

希　望

为什么我不是一只飞鸟、不是一只呀
　　正从我头顶上飞过的草原上的乌鸦？
为什么我不能够在天空中翱翔遨游？
　　为什么我不能够只爱恋着一个自由？

我要向着西方、向着西方呀、随风飞扬，
　　在那里我的祖先的田野上鲜花怒放，①
在那荒寨里、在那云雾弥漫的山峦上，
　　他们那被人忘却的尸骸在那里埋葬。

在古老的墙上挂着祖传的盾牌一面，
　　还有哪、还有他们的锈痕斑驳的长剑。
我想要一直飞上、飞上那长剑与盾牌，
　　用我的翅膀呀、拂去它们上面的尘埃；

我想要触动一下苏格兰竖琴的琴弦，
　　让那琴声响彻了苍穹、也响遍了人寰；

它为我一人倾听，它也为我一人惊醒，
　　它怎样地响起，它又怎样地渐入寂静。

幻想都是渺茫，哀求呀、哀求也是无用，
　　假若它们违背了命运的严峻的律令。
在我同我故国的峦峰起伏的山冈间
　　展开了重洋大海的汹涌的惊涛巨澜。

勇敢无畏的战士们这个最后的孤子
　　在他乡广漠的雪原上眼看就要瘐死；
我生在这里，但我的心呀、却远在天涯……
　　啊！为什么我不是一只草原上的乌鸦？……

（一八三一年）

① 参看《奥西昂的坟墓》一诗。

阿　塔　曼[①]

1

唉，你真不幸啊，喀山城，
来了一群勇敢强悍的人，
要向你的自由的商人们
征收一次强制的税贡。
　　他们在广阔的伏尔加河上
　　　　正驾驶着小船向前飞行；
　　他们很有节奏地摇着橹，
　　　　同时唱出了悠扬的歌声。

2

唉，你不幸啊，俄罗斯的土地，
阿塔曼坐在他们的中间；
尽管他强悍的伙伴们在喧闹，
象浪涛般喧闹，——他却默默无言；
　　一个年青又美貌的女郎
　　　　苍白得好象白色的帷幔，

她双膝跪落在他的面前。
　　吐出的话语是这般凄然：

3

“唉，可怜我，一个不幸的女郎！
我对你究竟犯下了什么过错？
你听信了狠毒的长舌妇的中伤；
我并没有爱上另外的一个。
　　命运已经给我注定了
　　　　忍辱偷生的奴隶生活；
　　勇敢英武的阿塔曼啊，
　　　　不要、不要杀害我。”

4

“你正该遭殃，狡猾的女郎，”
阿塔曼皱起了眉头回答道：
“在我这里无辜者可以申辩，
但是对于罪人，决不会宽饶；
　　所有的罪行都不能逃过
　　　　我的眼睛，不让我知道，
　　一切我都明白了！……女郎啊，
　　　　我再也、再也不能爱你了！……”

---

① 这篇诗是根据关于斯捷潘·拉辛的民歌主题写的。阿塔曼，这里指农民起义的领导人。

5

“但我有一帖神奇的妙药，
它可以治好我心头的创伤……
对不起！——这帖妙药：是复仇！
我这阿塔曼成了个什么样？
　　难道我也要去哭哭啼啼，
　　　　就如同其他痴心的情郎？……
　　女郎啊，难道你拿你的眼泪
　　　　就能够回转我的心肠？”

6

唉，你不幸啊，可怕的阿塔曼，
你已经发出了你最后的宣判。
在被掠夺过的国家的大火中
你就能够忘记烈焰般的双眼！……
　　当人们把你的美丽的女郎
　　　　投入伏尔加河汹涌的波浪，
　　你是否象在那战斗中一样，
　　　　依然是那样地无情而刚强？

7

唉，你不幸啊，勇敢的阿塔曼！
你怎能把良心远远地赶走？
从此后阿塔曼再也不忍

用清水来洗涤他的双手。
　　他和他那些亲兵卫士，
　　　　洗手时用的不是清水，
　　而是无辜的孩子的鲜血
　　　　和孤苦的孀妇的眼泪！

（一八三一年）

人生的酒杯

我们紧紧地闭起眼
　　饮啜着人生的酒杯，
把它的金边打湿了，
　　用我们自己的眼泪；

直等到在死神面前
　　眼上的纽带脱落时，
诱惑过我们的一切
　　也随着纽带而消失；

到那时我们才知道，
　　金杯原本是空空的，
它也曾装过酒——幻想，
　　但它——却不是我们的。

（一八三一年）

给 Л.[①]

（仿拜伦）

1

在别人的脚前我也忘不了
　　你那双美好的眼睛；
虽爱着别人，但使我苦恼的
　　还只是往日的爱情；
记忆，那个恶魔似的主宰者
　　不让我把往事遗忘，
而我只是念诵着这一句话：
　　我爱、我爱一个女郎！

2

而今你早已属于另一个人，
　　你已经把诗人忘怀；
从那时起幻想便诱惑着我
　　远离开祖国的境界；

帆船儿载着我离开了家乡
　　奔向不可知的地方，
而海上的波涛也反复地说：
　　我爱、我爱一个女郎！

3

那喧嚣的人世决不会知道：
　　谁在被深情地爱着，
我在怎样地痛苦着，而记忆
　　折磨了我多少年月；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寻求着
　　我往昔的平静、安详，
我的心总是在对我低声说：
　　我爱、我爱一个女郎！

（一八三一年）

---

① 这篇诗可能是写给诗人的女友 B. A. 洛普辛娜的。

自　　由[1]

我的母亲——刺心的悲伤，
我的父亲——苦难的命运。
我的弟兄虽然是人，
却不愿向我的胸膛
倚偎温存；
他们是耻于来同我、
同这个可怜的孤儿
拥抱接吻。

但是上帝给了我
一个年轻的配偶，
自由呀自由，
无比可爱的
自由；
同她在一起，我便又有了
另样的母亲、父亲和弟兄；
我的母亲——广阔的草原，

我的父亲——辽廓的天空；
他们给我吃、给我喝，
养育着我、抚爱着我；
我的弟兄们在森林中——
高大的白桦和苍松。
我要是在骏马上奔驰，——
草原便同我一应一呼；
我要是在深夜里漫步，——
月亮便给我照明道路；
我的弟兄夏天的时候，
呼唤我到他们阴影下，
向我频频地点头，
向我远远地招手；
自由给我筑好一个家，
象世界般大——没有尽头！

（一八三一年）

---

① 这是一篇仿照民歌写下的诗，莱蒙托夫后来略作改动，收在小说«瓦季姆»中，作为参加普加乔夫起义的哥萨克的民歌。

九月二十八日

我又、又看见了你那可爱的目光，①
　　我同你又谈了几句，
而你的声音又使我突然想起了
　　被坟墓带走的过去；
凭什么？——另一个人吻着这对眼睛，
　　把你的手握在手里；
你凭什么在夜的黑暗中对他人
　　低声说：我爱你！爱你！

请坦率告诉我：你那些亲吻当真
　　不是出于虚情假义？
它们所遵从的只是夫妇的义务，
　　但不是爱情的权利；
他不是为你而创造的；你的诞生
　　是为了炽烈的热情。
你竟然把自己交给了他，也不曾
　　问一问自己的良心。

当你在他面前时他是不是感到
　　内心的悸动与不安；
他会不会一心想着你而蔑视那
　　为人所蔑视的尘寰；
他是否带着沉默与眼泪接待着
　　你冷漠无情的对答，
而为了与你共度那悠忽的一刻
　　牺牲掉最好的年华？

不！谁若是在你的身上仅仅看到
　　外表上美好的风度，
我相信，那他就绝对不可能给你
　　创造出美满的幸福。
是的！你并不爱他……一种神秘之力
　　又把你同那悲戚的、
虽与幸福无缘、但却象爱情似地
　　柔美的心系在一起。

（一八三一年）

---

① 可能是指 H. Ф. 伊万诺娃。

你是美丽的，我的祖国的田野，①
但更为美丽的是你的风云变幻；
在那里冬天仿佛是明净的初冬，
象祖国的纯朴的远古初民一般！……
在这里云雾给天空穿了件薄衫！
草原展开了一片淡紫色的地毯，
它好象只是为了自由而创造的，
同心灵这般亲近，又这般鲜艳……

但是这草原和我的爱情却无缘；
但是这满天飞舞、晶莹洁白的、
对这罪恶的国土过于纯净的雪，
从没有使我的心得到一点慰安。
那一座坟冢和那堆早被人忘却、
但对我、对我却最珍贵的尸骨，
已盖上了一幅寒冷无尽的被单。

（一八三一年）

① 在这篇诗中，对祖国的热爱、对自由的幻想和对社会罪恶的暴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莱蒙托夫爱国主义抒情诗的特点。最后几行谈到了他父亲的死。

天　　使①

天使飞翔在夜半的天空中，
　　他唱出了悠扬的歌声；
明月、繁星、朵朵的乌云
　　倾听着他神圣的声音。

他歌唱天国花园的清荫下
　　纯洁的神灵们的荣幸；
他歌唱伟大的至高的上帝，
　　他的赞美都出于至诚。

他给这悲哀与眼泪的世界
　　抱来了个年青的魂灵；
歌声便留在这魂灵的心中——
　　没有歌词，却很生动。

年青魂灵怀着美妙的希望，
　　在人间尝尽种种苦辛；

他认为人世上贫乏的歌曲
　　不能代替天国的声音。

（一八三一年）

① 这是诗人少年时代诗作中用自己全名发表的唯一的诗篇。

我们父子俩的可怕的命运啊：①
生不得相见，死又是天各一方，
而在这有着公民称谓的祖国
你一生仿佛是被流放在他乡！
但，我的父亲，你已完结了一生，
你已得到你期待已久的死亡；
那个曾是你痛苦的根源的人，
愿也让他静静死去，象你一样！
但你要宽恕我！难道是我的错：
人们要扑灭我心中神圣的火，
它从摇篮时期就在那里燃烧，
而且造物主也早已把它认可。
但是他们的希望全都落了空：
我们彼此间寻不出什么仇怨，
虽然我们都做了苦难的牺牲！
你有没有过错，我无法来判断——
你被人世责难。但人世是什么？

时而恶毒时而眷顾的无耻之辈，
是一些无端的不相称的称赞
和如许的尖刻的诽谤的总汇。
地狱或天国的灵魂，你离开它，
忘掉尘世，象尘世忘掉你一般；
你比我幸运得多；在你的面前
正如同人生之海——命定的永恒
展开一个莫测的无穷的深渊。
如今你当真一点也不再惋惜
消逝在不安与眼泪中的日子，
那一些阴郁而又可爱的时光？
那时你在荒漠的心中寻觅过
往昔情感的残迹、往昔的幻想。
如今你当真一点也不再疼我？
啊，果真是这样，那我认为天国
远不如我苟活着的这个世界；
尽管在这里看不到什么幸福，
但在这里，最低限度，我还在爱！

（一八三一年）

---

① 诗人的父亲尤·彼·莱蒙托夫于一八三一年十月一日死在图拉省乡村里。这里所写的是诗人母亲去世后父亲所遭遇的不幸生活。

全能至高的上帝创造了我，①
并不是为了那天使与天国；
但是我为什么痛苦地活着，
关于这个上帝知道得更多。

象我的恶魔，我是恶的选手，
象我的恶魔，我有高傲的心，
我在人间是无忧的流浪者，
对人世与天国都没有缘分；

请看我和我的恶魔的命运，
凭你的记忆把它们来相比，
请用你冷情的心灵相信吧，
在世界上我们俩毫无差异。

（一八三一年）

① 这篇诗就思想内容看，可能是长诗«恶魔»的后记或献诗别稿。

这一天将会来到——我被人世宣判了，
作为自己祖国的陌生人，
在刑场上——虽受人鄙弃，却傲然不屈，
我将这样结束我的一生；
我虽然对人们有罪，但并不是对你，
我坚强地等着时辰到来，
死算个什么？——只要你能够矢志不变——
死也不能够把我们分开。
还有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庸俗的
偏见决不会使爱情冷却，
在那里人们并不儿戏般攫取幸福，
好象我们这里，你争我夺。
当这个关于我死亡的血腥的消息
一旦要传到了你的耳中，
当那些不相干的人群，象迎接胜利，
不禁手舞足蹈，欢欣奔腾，
这时候……我哀求你！——用你仅有的眼泪

来悼念那具冰凉的尸体，
他曾经怀着不可知的秘密的隐痛
常常在你的眼睛里寻觅
少年时候的一切幸福和一切懊悔；
他在你的面前也曾尽情
揭开他神秘的心灵和所有的苦痛，
而他正是这苦痛的牺牲。
但是如果是、如果是对于我的耻辱
你也来讪笑，你也来讥讽，
而用那不当的谴责和诽谤的言词
使我的蒙受侮辱的阴魂
还不得安宁，——那你就休想等待宽容；
我将象小虫子似地紧紧
咬住你的心，你每一个欢乐的时刻
对你的心都是痛苦难忍，
你将要忆起那往日的安宁的生活，
却无法再那么无忧无虑，
即使你的生命好象永恒一样悠久，
你还是没法子活得下去。

（一八三一年）

给 Л.

同我在一起吧，还象往常那样；
　　啊，跟我说话呀，即使一句，
好让我的心在这句话里寻找
　　它老早就想听到的东西；

假如希望的火花依然深藏在
　　我的心里——它会重新迸发；
假如痛苦的泪珠而今还噙在
　　我的眼里——它会凄然落下。

有好些话——我不能够把它说清，
　　它们为什么有权制服我；
听到这些话我可以得到再生，
　　但是却不能使别人复活；

啊，相信我吧，冰冷无情的语言
　　会玷污了你那美好的嘴，

正如蛇的有毒的舌尖会刺伤
　　柔嫩的花刚舒开的花蕊！

（一八三一年）

魔王的宴席[1]

（讽喻诗）

这是魔王的节日。一群不三不四的
鬼怪和阴魂都赶来参加他的宴席，
厨师们在精细地准备着珍馐美味，
内侍官叉手躬身地在大厅中侍立。
看哪，他们已按爵位的高下入席了，
看哪，仆役给端来了一大盘马铃薯。
因为我们的独裁者麦费斯托非里②
本来是个德国人，最喜欢吃马铃薯。

他右边坐着新来的贵宾〔保罗一世〕，③
左边坐着博士班头伟大的浮士德，④
遵守特殊规章、超群绝伦的大人物
（他给我们想出了一个永远不变的
传播那些糊涂虫的看法的好办法）。
都坐好了。门突然打开，一阵脚步声；
三个魔鬼一边施礼，一边走了进来，

他们走到宝座前呈上自己的礼品。

第 一 个 魔 鬼(说)

这是一颗女人的心：她想尽了方法
掩饰她的心事，甚至上天也想瞒过，
她把这颗心许给了好多好多的人，
但是从来没有把它交给任何一个。
她只是对她自己没有希求过不幸，
她只是对于恶忠心耿耿、矢志不移。
虽然这件小东西实在不象个样子，
但请您别拒绝我这份微薄的赠礼。

“这太客气了！”——执掌生杀大权的魔王⑤
脸上浮现出轻蔑的微笑，扬声说道。
“你的礼物本来是一件出色的珍品，
但是当今的女皇新奇花样真不少；
在这些时候一定闹过不少笑话了，
怎么不告我一点有趣的轶事新闻；
我想，甚至于连这高墙也已经听到

---

① 这是一篇很尖锐的政治讽刺诗。莱蒙托夫把沙皇也送进地狱。保罗一世坐在魔王的席位上。在这篇诗中继续了俄国革命诗歌的传统(普希金的«自由颂»、雷列耶夫和别斯土舍夫的«啊，那些海岛在何方»等)。

② 麦费斯托非里(一译靡菲斯特)，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

③ 诗人原稿代以四个米花(＊)。保罗一世(1754—1801)，一七九六年起为俄国皇帝，后被人暗杀。

④ 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主人公。

⑤ “这太客气了！”原文为法语。

关于这些数说不尽的失节和不贞。”

第 二 个 魔 鬼

我给你的宴席带来了自由的美酒；①
任何人都不能拿它来医治好干渴，
尘世上的人们喝了它，喝得过分了，
他们把帝王们的冠冕全都给打破；
怎么帮帮他们？谁能不顾一般风气？
我们能够制止住这人间的破坏吗？
人间的统治者，我至尊无上的沙皇，
主宰一切的君王，请收下这美酒吧。

这时候皇帝们都不由得勃然震怒，
都端着盘子从自己座位上跳起来，
他们怕小鬼们也喝上了这种美酒，
他们怕把他们也从这里赶出门外。
侍卫们都默默地翻起眼面面相觑，
他们知道，顶好是瞅个空赶快溜走；
但是魔王用英雄的风度拿了起来，
一下泼掉了这甜蜜的自由的美酒。

第 三 个 魔 鬼

虎烈拉传染病一直蔓延到莫斯科，②

---

① 这节诗暗指一八三〇年法国、比利时、波兰等国的革命事件。

② 这节诗和末一节诗暗指一八三〇年流行于俄国中部的虎烈拉传染病。

医生们就马上全体出动帮它的忙，
他们也要人的命，他们也治人的病，
治死的比治好的要多出百倍以上。
有一个我们以前曾服侍过的医生，
他不迟不早这时正好想起了我们，
他硬要一个病人服了一帖安眠剂，
把个好端端的人打发去见他先人。

他讲完了，便用他那慌慌张张的手
向魔王献上了这个宿命的玻璃瓶。
“这就是那个可爱而又可悲的瓶子，
这就是医生的学识的宝贵的保证。
谢谢你。虽然这是来自遥远的北国，
但是我觉得最可爱的是你的礼品。”
魔王这样地讲出他对礼品的评价。
晚宴继续进行着，他不时发出笑声。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题伦勃朗[1]的画

阴郁的天才啊，你是理解
热情和灵感的激动和飞跃、
那一场沉痛而又杂乱的梦、
拜伦所以使人惊异的一切。
我看到了你用粗犷的笔触
画出的那张半掩半露的脸；②
这是否那穿着神圣的僧衣、
流亡在他乡的闻名的青年？
或许，什么不可知的罪行
在戕杀着他的崇高的思想；
四围都昏暗：他那高傲的
目光在闪烁着怀疑和哀伤。
或许，这只是一幅写生画，
这个脸根本不是什么理想！
或者是在那痛苦的年代里
你自己在画着自己的肖像？
但是冷冰冰的目光永远地

猜不透它深不可测的秘密，
而这一幅不比寻常的创作
正是对无情者严厉的责备。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的肖像画家。

② 可能是指伦勃朗所作《穿着修士服装的青年肖像》，保存在莫斯科，诗人可能看到过。

给＊＊＊[1]

啊，再不能容忍这荒淫无耻了！
难道绯袍成了恶徒们的盾牌？
让别的一支竖琴为他们弹唱，
让那些蠢材向他们顶礼膜拜；
但是，歌手啊，请你就此歇手吧，
金冠——并不是准备着让你来戴。

你从自己的祖国被逐放出来，
要象自由似地到处以此自矜；
上天这样早早地就赋与了你
崇高的思想和那崇高的心灵；
你见识过恶，而你在恶的面前
从没有低下你那高傲的额顶。

你曾经歌唱过自由，当那暴君
不可一世，用刑罚威吓着人民；
你所畏惧的只有永恒的裁判，

在人间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你曾歌唱过，在这国度里还有
一个人，他能够理解你的歌声。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① 这篇思想内容上极为重要的诗到底是赠给谁的，没有明白指出。高尔基在一九〇九年曾说，这是写给普希金的，许多研究家同意这种说法。诗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是莱蒙托夫许多诗篇的重要主题之一。他认为«自由颂»、«乡村»等诗篇的作者普希金就是诗人战士的理想形象。普希金于一八三〇年五月曾以«致贵人»为题写了一篇献给当时宫廷大臣犹苏波夫的诗，批评家波列沃依等指摘普希金为"阿谀"，这种指摘当然是不公正的。莱蒙托夫当时可能也受了这种看法的影响，写了这篇诗。

死

为一些绚丽多彩的幻想所抚慰，
我静静地睡着，突然醒了过来，
但是觉醒也是一场虚幻的梦；
我想，这一连串不可信赖的梦幻
虽已经被我粉碎，但我却加倍地
为另外一种幻想所欺骗，假如
这一种幻想能够"创造出"
另一个新的世界，它可以使我们
根本瞧不起这个无情的人世。
我仿佛觉得，死神用寒冷的气息
已经来开始冻结我的血流；
心不是正常地、但却坚实地跳着，
带着一种莫名的苦痛的战栗，
而肉体看到自己末日的来临，
也竭力抑制着焦急烦躁的心的激动，
但心灵却带着一种无限的怅惘
倾听着往日的伙伴，而声声的责难

使他们的诀别显得更其凄惨。
在希望与哀伤的可怕的间隔中，
在两个生活之间，我所想到的
并不是这一种或者那一种生活，
激动着我的心胸的只有一个
怀疑，那最后的怀疑啊！我不能够
理解，如果远远地离开了人世，
怎样才能感觉到幸福或辛酸的
苦痛，在人世上我第一次明白了
我在生活着，我的生活是无涯的，
在人世上我贪婪地寻求过自我认识，
在人世上我爱过好多而又都失掉了，
我随着这无常的身躯的愿望而爱过，
没有它我不懂到底什么是爱情。——
我这样地想着，心神忽然麻痹了，
一霎时过后，我又活了过来，
但却再也看不见周遭的一切
人间的东西，我再也不记得
疼痛，不记得关于我的未来的
命运与死亡的沉重的焦虑不安：
一切对于我是这般地清晰而了然，
无论什么也不必讯问自己，
仿佛是我又重新返回到那个
我曾住过很久、一切我都熟悉的地方，
只有一种可以微微感到的隐痛

在我思想的驰骋中给我指出了
我在人间的为时短暂的谪放。

突然在我的面前，在无尽的旷野里，
一只不可知的手带着轰然的声响
给我打开了一本书。那上面写着
好多东西。但我看得清楚的
只有我的可怕的命运之签，
给我用血红的字迹分明地写着：
无形体的灵魂，去吧，重新回到人世。
忽然那本书在我的面前消逝了，
而淡青色的天空也变得一无所有；
无论是天使，或地狱的悲戚的恶魔
都没有用翅膀去划破这空幻的旷野，
只有那满天疏落的星辰在运行着，
向着大路投射下暗淡的微光。

我看了自己的命签，打了个寒噤。
怎么？我又要飞回那个世间，
去看那正是我童年时候的
错误的根源的许许多多的罪恶？
我又要去看看人们的种种苦难，
秘密的痛苦的微不足道的原由，
我又要去看看人们求取幸福的手段，
而想要教导他们又难以办到。

　　但也好，我就向人间飞去。首先
看见的是带有华丽陵堂的坟墓，
人们把我的尸体就埋葬在那里。
我便不自禁地想钻进棺木里去，
我进入了那个暗室，长长的棺木，①
我停息在我的尸体腐烂了的地方。
那里已经露出了骨头，一块块的
发青的肉挂在上边，我看见了
肉里头带有干涸了的血液的血管。
我怀着绝望的心绪坐着、看着，
一堆堆的蛆虫在怎样迅速地蠕动，
怎样贪婪地吃着死神的食物。
蛆虫时而从眼窝里钻了出来，
时而又爬进丑恶的骷髅里去。
怎么回事？它们的来回爬动
引起我一阵阵痉挛性的疼痛。
我曾经目睹过一个朋友的死，
他跟我的心曾很久地一同生活过，
他是我最后的唯一的朋友，
他跟我一同尝受过悲哀与欢乐，
我想要帮助他，但是不成、不成。
死亡的迅速的脚印踏遍了他的
躯体，而蛆虫渐渐地越来越多，

① 从这行以下重复一八三〇年«夜。I»中的诗行，但稍作改动。

在拚命地争夺那残余的食物，
啮着那堆恶臭的湿漉漉的皮肉。
只剩一些骨头了，骨头也没有了，
尸体不见了，只留下一堆骨灰。

我怀着一个阴沉忧郁的希望
俯伏在他那一堆无常的残骸上，
想用自己的气息把它暖过来，
或用我不朽的生命使它复活；
啊，那时只要能感觉到它有了
哪怕是片刻的、片刻的温暖，我甘愿
交出如许的人间幸福。但却枉然，
它只是听从着上天的信条，依然、
依然是寒冷的，象轻蔑般地寒冷。

　　那时候我便倾吐出粗野的咒骂，
咒骂我父亲和母亲，咒骂所有的人。
我，我这残酷的死亡的见证人，
带着不朽的怅惘长久地、长久地
怨恨着造物主，我懒得去祈祷，
我想要向上天说出渎神的话，
我想说……
但嗓子不灵了，我已“醒了过来”。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绝　　句[①]

造物主注定我要爱到坟墓为止，
　　但是就顺着这个造物主的意志，
凡是爱我的一切都必定要毁灭，
　　或象我一样，要痛苦到最后一日。
我的意志同我的希望在对立着，
我爱别人，却怕倒转来有人爱我。

春天到来的时候荒野的山岩上
　　寂寞的毋忘草孤独地开着花朵，
尽管是狂风吹着它，暴雨打着它，
　　山岩仍然象往常一样地屹立着；
但美丽的小花不复在山上闪烁，
它已经被狂风吹坏、被冰雹打落。

我也正是这样，在命运的打击下
　　象山岩一样地站立着，挺胸昂首，
但是谁也别想经得起这种斗争，

假如他竟然敢来握一握我的手；
我不是感情的、而是行动的主人，
即使我不幸——也让我一人去不幸。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① 绝句（стансы）是一种短小的抒情诗，一般都是四行一节，每节在叙述上、思想上自成一个单元，全诗又由一个统一的主题联接起来。这种六行一节的绝句是比较少见的。“绝句”一词是借用我国旧体诗中的名称。

给 自 己

我真心想要使自己相信，
我并不爱她，我着实打算①
度量那不可度量的东西，
给无边的爱情定个界限。

对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偶然间一时半刻的轻忽，
又给我分明指出：我们是
无法克制那心灵的倾慕；

我的锁链是无法挣断的，
我这目前的暂时的平静
只是海鲁文向着沉睡的②
恶魔讲出的不逊的声音。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

① 指 H. Φ. 伊万诺娃。

② 海鲁文——基督教神话传说中等级最高的天使。

荣　　誉

为什么我这样地寻求荣誉？
明知道荣誉中并没有幸福，
但是我的心灵却总是希望
各方面都达到至善的地步。
它虽然能看穿渺茫的未来，
但是它仍然在无力地哀伤，
它在事实上所遇到的一切
还远不是它所希冀的那样。
我一点也不畏惧什么法律，
如果我永远确切地相信着：
世界决不能用流言和飞语
永远地抹煞掉灵感的劳作；
人们一定会来信赖和听取
诗人的辛酸的痛苦的故事，
而不敢把上天活泼的声音
跟这人间的东西等同视之。
但是我无论在什么事情上

都得不到使我激动的东西：
荣誉是决不能永远地存在，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
即使后代子孙们用赞美辞
颂扬诗人的阴郁的尸骨吧，
短暂的赞美又有什么荣幸？
而今天赞美明天也许咒骂。
世界上还有一种人想要用
自己高吭的歌声强使人们
忘掉那如此孤独地生活过、
而早已结束了生命的诗人。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虽然欢乐早已经把我丢开了，
　　正如同爱情，如同人们的微笑，
我的希望的明星也已早早地
　　昏暗了，比青春消逝得还要早，
但是我却蔑视着人世和命运，
　　但它们也不能贬低我的身分，
我在冷漠无情地期待着死亡
　　或者是美好的时日最后来临。
人们不会再相信我的语言了，
　　但是我起誓，它却是万确千真：
谁要是自己常常受别人欺骗，
　　那他就决不会再去欺骗别人。
让我的生活在风暴中飘摇吧，
　　我对它漠然无顾，我早已清楚，
只要是心还在我的胸中跳动，
　　它就决不可能看到什么幸福。
恐怕只有那阴暗潮湿的坟墓

才能够使这个人得到安息吧，
他的心曾过分热情地爱过人，
正因为如此人世才不能爱他。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人 间 与 天 国

象对人世一样，我们已不再爱天国？
　　天国的幸福对我们渺渺茫茫；
虽然人世的幸福是要渺小到百倍，
　　但是我们却知道它是什么样。

我们心中沸腾着一种神秘的偏向，
　　喜欢回味已往的希望和苦恼；
人间希望的不可信赖使我们不安，
　　而悲哀的短暂又使我们好笑。

遥远的不可知的未来命运的安排，
　　现在我们心中常常感到畏怯；
我们想望在天国享受极乐的幸福，
　　但是又不舍得同这人世诀别。

能够支配的事物使我们更觉满意，
　　虽然我们有时寻求别的东西，

但在诀别时我们才看得更为清晰，

它们同心灵是有着血缘关系。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译安得列·舍尼埃[1]诗[2]

为了公众的事业我或许要丧失掉性命，
或者在流放中徒然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或许，我经受到了狡黠的诽谤的打击，
在世界和你的面前受尽了敌人的欺凌，
我再忍受不了这种用耻辱编就的冠冕
而让自己早早地结束了这人生的路程；
但是你千万不要责难这年青苦难的人，
我恳求你，你千万不要将他讥笑嘲弄。
我的可怕的命运值得你流下同情的泪，
我作过好多恶，但也经受过更多不幸。
即使我在那傲慢的敌人面前是有罪的，
让他们报复吧；我对你凭着上天起誓，
我不是坏人，决不是，请命运来作证；
我挺起胸膛前进，我不惜任何的牺牲；
我已经厌倦了不可信赖的人世的虚荣，
但对我的诺言我却不能不庄严地遵行；
即使我给交往的人们带来了许多痛苦，

但，朋友，对你却永远、永远地忠诚；
在自己的孤独中，或在熙攘的人群中，
我照样爱你、爱你，怀着这样的深情。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① 安得列·舍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他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曾歌唱过革命。但后来转到反动阵营一边。

② 这是莱蒙托夫于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写的一系列互相联系的诗作之一，这些诗篇都是以诗人的政治使命为主题。莱蒙托夫的这种情绪是对当时俄国农民起义、高加索山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的反应。安得列·舍尼埃的诗作中，并没有类似的诗，莱蒙托夫故意用了这样的题目来暗示诗中的革命情绪。原来一八二六——一八二八年间，普希金的一篇充满革命情绪题为«安得列·舍尼埃»的诗，被加了一个“为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日子——译者）而作”的副标题在当时广为流传，曾造成轰动一时的政治案件。莱蒙托夫在这里便是暗示他的诗和普希金那篇诗的联系。

邻　居

薄暮时的星星闪出柔和的微光，
白昼的光辉在天空中全都消逝；
我的贫苦的邻居正在干些什么？
穿过小花园，透过了浓密的树枝，
我可以看见摇曳的灯光照耀在
他的窗上；他那一所简陋的斗室
从来不晓得人世的欢乐和忧烦，
我所以特别喜欢他正就是为此。
闲人们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而大家都偏于指责他不通人世，
但他们的话并不曾使我的邻居
把点灯的时间稍稍提早或推迟。
我只要望见了他那暗淡的灯光，
也就即刻坐到窗前做自己的事，
而我的不安的心灵在这个时候
便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安适。
我仿佛觉得，我同我贫苦的邻居

彼此间都非常了解，都十分深知，
在同一个重负下苦恼着、雕萎着，
我们从多少年以来就已经熟识。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绝　　句

我再不能在祖国活受熬煎了，
快离开这里，走向血的战场。
或许，我这颗满装着你的心，①
在那里可以不再这样地激荡。

不是的，我并不祈求你的爱，
不是的，你不要恼人的热情；
为了扑灭我胸中的熊熊烈火，
我只要鲜血，只要看看死神。

让我做一个战士而倒在沙场。
我死后决不会为人世所悼念，
我的热情的风暴和我的生活
不再成为任何人痛苦的根源。

在那个地方命运也将勾销掉
青年时期的那些神圣的诺言，

在那里我将沉入期待的梦境，
没有思想、没有啜泣和哀怨。

但是假如我在这样的梦境中
依然忘不掉凄惶的爱情之梦，
假如命中注定，不管在哪里，
我心中永远铭刻着你的芳容；

假如在那样一个遥远的地方，
在心灵应当饱餐幸福的地方，
我仍然不能够医治好我那些
烙印在心灵上的沉重的创伤；

啊，在这别离的时刻亲切地
看看他吧，他带着骄傲的心
不怕人们讥笑、痛苦的折磨，
将要为了祖国的光荣而牺牲；

他常常沉湎在神秘的陶醉中，
用他那含泪的眼睛凝视着你，
他曾唤起了人们对他的哀怜，
而对你的微笑感到无上欣喜。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

① 指Н. Ф. 伊万诺娃。

我 的 恶 魔[①]

1

他的本性是罪恶的总汇；
他在乌黑的云朵间飞翔，
他爱的是那宿命的风暴、
河水的浪花、深林的喧嚷；
他还爱那黑魆魆的午夜、
深沉的云雾、惨淡的月影、
痛苦的微笑和那不知道
泪水不知道梦境的眼睛。

2

他习惯于窃听那人间的
百无聊赖的冷淡的絮叨，
他认为献身于信仰的人
和寒暄的言语同样可笑；
他靠着人间的食物果腹，
他并不懂得爱情和怜惜，

贪婪地吞食战争的烽烟、
迸流的鲜血腾起的热气。

3

如果新的苦难者诞生了，
他即刻去搅扰父亲的心，
这时他带着阴险的微笑，
还带着满脸粗野的正经；
有谁怀着一颗颤栗的心
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坟墓，
他就来共度最后的时刻，
但病人得不到他的帮助。

4

只要我活着，高傲的恶魔
决不肯让我有片刻安静，
他要用他那奇异的火光
照耀着我的整个的心灵；
他给我指出至善的形象，
但突然又把它永远消除，
给了我一些幸福的预感，
却永远不给我一点幸福。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

① 诗人在一八二九年也写过一篇类似的诗，这都和后来的长诗《恶魔》的创作有关。

我喜爱连绵不断的青山，
当着那，如同南方的流星，
从青山后浮起了赤色的、
没有光芒却明丽的月轮，——
诗人最好的心灵的女皇，
苍穹，仿佛那人间的帝王，
常常要引以自豪的那顶
冠冕上非常珍贵的珠光。
在西方夕阳泛出的余辉
还在乌云的边缘燃烧着，
它总不愿意爽爽利利地
把阴沉的天际让给明月；
但霞光很快就要熄灭了……
月亮已高高地升上天空。
这时候只有两三片浮云
把它环绕着……那就是这个
白净的面庞儿可以拿来
打扮自己的全部装饰品。

谁在山谷中或者草原上
不曾看见过这样的夜景？
有一天趁着这样的月色
我在蓝色的山谷中遄行，
我骑着一匹飞快的骏马，
独自尽情飞驰，有如疾风；
朦胧的月亮向我的身上，
向马的鬃毛、向马的背脊，
撒下她那银白色的寒光；
我感觉到，马在怎样呼吸，
马蹄在怎样叩打着地面，
泥土在马蹄下怎样飞溅；
而我在这奇异的忘怀中
把全身上下都稳住不动，
使自己同马儿融成一体，
这样好加快我们的驰骋；
我的马这样地跑了很久……
我回头向我的四周张望：
还是那轮明月、那片草原；
她向我低垂下她的目光，
好象是深深地对我责难：
竟然会有人骑着他的马
在这样更深夜静的时分
到这草原上来同她争霸！

（一八三二年）

别　　离

千万不要走呀，年青的列兹庚人；①
为什么要匆匆地赶回自己家去？
你的马累了，深山里云雾正蒸腾；
在这里给你准备好安息与平静，
　　我又真心在爱你！……

难道是朝霞在东方刚刚地上升，
便带走了天国似的两夜的回忆；
我没有什么赠送你：我是个穷人，
但是我这颗心呀，恰便象你的心，
　　也是上天赐与的。

你在那刮风下雨天来到了这里；
脸色愁苦，浑身上下全都被打湿；
你看今天呀，阳光是这般地明丽，
难道你真要使今天永远地变为
　　阴霾凄凉的日子？

你看哪：好象是威严的巨人一样，
四围是重重叠叠的山，苍翠欲滴；
彩霞和丛林——是它们美丽的服装；
我们是自由的、善良的；——你的目光
　　干吗要飞向那里？

真的，哪里爱我们，祖国就在哪里；
你曾亲口讲过，在家乡的山谷中
没有可爱的眼睛的微笑迎候你：
哪怕只一天、只一时，跟我在一起。
　　你听！只一个时辰！

“我没有朋友，又没有可爱的祖国，
有的只是这把钢刀和这匹骏马；
因为你对我的爱，我已经幸福过，
但是你眼中的泪珠也无论如何
　　不能够把我留下。

“我流浪了好多年月，在我的心里
血的誓言时刻使我受到了重压：
只要还没有使仇人的鲜血淋漓，
我便不能对任何人说出：我爱你。
　　别了：这便是我的回答。”

（一八三二年）

① 达吉斯坦的居民。

1[①]

年青的美少年啊，向我紧紧靠过来！
看你羞怯得成了什么样子！——难道是你头一次
用手来抚摩女人的胸怀？
躺在我怀里已经整整的一个小时——
可是现在你还没有战胜你的恐惧……
躺在我胸前，难道不胜于跪在脚底？
请你从自己一生中拿一分钟给我……
黄金算得了什么？——我爱你，我爱你！……

2

你是多么可爱啊！——我常常等待着你，
当那黄昏到来的时候，我坐在窗下……
而你常常地打从我窗外走过，是的，——
你记不记得呢？——中天的银色的月华，
好象是许多个谪仙中的天使一样，

从乌云中向你投射下清光，当想到，
同我竞争的对手是天上的明月时，
我便因此而感到至高无上的骄傲。

3

在我的额头上打下了轻蔑的烙印，
但是人世间的裁判当真是公正的？
如果是说人世上的罪行不是欺凌——
而是耻辱的话，那么什么是美德？
请相信吧，根本就没有纯贞的女人，
只是希望的机会和对象不常存在。
女人们认为爱本来不算什么罪过，
有的爱一个，有的爱好多——有的都爱！

4

我从小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一个非亲非故的老太婆养大了我，
我不知道什么是年青时期的欢乐，——
甚至于也没有因为美貌而骄傲过；
十五岁时，凭着狠毒的命运的意志，
把我卖给了一个男人——无论是乞怜、
无论是眼泪都没有把我挽救出来。
从此我毁灭着、毁灭着——一天又一天。

---

① 莱蒙托夫写过不少这类主题的诗篇。他的女主人公，所谓“堕落的女人”，在他的笔下实际上比那些上层社会的贵妇人还要“有道德”得多。

5

我倒很喜爱我的耻辱！它给予了我
吻你的权利，给我从痛苦的烦乱中
把你一时片刻地拯救出来的权利！
啊，你尽情地享受吧！——你是我的主人！
即便是你也许会偶然之间感觉到
我在你的怀抱中，连气也没法子透，
为你而死我也认为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亲爱的！——任什么我也乐于忍受！

（一八三二年）

给＊＊＊①

在你面前我不能再低声下气；
无论你的谴责，无论你的致问
对我的心灵都没有什么权威。
须知道：我们从此已成了路人。
你好象慢慢忘记了：我决不是
随意任性地对人以猜忌相加；
这样我就为你的明眸和微笑
牺牲掉我那如许青春的年华，
这样我就在那么长的时间内
把你看做我年青时日的希冀，
而且憎恨着整个世界上的人，
为的是能够更为有力地爱你。
怎么会知道，也许，在你的脚前
象流水似地度过的那些岁月，
都是我从灵感那里夺取而来！
可是你报答它的是一些什么？
我对神灵的力量是深信无疑，

我对上天的意志是坚守不渝，
我把我奇异的才华献给世界，
世界也许会给我不朽的声誉？
你为什么曾对我那般柔情地
许诺过将补偿我失去的荣光，
当初你为什么是另一种态度，
不象你最后突然改变的这样！
我是高傲的！别了！去爱别人吧，
梦想在他人身上找得爱情吧；
对于无论任何的人间的东西，
我是决不做他的奴隶或牛马。
或许，我将远远离开你，而去那
南国天空下的异域的群山里；
但是我们彼此间相知太深了，
要彼此相忘恐怕也不太容易。
从今以后我将在爱情中享乐，
我将要对所有的人倾吐誓言；
我将要同所有的人尽情欢笑，
我不愿对着任何人泪流满面；
我将要毫无忌惮地去欺骗人，
为的是不再象过去那样地爱；
难道，当天使背弃了我的时候，
女人还是可以尊重，可以信赖？

---

① 这篇诗是献给 Н. Ф. 伊万诺娃的。

我早已准备好了死亡和痛苦，
而且向整个的世界挑起战斗，
狂人哪！——为的是再一次握一握
你那年轻的、美好的、迷人的手！
我已经把我的心灵交给了你，
因为我不懂什么狡猾的负义；
你知道这样的心灵的价值吗？
你是知道的——但我却不知道你！

（一八三二年）

墓 志 铭[①]

别了！我们俩还能不能再见一次？
死神是否愿意把这人间命运的
两个牺牲者最后再聚合在一起，
哪里能知道！那么，永别了、永别了！……
你给了我生命，但没有给我幸福；
你自己在人世上也是颠沛流离，
你在人间经尝过的也只是怨恨……
但是还有一个人，他能够了解你。
当人们对你的尸体低垂下头颅，
哀哀痛哭时，他一人站在你面前，
他甚至没有擦一擦自己的眼睛，
他一动不动、冷然无情、沉默无言。
所有的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原故，
都同声地粗暴无礼地把他责难：
好象是你临终时的最后的一瞬
正就是他的幸福的时刻的开端。
但是他们的叫骂对他算个什么？

无知的蠢才们！他们决不会理解，
放声大哭比起那中心在痛苦着，
却没有痛苦的表示，要更为轻快。

（一八三二年）

① 这篇诗是献给诗人已经故世的父亲的。参看《我们父子俩的可怕的命运啊》一诗。

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①
还未可知还未可量的年青诗人，
同他一样，是人世放逐的流浪者，
但却是深蕴着一颗俄罗斯的心。
我早早地开始了，将早早地收场，
我的才智不可能使我造诣多深；
但在我心灵中，象在大海中一样，
被击破的希望的碎片还在浮沉。
阴沉的大海啊，谁能够洞悉你的
深藏的秘密？谁能向一般的人群
道出我心窝中千丝万缕的思绪？
我——或许是上帝——或许竟没没无闻！

（一八三二年）

① 参看«给＊＊＊（“你不要以为，我该当为人们可怜”）»。

情　　歌①

1

现在你就要走上战场，
但请你听听我的歌唱，
　　　要时时想着我。
假如是朋友欺骗了你，
你的心懒于生活下去，
而你的灵魂将要雕敝，
　　　在遥远的异国
　　　要时时想着我。

2

谁要给你向坟墓指点，
而坐在夜半的灯火前
　　　对着你讲起个
被人轻蔑、又被人遗忘
但却十分迷人的姑娘，

那个时候啊，我的情郎，
　　在遥远的异国
　　要时时想着我。

3

往昔的时日会去寻访，
在那阴郁沉重的梦乡
　　会去把你折磨；
你会听到别离的悲啼，
爱的歌声、痛苦的哀泣，
或是同这相似的声息……
　　虽然在梦中呵，
　　也要想起了我！

（一八三二年）

---

① 这篇诗的创作与长诗«伊斯梅尔-贝»有关。

十 四 行 诗[1]

我怀着雕残的幻想，靠回忆生活，
逝去年华的幻影蜂拥在眼前，
你的形象在它们当中，象夜半
朵朵的行云中辉耀着一轮明月。

你的威力我有时感觉到沉重：
你的微笑，你的使人心醉的双目
象桎梏般把我的灵魂紧紧锁住，
你并不爱我，这对我又有何用。

我知道，对我的爱情你并不鄙弃，
但你却冷冷地听取着它的哀乞；
象一座大理石雕像，面对大海

矗立着，——波浪在它脚前翻转不休，
而它满面无情的严肃的神采，
虽没有把它踢开，却总不理不俅。

（一八三二年）

① 这篇诗是献给 Н. Ф. 伊万诺娃的。

给＊＊＊①

命运偶然把我们俩撮合在一起，
我们是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
我的心、你的心结成亲密的朋友，
虽然它们不可能一路相偕到底！

正如同春天的河水中映照出了
高高天空的遥远的蓝色的穹窿，
它在平静的碧波上闪闪辉耀着，
但遇到汹涌的浪涛便不断颤动。

愿你，我愿你啊，就成为我的天空，
愿你成为我可怕的风暴的伴侣；
那么，让风暴在我们中间轰鸣吧，
我生来，离开了它们就活不下去。

我生来，就是为了要整个的世界
来作我的胜利或者死亡的见证，

但同你在一起，我的指路明星啊，
何需人们的赞扬或倨傲的笑声！

他们的心是决不可能理解诗人，
他们的心也决不会爱诗人的心，
也不会了解他所经尝过的悲哀，
也不会去同他共享一切的欢欣。

（一八三二年）

① 这首诗可能是写给诗人的女友 B. A. 洛普辛娜的。

从前我把那一个个甜蜜的吻
　　当作了我的幸福的人生，
但而今我却因幸福感到厌倦，
　　但而今我不爱任何一人。

有一个时候我把点点的眼泪
　　当作了我的不安的人生，
但那时我在爱着，我在希望着，
　　而现在却不爱任何一人！

我正在捕捉着那忘怀的两翼，
　　丢掉那过往年月的账本：
愿它们把我这颗心也给带走！
　　把我那永恒也丢给它们！

（一八三二年）

请听，或许，当着我们永远地抛开了
这个使我们感到如此寒心的人世，
或许，在那一个没有欺骗的国度里
我将要成为恶魔，你将要成为天使！
那时请你起誓，我的亲爱的，忘掉那
天国的一切幸福，为了往日的朋友！
让那被命运惩处的悲苦的放逐者
成为你的天国，——而你成为我的宇宙！

（一八三二年）

你尽可以相信那个永恒的、
没有开头、没有终了的东西，
它已经过去了，它还要到来，
它曾欺骗过，它还要欺骗你。

你那个年轻的心灵如果是
遇到了另一个炽热的心灵，
在分离的时候，聚首的时日，
都不许它再那样沉默无声。

世上的一切越来越为稀奇：
希望是有的，但幸福却很少；
别离并不等于忘怀，忘怀是
至乐，而别离是莫大的苦恼。

如果你真的珍惜幸福，那么
为什么拿它去同别人分享？

难道你如今还在想念这个？
为什么你不生活在荒漠上？

（一八三二年）

我想生活！我想要尝尝悲哀，
故意使爱情和幸福感到难堪；
它们把我的额头抚摩得太光，
它们把我的心怀也过于娇惯。
早该让、早该让人间的讪笑
把那平静的云雾全都给吹开；
没有痛苦算什么诗人的生活？
没有风暴算什么汹涌的大海？
“他”想要生活，拚出困惫的
烦恼，拚出永无休止的苦痛。
他想要买取天国神圣的声音，
他不愿凭白无故地获得光荣。

（一八三二年）

我向你致敬，英勇威武的斯拉夫人的①
神圣的摇篮啊！我，这个异乡的游客，
带着狂欢的心跳望着你那阴郁的城墙，
几世纪的沧桑都平静地打从这里飞过；
在市民会议的钟楼上高悬的那口大钟②
在这里仅仅是为了自由而辛勤地服务，
它最后敲出了自由的毁灭，而把如许
高傲的灵魂也带上了自己死亡的道路！……
“告诉我，新城，它们当真不复存在？③
你的沃尔霍夫也不是当年的沃尔霍夫？④
…………………………………………”

（一八三二年）

① 这篇诗没有写完，是莱蒙托夫由莫斯科去彼得堡经过诺夫哥罗德时写的。诺夫哥罗德是古代俄罗斯自由的城市，是十二月党人政治自由的理想。这篇诗很显然是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

② 市民会议——古代俄罗斯的人民大会，是诺夫哥罗德等自由城市的最高政权机关。在人民喜庆或灾难的日子里，常常敲起市民会议钟楼上的大钟。

③ 新城——诺夫哥罗德的意译。

④ 沃尔霍夫——流经诺夫哥罗德的一条河。

两 个 巨 人[1]

戴着一顶黄金铸成的头盔，
年老的俄罗斯巨人在等待[2]
另外一个巨人从那遥远的
异国向着他自己身前走来。

越过了高山，跨过了深谷，
已经传来了关于他的故事；
他们俩要较量一下自己的
头颅，哪怕是只较量一次。

来了一个不曾满月的勇士，[3]
已经带着战争的雷雨上前，
他突然伸出自己不逊的手
想要一把抓取对方的冠冕。

但是俄罗斯的武士朝着他
从容地回答以宿命的微笑：

他看了一眼——摇了摇头……
勇士大叫一声——倒下了！

但是他倒在遥远的大海里，
倒在那不可知的花岗岩上，④
在那里，风暴在深渊上空、
在广漠的海上不停地喧嚷。

（一八三二年）

① 这篇诗大概是在一八三二年八月，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纪念日写的。这里用童话寓言的形式描写了俄罗斯人民与拿破仑的斗争和最后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下的失败。

② 俄罗斯巨人，指一八一二年起来保卫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人民。

③ 指拿破仑。

④ 指拿破仑流放地圣海伦纳岛。

给＊＊＊①

1

别了！——我们将永远地再不能相会，
　　我们的手将永远地再不能一握；
别了！——你的心是可以得到自由了……
　　但它在别人那里也找不到幸福。
我知道：你的心一定又不自禁地
　　带着痛苦的突发的激情而跳动，
当你一旦听到了这么早就已经
　　离开了人世间的那个人的姓名！

2

有一些声音——在高傲的人们看来，
　　它们毫无意义，简直是不值一提——
但是我却决不可能把它们忘掉：
　　好象生命，它们同心灵融成一体；
象埋在坟墓中一样，过去的一切
　　被埋在这些神圣的声音的底层；

而人世上理解它们的只有两人，
　　也只有两人将因为它们而震惊！

3

我们俩相处的时间虽只是一瞬，
　　但永恒跟它比起来不过等于零；
我们突然间尝遍了千万种情感，
　　我们俩为同一个吻烧成了灰烬；
别了！——不必如痴似狂地再去惋惜、
　　不必再去惋惜我们短暂的爱情：
对我们说来别离固然是苦痛的，
　　但是再度相会恐怕要更为苦痛！

（一八三二年）

---

① 这篇诗可能是写给 Н. Ф. 伊万诺娃的。写于一八三二年八月初诗人由莫斯科到彼得堡的时候。

虽然你反复讲着临别的语言，
但你心中却充满了种种希冀；
你说：还有着另外的一种生活，
你大胆地信赖它……但是我呢？……

抛开这苦难的人吧！——愿你安心：
无论这个神圣的世界在何处，
你对于两种生活都毫无愧疚！
而对我一种生活就已经满足。

短短的路程已使他疲惫不堪，
这样的人还怎么能进入无穷？
这个永恒将会把我压得粉碎，
没有休息使我感到万分惶恐！

我已永远地把过去埋葬起来，
而对于未来也丝毫不去关怀，

大地紧握着自己地上的一切，
它决不肯从手中把它们松开！……

（一八三二年）

请接受这封奇异的“书信”，①
它寄自这个遥远的海滨；
这不是使徒“保罗”的圣书——②
却是保罗亲自给你投送。③
唉！这个城是多么苦闷啊，
无涯的大水又烟雾迷蒙！……④
不管你走到哪里，看到的
总是高耸的红色的衣领；⑤
没有亲切的闲话——一本正经，
法律高踞在人们的头顶；
一切都异样，一切都新奇——
却没有不是庸俗的新闻！
人人都自己满足于自己，
对他人没有一点点关心，
我们称之为心灵的东西
在他们竟根本没有名称！……

我终于亲眼看到了大海，
但是什么人欺骗了诗人？
我在它那宿命的海面上
没有汲取到伟大的精神；
不！我并不象它那样自由，
我患着人生烦闷的痼症；
（故意跟新老的岁月作对）
对它那泛着银光的衣衫
和它那汹涌澎湃的浪涛，
同已往一样，我并不艳羡。

（一八三二年）

①②③ 莱蒙托夫一八三二年八月由莫斯科到彼得堡后，就给他的女友C.A.巴赫美捷娃写了附有这篇诗的信。信是由诗人和他的亲戚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欧列伊诺夫一同投寄的。巴维尔（Павел，旧译作"保罗"）与基督教的使徒保罗同名。使徒保罗当年写信给各地教会和圣徒，宣扬基督教义，保罗写的圣书收入«圣经»的有十几篇。посланье有"书信"意，也有"圣书"意。诗人在这篇诗的前四行借посланье的双关意义及巴维尔与使徒保罗同名开了个小玩笑，这也说明诗人对宗教的轻蔑。

④ 指波罗的海和涅瓦河。

⑤ 指彼得堡警察的制服。

小　舟

凭着奇异的权力的意志
我被抛出了激情的王国，
正如暴风雨时撞毁了的
小舟被冲到高高的岸侧。
让高涨的潮水抚爱它吧，
损伤了的它再不会受骗：
它也知道自己是无能的，
它假装睡着了，没有听见；
无论谁也不会再把自己
和宝贵的行装交付给它；
它是不能胜任的——随它去！
它要毁掉呢——让它安息吧！……

（一八三二年）

人生有什么意义！……平平淡淡地
或是轰轰烈烈地——无论在哪里，
愁恨好象你那不安的守身魂、
你那忠贞的妻子，紧紧跟着你；
虽然同那嚣嚷的人群在一起，
自己却独坐在高高的石墙下，
回味自己的爱与憎，为了以后
可以再把它谈起，这是多好啊；
有意无意间到处都能认出来——
高傲自负一本正经的面孔下，
每个男人都是愚蠢的阿谀者，
每个女子都是不可靠的犹大。
请你仔细地把他们观察观察——
你就会觉得不如干脆死了吧。

死！这个字眼是多么地响亮啊，
这个字眼中包含着多少意义；

最后一声呻吟——已经万事皆休，
无需去再费张罗。可是以后呢？
以后端端正正把你放进棺材，
蛆虫将会啃光你全身的骨肉，
然后儿孙们还会不迟不早地
拿一块墓碑来压上你的坟头。
他们倒真是凭着自己的天良
对你每次的责骂都可以宽恕，
为了你（同时为了教堂）的好处，
也许，给你做一次安魂的追荐
（这个话我真有点不敢对你讲），
不过你已经注定再不会听见。

假如你死的时候是有信仰的，
比如说，假如是一个基督教徒，
那么，那一块花岗岩，最低限度，
能把你的名字保留四十寒暑；
将来坟场要是过于拥挤了呢，
那么，一只不逊的手勇敢地来
刨开你那个狭窄的安身之处……
而又给你放进一口新的棺材。
而一个温柔多情的年青女郎
会默默无言地同你睡在一起！
她虽然苍白，但却温顺而美丽；
但她也不用目光，也不用呼吸

去搅扰你那永恒无尽的安谧——
这将是多么幸福啊，我的上帝！

（一八三二年）

为什么我不曾生而为①
这滚滚的蓝色的波浪？
我在这银色的月光下
可以翻腾得这般响亮，
啊！我可以这般热情地
把金色的沙吻个不休，
可以这般高傲地蔑视
那风波中飘摇的小舟；
人们恃以骄傲的一切，
我一击就能把它毁掉；
我可以把那苦难的人
搂进我这寒冽的怀抱；
可以不怕地狱的痛苦，
可以不为天国所迷惑；
不安与寒冷将要成为
我的永远不变的法则；
在荒漠的遥远的北国

也可以不必寻求忘情；
我生来就自由，自由地
生活，自由地了结一生！

（一八三二年）

① 这篇诗写于一八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当时彼得堡正在发大水。八月二十九日，诗人给洛普辛娜写了一封信，讲到了发大水的情况，同时附寄了这篇诗。

帆[1]

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
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
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
桅杆在弓起了腰轧轧地作响……
唉！它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
也不是逃避幸福而奔向他方！

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
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
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一八三二年）

① 这是莱蒙托夫在彼得堡写的第一批诗稿中的一篇。原稿保存在寄给洛普辛娜的一封信中，诗人在信中写道："这又是一篇我在海边写的诗。"海边，就是指彼得堡。这里反映了三十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情和处境。这是诗人最著名的诗篇之一。

芦　　笛

一个快乐的渔夫
　　坐在高高的岸上；
他面前一丛芦苇
　　随风慢慢地摇晃。
他折下一根芦苇，
　　又穿了几个小眼；
把一端堵了起来，
　　吹起了另外一端。

突然芦苇开了腔，
　　仿佛是有了生命；
又象是风的呜咽，
　　又象是人的话声。
芦苇凄惶地唱道：
　　"渔夫，善心的渔夫，
丢开我吧，丢开我，
　　你把我害得好苦！

"我本是一个姑娘，
　　一个美貌的姑娘，
在后妈的牢狱里
　　也曾把花儿开放，
我没有做过错事，
　　却流过不少眼泪；
我只盼快快死去，
　　不怕那神灵责备。

"我后妈有个儿子，
　　他最得她的欢心；
他欺骗漂亮姑娘，
　　欺侮正直的好人。
我们有一天傍晚
　　走向高高的岸上，
眺望蓝色的波浪，
　　眺望金色的西方。

"他竟然向我求爱……
　　我怎么能够爱他，
他送我好多金钱——
　　我当然没有收它；
他一刀刺入我这
　　可怜人儿的胸膛；

把我可怜的尸体
　　埋在这高高岸上。

“后来在我的坟头
　　长出粗大的芦苇，
我的年轻的魂灵
　　就住在芦苇心内；
渔夫，善心的渔夫，
　　快丢掉你的芦苇；
你没有力量帮我，
　　听不惯我的悲啼。”

（一八三二年）

美 人 鱼

1

美人鱼在那淡青色的河上游荡，
　　她全身照耀着明月的清光；
她用力地拍打着银白色的波浪，
　　要把那浪花儿直拍上月亮。

2

河水喧嚷着、回旋着，摇碎了
　　映照在河面上的片片云朵；
美人鱼在唱着歌——她的歌声
　　一直高飞上两岸边的峻坡。

3

美人鱼在唱着歌："在我这里，
　　白日的光辉在河水中闪耀；
这里有一群群的金鱼游来游去，
　　还有着一座座水晶的城堡；

4

“在这里浓密的芦苇的清荫下，
　　在晶莹闪烁的细沙枕头上
睡着一位武士，嫉妒的波涛的
　　捕获物，来自遥远的异乡……

5

“我们常常喜欢在夜的黑暗里
　　梳开一绺绺丝一般的云鬓，
我们在正午时分不断地亲吻着
　　俊俏的人儿的额头和双唇。

6

“但不知道怎么对这热情的吻，
　　他总是冷冰冰地一言不发，
他睡着，把头低垂在我的胸前，
　　不呼吸，也不说一句梦话。”

7

美人鱼心中满怀着莫名的哀伤，
　　在青色的河上这样唱着歌；
河水在汹涌地滚动着，摇碎了
　　映照在河面上的片片云朵。

（一八三二年）

短　　歌

犹太女郎，你这样急忙地走向何方？
　　你知道，天还没有明，还很早……
慢点走吧，颈项上的金链已经松开，
　　脚上的小皮靴也快要脱掉。

这就是桥！这里左边的几道铁栏杆
　　在路灯的照耀下发着闪光；
紧紧地把住栏杆，疲累了，没有劲了！……
　　那便是房子——和门上的铃铛。

犹太女郎默默无言地站立在门口，
　　苍白得象一座大理石雕像；
停了一会，拉了拉绳子，敲了几下门……
　　有人从窗口里向外面张望！……

烈火般燃烧着恐怖与神秘的希望，
　　犹太女郎抬起了她的眼睛，

当然，这样一个短暂的宿命的瞬间
　　比百年的悲哀还令人心惊。

她说："我的美丽的天使！再看我一眼……
　　救一救你这可怜的莎拉吧，
她在受着无缘无故的残酷的拷打，
　　她在受着那刀和火的刑罚……

"我父亲说，摩西的律例绝对不能够①
　　允许我来爱你。我的爱人呀，
我在神色不变地倾听着父亲的话，
　　我是为了爱情而倾听着他……

"他给我预定了不幸的痛苦和灾难，
　　他已经把宿命的钢刀磨快；
他出去了……他将象影子似地追着你，
　　我的爱人，要当心他的杀害……

"父亲的复仇的打击是非常可怕的，
　　快点离开这里，赶快跑开吧！
你的莎拉的嘴一定不会背叛了你，
　　即使在刑吏无情的毒手下。

① 摩西（公元前十四世纪）——圣经故事中希伯来人的解放者和立法者。据圣经记载，摩西带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从埃及迁回迦南。相传犹太教的教义、法典多出于摩西。（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

快跑啊！……"但是向着那窗中人的脸上
　　突来的寒光忽然闪了一闪……
有个东西在一只光裸的手中发亮，
　　而低微的答复是那般凄惨。

一件沉重的东西突然落在石头上，
　　墙脚下发出了微弱的呻吟；
转瞬即逝的生命在呻吟中喘息着，
　　但不仅是喘息着一个生命！

第二日清晨，惊慌的人们挤做一群，
　　叫嚷着或谈论着这一回事：
那座房子里一个俄罗斯人被杀掉，
　　窗外还有一个女人的死尸。

（一八三二年）

我在沉思地默默注视
那对银光闪闪的马刺；
我在为你，我的快马啊，
为你的两胁战栗不止。

我们祖先不懂得用它，
他们在那草原上奔驰，
为了驱赶迟缓的马儿
只用一根粗笨的鞭子。

但是文明一天天进步，
古老的法子早已过时，
采用了国外传进来的
这种最新发明的方式；

现在人们喂马和养马，
倒很顾念马背的廉耻……

以前是打——而现在是扎！……

究竟哪个好？——唯有天知！……

（一八三三——一八三四年）

垂死的角斗士①

I see before me the gladiator lie…

Byron②

狂暴的罗马在欢呼……广阔的竞技场
庄严地轰响着喝采与鼓掌的声音：
而他——被刺穿了胸膛——在默默地躺着，
他的膝盖滑落在尘埃与血泊之中……
浑暗的目光在枉然地祈求着哀怜：
那傲慢的幸臣和他的阿谀者元老
用赞扬的言词给胜利和耻辱加冕……
显贵和观众看来，战败者算个什么？
为人鄙弃、为人忘却……吃倒采的演员。

他的血在流着——闪耀着最后的一瞬——
死亡的时刻已经来临……想象的光芒
在他心中一闪……多瑙河面前喧嚷着……
祖国在开着花……那自由生活的故乡；
他看见为了角斗而被抛下的家人，
他年老的父亲把僵硬的手掌伸开，

呼唤衰老年月的依靠者平安归来……
嬉戏的孩子们——还依然那样地可爱。
都在等待他带着财宝和光荣归来……
但是为了博取观众的一时的快乐，
他倒下了，可怜的奴隶，象一只野兽……
别了，荒淫无耻的罗马，——别了，啊，祖国……

欧罗巴的世界啊，你不也正是这样！
你曾是热情的幻想家膜拜的偶像，
在怀疑与苦痛的搏斗中受尽折磨，
没有信仰、没有希望——象儿童的玩具，
向坟墓低垂下你那不光彩的头颅，
为狂欢的观众所耻笑、所揶揄！

而在弥留的时刻，你还带着惋惜的
深深的叹息，而把你的目光又转到
你的那充满了力量的灿烂的青春，
为了文明的溃疡，为了高慢的豪华，
你早已漫不经意地忘掉了的青春：
为了要尽力地抑制住最后的苦痛，

---

① 题辞引自拜伦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四章第一百四十节。拜伦在他的长诗中写到著名的雕像《垂死的高卢人》，这座雕像刻画了一个死在罗马竞技场中的角斗士的形象。莱蒙托夫这篇诗的头二十行是根据上述长诗的第四章第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一节改写的。

② 英语：我看到一个角斗士倒在我的面前……

拜伦

你在贪婪地听着古老时代的歌声，
和那武士时代的动人心弦的传说——
可笑的逢迎者们编造的空幻的梦。

（一八三六年）

希伯来小调①

（译自拜伦）

我的心是阴沉的。快来啊，歌手，快来！
　　这里有一只黄金制成的竖琴：
让你那在竖琴上轻拢慢拈的手指
　　用琴弦唤醒阵阵天国的声音。
假如命运不曾把希望永远地带走，
　　这声音将在我的胸膛中苏醒，
假如凝化的眼睛里还有一滴眼泪——
　　这声音会溶成泪水长流不停。

让你的歌声就粗野吧。快乐的声音，
　　象我的冠冕一般，我感到苦痛！
我告诉你：歌手，我想痛快地流流泪，
　　不然，痛苦就要炸破我的心胸。
它本是靠痛苦和灾难渐渐长大的，
　　它已默默地苦恼了许多年辰，
可怕的时刻已经来临——它已太满了，

如象盛满毒鸩的死神的酒盅。

（一八三六年）

① 这篇诗是拜伦的«希伯来小调» «My soul is dark» («我的心是阴沉的»)一诗之意译。

伟大的人哪！这里没有①
与你的事业相称的激赏！
人们的眼往天上去寻觅，
在人间找不到这种荣光。

但是人们的公正的传说
还保留着你不朽的丰功，
你的儿子听到你的姓名
他的心灵就会立即沸腾。

后代子孙将永远纪念你，
而不会把你的功绩忘却，
他们将带着真诚的眼泪
郑重地说道："他爱祖国！"

（一八三六年）

① 保留下来的原稿第一页上端本来就撕去一部分，可能正好把标题撕去，所以，这篇诗究竟是指什么人，现在还没有确定。有三种假定：第一，指 П. Я. 恰达耶夫、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的友人，因写过著名的«哲学通信»而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第二，可能指俄国将领 М. Б. 巴克莱·德·托里(1761—1818)，他在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功绩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一八三六年，为了准备卫国战争二十五周年纪念，在报刊上对巴克莱·德·托里作为俄军总司令的历史作用，正在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篇诗写的是莱蒙托夫对他的看法。第三，有人以为可能指 А. Н. 拉季舍夫，К. Ф. 雷列耶夫或 П. И. 彼斯捷里，但他们三人中到底指的哪一个，还没有肯定。

题 纪 念 册[1]

（译自拜伦）

好象是一座孤寂的坟冢
也可以唤起行人的瞩望，
让这页淡然无光的素纸
也引来你那美妙的目光。

假如是多年后你还能够
看得出诗人曾怎样幻想，
记得起诗人曾怎样爱你，
那么想想吧，他早已死去，
他把他的心就葬在这里。

（一八三六年）

① 这篇诗是拜伦的«Lines, written in an Album, at Malta»（«题纪念册，在马耳他»）一诗的意译。

波　罗　金　诺[①]

“请你讲讲，老伯伯，可是当真，
大火烧了的莫斯科并非是
　　白白给了法国人？
不是有过一场激烈的战争？
而且，据说，非常激烈的战争！
全国记着波罗金诺的日子，
　　并不是没有原因！”

——是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们，
全不是如今这种样子的人：
　　是武士——决不象你们！
他们遭到的命运非常不幸：
战场上回来的没有多少人……
假如不是上帝这样地决定，
　　决不放弃莫斯科城！

我们不声不响地退了很久，

我们等待着战斗，都很懊恼，
　　老人都在埋怨道：
“我们这是干啥？回去睡大觉？
难道指挥官竟是这样胆小，
唯恐俄国的刺刀戳破一点
　　鬼子的军衣军帽？”

我们来到一片广阔的旷野：
这地方大干一番倒是挺好！
　　我们筑起了碉堡。
我们十分警觉地放着步哨！
清晨的曙光刚刚照见大炮
和那片树林上蓝色的树梢——
　　法国人恰好来到。

我把火药满满地装进大炮，
心想：我要好好款待朋友了！
　　等着瞧，朋友，穆西奥！②

---

① 这篇诗是为了纪念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二十五周年而写的。波罗金诺战役早就吸引了莱蒙托夫的注意。他在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间就写过一篇内容近似的«波罗金诺战场»。一八三七年，诗人把它作了认真的改写。旧作中的叙述缺乏讲故事人的个性特点，在新作中改用了老兵的具有特性的生动的、人民的语言，而且老兵的形象成了全诗的中心。莱蒙托夫在叙述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同时，提出了对当时说来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把不久以前的武士来同昏睡不醒、毫无作为的当代人对比。别林斯基特别指出：“全诗的基本思想都表现在第二节内。”这种思想后来又以新的力量表现在他的诗作«咏怀»中。

② 法语：Messieurs（先生们）的译音。

快点来干吧，还玩什么花招；
我们猛冲上去，象大墙一道，
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头颅
　　把自己的祖国来保！

我们的大炮轰了两日两夜。
这些小玩意儿有什么好谈？
　　我们等着第三天。
到处可以听得到人们在讲：
“我们真应该弄来一些霰弹！”
这时夜的阴影已经降落到
　　激烈战斗的荒原。

我躺在炮架跟前打了个盹，
听见法国人尽在狂呼乱叫，
　　一直呼叫到拂晓。
但是我们军营却是静悄悄：
有人洗着满是窟窿的军帽，
有人磨着刺刀，咬着长胡子
　　怒气冲冲地唠叨。

天色刚刚地显出一点微明，
一切突然嘈杂地骚动起来，
　　人马都开始闪动。
我们团长天生一身好本领：

沙皇的忠仆，弟兄们的父亲……
可是可怜他：竟然刀下丧命，
　　在地下长眠不醒。

他目光炯炯地说道："弟兄们，
莫斯科不就在我们的后边？
　　要死在莫斯科城下，
要象我们弟兄们死去一般！"
我们大家许下决死的宏愿，
在波罗金诺战役中我们便
　　谨守这忠诚的誓言。

那是多么好的一天！法国人
冒着烟尘涌向我们的碉堡，
　　好象滚滚的乌云。
挥动着各色旗帜的枪骑兵，
头上戴着马尾巴的龙骑兵，
一阵风般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下子全都光临。

你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激战！……
旌旗阴影似地在空中招展，
　　炮火照亮了浓烟，
刀剑铿铿作响，霰弹在嘶鸣，
战士的手臂杀得感到发酸，

死尸堆积成山，它阻挡住了
　　凌空疾飞的炮弹。

那一天敌人才算多少尝到
我们英勇的搏斗和白刃战
　　是怎样一种味道！……
大地在震动——象我们的胸膛，
人马搅成了一堆，不得开交，
千百门大炮都在同时轰鸣，
　　汇成漫长的怒嗥……

已经黄昏了。大家都在准备
明天清早来一场新的战斗，
　　定要硬挺到最后……
这时鼓声忽然咚咚地响起——
那些邪教徒正在撤退、逃走。
这时我们才查看身上的伤，
　　检点剩下的战友。

是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们，
都是一些刚强的勇敢的人：
　　是武士——决不象你们。
他们遭到的命运非常不幸：
战场上回来的没有多少人。
假如不是上帝这样地决定，

决不放弃莫斯科城！

（一八三七年）

诗人之死[1]

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2]
倒下了，为流言蜚语所中伤，
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
胸中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
诗人的心灵再也不能够容忍
那琐细非礼的侮辱和欺压了，
他挺身而起反抗人世的舆论，
依旧是匹马单枪……被杀了！
被杀了！……如今哀泣悲痛
和怨诉的剖白、辩解的空谈、
空洞的同声赞扬，又有何用？
命运的最后的决定已经宣判！
不正是你们首先这样凶狠地
迫害了他那自由勇敢的天才、
而你们为了给自己寻欢取乐
又把那将熄的大火煽扬起来？
好？称心了……——他已经

再也不能忍受这最后的苦难：
稀有的天才已象火炬般熄灭，

---

① 一八三七年一月末，沙皇政府收买的法国流亡者丹特士在决斗中杀害了普希金，俄国全国为之震怒。莱蒙托夫的这篇诗就是在这时候写的。它深刻而真实地写出了俄国人民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反应。

最初，诗人只写到“歌手的隐身处阴森而又狭小，在他的嘴唇上还打上了烙印”。写出后立即到处抄传。普希金安葬后几天，莱蒙托夫听说上流社会竭力为凶手丹特士辩护，而又多方诬蔑普希金。莱蒙托夫愤怒之下，续写了最后的十六行。附有最后十六行的诗稿也在群众中抄传开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宪兵总监卞肯多尔夫还没有向沙皇呈报以前，已经有人把这篇诗寄给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并且加了“革命檄文”四字做为标题。

莱蒙托夫被捕了，并因此流放到高加索。但俄国人民也找到了普希金未竟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值得指出的是：在以往的版本中，在这篇诗的前边附有几行题词，这是从法国诗人罗特鲁(Jean de Rotrou, 1609—1650)的悲剧«温采斯拉»中引来的：

复仇啊，皇帝，复仇！
我俯伏在你的足前：
愿你正直无私，求你严惩凶犯，
好让他的处决在最近的将来
向后代儿孙宣告你裁判的公正，
好让恶徒们在这里得到一点前鉴。

一八八七年以前的版本中都没有这个题词，到一八八七年沙皇政府公布了所谓“禁诗案”的文卷以后，这篇诗才加上了这几行题词。根据内容看来，这几行题词与正文的精神互相矛盾，而且也冲淡了正文的尖锐的政治倾向性，显然，这是一个好心人想要减轻诗人罪责而暗中加上的。为了恢复原诗的本来面目，新版本把它删去了。

② 指普希金，他为了维护自己和祖国的荣誉而与丹特士决斗。普希金在长诗«高加索的俘虏»中曾用这样的诗句歌唱他的主人公：

“无情的光荣的俘虏
看见他的末日近在眼前，
在决斗中刚强而镇静地
等待着致命的铅弹。”

莱蒙托夫这里引用普希金用过的“光荣的俘虏”来歌颂普希金。

那辉煌壮丽的花冠已经凋残。

他的凶手冷酷无情地射出了①
致命的一击……已无可挽救：
他空洞的心在均匀地跳动着，
手中的枪也不曾有些微颤抖。
真怪？……听着命运的意志，
给我们这里从远方抛来一个
同千百个亡命徒一样的东西，
来追逐幸运、猎取高官厚禄；
他无礼地讪笑、粗暴地蔑视
他方的语言，和他方的俗习；
他对我们的光荣不晓得爱惜；
他在这血的瞬间也不会懂得
他把自己的手朝着什么举起！……

他被杀了——已被坟墓带走，
正如那个未可知但却可爱的诗人，②
那个不可解的嫉妒的牺牲品，
那被他用惊人的力量所歌唱的人，
象他一样在残酷无情的手下丧失性命。

---

① 指杀死普希金的丹特士，他是法国保皇党人，法国七月革命后逃亡到俄国，做了荷兰驻彼得堡公使的干儿子。

② 指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诗人连斯基，他在决斗中被奥涅金打死。

他为什么抛开平静的安逸纯朴的友爱，
而走入这充满嫉妒的、使自由的心灵
和烈焰般的热情感到窒息的污浊世界？
他为什么向那渺小的中伤者伸出手来，
他为什么相信那花言巧语和虚情假义，
　　他年青时已看穿人们心中的鬼胎？……

他们摘掉他从前的花冠——给他戴了
一顶前后满插着月桂枝的荆棘的花环：
　　　　但是那荆冠上看不见的芒刺
　　　　生生地刺伤了他美好的容颜；
那可笑的无知的蠢才们用奸黠的流言
毒害了他在弥留时挨过的最后的瞬间。
　　他死了——带着复仇的无用渴望，
带着被欺骗的希望留下的隐秘的憾念。
　　　　那些奇妙的歌声已经沉默了，
　　　　它们再不会发出嘹亮的声音：
　　　　歌手的隐身处阴森而又狭小，
　　　　在他的嘴唇上还打上了烙印。

*　　　　*　　　　*

　　　　你们，以下流和卑贱著称的
先人们孳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后代儿孙，
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踵践踏蹂躏了
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那些人们的迹踪！

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
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对你们
　　公论和正义——一向是噤口无声！……
但还有神的裁判啊，荒淫无耻的嬖人！
　　　　严厉的裁判者等着你们；
　　　他决不理睬金银的清脆声响，
他早已看透你们的心思和你们的行径。
那时你们想求助于诽谤也将徒然无用：
　　　那鬼蜮伎俩再不会帮助你们，
而你们即使用你们那所有的污黑的血
　　　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一八三七年）

巴勒斯坦的树枝[①]

请你告诉我，巴勒斯坦的树枝，
你曾经在哪里开花，哪里生长？
你用你那些浓密繁茂的枝叶
曾装饰过哪些峡谷、哪些山岗？

在那清澈而明丽的约旦河畔[②]
那东方的光辉曾否抚慰过你？
黎巴嫩山中吹来的阵阵晚风
曾否怒不可遏地去摇撼过你？

当着那些梭林的可怜的子孙[③]
把你的鲜丽的绿叶编来编去，
他们是在低声地念诵着祷辞，
还是在唱着那些古老的歌曲？

那棵棕树而今是否仍然活着？
它在夏日的毒暑中是否依旧

用它那大叶子的绿色的顶盖
把那荒漠上疲惫的行人引诱？

还是在凄清沉郁的别离当中
它早已枯萎雕零了，象你一样，
而那山中溪谷的尘埃贪婪地
紧紧粘附在它那枯黄的叶上？……

请你告诉我：是谁把你从远方
用虔诚的手带到了我们这里？
你还依旧留着他辛酸的泪痕？
他仍然常常为你而痛苦悲戚？

或者，神的军旅中最好的一员，
他长着一副明朗快活的容颜，
也同你一样，在人与神的面前，
永远是光明纯正，无愧于上天？……

你这耶路撒冷神圣的树枝啊，

---

① 据诗人的至友穆拉维耶夫回忆，这篇诗是莱蒙托夫在穆拉维耶夫家里写的。当时莱蒙托夫因为«诗人之死»一诗受到沙皇政府的侦讯而去找穆拉维耶夫。穆拉维耶夫不在家，在等待主人的时候，莱蒙托夫看到了圣像前由穆拉维耶夫从巴勒斯坦带来的棕榈枝，便写了这篇诗。当天晚上莱蒙托夫就被捕了。

② 约旦河，巴勒斯坦河名。

③ 棱林，即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城市。

保护着你的是那神秘的怀念，
你是永远忠于圣物的守护者，
站立在金光灿烂的圣像面前。

神灯的光焰、暮色苍茫的黄昏、
神龛与十字架，这神圣的象征……
在你四周和在你顶上的一切，
它们都是充满着欢愉与恬静。

（一八三七年）

囚　　徒[1]

快快给我打开这所监房，
给我白日的灿烂的光华，
给我黑眼睛的美貌女郎
和那黑鬃毛的千里骏马！
我先甜蜜地紧紧地吻吻
那位年青的娇好的美人，
然后再跨上那一匹骏马
好让我长风般飞向天涯。

但是牢狱的小窗高高的，
沉重的门上又加着铁锁；
而黑眼睛的女郎远远地
住在她僻静华丽的闺阁；
骏马儿也没有拴着缰绳，
独自在旷野中自由奔腾。
它愉快活泼地跳上跳下，
随着风扬起了它的尾巴。

我孤独的——没有一点安慰：
光秃的高墙在我的四围，
圣像前的神灯暗淡昏黄
射出它将要熄灭的微光；
我只听见：在监房的门口
有一个沉默无言的看守，
在那夜静中踏着均匀的、
响亮的脚步在来回慢踱。

（一八三七年）

---

① 据诗人的表兄 A. П. 善-基列伊的回忆，这篇诗是诗人因«诗人之死»一诗被捕后在狱中写的。善-基列伊说，当时可以见到莱蒙托夫的只有一个送饭的仆人。"米舍尔（米哈伊尔的爱称）叫人用灰色的纸包面包，他用酒调着火炉里的烟煤，拿火柴蘸着，在这灰色的纸上写下几篇诗，就是：«当着那苍黄色的麦浪在随风起伏»、«圣母啊，我现在站立在你的圣像前»、«不管你是谁，我的愁苦的邻居»，又改写了«快快给我打开这所监房»。"

邻　　居

不管你是谁，我的愁苦的邻居，
我的萍水相逢的伙伴，我爱你，
　　象爱儿时的朋友，我爱你，
虽然命运的狡猾诡谲的儿戏
现在用高高的墙——日后用神秘
　　使我们两人永远地分离。

当着晚霞射出的绯红的微光，
在它消逝时，向着监房的小窗
　　给我送来它临别的致意，
当着看守凭倚着铿锵的长枪，
杂乱地想着他那往日的生活，
　　沉沉欲睡地站立在那里，

这时我把头贴紧潮湿的墙壁，
仔细倾听——在这昏暗的寂静里
　　便响起了你的歌声悠悠。

唱些什么呢——我不知道；但却是
充满了哀愁，而歌声一声声地，
　　象泪珠般，慢慢地流呀流……

而那美好年华的期待与爱情
便重新在我的心里全都苏醒，
　　思想在远远地飞舞不休，
心中便又充满了希望和热情，
血在沸腾着——泪珠也从眼睛里，
　　象歌声般，点点地流呀流。

（一八三七年）

当着那苍黄色的麦浪在随风起伏，
清新的森林在风声里也喧嚷不休，
庭园中紫红色的李子在那清凉的
绿叶的浓荫下在或隐或现的时候；

当着嫣红色的傍晚、金黄色的清晨，
那银白色的铃兰正长得挺拔俊秀，
洒满了馥郁的露珠，而从那丛林下
在向着我殷勤地频频点头的时候；

当着那寒冽的泉水把自己的心思
沉入了漠然的梦境，在山谷中湍流，
对着我低声地讲着它刚刚离开的
静谧的地方那些神奇故事的时候，——

这时候才能平息住我心头的忧烦，
这时候才能舒展开我额头的颦皱，——

我在那天国里才能够看得见上帝，
在人间我才真领会到幸福的根由……

（一八三七年）

祈　　祷

圣母啊，我现在站立在你的圣像前、
你明亮的光轮前，向你虔诚地祈祷，
不是在祈求你拯救，或带来了谢忱，
不是来忏悔，也不是战斗前的祝告，

我祈祷，更不是为自己漠漠的心灵，
为这个人世上孤苦的流浪人的心；
而是想要把这个纯贞美丽的少女
交给这冷酷世界的热情的维护人。

愿你用幸福来照拂这美好的心灵；
愿你能赐与她满怀着眷念的友伴，
给她那善良的心一个期待的世界，
给她个明朗的青春和平静的晚年。

当最后的别离的时刻将要来临时，
在沉静的午夜，或是在嚣嚷的清晨，

愿你能派一个最圣洁纯真的天使
到她那病榻前接引她美丽的灵魂。

（一八三七年）

我们已经分离了；但你的肖像
我还深深地保存在我的心中：
如同最好年华的淡淡的幻影，
它在愉悦着我的悲伤的心灵。

我又把自己交给了新的热情，
想要不再爱它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同破落的殿堂——依然是庙，
一座被掀倒的圣像——依然是神！

（一八三七年）

我不愿意让世上的人们知道
深藏在我心中的秘密的隐情；
我怎样爱过，为什么而痛苦，
配做裁判的只有上帝和良心！……

我的心会向他们尽情地倾诉；
我的心会向他们去乞求哀怜；
让那个深切理解我的痛苦的，
让他来把我惩处、把我责难；

庸夫俗子们投来的诽谤中伤
不会使崇高的心灵感到悲哀；
让那海中的波浪随意喧闹吧，
它们撼动不了花岗岩的悬崖；

它把它的额头高耸在云层里，
它是天地之间的阴郁的寄客，

除掉风暴和雷雨，它是决不
把自己的心思向任何人嘱托……

（一八三七年）

请你千万不要讥笑我这预言的悲哀；①
我知道：命运的打击决不会把我宽贷；
我知道，你所倾心地爱着的那颗头颅
　　终究要从你的胸前搬上断头台；
我对你说过：我在人世上找不到幸福，
也找不到光荣；——血腥的时刻就要到来，
　　我将要死去；奸黠的仇恨狞笑着
将要涂抹掉我那还没有盛开的天才；
　　　　我将要死去，我所有的希望
　　　　和所有的痛苦将化为尘埃；
但我却无畏地等待着死亡及早到来。
　　我早就该去看看那个新的世界；
　　让人们赶快来把我的冠冕踏坏：
　　　　那诗人的冠冕、荆棘的冠冕！……
　　　　踏碎吧！本来它就不值一睬。

（一八三七年）

① 这篇诗没有写完，从“命运的打击”、“奸黠的仇恨”、“没有盛开的天才”等用语来看，可能是诗人由于《诗人之死》一诗被捕后写的。

我，流浪人，从遥远的暖和的①
他乡，匆匆地向着北方，给你，
卡兹别克，东方的守卫者啊，②
带来了我的那虔诚的顶礼。

多少年来你的紧蹙的额头
一直就缠着这白色的头巾，
而人们的高傲不逊的怨言
也不曾搅乱你高傲的恬静。

但是我愿你那峻峭的巉岩
把我这颗平静的心的祷祝
带向那安拉的永恒的宝座，③
带上天国，带进了你的领域。

我祈求，凉爽的日子降临到
暑热的山谷和飞尘的大道，

好让我在这漠漠的荒野上
正午时坐在那石头上歇脚。

我祈求，大风暴可千万不要
披挂上他那身战时的衣甲
来到阴沉的达里雅尔山谷④
折磨我和我的疲累的驽马。

但是我心中还有一个愿望！
心在战栗着！——我不敢讲出来！
我担心从我放逐的那天起
祖国的人们已经把我忘怀！

还能不能找得往日的怀抱？
还能不能受到旧时的欢迎？
多年以后朋友们和弟兄们
还认不认识我这苦难的人？

或者，在祖国我能以做到的
只是在凄凉的坟墓间漫步
践踏深情、可敬、同我分享过

① 这篇诗大概是一八三七年年底，诗人在高加索度过他第一次的流放，离开高加索去彼得堡时写的。
② 卡兹别克，高加索的一个山峰。
③ 安拉，伊斯兰教信仰的神。
④ 高加索的一个山谷。

快乐的青春的亲人的骸骨？

啊，果真是这样！卡兹别克啊，
快用你的暴风雪把我打死，
快快顺着山谷毫无怜悯地
吹掉我这可怜无告的死尸。

（一八三七年）

剑

我爱你，我的百炼精钢铸成的短剑，
我爱你，我的光亮而又寒冷的朋友。
阴郁的格鲁吉亚人为复仇把你铸造，
自由的契尔克斯人磨快你为了战斗。

一只百合般的纤手在那送别的时候
把你赠送给我，作为永远的纪念物，
在你的锋刃上第一次流淌的不是血，
而是那晶莹的眼泪——痛苦的珍珠。

那双黑色的眼睛，当它对我凝视时，
整个充满了一种神秘的难解的悲伤，
正如同你的钢锋在这摇曳的灯光前
时而昏暗，时而又发射出闪闪寒光。

你是我的伴侣，爱情的无言的保证，
流浪人将要把你看做他很好的榜样：

是的，正象你一样，我的钢铁朋友，
我也永远不变，我的心也永远坚强。

（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

惶恐地瞻望着未来的一切，
哀伤地回顾着已往的种种，
我，正好象那临刑的死囚，
向四周寻找着亲切的心灵；
那解救的使者会不会来临，
来对我启示那人生的真谛、
还有那期待与热情的目的，
告诉我：上帝给我安排下
什么，为什么这样惨痛地
拂逆了我青春的一切希冀。

我把爱情、希望、善与恶，
把一切交还给大地的胸怀；
我准备开始过另一种生活，
我默默等待着时辰的到来；
世界上我不会再留下弟兄，
我那个倦息的心灵早已经

为黑暗与冷酷紧紧地围困；
象一只干瘪的早熟的果子，
它早已在那命运的风暴中、
在人生的烈日下枯萎雕零。

（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

每当我听到了你的①
清脆的美妙的话声，
就好象笼中的小鸟，
我的心便怦怦跳动；

每当我看到了你的
天蓝的深邃的两眼，
我的心便跳出胸膛
迎上去恳求你哀怜，

不知道该怎样高兴，
我想要尽情地痛哭，
我想要一直扑过去
把你来紧紧地搂住。

（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

① 这一篇和下一篇（“她一歌唱——歌声消融了”）可能是同一个时期写给同一个人的，但究竟是写给谁，还不能确定。

她一歌唱——歌声消融了，
好象是甜蜜的芳唇上的吻，
她一顾盼——天空辉耀在
她那神奇而美妙的秋波中；
她一移步——全身的动作、
她一开言——整个的面容
都这样充满了动人的娇憨，
都这样充满了奇异的表情。

（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

咏　　怀①

我在悲伤地注视着我们这一代的人！
我们的未来——不是黑暗便是空虚，
同时，我们在认识与怀疑的重压下
早已经在无为中一天天地衰老下去。
我们刚刚离开摇篮，头脑中就装满
祖先的谬误，和他们的迟钝的才能，
而生活象无目标的漫漫无尽的长途，
象他人喜庆中的酒筵，在折磨我们。
我们对于善和恶都可耻地漠不关心，
刚走上竞技场没有斗争便退败下来；
在危难面前我们是怯懦地畏缩犹疑，
在权力面前——是下流卑贱的奴才。
正好象一只成熟过早的干瘪的果子，
看起来既不悦目，吃起来也不可口，
挂在繁花间，好象可怜无告的孤子，
鲜花盛开之日——是它雕零的时候！

我们拿无用的学识折磨着我们的心，
我们把那为狐疑所讪笑过的热情的
一切美好的希望和一切崇高的声音，
不让亲人和朋友知道，嫉妒地藏起。
我们刚刚地接触到了那快乐的酒杯，
但我们不晓得节省一点青春的力量；
而从每一个欢乐里，担心吃得过饱，
我们永远只是汲取它那最好的琼浆。
诗的幻想、艺术的创造，拿它们的
愉快的热情也激动不了我们的心灵；
我们把感情的残渣，吝啬掩盖起的
无用的宝藏贪婪地埋在我们的心中。

---

① 咏怀——原文是“дума”，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一种政治抒情诗。就字义言，相当于我国旧体诗中“即兴”、“遣兴”、“咏怀”、“述怀”等。

«咏怀»是莱蒙托夫最重要的诗作之一，给同时代的人们很深刻的印象。别林斯基在«莱蒙托夫诗集»一文中写道：“在«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年青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发表一年以后，莱蒙托夫重新又以«咏怀»这首诗登上文坛，它以金刚钻般坚实的诗句，奔涌激情的雷霆万钧的力量，高贵愤怒和深刻哀愁的巨大威力，震惊了所有的人……这些诗句是用鲜血写成的；它们发自被凌辱的灵魂的深处！这是一个认为缺乏内心生活比最可怕的肉体死亡还要难受千万倍的人的哀号，呻吟！……在新的一代人中间，有谁不会在它里面找到对于自己的忧郁、精神冷酷、内心空虚的解答，有谁不会用自己的哀号和呻吟去响应它呢？……”（见«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第508—510页）莱蒙托夫在这篇诗中仿佛总结了从少年时起一直使他激动不安的思想。早在«独白»、«波罗金诺»等诗中，诗人已经提到一些这里所提到的问题，而这篇诗的主题后来又形成了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主题。在«咏怀»一诗里，深刻地反映了三十年代末尼古拉反动统治下的时代特征。

我们倒也在憎，我们倒也偶尔在爱，
但对于憎、对于爱什么都不愿牺牲，
当着烈火般的热情在血液中沸腾时，
在心中主宰的却是一种神秘的寒冷。
祖先的豪华的欢乐，和祖先的那些
天真的无度的放荡，我们感到厌恶；
我们就这样地没有幸福也没有光荣
匆匆奔向坟墓，还讥笑地频频回顾。

我们这些忧郁的即将被遗忘的人们
将要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过，
也不曾给后人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
留下一部用天赋的智慧撰写的著作。
子孙们将要带着法官与公民的严峻，
用轻蔑的诗句，用被欺骗了的儿子
对那荒唐胡为的父亲的痛苦的讥笑，
来侮辱我们的那些冰冷无言的死尸。

（一八三八年）

诗　　人①

我的短剑闪耀着它那黄金的花纹；
　　霜刃是犀利的，毫无缺损；
它的钢锋依然保留着神秘的锻炼——
　　这是战斗的东方的遗痕。

好多年来它在深山中为骑士服务，
　　对劳役不晓得索取报酬；
它已不只是可怕地刺穿一个胸膛，
　　不只是砍透了一副甲胄。

它比奴隶还要温顺地分享着欢乐，
　　铿锵地回答侮蔑的语言。
在那个时候它的最为豪华的雕饰
　　就是他人的耻辱的衣衫。

勇敢的哥萨克人在那捷列克河畔②
　　冰冷的尸体上把它拿走，

后来它被抛弃了，在亚美尼亚人的
　　　　流动货摊上耽搁了很久。

而今英雄的可怜的伴侣已经失掉
　　　　它那击毁的亲密的剑鞘，
它好比黄金玩具在墙上发着闪光——
　　　　唉，它不再伤人，豪气全消！

再也没有人用那熟稔的眷顾的手
　　　　去擦洗或抚摩它的花饰，
而在清晨祈祷时谁也不再虔诚地
　　　　去诵读它那铭刻的题辞……

诗人啊，你在我们这个病弱的时代，
　　　　是不是丢开世人虔敬地、
默默地景仰的权威而换得了黄金，
　　　　也同样丧失了你的使命？

你那有力语言的节奏匀整的声音
　　　　常燃起战士战斗的火焰，

---

① 莱蒙托夫在这篇诗里指出了：诗人的崇高使命在于唤醒人民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这种观点正是十二月党诗人们的观点。“市民会议的钟”这个古代自由的诺夫哥罗德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十二月党诗人们的诗篇中。“为人嘲笑的预言者”这个形象成了诗人最后的诗篇《预言者》的基础。

② 捷列克河，高加索北部的河流。

人群离不开它，正如宴席上的酒杯，
　　正如祈祷时点燃的香烟。

你的诗句象神灵在人群头上飞翔；
　　而那崇高的思想的回声，
好象人民喜庆或是灾难的日子里
　　市民会议的钟大声轰鸣。

但你纯朴高傲的语言我们已厌倦，——
　　金箔与欺骗慰藉着我们；
我们衰老的世界象个衰老的美人，
　　惯于在皱纹上涂抹脂粉。

为人嘲笑的预言者，你还能否醒来？
　　还是对着那复仇的声音
再不能从那黄金的剑鞘拔出你的
　　披满轻蔑的锈痕的利刃？

（一八三八年）

我拿我这不及时的诗篇①
祝贺这个可爱的孩子的诞生。
愿他永远地受到所有的
天神和地祇们的祝福和庇荫！
愿他不愧为父亲的儿子，
愿他美丽而可爱，象他的母亲；
愿他的心性将是平和的，
但能坚持真理，象天使海鲁文！
愿他不要过早地经受到
爱情的痛苦、贪婪的心的虚荣；
愿他勇敢而大胆地正视
虚伪的荣华、人世虚假的名声；
愿他别寻求他人的痛苦、
自己的欢乐所由产生的原因，
愿他能脱出人世的泥淖，
心灵依然纯洁，胸襟依然无损！

（一八三九年）

① 这篇诗是诗人为祝贺他的表兄弟 A. A. 洛普辛的孩子诞生而写的。

不要相信自己[1]

Que nous font après tout les vulgaires abois
De tous ces charlatans qui donnent de la voix,
Les marchands de pathos et les faiseurs d'emphase
Et tous les baladins qui dansent sur la phrase?

A. Barbier.[2]

不要、不要相信自己，青年幻想家啊，
　　　　要当心灵感，就象当心溃疡……
它只是你那病痼的心灵的沉重的梦呓，
　　　　或是那被禁锢的思想的激荡。
不必在灵感中枉然地寻求天国的音讯——
　　　　那是血液沸腾，力量的过剩！
快快地泼掉你那一杯含有鸩毒的美酒，
　　　　在烦恼中消磨掉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在一个期待已久的奇妙的瞬间
　　　　在你那早已沉静的心中发现

那充满纯真同时又充满甜蜜的声响的、
　　一股神秘不解的处女的清泉，——
不要去倾听它们，也不要沉湎于它们，
　　给它们投上一袭忘怀的外衣：
用节奏均匀的诗句与冰冷彻骨的语言
　　也无法表达它们微妙的意义。

如果悲哀一旦潜入了你的心灵的深处，
　　痛苦如果要带着风雨访问你，
这时候决不要陪伴着你的急躁的女友
　　去参加人们那些喧闹的宴席；
不要去那里辱没自己。有时贩卖愤怒、
　　有时贩卖屈从的顺服的哀思、
而对那极端淳朴忠厚的人高傲地展示
　　心灵创伤的脓血，那真可耻。

你曾痛苦过或不曾痛苦，与我们何干？
　　我们干吗要知道你那些激动、
你那年青时最原始单纯的愚蠢的希望

---

① 这篇诗提出了诗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莱蒙托夫一向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参看«诗人»、«编辑、读者与作家»、«预言者»等篇。

② 法语：最后我们何必理会这些嚷叫的
　　骗子手、贩卖激情的商人之辈、
　　豪言壮语的制造者，以及那些
　　在辞令上跳舞的小丑们的狂吠？
　　　　　　　　　　　　奥·巴比埃

奥·巴比埃(1805—1882)，法国诗人。

和那理智的怒气冲冲的悔恨？
你看哪：人群都从你面前悠悠荡荡地
经由那惯常的道路走了过去；
快乐的面孔上看不见什么纵横的涕泪，
只微微露出一点烦恼的痕迹。

可是在这些人中间很难找得出一个人，
他的额头还没有刻划出皱纹，
虽没有犯过罪，也没有遭到什么不幸，
苦难的考验没使他精神委顿！……
相信吧：你的痛哭、谴责和那烂熟的
悠扬声调，他们只觉得好笑，
正好象悲剧演员，他满脸抹上了胭脂，
还在挥动着马粪纸做的枪刀……

（一八三九年）

三 棵 棕 榈[1]

（东方的故事）

在那阿拉伯大陆的沙漠上
有三棵棕榈在高傲地生长。
从枯瘠的地下涌出一股清泉，
泉水淙淙地泛起寒冽的微澜，
它被隐护在绿叶的笼罩下，
避开了毒暑和漫天的飞沙。

好多的年月已无声地消逝；
但是那倦怠的他乡的游子
带着火热的心胸走向这翠盖
还没有向着这寒泉弯下身来，
繁茂的树叶和潺潺的清流
被太阳曝晒得已一无所有。

这三棵棕榈便埋怨开上帝：
“我们生来就为了死在这里？

沙漠上我们徒然地生长开花，
被那狂风吹折，又被毒日烧杀，
看不到人们的垂怜的目光？……
给我们安排得不公啊，上苍！”

话刚刚说完——天蓝色的远处
卷起了一阵黄沙，象支天柱，
远处传来了一阵杂乱的声音，
蒙着花毯的驮子渐渐地走近，
好象海上的孤舟，一队骆驼
摇摇晃晃地从风沙里走过。

一摇一摆地，直硬的驼峰间
支撑着篷帐上绣花的帷帘；
浅黑色的手不时地把它掀开，
黑色的目光从那里闪耀出来……
一个阿拉伯人鞭打着乌马，
他瘦弱的身躯向鞍桥俯下。

---

① 这篇诗从题材、格律各方面来看，与普希金的«拟可兰经»相似。不过这里的基本思想却和普希金的不同，普希金诗中讲一个旅人干渴得要死，他在埋怨上帝，后来看见荒漠上有一棵棕榈，有一眼泉水。他畅饮了清凉的泉水以后便在棕榈下入睡了。多年以后他醒来了，棕榈枯了，泉水干了，他的驴子也只剩下了一堆骨头。普希金是在叙述奇迹，叙述生命和青春怎样战胜时间和死亡。而莱蒙托夫所讲的则是：美好和谐的自然世界怎样由于人的接触而被毁坏。在诗中响出了深沉的怀疑的调子——这就是别林斯基认为当代人的认识的特点——“踌躇不定”。

马有时后腿直立，向上跳跃，
象一只被飞箭射中的斑豹；
白色衣服上拖下美好的褶纹
顺着骑士的肩膀自然地披分；
在马上挥动着手中的戈矛，
他大声叫喊，同时又在呼啸。

队商喧嚷着，已经走近棕榈：
荫影下舒展开轻松的身躯。
水瓶潺潺地汲满泉水的清流，
棕榈高傲地点着它多叶的头，
它在欢迎着这不速的来客，
而寒泉殷勤地款待以清波。

但黄昏刚刚地降临到大地，
树根上斧声已丁丁地响起，
百年的古树僵直地倒在那里！
孩子们剥干净了它们的外衣，
随后又砍断了光裸的树身，
慢慢地烧着它，直烧到天明。

当微风向西方吹走了晨雾，
队商也走上了预定的程途，
在那荒漠上留下的凄惨遗痕
只是一堆灰白的凄冷的余烬。

太阳烧尽了那干枯的残屑，
随后又被狂风都吹向旷野。

到而今只剩下荒漠与天宇——
棕树叶不再来同流泉低语：
它向预言者恳乞荫凉的枝丫——
给它带来的只是灼人的尘沙，
还有那草原上孤高的老鸢
紧抓着小鸟儿在空中飞旋。

（一八三九年）

祈　　祷[1]

每当人生的痛苦的时刻
悲哀杂乱地闯进心房时：
我便喃喃不绝地念诵着
一篇奇异的祈祷的文辞。

在这流利文句的韵律中
有一种天赐的神奇力量，
而那难解的神圣的魅力
也在流利的文句中荡漾。

好象从心头卸下了重担，
犹豫和怀疑从心中走开——
我有所信赖了，放声恸哭，
心里是这般地轻快、轻快……

（一八三九年）

---

① 据莱蒙托夫的同时代人 A. O. 斯米尔诺娃-罗塞特回忆，这篇诗是写给 M. A. 谢尔巴托娃公爵夫人的。

捷列克河的礼物

在那巍峨峻峭的高山间
捷列克河在狂暴地吼叫，
泪水化作了浪花在飞溅，
哭声好象那呼啸的风暴。
但是，当他奔上了草原时，
却装出一副狡诈的面貌，
用非常亲切温存的声调
滔滔不绝地对里海说道：

“请给让让路，年老的大海，
给我的波涛安身的所在！
广阔的原野上已经玩够，
我早该到这里休息下来。
我出生在卡兹别克山麓，
吮吸云朵的奶汁而长成，
我准备永远同这人类的
不可解的权力争辩不停。

我为了使你的儿孙开心，
冲破我们达里雅尔山沟，
而给他们，实在是好极了，
赶来了一群大块的石头。”

　　但是里海却静静地不动，
身子倚靠着松软的海岸，
仿佛入睡了，而捷列克河
又亲切地说，爬在他耳边：

　　“我给你带来个小小礼品！
这不是一件寻常的物事：
来自战场的卡巴尔达人，①
大无畏的卡巴尔达武士。
最珍贵的锁子甲，精钢的
臂铠，紧裹着武士的身躯：
铠甲上都用黄金书写着
古兰经上的神圣的诗句。
他在阴郁地紧皱着眉头，
在他美好的胡须的旁边
洒着点点的高贵的热血，
到而今仍然是血迹斑斑。
圆睁的不再转动的眼睛

① 卡巴尔达人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民族之一。

充满难忘的昔日的冤仇；
他珍贵的额发顺着颈项
拖下，扭成了黑色的一绺。”

但是里海倚靠着松软的
海岸，他睡着了，默然不响；
狂暴的捷列克河发了火，
又对这老头子这样地讲：

“喂，老伯伯：这是无价之宝！
其他礼物还成什么体统？
我藏起来，怕全世界知道，
一直宝物似地藏到如今。
随着波浪我给你带来了
一个哥萨克女郎的尸体，
她有一副灰白色的肩膀，
留着淡淡的亚麻色辫子。
她的阴暗的脸是忧郁的，
眼睛平静而甜蜜地闭着，
在她胸前小小的创口里
一道殷红色的血在流着。
在那整个小小的乡镇上，
只有一个格莱宾哥萨克①

① 格莱宾哥萨克，是十六世纪从顿河一带迁居到高加索北部捷列克河附近高山上的哥萨克，他们一般都英勇善战。

没有来到我高高的河岸，
哀悼这年青美貌的女郎。
他早跨上了黑色的骏马，
奔入深山同敌人去厮杀，
而把强悍的头颅断送在
凶恶的车奇尼亚人刀下。"①

愤怒的激流沉静了下来，
在这流水上，象雪一样白，
那拖着湿淋淋的辫子的
头颅一摇一晃地漂起来。

这时老头子威风凛凛地
站了起来，象风暴般雄伟，
而在他深蓝色的眼睛中
浮出了满眶热情的泪水。

他充满了快乐，跳了起来——
而把这汹涌澎湃的波涛
带着甜蜜的爱情的低语
紧紧地搂进自己的怀抱。

（一八三九年）

① 车奇尼亚人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民族之一。

纪念奥〔陀耶夫斯基〕①

1

我是认识他的：我们俩曾经一道
在东方群山中流浪过……而亲密地
同尝过放逐的苦辛；但我又回到
故乡的田园，而艰苦考验的时日
按着规定的顺序很快地过去了；
可是他没有盼到这甜蜜的瞬间：
简陋的行军帐幕下病魔杀死他，
他把那飘忽的、转瞬即逝的一串
还没有成熟的、模糊不清的灵感，
被欺骗的希望和那痛苦的悔恨，
跟自己都一同带进了坟墓里边。

2

他本是为它们而诞生，是为希望、
诗和幸福而诞生的……但狂热的他——
早早地就脱弃了他童年的衣装，

把自己的心投入那嚣嚷的人海，
而人世对他无情，上天也不鉴谅！
但他临终时情感的幽幽的火焰
在痛苦的激动中、人群的喧嚷里、
荒漠的原野上依然熊熊地炽燃：
他依然保有天蓝色眼睛的光辉、
响亮的天真的笑声、活泼的言谈、
对人和另样生活的高傲的信念。

3

但他已经远远离开朋友而死去……
亲爱的萨沙，愿你的心得到安息！②
那为异乡的黄土掩埋掉的心啊，
静静地安息吧，如同我们的友谊
安眠在我记忆的无言的墓圹里。
你死了，同许多人一样，无息无声，
却怀着坚强的信心。当你的眼睛
紧紧地闭起而沉入永恒的梦境，
神秘的思想还在你额头上浮动；
而你在弥留时说过的话在当时
听见的人们谁也没有听得分明……

---

① 这篇诗是为了悼念А. И.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而写的。奥陀耶夫斯基是十二月党诗人，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流放西伯利亚，后转至高加索，死在那里。莱蒙托夫是在一八三七年流放在高加索时同他认识的。

② 萨沙是亚历山大的爱称，亚历山大是奥陀耶夫斯基的名字。

4

那是对祖国的最后虔诚的致敬，
或者是呼唤撇下的朋友的姓名，
或者是对自己年青生命的哀伤，
或者仅仅是最后的痛苦的叫声，
谁能告诉我们？你的最后遗言的
深远而沉痛的意义已消失尽净……
你一生的事业、你的思想与见地，
一切都消逝得不留下一点痕迹，
正象轻烟般的晚霞：刚闪出光辉，
风又把它们吹散——被吹到哪里去？
为了什么？从哪里来？谁还管它呢……

5

当晚霞消散后只留下一片蓝天，
正好象那儿童的没有希望的爱、
正好象他对深情的友谊的关怀
从未寄托过的幻想留下的空幻！……
这是多么空幻啊！让尘世忘掉他，
他的一生与尘世是这样地无缘：
你何必去理会它那毫无根据的
诽谤的荆刺和它那虚假的冠冕？
你不曾为它服务过。你从幼年时
就摆脱了它的奸黠阴险的锁链：

你爱呼啸的大海和沉静的草原——

6

还有那峰峦起伏的阴郁的高山……
在你那没有人凭吊的坟墓四围
命运把你生前所喜爱过的一切
安排得这样地美妙这样地齐备：
沉静的草原闪耀着蓝色的光辉，
高加索山环抱着它，象银冠一样；
它在大海上皱着眉静静地入睡，
象一个巨人似地俯伏在盾牌上，
倾听着汹涌的浪涛讲说的故事，
而黑海却在不停地大声地喧嚷。

（一八三九年）

一月一日①

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
每当我面前，仿佛是透过迷离的梦境，
　　　　满厅里舞姿翩翩，乐声悠悠，
低声讲着纯熟的话，表面却羞羞怯怯，
好多没有灵魂的、戴上礼仪的假面的
　　　　人样的东西晃来晃去的时候，

每当多时来早已不再畏缩的纤手不断
带着那种城市女郎的放漫不羁的大胆
　　　　碰到我那冰冷的两手的时候，
我在表面上沉湎于他们的浮华与辉煌，
而内心里却爱抚着我那些往日的幻想，
　　　　那些逝去年月的神秘的哀愁。

如果我不管怎么样能即刻把一切忘掉，——
我就藉着回忆象自由的、自由的小鸟

飞向那个不怎么久远的往时；
我看见自己还是个小孩子，而在四旁
都是可爱的地方：高大的贵族的庭堂、
美丽的花园和那废圮的暖室；

沉睡的池塘被浮萍的绿网轻轻地掩起，
池塘那边荒村中冒起炊烟——远远地
雾霭高高笼罩着田野和丛莽。
我走向幽暗的小径；越过了树林田野
眺望着那苍茫的暮色，而枯黄的落叶
在我轻轻的脚步下飒飒作响。

而奇异的忧思在我的胸膛中纷乱如麻：
我想着它，我哭着它，我也在爱着它，
我爱我那幻想中美丽的女郎，
她长着一对充满了天蓝色火焰的眼睛，
她脸上玫瑰色的微笑正好象丛林上空
黎明时候升起的那一抹霞光。

---

① 这篇诗是诗人参加一个新年假面舞会后写的。И. С. 屠格涅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贵族舞会上，人们不让他有一刻安静，不停地去打扰他；……假面具一个接一个变换着，而他却几乎一动不动地默默地听着他们的喧嚣，一双阴沉的眼睛对他们挨次望着。我当时觉得，我在他的脸上捕捉到了诗的创作的美好的表情。也许，这些诗句正来到了他的头脑中：

每当多时来早已不再畏缩的纤手不断
带着那种城市女郎的放漫不羁的大胆
碰到我那冰冷的两手的时候……等等。"

正如同一个奇异的国度的至高的君王——
我常常这样独自一个默默地呆坐半晌，
　　　　在怀疑与热情的急风暴雨下
这些回忆而今还活生生地留在我心里，
如同大海中一座清丽的小岛，安然地
　　　　在海洋湿润的旷野上开着花。

当着我清醒过来，识破了梦幻的欺骗，
而人群的喧嚷把我的那些美好的梦幻，
　　　　喜庆中不速的来客都给赶去，
啊，我真想搅乱他们那些欢乐的嬉戏，
而对着他们的眼睛大胆地愤然地投以
　　　　注满悲痛与憎恨的铁的诗句！……

（一八四〇年）

又苦闷又烦忧

又苦闷、又烦忧，能向谁伸出自己的手，
　　在这样心怀抑郁不乐的时候……
希望！……徒然地永远地希望着又有何用？……
　　而那美好的年华——决不肯停留！

爱吗？……爱谁呢？……暂时地——不值得费力劳神，
　　而永久地爱却又是势所不能。
反身回顾吗？——往事没留下一点点踪影：
　　快乐和苦痛也全都不值一文……

热情是什么？——要知道它们的柔情蜜意
　　早晚都会在理智前完全敛迹；
而人生，只要用冷眼把周围看它一看，——
　　又是这样空虚的愚蠢的儿戏……

（一八四〇年）

哥萨克摇篮歌[①]

睡吧，我的美丽的小心肝，
　　小——心——肝——
天上明明的月亮悄悄地
　　望着你小小的摇篮。
妈妈给你把故事讲几个，
　　给你把歌儿唱几段；
睡吧，快闭住你两只小眼，
　　小——心——肝——

捷列克河在乱石中奔流，
　　波浪在拍打着两岸；
可怕的车奇尼亚人来了，
　　他正在磨他的刀剑；
但是你爸爸是个老战士，
　　经受过不少的锻炼：
睡吧，小宝宝，你不要害怕，
　　小——心——肝——

将来有一天你自己也会
　　亲自去沙场上征战；
你也会勇敢地跨上马镫，
　　带上自己的刀和剑。
妈妈给你用丝线绣一个
　　战马上备的小马鞍……
睡吧，我的亲爱的小乖乖，
　　小——心——肝——

那时你一定成了个武士，
　　成了个哥萨克好汉。
你走时我把你送到门外——
　　你把手一挥，脸一转……
那一夜我一定想念着你，
　　痛苦的眼泪揩不干！……
甜甜地睡吧，我的小天使，
　　小——心——肝——

---

① 这篇诗充满了格莱宾哥萨克民间创作的色彩。据说，莱蒙托夫曾在一个叫做车尔伏列纳的哥萨克村中住过，听到了哥萨克妇女的摇篮歌以后，就在这里写下了他的这篇诗。别林斯基关于《哥萨克摇篮歌》写道："它的概念是母亲；可是诗人善于赋予这个普遍概念以个性的意义：他笔下的母亲是一个哥萨克女人，因此，她的摇篮歌带有哥萨克生活的特点和色调。"（见《别林斯基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第2卷，第533页）

我日夜想念你，好不心酸，
　　眼巴巴等着你回还；
妈妈在黑夜里为你问卜，
　　白天里又祷告上天；
我想你一个人远在他方
　　一定也思念着家园……
睡吧，趁你现在还不懂事，
　　小——心——肝——

临走时送你一尊小圣像，
　　你把它常带在身边：
你要是在外边祷告上天，
　　你把它供在你面前；
准备参加危险的战斗时，
　　把妈妈牢记在心坎……
睡吧，我的美丽的小宝贝，
　　小——心——肝——

（一八四〇年）

编辑、读者与作家①

Les poètes ressemblent aux
ours, qui se nourrissent
en suçant leur patte.

Inédit.②

（作家的屋子；下着窗帷。他坐在壁炉前大沙发上。读者拿着一支雪茄烟背向壁炉站着。编辑走进来。）

编　　辑

你生病了，这使我很高兴：
在人世的纷扰和嚣嚷中，
诗人的心很快地要失去
他自己那些神奇的幻梦。
他在各种各样的印象中
在琐事上费尽他的心机，
将死去，作为公论的牺牲。
他在快乐的烈焰中何时
才能构思出成熟的作品？……
但是，假若上天忽然想要

给他降下流刑或者监禁，
甚至是长年累月的病患，
那真是至高无上的神恩：
在他那幽静僻远的地方
立即响起了快乐的歌声！
但有时他热情地迷恋着
自己的那种故作的哀痛……
喂，您在写什么呢？能不能
告我？

作　　家

没有什么……

编　　辑

白费唇舌！

作　　家

写些什么呢？东方与南国
早都有人描写过、歌唱过；
诗人们都在咒骂着群众，
都在赞扬着自己的一伙；

---

① 这篇诗和«幻船»、«女邻»、«被囚的武士»等都是诗人因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被捕后写的。这篇诗很明显地反映出诗人被捕后和朋友们的谈话，主要的，或许，就是他同别林斯基的谈话。这里用对话的形式诙谐而又辛辣地提出了诗人对于诗的社会内容的看法。

② 法语：诗人正象是靠着吮吸自己脚掌而生活的熊。——未发表的著作

他们的心儿都飞往天上，
暗中祷告着，都向着 N. N.，
向着那未知的理想呼唤，——
而大家对他们极为讨厌。

读　　者

我说——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才敢来翻翻你们的杂志
（它已经把我的手磨破了）；
第一，都是一些灰色的纸，
它可能也是白白净净的；
可是千万不能不戴手套……
你一读——排印得错误百出！
诗——又是这样地空洞无聊；
语词都没有意义和感情，
每一个句子都非常生硬；
而且——我可以说句体已话，
韵脚上也还是常有毛病。
散文呢？又都是译自外文。
要是您偶尔看到了一些
用我们的调子写的小说——
那么，大抵，在讥刺莫斯科，
或者是在咒骂官僚政客。
他们描画什么人的肖像？
他们哪里听过这种对话？

即使他们是真的听到过，
我们还是不高兴去听它……
思想在这荒漠的俄罗斯
何时才能抛弃浮华虚文，
而找得简练纯朴的语言
和那崇高的热情的声音？

编　　辑

我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同您一样，我一看到我们
俄国的缪斯，就气愤填胸。
请您读一读我那篇评论。

读　　者

我读过了。字体七长八短、
花饰也难看、错字又连篇，
还有那莫名其妙的暗示，
对这些大家都感到不满。
即使让大家乐一阵也好！……
先生们，你们的墨水瓶内
一点刺鼻的胆汁也没有，
而只有不干不净的污水。

编　　辑

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请您相信我，凭良心说，
我希望的不是互相谩骂——
可是怎么办？……人家在骂我！
请设身处地替我们想想！
下层也在读我们的刊物：
字句间露骨的粗直的话
并不是人人觉得不舒服；
作法、风格——都不能太呆板；
要知道大家都一样花钱！
请相信我：命运已经注定
让我们负起沉重的负担。
请告诉我，怎么能读得下
这怪诞的话和无用的书，——
而为了什么？为了对您说，
我们这些书不值得一读！……

读　者

不过，如果是偶然碰到了
一部生动的、清新的作品，
那真是一种无上的享乐，
心胸是怎样愉快而轻松！
你看，比方说，我的好朋友：
它的音节是这样地响亮，
至高的上帝又赋与了它
饱满充沛的情感与思想。

编　　辑

正是这样的，——但糟糕的是：
诸公却不写这样的文字。

作　　家

写些什么呢？……常常有的是
烦闷的重负卸下的时候，
有的是灵感劳作的日子，
这些时候心智是充实的，
而和谐的韵脚象波浪似
滔滔不绝地，一浪随一浪，
按着自然的顺序在奔驰。
在那觉醒过来的心灵里
升起了一轮奇异的太阳：
力量充沛的思想把语言，
好象珍珠似地，穿成一串……
这时候诗人带着自由的
大无畏精神正视着未来，
而世界因他崇高的幻想
他看来是不染一点尘埃。
但是他这些奇异的创作
只有他一人在家中阅读，
读过后他又毫不痛惜地
随手去生了自己的壁炉。

难道说这种天真的情感，
虚无空幻的任情的狂想
也配称之为严格的艺术？
它们被人嘲笑、被人遗忘……

常常有这样的痛苦之夜：
没有梦，眼在哭泣、在炽燃，
心头上——满是渴望的哀愁；
不禁的恐怖使毛发悚然；
冰冷的手在索索地发抖，
紧紧地抱着火热的枕头；
而那痛苦的、狂乱的叫声
从胸膛中迸出——于是口中
不自觉地大声地呼唤着
那个早已忘掉了的芳名；
记忆自如地描绘出一帧
那个早已忘却的昔日里
焕发着青春美貌的面容：
眼中是爱情，口中是欺骗——
你却不禁地又信赖它们，
触动一下旧创伤的伤口
是说不来的愉快而疼痛……
这时我就写。良心口授着，
而执笔的是暴怒的心智：
那是篇揭开诡秘的心思

与行事的有魔力的故事；
那是荒荡的无情的画面，
愚蠢的青年时日的传言，——
这些时日早在不可见的
但却不屈不挠的战斗中、
在诳骗的无知的男女间、
在伪暗色、伪虹色希望的
怀疑中，消逝于热情之海，
而且已永远地一去不返。
我，无名的偶然的裁判者，
揭穿了他人的内心深处，
把那用礼仪掩盖起来的
罪恶大胆地交付给耻辱；
我是无情的，我是严厉的……
但是，真的，这痛苦的诗句，
我是决计不拿来发表的，
不让不想看的眼睛去看……
请你告我，有什么可写呢？

　　我何苦招那不识好歹的
人群对我的痛恨和憎恶，
让他们把我预言的话语
一概称之为狡猾的咒诅？
让那狂热的诗篇的隐毒
搅乱赤子的平静的梦乡，

而把他那天真稚弱的心
带进了我那无羁的汪洋？
啊，不！——我还没有用罪恶的
幻想眩惑我自己的思想，
我决不拿这么大的代价
去买取你们空洞的赞扬……

（一八四〇年）

幻　船[1]

（译自采德里茨）

在那大海的蓝色波涛上，
星星刚在天空中闪烁时，
一只孤孤的船儿张满帆
如飞一般在海风中急驶。

高高的桅杆笔直地矗立，
桅杆上的风标没有声响，
从船上没有掩蔽的舱口
铁炮默默地向远方眺望。

船上听不见船长的声音，
船上看不见水手的踪影；
但那些暗礁、险滩和风暴
却不曾给与它一点伤损。

海中有一座小小的孤岛——

一片荒凉、阴森的花岗岩；
在那小岛上有一座坟冢，
有一个皇帝埋葬在里边。

敌人们没有给举行葬仪
就把他埋在松松的沙里，
给他压了块沉重的石头，
使他不能从坟墓中爬起。

在他悲哀的死亡的时刻，
半夜里，一年终了的时候，
那只船静静地停泊下来，
靠着小岛的高高的岸头。

这时候皇帝苏醒了过来，
他从坟墓中突然间站起；
他头上戴着一顶三角帽，
身上穿一套灰色的军衣。

交叉起他那有力的双臂，
向胸口垂下高傲的头颅，
他走上前去，坐在舵轮前，

---

① 这篇诗是根据奥地利诗人约·赫·采德里茨（1790—1862）的诗改写的。诗的主题与法国政府把拿破仑的尸骨由圣爱伦纳岛搬回巴黎一事有关。

很快地驰上自己的路途。

他向可爱的法兰西驶去，
在那里他抛下光荣、皇位，
抛下自己的继承人——儿子，
还有他那些年老的近卫。

他在夜的昏暗中刚刚地
望见了自己可爱的祖国，
他的心便又突突地跳起，
眼睛里便又燃烧起烈火。

勇敢地迈开大步下了船，
他径直走上祖国的海岸，
他大声呼唤自己的战友，
严厉地喊叫自己的将官。

但那些蓄着长须的将官——
在金字塔酷热的沙土中、
易北河怒号着的原野上、
俄国的冰雪下长眠不醒。

元帅们听不见他的呼唤：
有的早已在战斗中死掉，
还有的早已经背叛了他，

而卖掉自己征战的军刀。

在这沉静荒漠的海岸上
他急得在地上跺了跺脚，
怒气冲冲地走来又走去，
他在又一次大声地呼叫：

他呼叫他那可爱的儿子，
他那无常命运中的凭倚；
他对他允诺过半个天下，
而自己要的只是法兰西。

但他的皇子早已经死去，
当希望与力量开花时候；
可是皇帝等着他，在那里
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很久——

他站着，他在深深地叹息，
一直到东方露出了晨光，
而痛苦的泪水从他眼中
点点地落到寒冷的沙上。

他只得再走上自己那只
神奇的幻船，而他的头颅
低垂到胸前，他摆了摆手，

随后又驶上了回头的路。

（一八四〇年）

女　　邻

大概我是盼不到自由了，
牢狱的日子漫长得象年；
小铁窗离地面很高很高！
看守的狱卒又站在门前！

如果没有那可爱的芳邻，
我早已死在这狭笼里边！……
今天早晨我们刚刚醒来，
我对她轻轻地把头一点。

共同的命运使我们相逢，
监狱的生活使我们相识，
同一个愿望和两层铁窗，
虽分隔着，更使我们相知；

清早起我就坐到了窗口，
给那贪婪的眼一点生趣……

看，对面的小窗：猛的一响！
窗上的帷帘便卷了上去。

娇憨的女邻向我望了望！
又低下头去，一手托着腮，
好象是吹过了一股微风，
花头巾从肩头落了下来，

年青的胸口是那样苍白，
她唉声叹气地坐了很久，
显然是怀着烦乱的心思，
象我一样，也渴望着自由。

不要难过，我亲爱的芳邻……
假如你愿意——打开这狭笼，
我们俩如同小鸟儿一般，
双双地飞向那旷野高空。

从父亲那里把钥匙偷来，
再请看守们去喝杯老酒，
至于门口站着的这一个，
这我想办法自己来动手。

希望你选一个阴暗的夜，
给父亲打一点强烈的酒，

再就是，为了使我能知道，
把那块花头巾挂在窗口。

（一八四〇年）

被囚的武士

我独自默默地坐在监房的小窗下；
从这里我可以望得见蓝色的天空：
天空中自由的鸟儿在不停地飞翔；
我望着，感觉到无限的惭愧和悲痛。

在我的口中既没有那罪恶的祈祷，
也没有那赞美着可爱女郎的歌声：
我只是回忆着我那支沉重的宝剑
和钢铁的铠甲，还有那往日的战争。

而今那石头的头盔紧压在我头顶，
我身上又紧裹着一副石头的铠甲，
我抵挡刀箭的盾牌也已经着了魔，
我的战马在奔跑，没有人去管束它。

这迅速的时间——就是我忠诚的战马，
头盔上的面罩——就是这牢狱的囚笼，

石头的盔和甲——就是这高高的四壁，
而我的盾牌——也就是这监房的铁门。

迅速飞逝的时间啊，你飞得再快点！
这一身新的甲胄已使我承受不了！
我们到达时，死神将替我扶住马镫；
我跨下了马儿，把脸上的面罩摘掉。

（一八四〇年）

因 为 什 么

我心中忧伤，因为我在真心地爱着你，
因为我知道：流言的诡谲阴险的迫害
决不会饶过你花朵般盛开的青春时候。
为换取每个晴朗的日子或甜美的一瞬
你将要向命运付出大量的眼泪与哀愁。
我心中忧伤……因为你现在毫无烦忧。

（一八四〇年）

谢[1]

我为了一切、为了一切来感谢你：
为了热情所带来的内心的哀伤，
为了辛酸的眼泪和含毒的亲吻，
为了敌人的报复和朋友的诽谤，
为了消耗在荒野中的心的烈焰，
为了我在人生中被骗过的一切……
请你就这样地安排吧，让我今后
过不了多久再一次来向你道谢。

（一八四〇年）

---

① 这篇诗是莱蒙托夫充满了讽刺的对命运的主宰者（上帝）的"祈祷"之一。在«瓦列里克»一诗中也有类似的诗句：

为了一切我都感谢命运，
象土耳其人、鞑靼人一般；
我并不向上天祈求幸福，
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灾难。

译 歌 德 诗[1]

高高的峻峭的山峰
沉睡在夜的昏暗中；
幽暗的沉静的峡谷
充满了清新的浓雾；
大道上是清净无尘，
树叶是这般地寂静……
请你也稍稍等等吧，
你也该来休息一下。

（一八四〇年）

① 这篇诗是歌德«Über allen Gipfeln»一诗的意译。

给 孩 子[①]

痛苦地回忆着青年时候的罪过，
带着隐秘的慰藉与隐秘的战栗，
美丽的孩子啊，我正在向你凝睇……
啊，但愿你能知道，我多么地爱你！
你这金黄色的鬈发、清脆的语声、
流转的目光，还有这青春的微笑，
我看来多么可爱！——不是吗，人们说，
你生得很象她？——唉！年华已逝去了；
无尽的苦难早改变了她的容颜，
但忠诚的幻想在我心中还留着
往昔的芳影；充满了火焰的眼睛
永远跟着我。而你，你是不是爱我？
这意外的亲切你是否感到不快？
我的泪是不是炙伤了你的脸庞？
我一再吻你的眼是否感到厌烦？
你要记住，千万别说起我的哀伤，
根本不要提起我。何必提呢？不然，

童年的故事会使她烦恼或不安……

　　但你要相信我。她在夜晚的时候
带你到圣像前虔诚地把头低下，
向你低声念诵着儿童的祈祷辞，
教你用小小的手指去画着十字，
而你跟着她也在反复地念诵着
熟识的亲爱的名字时——请告诉我，
她是否教你替另外什么人祈祷？
她脸色突然发白，或许，曾念诵过
现在你已经完全忘掉了的名字……
别想了……名字算什么？空洞的声音！
上帝保佑，它对你永远是个秘密。
但假如不管怎样，不定什么时候，
你偶然知道了，那么请回忆一下
童年的日子，孩子啊，别对它诅咒！

（一八四〇年）

---

① 这篇诗可能是见到了 B. A. 洛普辛娜（巴赫美捷娃夫人）的女儿后写的。

云①

天空的行云啊，永恒的流浪者！
你们，逐放的流囚，同我一样，
经过碧绿的草原、绵联的山脉，
由可爱的北国匆匆地奔向南方。

是谁在迫害你们：命运的判决？
隐秘的嫉妒？还是公然的毁谤？
苦恼你们的是你们自己的罪行，
还是朋友们的狠毒的恶意中伤？

不是，荒凉的田野使你们厌倦……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和怅惘；
你们是永远冷漠、永远自由的，
你们没有祖国，也不会有逐放。

（一八四〇年）

① 这篇诗是诗人在第二次流放高加索时动身前写的。B. A. 梭罗古勃在回忆录中写道:“朋友们在卡拉姆辛家里聚会,给年青的朋友(指莱蒙托夫——译者)送行,这时,诗人站在窗前,望着夏园和涅瓦河上空的行云,有感于好友们对自己的关怀和真挚的友爱,写了«天空的行云啊,永恒的流浪者!»这篇诗。索菲亚·卡拉姆辛娜和另外几位来客把诗人围起来,要求他把刚写下的诗给朗诵一遍。他用他那富于表情的忧郁的目光把大家望了一望,便朗诵下去。当他朗诵完毕时眼泪已经盈眶了……”

瓦 列 里 克[①]

我偶然写信给您；说真的，
怎样写，写什么，我不知道。
我早已丧失掉这种权利。
说什么呢？——没有什么可说！
我怎么还记着您？——上帝啊，
这个您是老早就知道的；
当然，对于您，算不了什么。

您也无需乎知道：我是谁？
在哪里？在怎样的荒野里？
我们的心灵相距多么远，
很难说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回味经过的一切往事，
现在用我那僵冷了的心
一一细细地追究着它们，
对它们已全盘失却信心。
多年来我的心假装正经，

这是多么地可笑而滑稽；
假如骗过世人，倒也罢了，
但是这到底有何用，还要
相信早已不存在的东西？……
狂热地期待渺茫的爱情？
我们一生中感情很短暂；
但是我还记着您——当真地，
我怎么也不能把您忘记！

　　第一，因为我已经多时了、
多时了在真心热爱着您，
后来为幸福的日子付出
那么许多的痛苦与惊恐；
后来我在无用的悔恨中
拖着长链般沉痛的岁月；
而用无情的沉思毁灭掉
人生最后的惨淡的花朵。
我战战兢兢地与人接交，
忘掉了童年嬉戏的喧嚣，
忘掉了爱情和诗，——但是您，

---

① 这一篇诗体书信是写给 B. A. 洛普辛娜（巴赫美捷娃夫人）的。莱蒙托夫亲身参加过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一日瓦列里克河上的战役。诗中关于战争的细节，和当时的«战斗日记»中所记载的相符。这篇诗是莱蒙托夫继«波罗金诺»之后对于战争题材的新的更进一步的处理。在这里，战争几乎是不加任何修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同时，在这里也明显地表现了诗人的不满，他反对沙皇用这种野蛮手段对待高加索山民。

我是怎么也不能忘记掉。

　　我已习惯于这样的思想，
我背起十字架、毫无怨尤，
这样的或是那样的惩罚？
都一样。对人生我已看透；
为了一切我都感谢命运，
象土耳其人、鞑靼人一般；
我并不向上天祈求幸福，
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灾难。
在这里，或许，东方的苍天
不由地会使我同它那些
预言者的教诲亲近起来。
而我那永远飘泊的生涯、
日夜无休的劳碌与烦恼，
这一切搅乱了我的心怀，
而把我那个病弱的心灵
带进这一片洪荒的境界：
心在沉睡着：不再去想象……
而脑子的思维也已停歇……
我躺在那茂密的野草里，
躺在悬铃木或葡萄藤的
广阔的阴影下昏沉欲睡；
四外帐幕在闪发着白色；
哥萨克人瘦骨嶙峋的马

低垂下头，一列列地站着；
一个炮手睡在铜炮近旁。
导火线慢慢地冒着微烟；
远处成对地站着一列兵；
刺刀在太阳下发着闪光。
这时候在最近的帐幕里，
有人谈论着过去的事情；
在叶尔莫洛夫时代，开进[1]
车奇尼亚、阿瓦里亚山中；
在那里战斗，击溃了他们，
我们也受到很大的伤损；
我看见个归化的鞑靼人
在离我不远的小河旁边，
跟着预言者在做着晚祷；
他低低地垂下他的两眼；
另一些人围坐成个圆圈。
我爱他们那黄色的面颜，
象我们的黄色皮靴一般，
我爱他们的衣袖和皮帽、
他们黑色的机敏的眼睛，
和他们喉音很重的言谈。
听哪——远远传来的枪声！嗞……
一颗流弹……多好听的声音……

---

① 叶尔莫洛夫(1772—1861)，俄国将领，参加过反拿破仑的战争。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七年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军团司令。

突然呐喊声——四外的一切
又静下来……但炎热已减轻，
有人拉着马走向饮马池，
步兵队慢慢地向前蠕动；
一个人急驰而过，又一个！
喧嚷，谈话。哪里是第二连？
怎么，驮上吗？——上尉怎么了？
大车赶得快一点、快一点！
沙维里伊奇！喂！——拿火镰来！——
听，战鼓又在咚咚地响起——
军乐队也突然开始轰鸣；
大炮拉进两个纵队之间，
开炮了。将军带上了随从
拍着马儿一直冲向前方……
哥萨克人，好象蜜蜂一样，
呐喊着遮满广阔的战场；
在树林边缘上已经望见
军旗在招展——两面，好多面。
有一个缠头巾的回教徒
穿着红色上衣，神气活现，
骑着淡灰色的战马奔来，
指划着，喊叫着——哪个大胆？
哪个敢冲过去跟他决战！……
说话间，看：戴着黑帽子的
格莱宾哥萨克飞奔向前；

他灵活自如地拿起长枪，
跑近了……开枪了……一缕轻烟……
弟兄们，好汉们，跟着冲上……
怎么？受伤了！……——没关系，轻伤……
小小的战斗就这样开场……

但在这种勇敢的搏斗里，
多半是取乐，没什么意义；
我们在这凉爽的夜晚里
常常欣赏着这一种把戏，
好象看一场芭蕾舞悲剧，
并没有一点渴血的心意；
这样，我可以常常地看到
你们舞台上看不到的戏……

有一回——是在基希村附近，
我们走过黑压压的森林；
淡蓝色的晴天烈火一般
炽热地燃烧在我们上空。
残酷的战斗等待着我们。
勇敢的人群，象山洪暴发，
从伊奇凯里亚的深山里，
响应号召，涌向车奇尼亚。
四近都闪耀着信号火炬，
在这座古老的森林上空；

它的烟忽而卷成了长柱，
忽而消散了象一片轻云；
森林仿佛是都已经苏醒；
在它们绿色的顶盖之下
人声在粗野地互相呼应。
辎重队刚刚开上了空地，
战斗已经在那里开始了；
喂！后卫队需要几门大炮；
看，从丛林内把枪搬出来，
人们拖着腿抬出了伤员，
一面大声地喊叫军医官；
从左边，从林外的草地上，
有人呐喊着跑向了大炮；
子弹从树林上空冰雹般
向部队撒下来。过了一阵
一切寂静了——那边树丛中
流着条小溪。我们走近了。
这时候打出了几发榴弹；
又推进了几步；都不说话；
但是在鹿寨的圆木上空
好象枪光在那里闪了闪；
两顶皮帽子又动了一动；
接着便藏进了深草里边。
这是一阵很可怕的沉寂，
它并没有延续好多时间，

但是在这可怕的期待中
不只一颗心在跳动不安。
突然间枪声齐发……看见了：
都一行行卧倒。管什么用？
这里的军队都经过考验……
冲锋，赶快！——后面发了口令。
胸膛里热血已经在沸腾！
所有的军官走上最前线……
来不及从马上跳下来的
都连人带马直奔向横木……
乌拉！——随后又沉静了下来。——
刀，枪托子！——又开始了鏖战。
战斗在那溪水中继续了
两个钟头。默默地肉搏着，
残酷地砍杀着，好象野兽，
尸体把小溪的流水堵住。
我想要过去舀一点水来……
（暑热与战斗在折磨着我），
但是那小溪中混浊的水
血一样地红、汤一样地热。

　　在河岸上，在橡树阴影下，
冲过第一道障碍的鹿砦，
一小队人马停息了下来。
有个士兵双膝跪在那里；

他的面色阴沉而又粗野.
但是眼泪从满是尘土的
睫毛上落下来……垫着外套,
背朝着橡树,他们的队长
平躺在那里。他快要死了;
他胸前有两处发黑的伤;
他的血慢慢、慢慢地流淌。
但胸口在痛苦地起伏着,
目光在可怕地射向四方,
口中还在喃喃不绝地说:
"救命,弟兄们。——抬到山里去……
稍稍等一等——将军受伤了……
没有听见……"他呻吟了一会,
但是声音慢慢地低下来,
静下了,把灵魂交给上帝;
白胡子的老人们围着他,
他们的手中都拄着长枪……
他们低声地悲痛地哭泣……
随后小心地用军人外套
掩盖住这个战士的尸身,
把他抬走了。我一动不动,
悲切地望着他们的背影。
这时候有人叹息着喊叫
伙伴和那朋友们的姓名;
但我在我的心里找不出

一点点悲伤、一点点怜悯。
一切已经静了下来；尸体
堆得成了山；血在冒着气，
在乱石堆中慢慢流淌着，
大气充满了一股难闻的
血腥的气味。将军走到了
树荫下，坐在一个大鼓上
听着人们走来向他报告。
附近的树林都在硝烟中
发着青色，象被浓雾笼罩。
那里一长列高高低低的、
永远高傲而平静的山峰
远远地伸延开——卡兹别克
也辉耀着它峻峭的峰顶。
怀着莫名的衷心的悲哀
我这样地想着：可怜的人。
要怎么呢！……天空是晴朗的，
天空下好多地方好生活，
但他们却在不断无端地
互相仇视着——究竟为什么？
嘉鲁伯打断了我的幻想，
突然间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是我的好朋友：我问他，
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名堂？
他对我说道：叫“瓦列里克”，

翻译成我们的俄罗斯文，
就应该叫做死河：不错啊，
古人早取下这样的名称。
“今天他们来厮杀的大约
有多少人？”“大约有七千多。”
“山民死伤的一定不少吧？”
“谁知道？”“为什么不数一下！”
“得了，算了吧，”有人插嘴道，
“这血的日子他们忘不了！”
一个车奇尼亚人狡猾地
望了望，又把头摇了一摇。

　　但是我怕您已感到无聊，
您在花花世界的欢乐中
会觉得战争是非常可笑；
您不惯过多地想到死亡
来使您自己的心中苦恼，
您青春的面庞上看不出
烦恼与悲伤的一丝踪迹，
您自己恐怕还从来没有
看见过人是怎样死去的。
愿上帝保佑您不要看到：
别样的激动已经很够了。
在那自我忘怀中走尽了
人生的程途，心中怀着那

即刻醒来的冥想而做着
永恒的梦，岂不就是很好？

再见了：假使我的这一篇
杂乱的故事能使您欢喜，
能够多少引起您的兴趣，
那我是幸福的。要不然呢？——
那就请恕我这样的戏谑，
轻轻地骂一声：怪诞东西！……

（一八四〇年）

遗　言

老兄，我很想跟你在一起
好好坐一会，好好聊一聊：
人们说，我在这个世界上
再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
你很快就可以转回家乡：
请看看……但是究竟看什么？
说句老实话，没有什么人
怎么样关心着我的死活。

可是，假如要有人问起来……
好吧，不管是什么人问到，
请你告诉他们，我挂了彩，
枪弹把我的胸口打穿了；
我已忠诚地为沙皇死去，
就说，我们的医生太不行，
就说，对我们亲爱的家乡
我托你带上最后的致敬。

我的父亲和母亲，你恐怕
已经不能再见到他们了……
我承认，我所难过的只是
使他们老人家心上烦恼；
假如他们有一个还活着，
请转告，我也懒得写信了，
就说，队伍早已经去出征，
就说，请他不必再等我了。

我们的邻居有一位姑娘……
这个你大概还能记得起，
我们离开的日子多久了！……
她不会去打听我的消息……
反正一样，把实情告她吧，
不必去可怜那空洞的心；
就让她好好地痛哭一场……
这对她也没有什么要紧！

（一八四〇年）

申　　辩

当你的朋友留给人们的
并不是什么光荣的称谓，
他所留下的仅仅是一些
关于热情的迷惘的回忆，——

当热血曾经在那里沸腾、
爱情曾经怨恨地疯狂地
徒然搏斗过的那一颗心
将在黄土中无声地安息，——

当你在公众的裁判面前
默默无言地低垂下头颅，
而你的那样纯真的爱情
也将要变成了你的耻辱，——

他虽然曾用热情和罪过
玷污了你那美好的青春，

我恳求，那时候请你不要
用刻薄的话语把他作诵。

在人群裁判前请你说明：
能裁判我们的只有上帝，
你已用自己的一切痛苦
换得了宽宥的神圣权利。

（一八四一年）

祖　　国[①]

我爱祖国，但用的是奇异的爱情！
　　连我的理智也不能把它制胜。
　　　　无论是鲜血换来的光荣、
无论是充满了高傲的虔信的宁静、
无论是那远古时代的神圣的传言，
都不能激起我心中的慰藉的幻梦。

　　但我爱——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那草原上凄清冷漠的沉静、
　　它那随风晃动的无尽的森林、
它那大海似地汹涌的河水的奔腾；
我爱乘着车奔上那村落间的小路，
用缓慢的目光透过那苍茫的夜色，
惦念着自己夜间的宿地，迎接着
道路旁荒村中那点点颤抖的灯火；
　　　　我爱那野火冒起的轻烟、
　　　　草原上过夜的大队车马、

苍黄的田野中小山头上
那一对闪着微光的白桦。
我怀着人所不知的快乐
望着堆满谷物的打谷场、
覆盖着稻草的农家草房、
镶嵌着浮雕窗板的小窗；
而在有露水的节日夜晚
在那醉酒的农人笑谈中，
观看那伴着口哨的舞蹈，
我可以直看到夜半更深。

（一八四一年）

---

① 这篇诗的题目是“Родина”，原稿中是“Отчизна”（两字均作“祖国”解）。斯拉夫派诗人 A. C. 何米亚科夫曾于一八三九年发表过一篇题为“Отчизна”的诗，他认为俄罗斯的伟大在于俄罗斯人民的“温顺”和对正教的虔信。莱蒙托夫在这篇诗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对祖国的“奇异的爱情”。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莱蒙托夫“真实地、神圣地、理智地理解对祖国的爱”。别林斯基认为这篇诗是“一篇最好的普希金式的诗”。

在荒野的北国，在光濯的山顶，①
　　孤独地兀立着一棵苍松，
它披上了袈裟似的松软的雪，
　　摇晃着渐渐沉入了梦境。

它梦见在那太阳上升的地方——
　　一片辽阔荒漠的旷野中，
火热的山岩上孤寂地、凄清地
　　生长着一棵美丽的青棕。

（一八四一年）

① 这原是海涅的一篇诗，莱蒙托夫在意译的过程中改变了它的主题。海涅诗中原来的主题是爱情，在莱蒙托夫的诗中却改成了孤独。

死 人 的 爱

快让那寒冷的潮湿的黄土
　　把我给掩埋，
亲爱的！我的心灵随时随地
　　跟你在一起。
在这平静与忘怀的国土里
　　我这墓中人
也忘记不了疯狂的爱情的
　　苦恼与困惫。

* * *

在最后痛苦的时刻无畏地
　　撇下了人寰，
我想在这别离中期待慰安——
　　但没有别离。
我看见无形体的人们的美，
　　我暗自忧伤，
我担心我在天国的境界里
　　辨认不出你。

*　　*　　*

神力的辉耀和神圣的乐园
对我有何用？
我已经把人间的情感随身
带到了那里。
在这里我依旧抚爱着那个
可爱的幻想；
象往常一样，我依旧在希望、
哭泣和妒忌。

*　　*　　*

假若另一人的气息吹上你
美好的面颊，
我的心就在无言的痛苦中
整个地战栗。
假若你睡梦中低声叨念着
另外一个人，
你的话就好似熊熊的烈火
燃在我心里。

*　　*　　*

你不该再去爱另外什么人，
不该，决不该，
你凭着神圣的言语对死者
该矢志不移。
唉，你的恐惧和虔诚的祈祷
还有什么用？

你知道，我所需要的并不是
　　忘怀与静谧。

（一八四一年）

最后的新居[1]

当着法兰西欢迎在苦闷的放逐中
戴着沉重的锁链、怀着无言的烦忧、
早已死去的那个人的寒冷的尸骨，
　　　　而欢欣鼓噪狂呼的时候；
　　当着全世界用那恳切的赞美
来结束这为时已晚的悔恨和愧疚，
而那一帮沾沾自喜的狂妄的人群
　　　　傲然地忘掉过去的时候，——
我给了愤慨与感触以翱翔的自由，
看清楚了这些热烈的眷顾的虚假，
不自禁地想要对这伟大的人民说：
　　　　这可怜而无聊的人们啊！
你们真可怜，因为信仰、光荣和天才，
一切，人间所有伟大的、神圣的一切，
你们带着无知、怀疑的愚蠢的嘲笑
　　　　都任意践踏和加以轻蔑。
　　你们拿光荣做成伪善的玩具，

拿自由做就刑吏手中的刀斧，
你们对祖先们的一切神圣的信仰
举起刀斧，砍得影踪全无，——
你们将要灭亡……他目光炯炯地到来，
神圣的手指引导着他胜利地前进，
而全人类的公断都认为他是领袖，
你们的生命集于他一身，——
你们在他的荫庇之下又坚强起来，
而战栗的世界都在无言之中凝视
他给你们身上披挂起来的那一袭
光荣强盛的奇异的法衣。
他，白发的亲兵的父亲，荣誉的爱子，
孑然一身，始终不渝而冷漠地走遍
那埃及的荒漠，恭顺的维也纳城下，
火光冲天的莫斯科雪原。

而你们，请告诉我，这时在干些什么，
当他在远方将高傲地死去的时候？
你们却在摇撼着英明无上的权力，
暗中磨砺着你们的匕首！
你们在拚死挣扎的最后的战斗中，
惊惶失措时也不认识自己的耻辱，

① 这篇诗是由于法国政府把拿破仑的尸骨由圣爱伦纳岛搬回巴黎而写的。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欧洲风行的对拿破仑的崇拜，在莱蒙托夫的诗作中也曾得到反映。

你们象薄情的女子，背叛了他，
你们出卖了他，连奴隶都不如！
他摘下破碎的冠冕，亲手摔掉，
被夺去公民的权利和公民的身分，
他把亲生的儿子留给你们做人质——
你们却把他交给了敌人！
那时从哀哭的亲兵那里带走英雄，
沉重的耻辱的锁链把他折磨至死，
在异域的悬崖上、在碧色的大海中，
他为人忘却，孤寂地消逝——
他孤寂地最后困惫于无用的复仇，
最后困惫于无言而又高傲的哀伤，
象列兵似地，穿着自己的行军外套
被漠不关心的手所埋葬……

但岁月逝去了，轻狂的子孙们叫道：
“给我们这神圣的尸骨！他是我们的；
我们要把他这伟大的田亩的种子
埋在他所拯救出来的围墙里！”
他回到自己的祖国；人们便疯狂地，
还象往日一般，在他周围熙攘奔突，
而在喧嚷的首都，把他的残骸
安葬进那座壮丽的陵墓。
他们最后的希望终于胜利实现了！
人群，曾在他面前战栗过的人群啊，

他们那短暂的欢乐犹如昙花一现，
　　　　带着自得的笑容践踏他。

我不禁悲从中来，当我一想到现在：
　　打破了他周遭的神圣的寂静，
　　多少年来他在自己的荒野里
这般渴望的——正就是这平静与酣梦！
假如领袖的灵魂真的跑来看一看
他的尸骨安卧着的这座新的坟冢，
　　　　当他看见眼前的景象时，
　　　　愤怒将如何在心中沸腾！
他，困惫于悲哀，将要怎样地怀想起
远方的天空下那座暑热的孤岛来，
在那里守卫他的是象他一样坚强、
　　　　一样伟大的无边的大海！

（一八四一年）

从那神秘的冰冷的半截面具下
对我响出你幻想般愉快的声调，
你那醉人的眼睛在对着我闪耀，
你那狡黠的嘴唇也对着我微笑。

透过薄薄的轻烟我无心地看见
你那白净的颈项和处女的双颊。
幸福的人哪！我也看见波浪似的
那一绺自然披开的可爱的头发！……

这时候我便在我奔放的想象里
按照淡淡的轮廓创造出我的她：
而从那时起我把这缥缈的幻象
藏在我心里，我在抚慰它、珍爱它。

我总觉得：仿佛在逝去的年华里
我曾经听到过这些活泼的言谈；

仿佛谁对我低声讲，这次会面后，
我们再见时就会象老朋友一般。

（一八四一年）

给洛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1]

我相信：你我两人本来是
在那同一颗星光下诞生；
我们走过了同一条道路，
同一个梦幻欺骗过我们。
但是怎么样！——热情的风暴
吹得我离开崇高的目标，
我在徒然无用的斗争中
把我年青时的故事忘掉。
我早预见到永恒的别离，
不敢把自由交给我的心；
也不敢把那无用的幻想
托付给不可信赖的声音……

正如大海上的两个波浪，
结成偶然的自由的一对，
亲昵地在那碧海上奔腾：
南风把它们驱赶在一起；

但是在什么地方悬岩的
石头胸膛又把它们冲散……
而它们怀着惯常的冷淡，
既没有爱情，也没有哀怜，
给它们遇到的不同海岸
带来甜蜜而困倦的怨诉、
狂暴的喧叫、借来的闪光，
还有它们那永恒的爱抚。

（一八四一年）

---

① 奥道基雅·彼特洛芙娜·苏什科娃（1811—1858）是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著名女诗人，婚后从夫姓称为洛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伯爵夫人曾将她的第一部诗集赠给莱蒙托夫，还写了这样的题字："以表示对他的天才的惊异，对他本人的衷切的友谊。"这篇诗就是诗人答谢她的赠书及题字的回礼。

密　约

让人们给我们难猜的友谊
打上那轻蔑和鄙弃的烙印，
让人们凭着那偏激的成见
也否定掉你的家庭的情分。

但是在人间的偶像的面前
我决不肯折屈下我的双膝；
象你一样，在人间我还没有
见过配得上憎和爱的东西。

象你一样，我周旋在欢乐中，
对任何人都不作什么区分：
跟聪明人和傻子搅在一起，
生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心。

我们瞧不起那人间的幸福，
我们对人们却习惯于尊重；

我们俩永远不会背弃自己，
而人们也决不会背弃我们。

在人群中我们彼此能认出；
我们碰头了，我们又将分手。
既有过那没有欢乐的爱情，
分离也决不会有什么烦忧。

（一八四一年）

别了，你满目疮痍的俄罗斯，①
奴隶的国土和老爷的国土，
你们，那卖身于权贵的人们，
还有你们，那天蓝色的军服。②

或许，在高加索山岭的那边
我可以躲避开你们的总督，
躲避开那无所不闻的耳朵，
躲避开那无所不见的眼目。

（一八四一年）

① 一八四一年二月，莱蒙托夫曾请假回到彼得堡，不久突然接到一道紧急命令，要他即刻离开首都返回流放地。这篇诗是他动身前写的。

② 指沙皇的宪兵。

悬　　崖

黄金色的彩云在巨人似的
悬崖的怀抱中歇过了一宿；
她一早便奔上自己的程途，
快乐地在天蓝中到处漫游；

但在年老的悬崖的皱纹中
留下了一片湿漉漉的痕迹。
他孤独地站着，陷入了沉思，
在荒野中兀自低低地哭泣。

（一八四一年）

争　　辩

有一天当着许多同族的
　　和同系的山峰的面，
卡兹别克和沙特山有过①
　　一次很激烈的争辩。
“你要当心！”白发的沙特山
　　对着卡兹别克说道，
“老弟，你一向顺从着人们，
　　而今你得到报应了！
人们要在你山腰里筑起
　　一座座污黑的僧院；
丁丁的斧声将要在你的
　　深深的峡谷中响遍。
为着要采掘青铜和黄金，
　　他们的铁锹和尖镐
将要向你的石头的胸膛
　　挖一个可怕的通道！
行云和那百鸟之王苍鹰

才能够飞上的峭壁，
如今商旅们已可以翻越，
走起来真如履平地。
人是狡猾的！虽然第一次
翻越是十分艰苦的，
可是要当心！东方的人口
那样多又力大无比！”
“我并不害怕东方的国家，”
那卡兹别克回答道，
“在那里人们沉睡着，如今
已是第九个世纪了。
看哪，酣睡的格鲁吉亚人
在那悬铃木阴凉处
把葡萄美酒的泡沫洒上
缀满花纹的灯笼裤；
德黑兰在珍珠泉旁躺在②
绣花的靠背软椅中，
脑袋歪在烟管的烟雾里
在那里昏沉地打盹。
看，在那耶路撒冷的山麓
有个死去了的国家，③
它没有声音，它一动不动，

① 沙特山，即厄尔布鲁士山。——原注
② 德黑兰，波斯（伊朗）的首都。
③ 指犹太。

上帝早已烧死了它；
远处，永远不知道阴影的
那条黄色的尼罗河
正在冲洗帝王的陵墓的
一层层火热的石座；
贝都英人为了绣花帐幕①
忘掉了骑射的雄姿，
而一边数着天空的星星，
歌唱着祖先的故事。
这里可以望得到的国家
在沉睡着贪求安乐……
不！这个衰老枯朽的东方
它决不会来征服我！”

“你不要预先就这样夸口！”
那年老的沙特山说，
“看哪，老弟，在北方云雾里，
看到的黑影是什么！”
卡兹别克听到了这句话，
心里头真有点发慌，
它不知所措，把目光投向
那迷迷茫茫的北方。
它心中充满了各种思想，

① 贝都英人是游牧的阿拉伯人。

怀疑地朝那里观望；
它好象看见奇异的动作，
它听见喧嚷和声响。
从那乌拉山直到多瑙河，
一直到那一条大河，
摇摇晃晃地，浩浩荡荡地，
各种军队在蠕动着。①
白色的帽缨在迎风摇曳，
好象草原上的茅草，
五色的枪骑兵扬起尘土，
在那里飞快地奔跑。
战斗大队在一行一行地
很快地密集地行进；
在大队前面是旌旗招展，
敲起了咚咚的鼓声。
炮兵排起了铜炮的行列，
也在突进着、轰鸣着，
导火线，象是面临着战斗，
已经冒着烟燃烧着。
久经战争风暴的磨炼的
那年老的白发将军②
辉耀着他那炯炯的目光，
率领着他们在前进。

① 指俄国征服高加索的军队。

② 指 A. П. 叶尔莫洛夫，参见本书第266页注。

全军在行进着，声势浩大，
　　好象那暴发的山洪，
他们慢悠悠的直奔东方，
　　有如一朵朵的乌云。

为这不幸的思想所苦恼，
　　充满了不祥的幻梦，
阴郁的卡兹别克数算着——
　　敌人太多了，数不清……
它用愁苦的目光把自己
　　同族的群山看了下，
把帽子一拉，遮住了眉毛，①
　　静下来，再也不讲话。

（一八四一年）

① 高加索山民把经常停在卡兹别克山顶的云叫做帽子。——原注

梦

在正午炎热下，达格斯坦山谷中，
我胸膛中带着颗铅弹躺着不动；
深深的创伤在微微地冒着热气，
我的血在一滴一滴不停地流渗。

我独自一人躺在山谷的沙土上；
四围高耸着那层层叠叠的山峰，
太阳燃烧着它们的黄色的峰顶，
也燃烧着我，——但我沉入死亡之梦。

我仿佛梦见了灯光辉煌的晚宴，
在我那别离已久的可爱的故国。
宴会上有许多戴着鲜花的女郎
正在兴致勃勃地不倦地谈着我。

但有一个女郎沉思地坐在一旁，
她没有参与这愉快欢畅的谈论，

只有上帝才知道，她那年青的心
为什么沉入了悲伤沉痛的梦境；

她仿佛梦见了达格斯坦的山谷；
在那山谷里躺着个熟识的尸首；
他胸前的伤口冒着气，已经发青，
他逐渐冷却的血在慢慢地渗流。

（一八四一年）

Sie liebten sich beide, doch keiner①
Wollt' es dem andern gestehn.

Heine②

他们彼此爱着，那么长久，那么情深，
怀着深深的萦念和疯狂般激荡的热情！
但他们却仇人似地逃避着表白和相会，
他们间短短的交谈又那么空洞而冰冷。

他们在那无言的高傲的痛苦中分手了，
有时在梦寐中才能见到那可爱的形影。
死神来到了：黄泉下有了见面的机缘……
但在那新的世界里他们俩却彼此陌生。

（一八四一年）

① 这篇诗是海涅诗的意译。
② 德语：他们两人彼此相亲相爱，
但谁也不愿向对方表白。
海涅

塔　玛　拉[1]

在深深的达里雅尔峡谷中
捷列克河浓雾中发着吼声，
有一座古老的宝塔耸立着，
山上闪着它黑沉沉的孤影。

在那座高高的逼仄的塔上
住着那美丽的女皇塔玛拉：
她好象天国的天使般美丽，
又好象恶魔般狠毒而狡猾。

在那里透过了午夜的浓雾
闪耀着一点金黄色的灯光，
它投射到过往行人的眼中，
引起了行人的投宿的思想。

传来了塔玛拉讲话的声音：
这声音充满了热情与希冀，

它里头包含着全能的魔法，
还有着某一种莫名的权力。

兵士、商旅和牧人们都奔向
这个看不见的仙女的声音；
宝塔门在他们的面前敞开，
阴郁的太监在迎接着他们。

她坐在柔软的天鹅绒榻上，
穿戴着珍珠宝石、锦绣衣裳，
等待着自己的佳宾。酒杯在
她面前发出了嗞嗞的声响。

手和手热情地紧握在一起，
嘴唇和嘴唇在紧紧地亲吻，
在那里整整一夜一刻不停
喧响着奇怪而粗野的声音。

仿佛是成百个热情的男女
聚会到那座荒僻的宝塔里
来参加夜半中新婚的酒宴，
或者是出殡的追荐的典礼。

---

① 这篇诗是诗人根据格鲁吉亚民间传说写的。

但是那清晨的朝霞刚刚地
把它的光辉投射到这山顶，
在那座宝塔里主宰一切的
霎时间变成了昏暗与沉静。

在达里雅尔的峡谷中只有
捷列克河轰鸣着打破寂静；
波浪在追逐着又一个波浪，
浪峰在紧接着又一个浪峰。

峡谷中滚滚的波浪呜咽地
匆匆带走了个无言的尸身；
窗子里闪过个白色的人影，
别了！——那里传出这样的声音。

临别的语言是这般的深情，
这声音听起来是这般甜蜜，
仿佛是又已经预先约定好
爱情的密约和欢会的幽期。

（一八四一年）

幽　　会

1

夕阳的余辉已经消逝在
　　郁郁葱葱的山后，
温泉隐约地闪动着微光，
　　涌着潺潺的水流；
一座座的庭园都充满了
　　清新活泼的芬芳，
梯弗里斯为沉默拥抱着，
　　山谷中暮色苍茫。
梦魔在罪恶的人们头顶
　　不停地飞舞盘旋，
人们的保护者——天使
　　在同孩子们倾谈。

2

在那里，古老的城寨后，
　　在那阴暗的山头，

我在那清新的悬铃木下，
　　躺在毯子上等候。
我一个人躺着，我在想：
　　这样的夜色深沉
你约好我到这里来相会，
　　这是不是在梦中？
我的独一无二的好人儿，
　　在这一个神秘的、
爱神却认做甜蜜的时辰，
　　我的幻想呼唤你。

3

山下巡逻的灯火刚刚地
　　在那桥头上点着，
一座座闪着黑影的钟楼
　　象哨兵似地站着；
一对对的格鲁吉亚女郎
　　从四处浴场走来，
她们用畏缩的步伐走着，
　　白链似地伸延开；
慢慢地走上僻静的街道，
　　走得一滑一跌地……
但在长头巾下也看不清
　　到底哪一个是你！……

4

我可以远远地望见你那
　　平坦屋顶的小房；
那摇晃不稳的石板台阶
　　正在河水中激荡；
在那从青青的库拉河上
　　吹过来的凉风中，
小房被缠绕着密网似的
　　碧绿色的长春藤；
在那棵高高的白杨后面
　　我望见你的小窗……
但是你那孤零零的灯光
　　还没有把它照亮！

5

我等着，枉然地张望着，
　　不禁地惶惶不安：
我焦急地拿着我的佩剑
　　刺破了我的毡毯；
我带着无用的哀伤等着，
　　心头阴郁而沉重……
这时从东方吹来了一阵
　　凉爽湿润的微风，
层云后灰色的锯齿形的

山岭泛出了红色，
城市里走出了一队一队
遄行的商人旅客……

6

去，去吧，可耻的眼泪，
沸腾吧，我的心！
蛇啊，你狠毒的心眼儿
我已经完全认清！
我知道昨天有个年青的
鞑靼人在清脆的
铺石马路上飞快地驰过，
为什么那般神气。
在你的窗前他特别卖弄，
你父亲也很羡慕
他坐下那一匹波斯名马，
原来是别有原故。

7

我将要带上我那支长枪，
出城外到那近郊：
在那里，荒野的山岩下
有条险窄的弯道。
我藏在坟场教堂的后边
一直等候到正午，

把我的长枪恰好瞄准那

　　尘土飞扬的大路。

我在这乱石堆中躺下来，

　　快要气破了肚皮！

听！向这里来的脚步声……

　　啊！你，狠心的！

（一八四一年）

叶

一片橡树叶离开了它的亲密的枝头，
为无情的风暴所追逐，飞向旷野荒丘；
它受尽寒暑困苦的摧残而枯萎雕零，
就这样地终于辗转飘泊到黑海之滨。

在黑海岸上长着棵年青繁茂的白杨；
微风在抚摩着绿枝，正同它倾诉衷肠；
在那碧绿的枝上摇晃着几只极乐鸟，
它们歌唱着关于海王的光荣的曲调。

飘泊者紧紧贴在高高的白杨树根旁；
它怀着深深的悲哀恳乞暂时的寄藏，
它这样地说："我是一片可怜的橡树叶，
我未老先衰，我生长在那寒冷的原野。

"我独自茫然地在这世界上飘泊许久，
我雕残了，没有梦也没有安息的时候。

请你把这异乡客收留在你的绿叶间，
我知道不少稀奇的绝妙的故事美谭。”

“我要你有什么用？”年青的白杨对它讲，
“你又脏又黄——怎能配我那鲜丽的儿郎？
你多闻多见——但我要你的故事干什么？
极乐鸟的聒噪早已折磨够我的耳朵。

“走你的路吧；啊，飘泊者，我不认识你呀！
太阳爱我，我为它而生长，为它而开花；
在这里我把我那树枝向着天空高伸，
而那寒冽的海水在冲洗着我的树根。”

（一八四一年）

1

我独自一人走上了广阔的大路，
多石的道路在夜雾中微光闪闪；
夜色深沉。荒野在静听着上帝，
星星和星星在天空中低声倾谈。

2

天空中是多么壮丽而又奇妙啊！
大地在那蓝色的光辉中沉睡着……
为什么我这般痛苦，这般难过？
我在期望着什么？惋惜着什么？

3

对往事我早已经没有什么惋惜，
对人生我早已经没有什么期望；
我在寻求着自由，寻求着平静！

我想要茫然地进入沉沉的梦乡！

4

但不是那种坟墓里的寒冷的梦……
我想要永远地这样静静地安息：
生命之力在我的胸腔中微睡着，
胸口在一起一伏地慢慢地呼吸；

5

美妙的歌声在娱悦着我的两耳，
整日整夜地对着我歌唱着爱情，
繁茂的橡树永远那么碧绿苍翠，
枝叶扶疏地在我头顶喧嚷不停。

（一八四一年）

海 上 公 主

皇太子正在大海上洗马；
他听见："皇子！快看看我呀！"

马喷着鼻息，竖起了耳朵，
又向前走去，踢开了碧波。

他听见："我正是海上公主！
愿不愿同我把春宵共度？"

这时一只手从水中伸出，
把马笼头上的丝缨拉住。

接着钻出了年青的头来；
一棵海草在辫发上簪戴。

蓝色的眼睛燃烧着爱情；
颈上水滴如珍珠般晶莹。

皇子想："好极了！等一等哪！"
他顺手抓住了她的头发。

有力的战斗的手抓住她：
她哭泣、她哀告、她又挣扎。

武士勇敢地泅到了海岸；
上了岸；大声地呼唤伙伴。

"勇敢的弟兄们，你们来呀！
看我的捕获物怎样挣扎……

"怎么都站着，吓成了那样？
没见过这样美丽的女郎？"

皇子回过头向后边一看：
嗳哟！怔住了自己的两眼。

他看见，金色的沙上躺着
一个长着绿尾巴的海魔；

尾巴上被着长蛇的鳞片，
呆呆地颤抖着缩做一团；

头顶上涔涔地流着大汗，
两眼中蒙了层死的昏暗。

苍白的两手紧抓着细沙；
嘴里头不停地低声咒骂……

皇子跨上马沉思地走去。
永远忘不了海王的娇女！

（一八四一年）

预　言　者[1]

自从那个永恒的裁判者
赋与我以预言者的全知，
我便在每个人的眼睛里
看出了那罪与恶的文辞。

我便大声地开始宣布了
那个爱情与正义的真谛：
但我却受到亲戚朋友们
疯狂猛烈的责难与非议。

我只得怀着深沉的悲痛
象乞丐似地走出了城市，
我好象鸟儿一样生活在
荒野里，靠着上天的恩赐；

在那里地上的一切生灵
按神的训诫，都顺从着我；

天上的星星快乐地闪着
灿烂的光辉，也倾听着我。

当我急急忙忙地跑过了
一座嘈杂的热闹的城市，
老人们带着自尊的微笑
对着孩子们这样地训饬：

“看哪：这就是你们的前鉴！
他跟我们合不来，太高傲。
蠢东西，他想要我们相信，
上帝借他的嘴巴来传道！

“孩子们，你们仔细看看他：
他多么阴郁、苍白和憔悴！
看哪，看他怎样落魄、穷困，
大家又怎样地把他鄙弃！”

（一八四一年）

---

① 这篇诗仿佛是普希金《预言者》一诗的续编。在普希金的诗中，上帝对预言者说：

“起来，预言者，你听哪，你看哪，
你去执行我的意志和命令，
走遍了所有的重洋与大地，
用语言燃烧起人们的心灵。”

普希金指出了诗人的社会使命。莱蒙托夫好象是接着写下去，讲述诗人走过了许多地方以后又遭遇到一些什么。从莱蒙托夫这篇诗更说明了，他不但是普希金的继承者，而且比普希金更前进了一步。

1

不是，我这样热爱着的并不是你，
你美丽的容颜也打动不了我的心：
我是在你身上爱着我往昔的痛苦
还有那我的早已经消逝了的青春。

2

当着我有时候把自已锐利的目光
刺入了你的眼睛，而向着你凝睇：
在我的心窝里却作着暗暗的情谈，
但是在一道对谈的人却并不是你。

3

我是在同我的年青时的女友倾谈；
在你的面貌上寻找着另一副容颜；
在活的嘴唇上寻找已沉默的嘴唇，

在你的眼睛里寻找熄灭了的火焰。

（一八四一年）

悬崖上的十字架①

我在高加索峡谷中望见一座悬崖，
只有草原上的苍鹰才能向它飞上，
有个木头十字架在上边发着黑影，
它已腐朽，风雨吹打得斜歪在一旁。

自从人们把它树立在辽远的山头，
好多年代逝去了，不留一点点遗痕。
它的每只手都朝着天空高高擎起，
它仿佛一心想要捕捉天上的行云。

啊，假如是我能够攀登上那个地方，
我该怎样地祈祷，怎样地痛哭流涕；
上去之后，我可以扔掉人生的锁链，
我要同狂风暴雨结成嫡亲的兄弟！

（年代不详）

① 这篇诗的原稿没有保存下来。在 B. X.何赫里雅可夫的抄稿中题下有"M-lle Souchkoff"字样。但是莱蒙托夫交往的有两位苏什科娃：E. A.苏什科娃（赫沃斯托娃夫人），女诗人E.H.苏什科娃（洛斯托普钦娜夫人），这诗究竟是写给哪个的，因为写作年代不明，还不能最后确定。

没有人听取我的语言……我孤身独自。
白日即将逝去了……云朵向西方飞驰，
画出条条的红霞，壁炉在我的面前
毕毕剥剥地作响。——心中装的满都是
关于未来的幻想……我的日子成群地
老是那么单调地从我的面前飞逝，
我用困惑的两眼枉然地想从其中
寻找命运指出的一日，哪怕只一日！

（年代不详）

伊斯梅尔－贝[1]

东方的故事

灵感如今又重新来寻访
我的寂寞而阴沉的心房，
而把忧伤和热情的残骸
都化为这些美妙的诗章。
好象在那异乡的草原上
天国的鸟儿，美丽的游客
栖歇在光秃的枯树枝上，
忘记了那些殷勤的友伴，
闪耀着她翡翠色的翅膀；
尽管风暴在咆哮，在发狂……
她只是反复歌唱一桩事，
她只是歌唱南国的太阳！……

① “贝”是契尔克斯的贵族称号，和西班牙的“堂”，德国的“冯”，波兰的“潘”相似。

第 一 章

So moved on earth Circassia's daughter
The loveliest bird of Franguestan!

Byron. The Giaour.①

1

白发的高加索啊，我在向你致敬！
我不是你的山峦的陌生的旅客：
它们曾使我看惯了荒野的苍天，
它们在我的孩提时就怀抱过我。
从这时，我便长久不停地幻想，
幻想着南国的天空和悬崖深壑。
你是美丽的、自由的严肃的国土，
还有你们，大自然的永恒的宝座，
每当黄昏时，宛如蓝色的轻烟，
从远方向你飞来了片片的云朵，
它们幽灵般在你们头上盘旋、
低语，仿佛是一群巨大的妖魔
戴上了迎风摇曳的翎毛，——而月亮
在那蓝色的穹窿上悠然踱过。

2

我的雄伟的高加索，我多么喜爱
你那些英武善战的子孙的习性，
你那无边的透明的碧蓝的天空，
和你狂风与骤雨的奇妙的吼声，
当着你那些洞窟和峻峭的峰峦
如同夜间巡哨的警卫在彼此呼应；
而突然雨过天晴，太阳又出来了，
水流在阳光的闪烁下金光粼粼，
草原的小花抬起它芳香的头颅，
好象天国的花儿似地露珠晶莹……
我常常在傍晚的时候抬头凝望
那如象败棉絮似的团团的雨云；
这些淡紫色的、镶着红边的云朵
仍然威胁着大地，而在山岩上空，
真好象古老的时日留下的奇迹，
顷刻间长出了一座魔怪的荒城；
但晚风更快地吹得它无踪无影！
好象是一阵刺耳的锁链的声响
打断了痛苦的囚徒的一场幻梦，
当他遥望着家乡田野上的山岭……

---

① 英语：契尔克斯人的女儿这样在大地上行进，
她是佛兰格斯坦一只最为美丽的小鸟！
拜伦：《邪教徒》

而这时，比积雪的山巅还要皎洁，
向西方飞着另一群白色的浮云，
它们送走了白昼，一片片地飞去，
一层透一层地向大地低头凝望，
多么快乐，多么华美，又多么安详
仿佛，它们会永远那么欢愉和生存！……

3

那些深谷大壑的种族是蛮勇的，
他们的上帝——是自由，法律——是战争，
他们在一次次暗地行劫中养大，
在那种残酷无比的事件中长成；
在那里母亲唱给孩子的摇篮歌
也用俄罗斯人的姓名吓唬儿童；
在那里打死了仇人——绝不是犯罪；
在那里忠实于复仇更胜过友情；
在那里以德报德，以血还血，
在那里恨也象爱似地无穷无尽。

4

他们有古老的传说。有一个切钦族老人，
是个出生在卡兹别克深山中的穷人，
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古代的故事，
当他护送我翻过一道道的山岭。
他总是称赞过去时代的人们，

他带我走向那罗斯兰贝克石下，
巨石临空高悬在曲折的路上，
仿佛是当它从山顶往下飞滚
安拉却把它突然搁置在半空；
而今它身上长满了绿草和荒榛；
有一棵难忘的小花不怕它坍塌，
靠巨石的庇护，躲避着骤雨狂风，
安然地生长在它的阴影之下，
暑热中，把头垂向细弱的长茎！——
多么诱人啊，比在寒冷的夜晚
柔情女郎的蓝眼睛还要诱人！……
在长满青苔的万年巨石下边，
一天，切钦族老人坐在我面前，
这白发老人，如同那灰色的山崖，
他低垂下自己的头颅，忧思深沉……
或许，他在祷告，为祖国的命运！
而我，这个来自异乡的流浪汉
真怕打断他的沉默和山崖的沉默：
那时这两种沉默我真难以分清！

5

他时而激动时而悲伤的故事，
我真想移植到我们遥远的北方：
哪怕它在我们这儿会显得奇特，
我怎样听到的，我还要怎样来讲！

我不希望，它没有让人们听见，
就象永远的秘密般随同我消亡；
哪怕人们不听呢，我也要来细讲！
谁怀着高傲的心灵诞生在世上，
他就不会去向人们要求花冠；
诗人全部的生命——是爱情和歌唱；
没有这些，便空虚、苍白而忧郁，
象天空中没有云朵，没有星光！

6

很久很久以前，在清澄的河水边，
那里，波得库莫克河在石滩上奔流，
那里，白日从玛舒克山后开始，
又在峻峭的别士图山后消失，①
在邻近异邦的边陲线上有几座
平静的村落，好象是美丽的花朵，
它们可骄傲的是彼此友谊深厚；
在那里，每个过往的行人都能
得到安逸的宿地和款待的美酒；
契尔克斯人是多么幸福和自由。
他们的姑娘都是出奇地美丽，
她们的名声传遍了高加索山后，
在那里，凡是白发白鬓的老人

---

① 玛舒克、别士图——高加索的两大高山。

都有权力来评断年青人的争斗，
他们的歌曲充满了欢乐的节奏！
那时候他们还一点儿也不知道
什么黄金和俄罗斯的铁血怨仇！

7

　　但命运并非永远在抚爱我们，
万物都有它的日子和时间。
某一天——那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深深的山谷中早已是白雾弥漫，
而这天夜晚，这些平静的山村
仿佛忘记了夜的宁静和安闲。
牛羊成群拥挤着、闹闹嚷嚷，
沉重的大车轧轧地响成一片，
妇女们抱着啼哭的孩子，
哆嗦着紧跟在丈夫身边，
孩子的父亲都穿上毡毛外套，
骑上马，面色阴沉，默默无言，
把自己的手枪装上了子弹，
所有带不走的东西全都烧掉，
熊熊的篝火上火苗直冲青天！
当那新生的白日已经来到
照亮了这座恋恋不舍的小山，
当清晨那片潮湿的浓雾
被一阵凉爽的微风吹散，

清风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山麓、
空荡荡的村落、空荡荡的田园、
冒着微烟的篝火和新鲜的车迹——
只有这凄凉的景象摆在它的面前。

8

但是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
抛下自己世代祖先的坟茔，
去到那陌生的荒原旷野上
到处去流浪，到处去亡命？
是穆罕默德的愤怒？神的预言？
呵，不是！是突然飞来了一个传闻：
说是凶恶的敌人已经来临，
残酷的敌人，可怕的敌人，
一切都屈服于他们雷霆的威势，
他们的人马众多，数也数不清。
勇敢的契尔克斯人为正义而战，
可以光荣地牺牲自己的性命，
至于他们的年青可爱的妻子，
一把两刃尖刀便是她们的救星；
暴力和死亡的恐怖并不能够
使他们抛弃家乡的草原去逃命！
敌人的武力将会给他们带来
锁链的耻辱，这他们无法容忍！
契尔克斯人都爱自己的家乡，

契尔克斯人都爱平静与安宁，
然而自由、自由啊，对一个英雄
比起家乡和安宁都更为可亲。
“我们把这些高峻的悬崖峭壁
留下来嘲弄和咒骂俄罗斯人；
严峻的别士图山啊，让他们试试，
试试把枷锁也套上你的脖颈。”——
人人都在这样想；而别士图山
也能够理解他们此时的心情，
它不是对俄罗斯人怒目而视，
便是用它那一层浓密的阴云
遮住自己美丽的葱茏的峰顶。

9

这时候，光阴在一年年地飞去，
各族的人民都在准备着复仇，
眼看第五个年头已经来到，
还没能让邪教徒鲜血迸流。
在那荒寂的杳无人烟的旷野上，
飘泊的契尔克斯人停息下来，
他们建设起一座新的村落
（如今早已消失得片瓦不留）。
在老年人和年青战士的心中
沸腾着英勇无畏和当年的怨仇。
罗斯兰贝克早已在等待着

来自库班河畔的加盟的公侯；
列兹庚人早已在摩枪擦剑，
当他一听到将要开始的战斗；
对那昏昏沉沉安睡着的敌人
正暗暗地准备着宿命的复仇：
正如夏日里，一块庞大的崩雪
闪耀着虹彩，说不定什么时候
会坍塌下来，预许着一阵凉爽，
高悬在悠然无虑的马群当头。

10

就在这一年，一个秋天的日子里，
在那伸延着一条荒僻的小径的
峻峭的铁山和蛇山的两峰之间，①
在这道野花遍地的狭窄山谷里
有一个骑士在静静地策马向前。
他的四围，象是金字塔的遗迹，
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无论哪一面
都是一座接一座的重重叠叠的山，
雄伟地把自己的峰顶指向青天；
而远方，那五个山尖的众山之王，
云雾中透出微带暗灰色的碧蓝，
凛然地高耸着它那奇异的峰巅。

---

① 铁山和蛇山——别士图山附近的两座山。——原注

11

天空中的太阳还没有把那
路边草地上的露珠儿晒干。
从高悬在山径上面的崖头
垂下了一条条野葡萄藤蔓，
它们常在骑士和马匹身上
洒下一阵阵银色的雨点。
但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
心头突然浮起一个新的意念，
他用惊慌的眼睛四处搜寻，
象是有什么，但没有发现；
他时而打着马向前飞奔，
时而又停下来，脚撑着马镫，
挺起身子，急得浑身发颤。
四外空无所有！他下了马，
把耳朵贴近了潮湿的地面，
只听见小草在沙沙地抖动。
一切都荒凉寂静、沉默无言。
他的胸膛中充满了烦乱……
可以这么说吗？——这时他真情愿
拿整个世界，同那白色的屋顶、
同那亲切的马蹄声交换！……

12

这行人是谁？他是俄罗斯人？
不是。他穿着高加索上衣和短袄，
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戴在头顶；
他的手枪柄上和短剑的剑鞘上
装饰着一缕缕朴素的花纹；
他腰里紧勒着一条宽宽的皮带，
皮带上挂把军刀，铮铮有声；
长枪在他的肩后一摇一晃地，
套在毛织的枪衣里，闪动着白影；
他是高加索的山民还是哥萨克，
他骑在马上我怎能够看清？
我没有弄错——他是个契尔克斯人！
但是他脸上浅黑的面色已经
几乎消失干净；北国天空下的
大风大雪和冬日刺骨的严寒
当然，早已洗掉了他南国的色彩，
可是还认得出，他是个契尔克斯人！
两道浓眉、又黑又长的眼睫毛，
锐利得好象鹰鹫一样的眼睛，
敏捷迅速而又自如不拘的行动；
他没有遵从异邦人的风习，
他留着胡须，黑毵毵地连着两鬓，
两排洁白的牙齿在闪闪发光，

好似水沫飞溅在黑沉沉的河滨；
他尽力不忘掉自己祖国的
一切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
但这是多么悲哀、多么悲哀啊，
如果他遵从严厉的人们的舆论
也被荒淫的生活和令人窒息的
欧洲文明的毒素染污了心灵！
虽然他头顶还没有一茎白发，
但对感情和享乐他已无动于衷，
为什么他把自己那死寂的心灵
带到了这个地方，这里的一切
都那么活泼生动而又激荡不宁？

13

　　他象我们的年青人一样年青，
眼中的闪光也同样阴沉寒冷。
正如同第一次风暴到来之前
最初的严寒给黑沉沉的海面
蒙上了一层阴郁灰暗的薄冰。——
所有的一切感受和一切热情
在他的眼中已永远烧成灰烬，
然后好象是狮子回到了山洞，
又全都渐渐地消融于他的心中；
他想逃开它们的摆弄，却不可能。
即便是这颗心石块般冥顽不灵——

它们那已经苏醒的地狱的火焰
也会象煤火般把它燃烧得通明！

14

一切逝去的往事这时都出现在
他的眼前，仿佛是死人的阴魂。
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模样，
天知道是怎样变的，是什么原因！
他已经走出山谷，走上了旷野，
突然一声枪响——是怎么回事情？
仿佛是故意取笑似的，一声枪响，
那悬崖陡壁和高山峡谷的居民
紧接着响起了一连三次回声。
我们的行人拔出了自己的剑，
这时候他看见在丛林中有一个
拿着没上刺刀的枪的哥萨克人；
他面前是一只血迹斑斑的野鸡，
树叶上的露珠洒遍了它的全身，
彩色的尾巴在阳光下斑驳闪耀，
它躺在草上，被铅弹夺去了生命。
我们的行人向着那猎人走去，
他用纯正的俄罗斯语这样发问：
“哥萨克，请你告诉我，”他问道，
“这地方是不是老早就杳无人踪？”
“自从你们勇敢的人民被俄罗斯人

下跑以后，这里才变成这般光景！
他们藏在他乡的深山，躲避我们，
到如今已经度过了五年整。”

15

哥萨克人住嘴了。但你怎么啦，
契尔克斯人！你的手为什么
把那致命的军刀高高举起？
哥萨克人的笑容已从此敛迹！
唉！一场最严厉的惩罚结束了……
血迹模糊、失去知觉、失去呼吸，
嘲笑别人的哥萨克躺在血泊里。
契尔克斯人望望他冰冷的脸，
他的天性在他的心头勃起——
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宽恕他，
他无法忍耐对他的这种打击。
好象反照在云层中的熊熊大火，
好象埃特纳火山喷出的熔岩，①
病态的红晕在他的脸上涌起；
而他的两眼也在炯炯地闪光，
好象是渴血的钢刀那样犀利，
这一瞬间，爱和憎这两种东西
同时出现在他那两只眼睛里。

① 埃特纳火山——西西里岛上的火山。

契尔克斯人转过身，满脸带着
仇恨的微笑，抬头向北方凝睇；
任什么、任什么最致命的毒液
也不能同他这样的微笑相比！
他的胸膛波浪似地一起一伏，
他想要、但却不能够喘一口气，
严峻的额头上滚下颗颗冷汗——
但从他嘴里却吐不出一点声息！

16

他突然清醒过来，猛地一抖，
便俯身在鞍桥上，跃马前进。
他象只悠忽飞过的黑色的鸟，
转瞬间便奔上了一座丘陵，
很快便整个儿隐没在浓雾中。
他也不四下张望，他毫无畏惧，
马儿载着他在乱石堆中驰行，
只有那被悔恨紧紧追赶的人
才会这样没命地纵马奔腾！……

17

这契尔克斯人要奔向何方？
哪里才能静下他年青的胸膛，
哪里才能平复他心头的激荡？
契尔克斯人并不想要休息——

难道仇恨能找到静息的地方？
他曾在那里度过童年的村庄、
清真寺和一间间平静的茅草房——
早已被俄罗斯军队全部毁光。
不，不呵，除非他用他们的白骨
建筑起了一座高高的陵堂
留传给后代子孙们永志不忘，
除非是这样报复了难忘的、
毁灭他可爱的祖国的冤仇，
他的心将永远无处安放。
“我认识、认识你们，”他低声地讲，
“你们终究也会认识我到底怎样；
我早就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
但我是从今天才开始想让
你们的鲜血在我的面前流淌！”
他拉紧马缰，把马抽了一鞭，
马象草原的疾风，飞向前方；
它张开鼻孔，眼睛闪闪发光，
那连绵不断的蜿蜒起伏的
巨石嶙峋的高山早已经在望，
在最后边，挺起两颗雪白的头颅，
沙特山高高耸立在群山之上，
“不远了，再过一个钟头就可以
到达那里！”行人在这样想。

18

他面前，带着一抹淡淡的蔚蓝，
仿佛是一堵虚无缥缈的墙壁
伸延着一长列光秃秃的山峦，
奇特而不可捉摸，象梦幻一般，
忽而融合成一体，忽而又分散……
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又已走完！
山峦在那儿嘲笑我们的行人，
山峦连颜色也几乎没有改变！
行人太沮丧了，面色十分苍白，
不惯于跋涉的马也已经疲倦；
空气已愈来愈使人感到凉爽，
太阳已经渐渐地薄近西山，
然而仍旧是一片荒漠的山岭，
虽然显得更高峻、更阴暗，
却仍象谜一般矗立在他的眼前。

19

但是，如同一朵黑沉沉的浓云，
最后一座山终于在面前出现；
比东方的地毯还要色彩缤纷，
四围的山岭已越来越高、越险；
这时，口中的白沫直喷到耳根，
马儿喘得更为急促、更为频繁。

一幕一幕童年时代的回忆
正飞舞在契尔克斯人的眼前，
他胸中的希望已一一苏醒，
汪汪的泪水涌上了他的双眼。
心头的仇恨已经暂时熄灭，
他那难以抛卸的思想的负担
也仿佛在他的心头稍稍放宽；
他抬起明朗的额头四处观看，
他从内心里感到万分的骄傲，
他是契尔克斯人，这是他的故园，
独自在这巍然屹立的群山中
他已忘却空幻的人生的短暂，
他，这个理想世界中的主宰者，
心存着占有它们的永恒意愿。
他忘却了他所经历过的一切，
忘却了朋友、敌人、亡命的悲惨，
而好象一个幽会时刻的少女，
他用他的心灵在拥抱着自然！……

20

灰蓝色的山峰变成了红色，
晚霞的光辉照耀着群山；
峡谷中早已是一派昏暗；
蒙蒙的浓雾在那儿滚动着，
转眼间弥漫成白茫茫的一片，

而只听见马蹄得得的声音
响亮地在远处渐渐地消散。
又消逝了一个苍白的秋天；
寂寞的野草闲花如雕似谢，
卷曲起它们芬香的枝叶，
正安享着没有梦幻的睡眠；
在这个惯常的时刻，一条蛇
默默地离开洞窟爬到乱石间，
它在懒懒地玩耍，来回蜿蜒，
在它那弯曲柔软的脊背上
一片片的鳞甲银光闪闪：
象钢铸的铠甲，或者一支长枪
（当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
它们被遗忘在宿命的荒原），
在树丛中让月亮突然发现，
在这夜的昏暗中，寒光耀眼。

21

已经很晚了。披着宽大的斗篷，
我们的行人在遄行，孤孤单单。
正刮着一阵大风，道路消失在
低矮又茂密的橡树林后边；
胯下的马儿跌跌绊绊地走着，
喷着鼻息，象感到死亡已在眼前，
突然它两脚立起！……——骑士猛地一惊，

下了马，看见面前是一道深渊，
而在深渊的底下有一条河流
在黑暗中喧嚷，翻滚着疯狂的波澜。
（这种喧嚷声我也曾听到过，
荒野的风曾把它送到我的耳边，
它在我那被哀伤蛀空了的胸中
曾经唤醒过许许多多的思念。）
流浪人在山崖顶上惶惑地
停了下来，他感到十分困倦；
突然他看到，在空旷的远处
一星灯火飘忽不定，若隐若现，
于是他重新骑上他剽悍的马，
马儿朝着那灯火闪亮的地方
以最快速度拚命地飞奔上前。

22

　　这不是诡谲和欺诈的精灵
用忽明忽灭的灯火引诱行人，
这不是凶恶的魔鬼的眼睛
从那条峡谷中投射出光明：
这是两间平常的白色小屋，
在一座山坡后静静地藏身，
泥抹的屋顶隐隐地发黑，
边缘上垂挂着一排排茂草
绿色缨子似地围绕着屋顶，

而湿润的秋风正给它们
唱出一阵阵非人间的歌声；
木桩和树枝扎成的篱笆
环抱着一所宽敞的院落，
篱笆东倒西歪，久失修整；
一切都沉浸在死寂的梦中——
只有一个小窗中灯火通明！……
他的疲乏的马大声地嘶鸣，
马蹄得得地在地上敲叩着，
回应着它的是另一种声音……
有个人从小屋里跑出来了，
他出来了——“伟大的穆罕默德，
大概是给我们送来了客人。”
“是谁呀？”回答道：“我，一个流浪人！”
遵从着他的祖先们的习俗，
质朴的主人便不再去问询。
他亲自来到了客人的马前，
连忙给他收拾，帮他照应，
他亲自为客人卸下全套鞍鞯，
又亲自带领他走进了大门。

23

这时在那烟气腾腾的小屋里
老人接待着来客，热情地寒暄；
他殷勤地紧握着客人的手，

招呼他的客人坐在火炉旁边。
四壁上到处琳琅满目地
挂着山民的财产：火枪、弓箭、
刻有虔诚的圣诗的短剑，
屋角挂一顶强盗的长耳风帽，
马鞭垂在斗篷和马鞍中间。
他们两人交谈着——谈到自由、
谈到战场，也谈到幸福的往年；
他们谈得愈来愈欢畅、欢畅，
他们在生动活跃的幻想之中
飞到了未来，又飞回了从前；
不觉过了一小时——他们还在畅谈！
老人倾听着流浪人讲的故事，
他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青年，
对他十分钦佩，也非常称赞。

24

他也是个列兹庚人，已经很久
（这样的事情完全决定于上天）
没见到自己的祖国。三个儿子、
一个年青的女儿住在他的身边。
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苦难，
他对这简陋的居所十分喜欢。
每当天空燃起夜晚的星光，
他的那三个勇猛强悍的儿郎

便去那山前山后四处察探：
全家只靠抢来的东西和银钱！
他们到处给别人带来恐惧：
偷盗、抢劫——他们什么都干；
葡萄酒和蜜酒是用刀剑取来，
黍米的代价只是几粒子弹，
或是从村庄、或是从牧群中，
只要看中哪匹马，顺手就牵，
他们所怕的只是光天化日，
他们的领地可说是无际无边！
今天留在家中的只有一个
老人最喜欢最心爱的长男。
可是这时来客却没有倾听
主人的话！他几乎停止呼吸，
他那象流星一样迅速的双眼
也凝住不动了：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山村姑娘模样的
天国和大地的绝妙的创造物——
一位年青而又美貌的天仙！

25

只要看她一眼，谁还能说一个“不！”字，
在她唇边的笑意里，黑眼睛的转动里，
有着天国的美，或者甚至可以说是
有着那光辉四射的天国人儿的形迹，

有着和最初的幻想那么和谐的、
我们一生只能见到一次的东西，
谁不能分辨出这种美和那种渺小的、
世俗的、往往是虚假的美之间的差异？——
谁要是忽然间看见这样的一颗心灵
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在最初的一瞥里
就会认定，它飞来人间只为了慰藉世人，
它完全不受人间锁链的束缚拘系！
那他、他哪还会昧着自己的良心说：
这颗心灵是冰一般冷，只不过面孔美丽！
让他过去仔细地看看这列兹庚姑娘：
在她的美貌中辉耀着人间的生命，
东方的血液在她的面颊上十分清晰，
但是这可爱的形象只要离远一点——
他便又怀疑刚才心头出现的一切，
又重新相信一切都是自己的误解。

26

她是个大地和天国的创造物，
她温柔美丽——如同年青的天仙，
她亲切可爱——象是我们在异地
在外乡陌生口音里听见的一声
熟悉的话音，两句祖国的语言！
她是这样地动人，惹人爱怜，
好象那多年被关在牢狱中的

囚徒，突然听到了自由的鸟儿
歌唱，在他那昏暗的铁栅之前。
萨拉她这时正站在火炉旁边！
她傲然而又机灵地站在那里，
她把她的额头微微偏向一边；
她穿着一身极普通的衣衫——
但却是韵味十足！她头上扎着
一块头巾，扎得那样舒坦；
头巾下露出两条墨黑的发辫，
自然地直拖到她那柔美的胸前，
——她大约已经用了一个钟点
把它们散开又梳，梳好又编！
她一心一意想要讨别人欢喜：
在这里，女性表露得多么明显！

27

　　她用一只匆匆的发抖的手
羞羞答答在她的父亲面前
放下一份粗陋简朴的晚餐，
又微微一笑；这时她想要
走开去；她不知道，这其间
是走呢还是不走。——她的胸脯
不时高高地顶起了她的薄衫；
她很想留下来再听一听
年青客人同父亲的款谈。

但是他不讲了，眼睛在浏览：
那刀剑的锋刃、征战的衣装，
都在吸引着他那贪婪的两眼；
而在她身上停住了最后的视线！——
姑娘心里头感到十分慌乱，
可是，她并不怕父亲的责难，
她还是站着不走，——她决定要
再听听过路人动听的言谈……
不知是什么使得他心神不安；
他不能把自己还没讲完的话
从自己的嘴唇上突然斩断，
他笑了——但是他的一双眼睛
已经好多时候没有看她一看：
他在笑，在讲笑话——而淡淡的
悲伤的笑声，来得很不自然。
他会停下来吗？——她又感到遗憾，
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留恋。
起初契尔克斯人在贪婪地
捕捉着她眼中那机灵的流转；
可是当这双动人的活泼的眼睛
停住不动了，等待着一个回答，
低垂着，静静地盯着他的脸，
他却又忘了，忘了她的这双眼！
够了！再有一次这样的打击，
年青的姑娘真会感到难堪：

显然，萨拉妨碍了他们交谈？
她只好离开！离开他们身边！……

28

　　谁曾长久地在世上流浪，
谁养成了观察人世的习惯，
谁牢牢记下了热情的征兆，
谁曾经领略过它们的语言，
谁早早地便被命运抛进
那群有教养的人士中间，
并且也不亲手向别人托出
自己的心，象这些人一般，
那他决不会把热情女人的
一时的激情当作幸福的源泉，
他也决不敢用玩笑的态度对待
一颗羞怯的纯洁天真的心灵
和那他也曾视为神圣的情感。
他尽力用笑颜来迎接眼泪，
也冷冷地用笑颜来迎接笑颜；
如果亲切地对待——那就是罪愆！
对那永恒的虚假他感到无聊，
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念；
眼看着青春只留下些残迹，
他崇高的心灵也感到不满。
想到心头的烈火已没有食物

他心中便感到痛苦的熬煎。
这种人在世俗的生活当中
几乎往往是罪恶的源泉，
他们的举动或者是言行
都有些幼稚而胆怯的特点：
他们既没有胆量去诱惑，
又没有本领完全丢开不管！
他们常常在心中暗自思量：
只有遥远的他乡、辽阔的荒原、
阴暗的幽谷，和峻峭的高山，
在那里，任青春的光阴飞逝，
才能够医治好自己的病患；
但他们的期望仍旧是枉然：
外在的一切总是随心灵移转！

29

　　可爱的萨拉已经离开了小屋，
契尔克斯人向她的背影凝望，
他在这样想："可爱的人儿呵！
她刚刚地离开了她的童年，
就已经出现了眼泪和希望！
朝霞的鲜丽而微弱的曙光！
不要点燃这黑沉沉的乌云吧，
它只会使你的光辉变得暗淡，
它不能等待你，它要奔向远方！

30

“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不要自寻烦恼！我早已注定
要献身给战斗、祖国和自由，
而不能苟安于宁静的命运。
或许我也可能、也可能爱你，
用那最温存、最深切的爱情；
但保护你的是非人间的神：
难道我沾满了鲜血的双手
还敢把你的手紧紧地握定？
难道我的怀抱能温暖你的心？
难道我这习惯于诅咒的嘴
也可以和你的芳唇接吻？”
………………………………

31

是时候了！——东方早已是黎明，
契尔克斯人醒来了，准备启程。
炉子里的余烬未灭，还在冒着
淡蓝色的微烟。严肃的老人
把火吹旺，为他煮好黍米饭，
又告诉他，哪一条道路最近，
又亲自把这位年青的客人
高高兴兴送出破朽的柴门。

而流浪者慢腾腾地向外走，
莫名的愁思紧压着他的心；
他在想着那位年青的姑娘……
给他牵马来的是哪一个人？

32

萨拉阴郁地站在他的面前，
手中紧拉着他的那匹战马，
她抬起眼睛来对他凝望，
低低地跟他讲出这样的话：
“你的马已经鞴好！是我的手
给它戴上了那征战的辔头，
库班人精工镂刻的雕花
发着闪光，好似银色的鳞甲，
我还把你那件黑色的斗篷
用皮带捆扎在你的马鞍上，
我时常给哥哥们整鞴鞍马；
可爱的流浪人，一切都安置好啦！
你有一匹好马，它决不害怕
那崇山峻岭或者峭壁悬崖，
虽然它在遥远的异地长大；
它身上分明显出骄傲的野性，
它的脊梁好似一块在激流中
磨光的顽石，是那样地平滑；
它的眼睛闪闪发亮象一块煤，

它会立即飞去——只要你向镫上一跨；
我一再亲切地抚摩过它，
但愿在荒僻的草原，过路人啊，
当危险的时刻，它能够把你
救出来，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

33

“但是，请你别急急忙忙地向着
那精钢的马镫，踏上你匆匆的双脚；
年青的流浪人，请你听我把话说，
哪能知道呢？也许，会有一天
你在你那遥远的可爱的家乡
也会突如其来地回想起我；
如果是在灯红酒绿的宴席上，
当你手中的酒杯正浮起泡沫，
那你就别留恋这往事的回忆，
快快把它们全赶出你的心窝；
然而，如果这样的思想出现了：
如果你在一个痛苦的夜晚
在迷蒙的梦境中又见到我，
请你听一听我的祈求，你听着！
不要把这种思念也全都赶走，
不要把这种梦境轻易放过！

34

“我们的住所很小，可是还安宁；
俄罗斯军队不会来骚扰我们，——
我们有什么可抢的？——五六匹马，
再就是几件古老样式的衣巾？
愿你能信任我的纯朴真诚，
坦白地告诉我吧，那狡猾的希望
它要把你向着什么地方指引？
你在寻求什么？——留在这儿吧，
留在我们这里，可爱的流浪人！
我看得很分明——你是个放逐者，
你已经不习惯于你自己的国土，
你已经忘净了故国的乡音。
我不知道，什么在家乡等待你，
为什么你要匆匆地赶回家门？
尽管我父亲有时这样说过：
为了我们感戴不尽的祖国，
我们全都应当毫无怨尤地
不惜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牺牲；
但是在我看来，那里便是祖国——
哪里有人爱我们和相信我们！

35

“高山上正刮着刺骨的晨风，

白茫茫的浓雾正笼罩着大地……
哪怕只一天，哪怕只一点钟，
听我说呀，一点钟，不要求再多，
狠心的人哪，再跟我待在一起！
让我再给你把马儿喂喂饱，
我的手也会给它把辔头松开，
让它再来躺躺、歇歇、喝点儿水，
而你就在这小屋前的屋檐下
把头靠在我的臂上，坐在这里；
我还想再听听你说话的声音，
让我再听听呀，哪怕只一次呢：
难道我不能留住幸福的时刻，
难道我不能推迟痛苦的别离？……”
萨拉颤抖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只想等两三句话，但也枉费心机；
她再也无力压住心头的悲凄，
辛酸的眼泪将从睫毛上滴下，
唉！我们的行人跨上了他的马，
还是不说一句话，不吭一声气。
他已经准备着就要策马动身了，
但是，回头一望——他十分惊异，
并不禁地引动了对她的同情，
他只得对她用好言来劝慰：

36

"请不要这么严厉地把我责备！
请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眼泪？
我从前的确有过很多的眼泪：
而人世已耗尽了它们，由于妒嫉！
但我不能使一个可爱的灵魂
来同我分担我动荡的遭际；
我是自由的，让我独自去死吧，
或是作为主人，或是作为奴隶。
凡是那多多少少爱怜着我的，
都会不自禁地随我一同死去；
我的呼吸能够扼杀掉欢乐，
而怜悯——上天没给我这种权力！
我不是个一般的、普通的人
（虽然我穿着一身普通的外衣），
别自寻烦恼呵！萨拉！在你面前
站着的，是罗斯兰贝克的弟弟！
我要把幸福当作供献的牺牲……
呵！别了，别了！——不必为它惋惜！……"

37

他说完了，挥一挥手，响起了一阵
得得的马蹄声，越来越听不分明。
她屏住气息，没有眼泪也没有思想，

默默地站在那儿茫然若失地倾听，
仿佛是她整个的未来都被他带走，
随着他的这一阵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呵，萨拉，萨拉啊！你是非常地珍惜
你短暂的幻梦；——但你的幻梦在哪里？
你眼中是多么地满，而心中又多么地空！
一个瞬间比一个瞬间更为沉重难忍，
你竟想让已经死去的一切重新苏醒！……
她整天整天地向着那个方向凝望着，
在那里陨落过她那颗爱情的明星，
她在一切地方、一切地方把它找寻：
傍晚的云霞中仿佛也藏有他的身影；
每当夜间听到马蹄响，她便从睡梦中
跳下床来，战战兢兢地把他来听、来等，
随着微风传来的马蹄声却也真的
愈走愈近，——但又打门前过去，并不停一停！
正如有时候向我们飞来一颗流星，
等着——飞近了——却突然消逝在黑暗中！……

第 二 章

High minds, of native pride and force,
Most deeply feel thy pangs, Remorse!
Fear, for their scourge, mean villains have,
Thou art the torturer of the brave!

《Marmion》 S. Walter-Scott.①

1

阿尔贡纳河的波浪在混浊地奔腾；
它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坚冰，
它从来不怕冬天的锁链和寒冷；
在那银白色的帷幔覆盖之下，
它自己就是在茫茫的雪原中诞生，
在那羚羊也难以企及的地方，
它，自然的儿孙，心怀赤子的纯真，
跳跃着、嬉戏着、不停地奔腾！
有时它象一长条弯曲的琉璃
在长长的草丛中，光辉而透明，

---

① 英语：天赋骄傲和力量的崇高的灵魂
对你的谴责感受得最深啊，悔恨！
恐惧所惩罚的只是卑下的贱民，
而受你鞭笞的却是个勇敢的人！
瓦特-司各脱：«玛尔米翁»

沿着滑溜的崖石，倾泻下来，
消失在黑暗中，而在它的头顶，
一群胆怯而自由的灰蓝色鸽子
飞旋着，叫出告别的咕咕的啼声……
一堆墓石矗立在阴沉的深渊上，
墓石上遮蔽着桧柏的苍翠浓荫，
它们高悬着，等待着咆哮声停止，
便立即崩塌下去，把一切掩没。
它们白等了！波涛从没打过一个盹。
尽管无边的昏暗包围在浪花四近，
阿尔贡纳仍能在一处地方冲破大地，
仍在一往无前地奔向遥远的途程！

2

不久前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
在它汹涌澎湃的激流的河岸边
建立了自己的村庄——他们等待着
履行他们预定的复仇的瞬间；
契尔克斯人准备好大胆的出击，
他们暗地里纠集着参加的伙伴，
聪明的公爵，狡猾的罗斯兰贝克
驯顺地俯首在俄罗斯人的面前，
但在黑夜里又带领勇敢的人群
去洗劫哥萨克人的村镇和田园；
他们返回村庄时，牵着发抖的俘虏

来参加庆祝胜利的血腥的酒宴，
有时对他们友好，有时开开玩笑，
有时砍掉他们的脑袋当作消遣。

3

　　统治人并不很困难，假如你能
让他们沉迷于一种共同的热情；
但只是不能让他们沉迷得太深，
不能对他们骄傲或同他们平等；
不能对他们揭开自己的思想，
不能请教或问计于自己的臣民，
不能忘记，对某些人，亲切的态度
和问候的话语胜于堆积如山的黄金！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力求为民表率；
别忘了，在宴会上还要尔雅温文，
任何时候也不能触犯人们的迷信，
同人们在一起要装做信神的人；
切记不要一开始就要求多得战果，
切记不要教会他们去克敌取胜，
为的是要他们承认自己的弱点，
为的是要他们时时都需要救星，
为的是让他们认为你超于一切，
还认为受你强制是必要的事情；
要善于大胆地利用和享有一切，
决不能要求酬劳，补偿自己的苦辛！

人民——是小儿；他们不愿意给你的，
你就别企图强夺——而要去偷窃他们！

4

　　罗斯兰贝克从前有一个弟弟：
勇敢的人们提起他还很惋惜；
父亲把伊斯梅尔送往俄罗斯，
俄罗斯从此夺去了他们的希冀。
他从十四岁上便已经离开了
他在那里出生、长大的土地，
为的是学习异国的法律和典籍！
伊斯梅尔不是诞生在波斯的
锦缎被盖下；每天在夜的黑暗中
催他入眠的并不是柔情的歌曲：
哄他睡觉的是风暴狂乱的号泣！
当他生平第一次睁开他的眼睛，
迎接他的微笑的是狂暴的雷雨！
他的父亲曾经遭到诡谲的凶手——
他的兄弟布拉特-贝的迫害追逼，
在黑洞洞的山窟中躲过好多年，
他，新生的逐放者，就在那里初见天地！

5

　　作为一个人世间的多余的人，
他的诞生不曾安慰过任何人的灵魂，

他虽然无辜，但一生却由罪行开始，
正象许多人以罪行结束他们的一生。
不在娘怀中，而是在斗篷下得到温暖：
他生来不知道什么是母爱的柔情，
他孤独地度过了孩提时代的光阴；
陪伴他嬉戏的只有夜半的明月，
摇晃他的摇篮的是山中的清风！
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管束和关怀，
就这样在天和地之间长大成人；
他已习惯于欣赏脚下的片片浮云；
他只知道头顶上有个蓝色的穹窿；
和他一同分享快乐的少年时日的
只有高峻的山崖和空中的苍鹰。
他为了崇高、伟大的激情而诞生，
他有着一颗炽烈地燃烧着的心灵，
南国的风暴把它自己的可怖的美
全部反映在他那颗炽热的心中！……
但是父亲把他送到俄罗斯人那里，
从此以后关于他再没有一点音信……

6

一座大山挡住了炎热的太阳，
这是逐放者静谧的栖息所：
在那河岸边的山茱萸丛中，
他们建起一座孤寂的村落；

每一所住房彼此都相隔很远，
在烟雾弥漫的阴影中矗立着。
这里，在夏天正午的暑热中，
当山石上腾起了冉冉的蒸气，
一群孩子正在草丛中玩耍，
一个契尔克斯人正在休息；
而这时，他的妻子正坐在
小房里独自一人在做活，
她歌唱着他们远方的祖国，
这是一支忧伤而悲痛的歌：
契尔克斯人沉湎在幻想里，
仿佛望见祖国天空的云朵！
那里草地更芳菲，白日更清和，
草上的露珠也更为晶莹闪烁；
恶魔们，当他们心花怒放时，
常常在那里用五色的彩虹
在云端架起美丽的长桥一座，
为了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
可以从这条云路上来回通过；
在那里他最初一次胆怯地
挽弓搭箭射取空中的鸟雀……

7

日子在疾飞。拜兰节来到了，①

① 拜兰节——伊斯兰教的节日。

到处是快乐欢笑，喜气洋洋；
教士也放下了他的古兰经，
再听不见他们祝福的歌唱；
清真寺周围，灯火明亮；
寒冷的山崖上整夜不息地
燃起一堆堆红红的篝火，
仿佛是在人间的云层上空
闪烁着人间的星辰；但月亮，
当她向大地投下自己的目光，
没有看到可以匹敌的对手，
只得孤零零地带着一轮月晕
在那暗蓝色的天空中徜徉！

8

欢乐的赛马会早已结束；
射击比赛也停了：天色昏沉。
勇敢的年青人挤作一堆，
听歌手歌唱，围在篝火四近，
白发老人们也站成一排，
默默无言地在凝神静听。
石头上坐着个没带武器的
不知从哪里来的陌生人。
他无需穿戴那征战的衣装；
他是个歌手，他骄傲而贫穷！
这草原的娇子，天国的宠儿，

他不缺饭吃，虽然没有金银。
他开始歌唱了：三根琴弦
在手下发出了铮铮的声音，
他唱出一支古老的歌曲，
歌声粗犷、质朴而又动人。

9

契尔克斯人的歌

我们深山里有许多美貌女郎；
她们眼睛里有着黑夜和星光；
同她们一道生活真令人羡慕，——
但自由却更可爱，更使人向往！
　　不要结婚啊，年青人，
　　　　你听我的话：
　　用这笔钱啊，年青人，
　　　　去买匹骏马！

如果谁要跟美貌的女郎成亲，
那么他就是选了最坏的命运，
他决不会去跟俄罗斯人作战：
为什么？——妻子哭着不许他出门！
　　不要结婚啊，年青人，
　　　　你听我的话：
　　用这笔钱啊，年青人，

去买匹骏马！

骏马对自己的主人永远不变；
骑上它赴汤蹈火也绝无危险；
它在辽阔的草原旋风般飞驰，
骑上它远在天涯，也象在眼前。
不要结婚啊，年青人，
你听我的话：
用这笔钱啊，年青人，
去买匹骏马！

10

哪来的喧嚷？这两个人是谁？
人群闪向两旁，静默无声。
公爵紧皱着眉头走过来，
他身边还走着一个陌生人。
他们后面跟着两个乌兹金。①
“安拉和穆罕默德是伟大的神！”
公爵大声地说道。“就是阴间
也得听命于他们！是他们的手
保佑了我的弟弟在异域安宁；
你们认不认识伊斯梅尔？
虽然他是在敌人当中长大，

① 乌兹金 ——高加索北部的封建贵族。

但是他并不承认他们的神，
他如今回到我们蓝色的荒野，
他随身带来的只有仇恨！”

11

这时候山谷中立即轰响起
一阵阵雷鸣似的狂欢的叫喊；
老老少少，庆祝这相会的时刻，
全都拥挤在伊斯梅尔身边，
大家悄悄低语着；把小孩子
高高举起，驮上自己的双肩，
他们黑皮肤的妻子，大张着嘴
对新来的公爵目不转睛地看。
罗斯兰贝克，那个人民的偶像，
那赞美自由的人，他怎么不见？
他，这恶毒的愤恨的牺牲者，
已被人群遗忘，独自远远地
带着阴沉的面容站在篝火堆前。
不是很久以来就只有他吸引着
人们的全部思想和全部视线？
老百姓不是很久以来全都
闹嚷嚷地追随在他的后边？
母亲们不是很久以来便惊慑于
他的事业，在孩子面前也不断称赞？
但结果怎样呢？——伊斯梅尔，

这个为祖国的敌人服务的人，
竟把这些光荣，以自己的出现，
全部给毁掉？而这位统治者
昨天还骄傲得象个半神半人，
今天已再不能把这群无知的
百姓的注意力引向自己一边！
他们对一切新东西都会迷恋！
“会冷下去的！”——罗斯兰贝克盘算。
但是如果一个恶毒的人心怀着
深沉的嫉妒，那他就无论怎样
决不会把它完全丢开不管；
嫉妒的嘲笑的幽灵就一定会
日日夜夜使得他心神不安。

12

　　战争！……自从那双兄弟的手
在神坛前杀死了无辜的兄弟，
人们对这个声音便很熟悉……
战争！战争！这呼声雷鸣似地
传遍了整个荒凉的高加索，
把各个部落都从睡梦中惊起。
他们都心甘情愿地向死亡走去。
不久前人们悠然地倾听着歌手
唱歌的村落，如今都已经沉寂；
刀枪到处在鸣响，部队在转移：

这就是如今年青人所唱的歌曲，
这就是此刻拜兰节给人的欣喜！……；
“瞧啊，为了荣誉和自由而战，
每个人全都是这样地乐意！……
象当年在那阿赫玛特-布拉特
率领过我们的往昔的日子里！”
老人们彼此间低声地交谈，
他们脸上浮起了骄傲的笑意，
当他们在大路上看到了队伍
看到他们那年青勇敢的子弟；
是时候了！他们都苦恼万分——
他们渴望鲜血！——俄罗斯人在哪里？

13

冬天已经过去；远方天穹上
更明丽地飞过片片的云朵，
它们顺路遥望着地上的大河；
河水却在骄傲地疯狂地奔流，
象一条长蛇在那里扭动着，
不理睬蓝色的天空和天空中
白色过客的殷勤的笑容，
只是顽强地把它们一一越过。
大河两边，高峻而笔直的山岭
墙壁似地在两岸矗立着；
它们的峰巅和它们的陡坡，

看起来真使人惊心动魄。
半山间有一株高高的苍松，
它把那红色的裸露的树根
紧紧盘绕在高大的岩石上，
在那儿孤独阴郁地兀立着，
常常为一些阴沉的幻想
惊扰心灵：象一个统治者，
人间的半神，高踞华贵的宝座，
宝座四周围绕着、匍伏着一群
下流而又卑贱的阿谀者，
但他却时常悲哀：在人世上
找不到谁可以和他平起平坐！

14

　　用来阻挡侵略者的障碍物
安置在那个深深的山谷里；
垒得高高的石块和树木
把阿尔贡纳河压在自己身底。
再没有另一条道路通向村中；
山民们这样想："凶恶的敌人！
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墓地！"
但敌人并不直接向他们攻来，
他们雷霆般的大炮的火光
远远地闪烁在迷蒙的云雾里。
罗斯兰贝克召集了一次会议；

他说道："在这深夜的寂静中
我们要对他们的部队发动袭击，
如同春天时瀑布倾泻到
正沉沉酣睡着的山谷里……
敌人无声无息，全都死去，
乌鸦和豺狼会吃掉他们的肉，
他们的骨头将到处乱撒、
腐烂，没人来掩埋他们的尸体。
那时候我们再伪装着胆怯
跟他们开始谈判、进行和议，
同时暗中却用血的复仇
把我们的多年的耻辱湔洗。"

15

大家都愿意上战场建立功绩，
只有伊斯梅尔一人不肯同意。
他把手中精钢的宝刀一挥，
唿地一声便从座位上站起；
再把自己闪电般的目光向那
两边坐着的乌兹金们投去，
然后他又放下自己的宝刀，
他这样回答着他的兄弟：
"我不是个怕见天日的匪徒；
我喜欢、我喜欢看见血迹；
我想要让我的败北的敌人

尝尝我这双可怕的手的威力！
和你一样，我憎恨俄罗斯人，
我憎恨他们远远胜过于你；
然而我不能在黑暗掩盖下
把我的公爵的荣誉贬低！
祖国需要的是另一种复仇，
我需要的荣誉也是另样的！……"
乌兹金们默默地在等待着：
一场争辩将在兄弟间掀起；
他们吓得动也不敢动一动。
他走了——大家仍是一片沉寂！……

16

　　你是凛然可怕的，沙坦山啊，
你这荒野的年迈的巨人；
人们传说，是一个凶恶的精灵①
用他的大胆的手把你筑成，
为了在这上天和大地之间
忘掉他的放逐，哪怕只是一瞬。
在这里他茫然地度过三百年，
他被沉重的锁链锁在山顶，
那时他从新筑成的山岩上想要
射死预言者，非常傲慢不驯。

① 一个凶恶的精灵——神话传说，阿米拉尼(即普罗米修斯)为人间偷得火后，宙斯把他锁在高加索的山上，任鹰鹫啄食他的肝脏。

沙坦山斗篷似地被云杉覆盖着，
它比邻近诸山的颜色更深。
绝望的眼泪在它的山腰里
挖掘出一长道黄色的小径；
这条小径上从来没生长过
一小片青苔或一小簇丛林；
它上面布满了奇异的脚印。
它通向哪里？只有天知道真情……
长着丫杈的长角的野鹿
隐藏在那高高的野花丛中，
在蛇麻草和常春藤的掩盖下
躺在那儿做着昏昏沉沉的梦；
它突然听见了熟识的吠声，
它感觉到近在身边的敌人：
慢慢地抬起它长长的犄角，
吸一口新鲜空气，提一提神，
从强有力的肩头上抖掉露水，
然后猛然向前一个纵身
闪过了山崖；它拚命地飞奔，
它不害怕那些多刺的荆棘，
一直冲进迷离的蛇麻草丛林：
但一条宿命的小道横在面前，
切断了它的自由的路程……
一只不可见的巨手迫使着
森林之王在这里停住脚步，

死亡已无可逃避，就在眼前，
它也不再想继续向前飞奔！……

17

是谁在那可怕的高山下
燃起了一堆守哨的野火？
火光照亮了周围的丛林，
野火的红焰在爆响闪烁。
是伊斯梅尔躺在火堆旁，
他的头在一块岩石上低垂着；
他手下的人们想跟在他的身后——
但却又没有胆量敢这样做！

18

这就是故乡为他准备下的东西？
幻想实现了！他见到了自己的祖国，
这儿，世界如此年青，自然如此丰饶，
然而人、人……自然对他们算得了什么？
逐放者刚刚地拥抱过自己的兄弟，
但诽谤与嫉妒——他却都已经尝过！
朋友们的微笑和深情的相会，
换个人也许会为此感谢造物主，
而对他却只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但伊斯梅尔难道是为忍耐而活？
常有这种人：感情——是他们的苦痛；

而险恶命运的作弄——是他们的生活；
有时命运为了表现自己的权威
会把这种人抛到我们的圈子当中；
好象古代的皇帝把宝石抛入大海，
但这块宝石却又会被大海的碧波
再给他送回岸边，在那预定的时刻！——
命运之子在世间找不到安身之所；
他们那新的生命让世界感到惧怕，
他们一闪即逝——连脚印也不留一个，
仿佛雷电之箭消失于乌黑的云朵。
群众往往也会惊奇于他们的天才，
但更多的却还是责备，那只是因为：
在灾难的大海中，任旋风把他们吹卷
他们对于奴隶还是十分冷漠；
权力的标记刻在他们高傲的额顶，
他们想超过奴隶，无论为善、为恶。——

19

“无法理解的人哪！你为什么拒绝了
爱情的话语，美人对你的恳请？
为什么当你跟爱情长久斗争时
你象孩子般惧怕自己的命运？
那些人们全不知道的过往的事
你可以在年青的萨拉身边全忘干净，
可以在荒野中，在天使身边忘却人群，

你可以爱，但你却不想去爱！——到如今
你面前展现出那些前来谴责你的
一幕又一幕生动而幸福的图景；
你紧握着她的手，你陶醉地亲吻着
她的胸和肩；你俩的抚爱、话语
和一切，都充满了幸福，充满了爱情，
你会感觉到，你会听到；可爱的形影，
迷人的眼睛——依旧是不久前的情景；
你的一切梦想原都是这样地真实，
因此你心惊胆战，如果不相信它们，
你就一定会再一次做错事情！
而你又用什么来替换这种幸运？"——
伊斯梅尔在火堆前这样地思忖。
突然他听到一声枪响，两声，许多声！——
他跳起来，他在倾听——但又重归寂静。
这时他便说："这只是病人的梦境！"

20

公爵又重新在草地上躺下，
他因心灵的激动而感到慵困；
火堆在爆响，升起团团青烟，——
什么？——他突然看见了一个幽灵！
一个头戴白军帽的俄罗斯军人
一手拄着一把明晃晃的军刀，
站在火堆前，他态度十分沉静，

脸色苍白、瘦削、而又那样阴沉。
伊斯梅尔甚至想要来问他，
他为什么离开了他的坟茔？
那颤颤抖动着的篝火的火光，
映照在他的仆仆风尘的脸上
让契尔克斯人的脸显出气愤：
“你到我这里来想要干什么呢？”——
“想得到你的保护和你的殷勤！”
来人毫无惧色地这样回答，——
“我在山中迷失了自己的路径，
契尔克斯人又在我身后紧跟，
我忠实的战马在我胯下死去，
他们又杀死了我的哥萨克兵！
拯救、或是杀掉这夜遇的敌人，
对你都同样地容易！我不怕死：
我的胸膛在这里挺起，请！
我把我自己信托给你的荣誉！”——
“说得对：我的荣誉你可以信任！
这是我的火：坐下暖暖你的身。”

21

　　这个夜晚寂静而又透亮。
天空中闪烁着灿烂的星光，
月亮在云朵里静静地安睡，
而人们却没有入眠，象她那样。

两人都在沉默，都没有歇息，
两个敌人面对面，在篝火堆旁。
外来人的容貌在公爵心里
激起一些未曾有过的幻想，
它使他不自禁地回想起
一副很久前就熟识的面庞；
这决不是一场空幻的想象。
他应该解除掉一切的怀疑……
伊斯梅尔再也难以按捺，
便这样对外来人细细地讲：
“我看你还很年青！年青人呵，
你惯于追求光荣，但你忘了，
在对不开化的人民进行的
血腥的战争中并没有荣光！
你们为什么要用贪婪的手
来搅扰我们的幸福和安康？
只因为我们穷，不把自己的
草原和自由向你们交出
换一件金色的豪华的盛装；
只因为被你们漠视的一切，
我们都奉为神灵膜拜、信仰！
我请你不必害怕，大胆地讲：
你为什么这样仇恨我们，
我们这些纯朴的人可曾
以自己的粗野把你损伤？”

22

俄罗斯人面带着微笑回答他：
“你的话都错了，契尔克斯人！
请相信，我也和你一样地喜爱
这奔泻的瀑布和浓密的森林；
迎着清晨或傍晚美丽的云霞，
我也喜欢欣赏那冰雪的峰顶，
我也爱你们的纯朴的人民：
可是我却切齿痛恨着一个人！
他缺少一颗契尔克斯人的心，
他一点也不、一点也不和你相同！
我起誓一定要来这里，亲自
和伊斯梅尔公爵决一雌雄……
为什么你用你毛茸茸的皮帽
掩盖起你那阴沉沉的眼睛？
你的沉默也就是对我的谴责；
但是你听着，你以后将会晓得……
惋惜也会燃烧在你的心中……

23

“你大概也会知道，伊斯梅尔
曾经在俄罗斯军队里服役，
他受过教育，但他在我们中间
也念念不忘自己祖国的土地，

他身上满是契尔克斯的气息。
酒宴上、战斗中，他比所有的人
都更要出色！东方的柔情蜜意
反映在他那双深沉的目光里：
他是女人的一帖致命的毒剂！
他点燃了她们想象的火花，
他支配她们毫不费气力，
他从来没有把享受女人
看做是罪过或者是非礼；
我不知道——他这种做法可是
对于异邦法律的轻蔑，
或者是一种堕落败坏的形迹！……
女人的爱情和她们的苦痛
使他感到欢欣，仿佛一场游戏；
但是对于他要的这一套把戏
她们当中又没有一个能够逃避。

24

“契尔克斯人！我在这里也见过
不少自由的女郎，她们都深情美丽，
但我不愿拿她们热情的目光
和北国眼睛中的情意相比。
你没有爱过！也没有经尝过
那迷人的芳唇和致命的话语；
你也没有在深沉的陶醉中

抚摸过少女的金黄的鬈发，
没有听过她们热情的誓言，
没有一次让她们欺骗过你！
但是我已爱过了！命运曾经
用光辉灿烂的彩虹诱惑过我，
让我不自禁地向深渊走去……
我也曾期待过幸福的日子！
我已经敢于把我美丽的天使
称之为自己亲爱的未婚妻，
来回答她对我的天真的美意，
我忘记了月光下不会再有天堂，
当我同天仙似的少女在一起。
可是突然啊，可怕的时刻到来了，
我多年的痛苦便是由此而起：
响起了祖国的号召，战争的呼唤，
这成了我们永远别离的信息。
一切的幻想都轻烟似地逝去！
那一天啊我将永远不能忘记……
契尔克斯人！契尔克斯人！当然，
你跟谁、跟谁都不曾有过别离！

25

“正当这时，伊斯梅尔偶然
见到了我的那位可爱的姑娘，
他暗暗地燃烧起了热情的火光！

这时候我正在遥远的他乡，
在战斗中寻觅着光荣或死亡，
他呵，这个荒淫奸诈的人，
便给我那年青姑娘的心上
布下了一张难逃的宿命的网。
他多么会用他那伪装的眼泪
向别人散布对自己的信仰！
而又用嘲笑——征服她的谦卑，
同时还保持一副温顺的模样；
或者是，突然在她的面前
投射出他全部热情的光芒！
他用一只有魔力的圆圈
划定了她心中所有的愿望；
他知道他不能成为她的伴侣，
我们的法律不允许他们这样，
但她仍然委身在凶手的怀里，
那被魔法迷住了的姑娘！
除了爱情，世上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被她遗忘，都已经遗忘……

26

“但是罪恶深重的伊斯梅尔
很快便感到了厌倦的烦闷！
当那短暂的热情已经熄灭，
再瞒下去，他已经没有了耐心。

诱惑者便远远走开，回到他的
祖国，抛弃了他可怜的牺牲品，
他竟忘了，天上有个复仇之神，
而人间，也有一个复仇的人！
我的手定要找到他，在人群里，
在旷野草原上，或深山密林中，
而那把制裁他的可怕的刀剑
将要鸣响在他那不屈的头顶；
即便是服装能给他改头换面：
但认出敌人不是靠眼——而是靠心！

27

“契尔克斯人，我看出，你能理解，
我的复仇的意念是多么公正！
你的嘴唇上已经浮起了诅咒！
你也不止一次听得浑身颤动……
啊，如果我能够完全讲清，
能够描绘出那个可怕的时辰，
当我看见我的美丽的人儿
陷入了那种被凌辱的绝境，
看见她萎靡不振的眼睛中
充满了一种无可名状的苦痛！
她已经丧失了她正常的理性：
她有时穿上化装衣，唱歌、跳舞，
有时又独坐在窗前，默默无声，

成天价坐着，仿佛她不知道
他早已丢开了她，早已经变了心，
她唉声叹气地等待着负心的人。
那个被毁掉的可爱的姑娘的
整个生命都停留在往昔之中；
她的精神错乱甚至也是由于
对他的思念和对他的爱情……
他不了解这是颗怎样的心灵！……”
俄罗斯人这样地讲了很久，
讲到复仇，讲到幸福，讲到负心：
伊斯梅尔不愿再听他议论。
只有上帝和他一个人知道
当时在他心中经历着什么，
虽然外表上他还是那样平静。
他紧紧地屏住气息，仰面朝天
（虽然他的目光和高傲的心
并不期望从上天得到欢欣），
躺在潮湿的土地上，正好象
那片土地一样，无言而又阴沉！

28

你可曾见过，在静静的山谷里，
人间的贪婪而凶恶的继承者——
那坟墓上的乌鸦、野鸢和饿鹰
成群地飞向一具被弃的尸体？

就这样，有些瞬间，短短的瞬间，
当一切超人间的苦痛成群地
飞向你的心头——来纵情地吞噬你！
几分钟抵过几个痛苦的世纪。
百合花只消一阵旋风便会吹折——
灵魂生而脆弱的人也是如此，
他经不起几分钟这样的袭击；
坚强的心灵却只把它们当做
普罗米修斯的考验，更坚定有力！
世间有着一切，只是没有忘怀——
时间也磨不灭它深深的痕迹！

29

天色已经明亮。高高的雪山
在淡蓝色的地平线上耸起
那参差不齐的金黄色的山脊；
云雾的滚滚波浪似的边缘
同朝霞的光辉融合成一体，
而在沙坦山的高高的山顶上
火堆在朝霞面前深感自己的卑微
而显得更加暗淡——阴郁的公爵，
好象是个垂死的病人一样，
从潮湿的地上慢慢地爬起。
仿佛是，他在尽力回忆着
那可怕的故事，而希望使自己

完全相信，方才是身在梦境里；
他真想把这一切全当作幻梦……
他伸出手抹了抹自己的额际；
但是忧郁是个残酷的主宰者！
他无能从额头上把皱纹抹去。

30

　　他从地上站起来，他一定要
给外来人引路，送他回去。
年青人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心上惶惑不安，最后只得同意。
他们走在荒无人迹的小路上，
但一切都使得他们惶悚不已：
时而从脚下飞起了一只小鸟，
时而又惊起一只红肚皮的狐狸，
它钻进了枝叶茂密的小树丛去。
他们从山上逐渐下来、下来，
各自把军刀紧紧地握在手里。
匆匆穿过一条危险的孔道，
头也不回地俯身跑了过去；
他们又爬上一座陡峭的山脊，
而一长列俄罗斯人的篷帐
在远处影影绰绰地闪着白光，
如同一群野鹤在宿夜地休息！
这时契尔克斯人停下了脚步，

紧紧地一把握住对方的手，
而谁能够、谁能够不感到惊异？
伊斯梅尔对他用俄语这样讲起：

31

“再见了！现在你可以安全地
走进你自己的篷帐，回返军营；
但是，如果相信我，如果你想要
把自己的悲哀淹没在血泊中，
那是枉然！要当心，或许，你只能
给你的悲哀又增添一层悔恨。
无论敌人的鲜血，朋友的倾谈，
都不能够医治好你这种病症！
你在这里，在这片遥远的地方，
只是在毁灭你的美好的青春；
不，你得不到命运手中的那颗
头颅，以洗雪你的不解的仇恨！
命运决不肯把它自己的牺牲品
让给人间的刑吏去任意戏弄！
你的手也决不可能吓倒了
那个敢于和命运交战的人：
你对伊斯梅尔了解太差了；
瞧吧，他就是站在你面前的人！”
公爵并没有等待他的回答，
只显出一副高傲轻蔑的面容；

他已经隐入了深山绝壁里——
俄罗斯人久久地站立不动，
孤独地，仿佛生根在泥土之中。

32

　　而在这个时候，沙坦山脚下
扎下了一座黑压压的军营，
营火堆的前面团团围坐着
一伙勇敢豪迈的契尔克斯人；
他们都非常爱戴伊斯梅尔，
都乐于同他一起享受光荣
或享受死亡！但必须同他才行！
然而命运却不能只用温柔的
感情把这些心灵纯朴的人
同那个具有不安的心灵的人
紧紧结在一起，结得难解难分；
罗斯兰贝克触怒了他们！
(无论在哪里总会有这样的人。)

33

　　吸着他们的土耳其烟草，
骑手们无忧无虑地团团坐定，
他们在等候着公爵："他一定会，
一定会到这里来探望我们，
只要夜色消逝，他鹰隼般的眼睛

就会使敌人的部队不敢乱动，
会在他面前全吓得战战兢兢，
如同罗斯兰贝克和乌兹金们！”
勇敢的一群这样悄声低语，
同时扬起了他们自由的歌声。

34

一旁站着一个英俊的青年——
死神也嫌这棵小花过于柔嫩，
他无言地、阴郁地站立在一旁，
抬起他两只眼睛凝望着明月——
那与不安的情思结伴的友人！
他也在这里等待着伊斯梅尔，
但他并非没有忧虑，他心头的激情
已经再也压不住秘密的悸动，
他的胸膛里不止一次地迸出
并非偶然的、沉重的叹息声；
于是他来到了伊斯梅尔身边，
来同他分担——即使是坟墓——他的命运！
唉！难道说这样一双娇嫩的手
还能够杀死一个哥萨克人？
难道这一双羞怯、温顺的眼睛
远走他乡是为了看流血的战争？
这样一个爱神似的姣好的人儿
为什么深更半夜站立在这里，

在一群残忍、狂暴、丑陋、
浪荡的契尔克斯人之中？
他虽然不敢讲出自己的原因，
但是这原因也不难猜透、摸清：
假如说……但是一颗心愈是年青，
也就愈是胆怯地、愈是谨慎地
把自己的希望和热情的根由
深深隐藏，而不告诉别人。
无论是嘴唇、面容还是眼睛，
都没有泄漏年青塞林心头的秘密，
它避开好奇的人们，象避开蛇蝎，
原封未动地隐藏在他的心中！

第　三　章

She told nor whence, nor why she left behind
Her all for one who seem'd but little kind.
Why did she love him? Curious fool!—be still—
Is human love the growth of human will? …

《Lara.》 L. Byron.①

1

怎样的草原，怎样的山峰和海洋
能够抵挡住斯拉夫人的武器？
俄罗斯沙皇在何处压服不了
对他政令的敌视和反叛背离？
你归顺吧，契尔克斯人！东方和西方的
命运，也许都将和你的命运无异。
那时刻即将来到——你将会骄傲地说：
尽管我是奴隶，却是宇宙之王的奴隶！
那时刻即将到来——新的威严的罗马

---

① 英语：她没有说，她到底为什么抛弃了一切，
为了那个对她似乎并没有情义的人。
她为什么爱他？好奇的傻瓜啊！——别胡说——
难道人的爱情是由人的意志所产生？……

拜伦：《拉拉》

用以装点北方的，是另一个奥古斯都大帝！

2

村庄在燃烧；它们失去了保护者，
祖国的子孙们遭受到敌人的攻击，
空中的火光如同常驻不去的流星，
照耀在云层中，令人不寒而栗。
一个战胜者象一只凶残的野兽，
端着刺刀冲进一个被征服的家里，
他杀死了屋中的老人和孩子们，
又用他一双血淋淋的手把那
年轻的母亲和清白的闺女调戏，
但山民的妻女并不是那样可欺！
强吻之后随着来的是一阵刀声，
俄罗斯人一退，——叫了一声——便倒下去！
“为我复仇呀，伙伴们！”——于是转瞬间
（为了凶手的死真该这样复仇！）
简陋的小屋在他们眼前着火了
——契尔克斯人自由的篝火在熊熊燃起！……

3

阴郁的罗斯兰贝克如今又重新
躲进了远远的山村，不再吓得发抖；
但是他心上有着一个诡诈的计谋，
弟弟现在已不能再来束缚他的手。

伊斯梅尔此刻在哪里?——他走入了
不辨路径的深山，和哥萨克搏斗，
把他们的团队吸引到这里来，
让漫山遍野都布满他们的尸首，
再把新来的人也向这条路上引诱。
俄罗斯人已经疲于再跟踪、追击，
疲于攀登那天然堡垒似的山头，
但是契尔克斯人不让他们喘息；
他们忽而隐藏，忽而又出来挑斗。
他们，好象幽灵，又好象轻烟似的幻影，
象远在天边，象近在眼前，在同一个时候。

4

　　但伊斯梅尔在战斗的风暴中
并非想寻求自我忘怀和平静。
他不是为祖国、为战友去复仇，——
也不是想追求什么英雄的美名；
他知道尊崇和褒奖的价值，
这些只是为了蠢人而发明！
短暂的热情熄灭了！心灵疲倦的他
本来不希望自己的热情再生；
他只决心保卫，不仅自己的故乡，
甚至每块山石，不受俄罗斯人欺凌！

5

白日已经逝去，天地仿佛蒙上
一层透明的帷幕，披上了一层昏黄……
地上没有一点风，苍白的穹窿中
也没有一丝云！只是模糊地望见
一只苍鹰在无色的天空中翱翔；
一道黄色的光在山崖间游荡，
偷偷地溜进了一个荒凉的洞窟，
照耀在一具光秃秃的骷髅上，
它在自己即将消逝时照射到了
这墓中人身上，而在覆盖着青草的
一堆被抛弃的尸首上，时而在这里、
时而在那里飘忽不定地荡漾，
晃动着它那一条长带似的微光，
惊奇于它们永恒的恬静和安详。
但是还有两个虽然也一动不动，但却是
活着的人，首先遇到这微弱的光芒……
他们两人也是同样地无忧无虑，
如同坟墓中沉默的牺牲者一样！

6

一个是……一点不错！——伊斯梅尔！
莫名的思想紧压着他的心房，
他凝望着暗淡无光的太阳，

好象我们有时候送走那些
令人厌烦的客人一样。他身上
是契尔克斯人的头盔和甲胄，
斑斑的血迹在好几处地方
染污了军刀上闪亮的寒光。
而这时，塞林把他年青的头
恰好枕在他领袖的膝盖上；
他好象是他的守护的神灵，
无论到哪里都跟在他的身旁；
谁也不曾从他嘴边听到过
一声怨言或者是一声嘟囔……
当他感到胆怯或感到疲倦，
只消抬头把伊斯梅尔一望——
劳累和恐惧，他也感到欢畅！

7

他正在沉睡——长长的睫毛
掩盖着他一双美好的眼睛；
面颊上的血色象少女一般，
闪耀着两朵玫瑰色的红晕。
他枕在他所披挂的铁甲上
也不觉得坚硬。骑士负疚地
凝视着他这副柔美的面容，
他心头正浮出的种种幻想
充满了一种莫可名状的苦痛：

“仿佛是一颗亮晶晶的露珠，
滴落到一片枯黄的小树叶上，
远远离开自己天国的仙境；
它安然地停留在这片树叶上，
象天国的明珠似地光彩晶莹，
它心中毫无顾念，它也不知道，
这片枯黄的小树叶很快就要
被镰刀割去，或者毁于刀兵！”

8

　　他用他半张半闭的嘴唇
呼吸着黄昏时清凉的微风，
他在甜睡；但他那平静的灵魂
却在激动着！他在睡梦中仍然
断断续续地在和某个人谈心！
公爵听见了，突然大吃一惊；
他在寂静中把他精细的耳朵
轻轻地转向塞林的嘴唇：
也可能，通过他的这些梦呓
他可以了解一些他的命运……
“你竟忘记了？——爱情需要的
不仅仅是外表上的柔情……
丢开吧！”——他在睡梦中喃喃不停。
“丢开谁呢？”——公爵接着向他追问。
塞林不作声，但只短短的一瞬；

他继续说："还怀疑什么呢？
整个盖上了他的轻蔑的烙印……
唉！这算得了什么，在他面前
是一个普通少女，或者是塞林？
我们之间将永远如此下去……
为什么他用他的宝贵的嘴唇
把这个名字奉为最高的神灵？"
"不是我吗？"——伊斯梅尔在思忖。
过了一会，他又听到塞林这样讲：
"多可怕啊，上帝，当孩子们
听到他们亲生父亲的诅咒，
因为孩子们在他风烛残年
抛下了他……但是他的泪痕
却更为可怕！……"塞林又说出了
两三句话，突然从他的胸中
吐出象诀别似的微弱的呻吟，
随即飞逝了。——公爵出于同情
打断了他这场沉重的迷梦。

9

年青人抖了一抖，便醒过来，
他向四周望望，微微地一笑，
当他清楚地看到，原来他自己
是枕着他朋友的膝盖在睡觉。
但是，仿佛是这个荒唐的梦境

与他的命运有着某种联系，
他羞得满脸通红，他很想把
梦中的事讲出来，但又觉得害臊。
他不回答朋友向他提出的问题
（这是他悲哀的最明显的征兆），
却去那野玫瑰花上揪下几片叶子，
而最后有两滴明亮的眼泪
在他低垂下的眼睛里闪耀；
他连忙把身子转了过去，
伸出一只手急忙把眼泪擦掉……
公爵注意到了，他全都看见了；
但他并没有因此心中不安，
他只把这些眼泪当作是傻气，
当作是孩子们偶尔的撒娇。
是不是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有
尝过爱情的甜蜜的悲伤了？
是不是他自己也已经很久没有
把自己的痛苦交付给眼泪了？

10

　　我不知道！……他早已不习惯
按自己的看法判断别人的感情。
当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欺骗时
他曾不止一次地受骗于人：
受骗于虚情假义的伪善面孔，

受骗于眼泪和冷冰冰的心；——
他已经不敢再相信了，只因为
他相信过一切东西，一切的人！
他根本蔑视这一钱不值的世界，
在那里，生活——一串永恒的相互的弃义背信；
在那里，欢乐和悲伤——一些虚伪的幽灵！
在那里，关于善和恶的记忆——一杯毒酒！
在那里，恶诱惑我们，但更多地烦扰我们；
在那里善也不能够慰藉我们的心；
在那里善与恶对热情都唯命是听，
而给我们带来的也只有一个悔恨……

11

塞林站起来，他走上一座山。
洞口长满了银白色的羽茅草；
苍茫的暮色远远地到处弥漫……
听，马蹄声，看，扬起一阵尘烟，
山谷中升起了黄呼呼的一团！
晚霞中，契尔克斯人的呼叫声
在轰响，又在荒野中逐渐消散！
塞林站在山头上全都能听见；
他急急忙忙地跑进了洞口：
“他们！他们！”——他大声呼喊，
他用他那柔嫩的手迅速地
把公爵扶出洞外，让他来看看。

这时第一个骑手已经出现；
他已经爬上了陡峭的山头，
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
紧跟着是另一个，又一个，
他们走在一条狭窄的山道上，
仿佛是伸延开的一条长链：
那山道非常狭窄，如果两匹马，
迎面相遇，它们将无法后退，
也无法向前，彼此进退两难。

12

这一大队勇敢的骑士们
闹嚷嚷在山前停了下来，
从疲倦的马背上跨下马鞍。
但是，一当公爵向他们走去，
他们便立即肃静，不发一言！
在他们的脸上显示出敬意；
但是这是尊敬——而不是畏惧；
它的根源是舆论——而非强权！
“有什么消息？”——俄罗斯的部队
已经来到了我们阿萨平原，①
连我们的贫穷也让他们歆羡！
他们人多势众！——“谁不爱自由？”

① 阿萨平原——阿萨河沿岸一带，十九世纪时叫做阿萨平原。

没人发言。——“那么让我们歇歇
自己的马；天明就奔赴前线。
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命运？
我们都去为自由决一死战；
然而年纪轻轻地就去牺牲……
塞林，你别跟我们去上火线……”

13

年青人脸色发白了，一种谴责
显明地流露在他的目光里：——
“不，”他说，“我随时随地，
在逃亡或战斗中，都同你在一起；
不，我不能够背弃我的誓言——
无论死或者活都要跟随着你！
伊斯梅尔，你曾亲眼见到，
尽管枪林弹雨，我也毫不畏惧；
敌人从来也不曾吓倒过我，
只要有你，公爵，和我在一起！
我不是还可以常常替你
从额上擦去灰尘和血迹？
当你的战友离开你的身边，
那是谁的言谈和谁的抚慰
赶走你那严峻阴沉的悲戚？
那是我的话语，是我的爱！
请你带着我，带着我一同去！

你知道，我也会开枪射击……
死对我又算得了什么？——呵，不！
我的心从来不曾珍惜过
什么青春的幸福、什么美丽；
我能抛弃一切、一切，人间与生命、
但是不能把伊斯梅尔抛弃！”

14

公爵默默地望了望天空，
而终于，回转过自己的身子，
把手向着塞林的面前伸去；
塞林把这只手紧紧地握住，
因为这悲哀的先兆所许诺的
是死亡，而不是暂时的别离！
武士长久地这样站在那里；
在他那低垂着的眉毛下
突然闪亮着一种什么东西，
如果它不是又消失掉的话，
我会把这闪光当作眼泪……

15

马在高峻的山坡上来往不停；
把箭筒、鞍鞯、盔甲和刀枪
运进山洞，准备明天使用；
一堆篝火把洞口照得通明；

公爵身上金光灿烂的铠甲
在火光下闪烁；他全身心
沉湎于一种悲哀的幻想中；
而热情也如同疾病一样，
赶走了人们的睡梦和宁静。
这时塞林说道：“我看大约是
洞窟中的妖魔缠上了你的身！
让我来唱一支歌儿给你听；
我们家乡年青的姑娘们
都非常欢喜唱这一支歌
来送别她们出征的情人！
它是哀怨的；但我在自己家乡
却没有听到过更美的歌声，
我的母亲俯在我的摇篮上
也常唱起这支歌儿给我听，
听着它，你可以忘记掉苦痛，
歌声可以在你的眼前唤起
你童年时代美丽的梦境！”
塞林唱起来了，夜在四周倾听，
而荒野也向它响出阵阵的回声：

塞 林 之 歌

月儿光光，
清静明亮；
青年战士，

走向沙场。
勇敢的武士背上枪，
年青的女郎对他讲：

“你定要大胆信赖天命，
我那亲切可爱的情郎，
你要向东方祈祷上苍，
你要忠实于你的爱情，
要对预言者诚心信仰！

“谁要是爱着永远不变，
那他就永远受人赞扬，
无论是嫉妒或是仇怨
他全都不会放在心上；
即便是死神要来害他，
爱着的人永不会死亡！

“谁要是走上血的战场，
对敌人不动一刀一枪，
而叛卖了自己的爱情，
那他定要可耻地死亡；
野兽也不啃他的骨头，
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

月儿光光，

清静明亮；
青年战士，
走向沙场！

“快别再唱这支歌了！”象发疯一样
公爵大喝一声，“你为什么要责备？……
难道预言者会倾听你的歌声？……
我浴着鲜血，在沸腾的战斗中
可以使你的话音完全听不见，
我可以挣断它沉重的锁链……
我可以把记忆扼杀在我心中！……
起来！——怎么？——你们还没有准备好？……
歌声滚开！——我要的是血！……是时候了！……
朋友们！带马来！……你们没有听见……
冲击声、马蹄声、炮弹的呼啸声，
呐喊和破裂的钢刀的砍杀声？……
而我听到了！……啊，别唱了，别唱了！
摸摸我的心，怎么啦，它在颤动？
你还不满意吗？……上帝啊！上帝啊！
为什么竟要借它的手来杀人？……”
他的话声离开他惨白的嘴唇，
那样含混不清地消失而去，
仿佛远处的一阵隐隐的雷鸣。
伊斯梅尔被摇曳不定的、
忽明忽暗的火光照亮了半身，

他手中握着一把出鞘的军刀，
严峻可畏地站立着，一动不动，
仿佛是凶恶的幽灵从坟墓的
睡梦中被魔法的语言惊醒；
他把他的目光愤怒地投向
空旷的草原，而手在威胁地指着，
指着一个什么可怕的东西：
要不然，伊斯梅尔坚强的心
怎么也竟会这样惶惑不宁？
这时候塞林终于弄明白了，
原来勇士并不是在对他讲话！
粗心的人啊！竟然触动了
他心灵的琴弦！——而声音便冲破了
那阴森森的牢狱而突然苏醒……
对于他自己的艺术的力量
塞林自己也不禁感到吃惊！

16

人群都已经上马，准备出动；
在即将熄灭的篝火的照耀下
闪过了一个个的阴沉的面容。
好象荒野中一群白色的野鹤
迟误了路程，很晚才觅得宿地，
又突然从田野飞上了天空……
笑声、叫声、低语声、马蹄声和嘶鸣！

一切都呼吸着暴乱和战争！
一切都表现出粗率的无知，
都表现出盲目大胆的蛮勇。

17

　　天空中透出了一道道的微明；
一层层蓝色的嫉妒的云朵中
朝霞已经泛出了它的红晕。
公爵沿着山谷在策马前进，
身后跟着一长串契尔克斯人。
这可真是：骏马配上英雄汉！
他纵马飞奔，象荒郊上的野风，
在铺满沙石的路上飞驰而过，
卷起了一团团滚滚的烟尘；
他浑身雪白：在夜色昏暗中
可以分明地看出他的身影。
塞林披挂着一套沉重的军装，
背上的箭袋在叮当作声，
骑一匹飞快的乌黑骏马，
敏捷地紧靠着他并肩飞奔。
好似一朵白云，在夏日正午
平静而无畏地飘荡在天空，
而突然间，蓝色的天穹中
被雷雨的喘息紧紧追逼着的
一片含雷带电的墨黑的乌云，

一块黑缎子似的，向前飞腾；
但它无论如何挣扎，却仍然是
赶不上高空中的那一朵白云！

18

　　宿命的战场已愈来愈近。
命运即将决定谁死谁生！
忽然间，他们听到了枪声；
并且一刻比一刻更密更紧，
而这时山后也立即传出了
一阵阵隆隆的大炮的轰鸣。
公爵勃然大怒，把手一挥：
"跟我来！"他大声喊道，"前进！"
说罢便松开了手中的缰绳。
是呵！公爵还从来不曾
象今天这样地漂亮英俊！
万人拥戴的统帅和英雄，
他好象一位驱魔的天神
正在飞向那险恶的敌人；
在这一瞬间，你说呵，塞林，
有谁会不跟他勇敢地前进？

19

　　这时一队强大的哥萨克兵
恰好在拚命地、不顾一切地

追击着一小股离队走散的
英勇无畏的契尔克斯兄弟；
契尔克斯人迷失了路，整夜
在敌人营盘附近摸来摸去，
守夜的哨兵看见了他们，
大炮便向他们身边轰击，
哥萨克士兵又迎面杀去！
契尔克斯人无言地、拚着命
把这场恶战尽力支持到底，
他们耻于临阵脱逃，耻于
让人看出死神吓住了他们。
他们的阵地被愈挤愈紧；
只见一个人在军刀下倒毙，
另一个又被铅弹射穿胸膛，
被他的马带着向田野跑去，
而这垂死者还在马背上挣扎！……
没有希望了，快抛下武器吧，
契尔克斯人！赶快祈祷上帝！
你的绸棉袄已经浸满血迹，
你不会见到另一场战斗了！
突然一阵烟尘；熟悉的叫喊声：
这是鼓舞人心的亲人声息！
他们一回头，看见他们的公爵
站在山上，寒光照耀着铁衣！……

20

伊斯梅尔没有站立多久：
他只是让马儿喘了口气，
抬头望一望，便冲向前去，
他冲散了敌阵，在敌人队伍中，
在自己身后，留下一条血迹！
他时而向左、时而向右、
在空中划下一个个的白圈，
用锋利的军刀不停地砍劈；
敌人还不及见到他的剑光，
便已在他的剑下纷纷倒毙！
公爵象头年青的雄狮，一时兴起，
直向敌阵的心脏杀去；
枪弹在他的身旁呼啸、嘶鸣，
但怎样呢？他有预言者的荫庇！
刀枪也无法刺穿他的盔甲，
子弹也无法击中他的身体。
在他身后冲上来一伙好汉，
给敌人带来了死亡的信息，
而不多一会儿，激烈的战斗
便爆发在这荒僻的山谷里……

21

一匹特拉穆马群勇敢的后裔①

从战火中退出来，被卸掉鞍鞯，
奄奄一息地横卧在丛林中，
身体已渐渐僵冷了；它的面前
站立着一个契尔克斯人，失掉了
伙伴，对它抱着满腹的哀怜；
他两手交叉在胸前，正向那边，
向战场，投射出他羡慕的视线，
他真想要诅咒自己的命运啊，
他的伤感——是一个英雄的伤感！
这时，塞林浑身大汗、疲惫不堪地、
慌慌张张来到了他的面前
（他至今还不曾张过自己的弓，
还不曾动过一支箭袋中的箭）。

22

“糟了！”他说，“公爵不见了！哪里去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请你向那边望，
在那里战争的烽烟照得满天红光，
在那里烟尘最浓，死神叫得最响，
在那里死者和生者都已满身鲜血，
在那里想逃跑已没有任何希望；
他就在那里！——你瞧：象火焰从天而降；
他的头盔和战马——就是我们的旗帜！

① 特拉穆——一八一八年以前的一个村庄，在别士图山下，以产名马著称，一七八〇年由俄罗斯军队建立。

他在那里！——他象神似地英勇砍杀着，
敌人遇见他若不逃窜便只有死亡！”
这位大自然的儿子这样回答塞林——
而自由的草原从不会阿谀夸张！……

23

这俄罗斯人是谁？他手执钢刀，
头戴白帽，他在无畏地冲锋！
老远就能从人群中认出他来，
他的榜样鼓舞着哥萨克士兵；
他在找伊斯梅尔——他找到了，
他立刻摸出手枪对他瞄准，
开枪！——没有打中！——他的铅弹
欺骗了他！——但是公爵听见了
这一致命的枪声，他猛一回身，
浑身一抖："你又来到了我面前！
这可不能怪我了：请上帝作证！……”
只听钢刀嗖地一响，一声大喝，
头颅便从那颤栗着的身子上，
象只熟果子离开稚弱的枝头，
滚落在地上；——而他的烈马立即
两腿直立，摇动着鬃毛，大声嘶鸣，
转瞬间，一个被砍掉头的骑士
便在足迹遍地的沙土上毙命。
这颗心没有多久便萎缩了，

愿它安息！——只是这短短的一瞬，
它便不再去爱，也不再去恨：
并非每人都能有这样的幸运！

24

战斗愈来愈激烈了；在公爵的
手臂挥舞下，人头在地上滚动；
哥萨克士兵们已经溃不成军，
彼此拥挤着，践踏着，争相逃命！
山民在奔跑，如同凶恶的精灵，
发出胜利的吼声追击他们，
无论对谁也决不刀下留情！
但是怎么啦？胜利背弃了山民！
浓密的硝烟忽然间遮天蔽日，
传来了一阵意想不到的雷声；
而在公爵伊斯梅尔的眼前，
他的战友们连同疯狂的坐骑
一列一列地倒在地上丧命。
血肉模糊的尸体堆积如山；
飞来一阵霰弹，势如暴雨倾盆，
而这时，什尔万军团从远处①
听到了这一阵排炮的轰鸣，
便端起阴森森的刺刀赶来厮拚。

① 什尔万军团——什尔万军团是由一部分亚速军团、喀山军团组成的，在一八二六至一八二九年与波斯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以骁勇著称。

伊斯梅尔真想单枪匹马
怀着一颗悲痛欲绝的心
一直冲向这带来死亡的人群；
但这时，有个契尔克斯人
一把抓住了他的马的缰绳，
不管骑手在怎样极力地抗拒，
他牵住骏马便向山中飞奔。
在这片无边无际的混乱之中，
即使是一丁点儿小小的活动
也逃不脱年青的塞林的眼睛；
他发觉公爵已经进入深山！
便一边祝福着这突来的命运，
一边飞速地在他的身后跟定。
不是羞耻——而是痛苦的懊恼啊，
这时正咬噬着英雄的心：
对失败者的褒奖不一定是生命！
他对战友们望也不望一眼，
仿佛他从来就不认识他们。

25

幸福愈是不常来娇纵我们，
我们便会愈是温存甜蜜地
沉湎于种种预测和幻想。
我们也会去暗暗地热中于
另一个世界，虽然到了那里

生杀大权仍操在命运手上，
我们还是会心甘情愿地
对它奉献上自己的希望，
并且随心所欲地美化着
我们的种种空幻的妄想！
每当悲哀和人世的烦恼
来扰乱我们心灵的安详，
我们便常常地忘却人世，
一任心灵和思想飞向远方，
去捕捉美好的梦幻，虽然
并没有往昔的影子和迹象。
但是那颗已在怀疑中变冷、
已经学会和命运抵抗的心，
并不想要抚慰自己的痛苦，
也不想要把它们全都遗忘；
假若它偶尔也浮起幻想，
那只是在幻想胜利的荣光！
它深深知道它自己的力量，
在没有把尸体投进坟墓以前，
它决不放弃那高傲的思想……
老天赐与伊斯梅尔的便是
这样一副不可战胜的心肠！

26

他受伤了，他的血在流淌；

而他没有感觉，也听不清；
他的烈马喷着鼻息，喘着气，
载着他向危险的路上奔去！
没有走散的只有一个塞林。
他此刻在马鞍上东歪西倒，
两只手紧紧抓住了马鬃；
他的额头因恐惧而发青；
他把两只饱含泪水的眼睛
一刻不停地投向那一个人，
这个人对他是世上的一切，
他宁愿把美好生命的希望
全都拿出来为这个人牺牲，
这个人的最后一声“别了”
会使他永远地诀别了人生！
哪怕全世界都说他是个恶徒，
人们的流言又怎能奈何爱情？
上天的裁判又怎能奈何爱情？
不！想要使爱情冷却的企图
还不曾有过任何一次得逞；
爱情的善恶就是爱情本身！

27

　　厌烦的追击的喊声沉寂了；
马儿吐着白沫，浑身大汗淋淋，
在一座高山和深谷绝壑之间

一条多石的小径上奔驰前进，
它们自己能够辨认出道路，
它们不把骑手放在眼中，
而他的动作失灵的手
也早已控制不住缰绳。
右边茂密的丛林从山上垂下，
时而碰到了他们的帽顶，
一只黑糊糊的小羚羊
从那高不可及的山顶上
凝望着这两个新来的行人；
左边是一道深不可测的深渊，
一排红石块垒在它的边沿，
到处都有随时坍塌的可能。
一条人迹不到的山中溪涧
荒野而险恶地在山下奔流，
它象一只可怕的美洲猛虎
滔滔的波浪在大声地翻滚；
波浪闪烁着，时而象成串的珍珠，
时而又象绿宝石的花纹；
仿佛一个满怀敌意的神灵
隔开了两个家族——两座山岭。
在远方，透过一片片的浮云，
一重重的光裸不毛的高山
把人们的希望和目光
直引向远方蔚蓝色的天边，

而云影在峰峦上匆匆晃动；
嫉妒地相互追逐，一闪一闪，
时而向后退，时而向前进，
仿佛在这片南国的阳光下
南国的热情正在其中沸腾！

28

伊斯梅尔渐渐筋疲力尽；
已是正午，太阳在高空燃烧。
但有希望！看那蓝色的炊烟，
离故乡的村落已经不远了……
那儿壁立着美丽的花岗岩，
岩石上覆盖着低矮的树丛，
仿佛是一顶毛茸茸的皮帽，
前面是布满牛车车辙的
弯路和一条笔直的大道。
从大道那里，泥屋的土房顶、
清真寺、闪耀着白光的围墙、
阿尔贡纳河的蓝色的波涛，
象近在眼前，迎着人们微笑！
终于到达期望已久的弯道；
已经望见浓雾弥漫的山顶，
已经听见小河低沉的喧闹；
白马更用力地向前冲去……
但是，突然间它的前蹄

一步踩空，猛地绊了一交，
它那笨重的身躯在疾驰中
立即在山石之间猝然摔倒。

29

骑士的鲜血在不停地流淌，
他仰卧在地上昏厥了过去；
额头上泛出痛苦的苍白色，
口中吐出临终时的沉静的气息；
仿佛是，他的最后咽气的时刻
只等待天国约定的限期一到，
便立即飞来，而转瞬之间
把一个活人化作一具尸体！
关于渺小的思想多年以来
一直在折磨着他不安的心，
难道一座草原的坟墓就是
他留在世上的唯一的痕迹？
不！不！塞林不是还在身边吗……
象风暴中一枝嫩弱的杨柳
低垂在一座倒塌的神坛前，
塞林绝望地向他俯伏下去，
为他卸掉他的铠甲和头盔；
塞林把心和他的心贴在一起，
却听不见一点生命的声息！
如果这个可怕的瞬间没有

扼杀掉塞林心中的一切思绪，
他定要向造物主进行控诉，
他定要诅咒那残酷的上帝！……

30

塞林站起来，向四周了望：
眼前的一切全都毫无动静！
他呼叫着：听从着他的呼喊
飞来了一片孤单单的阴云，
迎风伸展着它黑色的翅膀，
象死神一样地阴森而寒冷。
终于，它用它那潮湿的阴影
紧紧盖住了我们的两个行人，
年青人又感到了新的惊恐！
急忙和他的伴侣身贴着身：
“呵，请你饶恕他！……请你等一等！”
他大声地叫着，“我分明看到，
你是要来从我手中夺去
这个我所一心钟爱的人，
这个我爱得不能更少的人！
走开吧，去世上另找别人吧……
人人都是你的神灵的牺牲！……
难道没有人比我更为不幸？
难道没有人比他的罪孽更深？”

31

这时，天空中阴郁的云朵
虽然不懂得向它提出的恳请，
却也一溜而过，象一缕轻烟，
当塞林鼓起勇气举头望去，
它已经飞得很远很远了！
苍白的伊斯梅尔呼吸到了
一阵凉爽的气息，清醒过来，
叹息一声，然后睁开了眼睛。
他的一只颤抖的手找寻着
另一只手，他浑身软弱无力；
他饮啜着微风清凉的气息，
倾听着身边的每一个声音，
他眼前的一切，或远或近，
都渐渐看得清晰，听得分明……
哪儿是他最后的朋友塞林？
他抬头一望！——出了什么事情？
他抬头一望——嘴唇立刻僵硬，
种种思想抓住了他的眼睛……
无论是天使或魔鬼的语言
都无法描写出这样的一瞬！

32

原来塞林是……现在谁还猜不到？

他头上毛茸茸的皮帽已经不见，
他的胸怀畅开着；波浪似的鬈发
黑油油地垂在他丝织的棉袄上，
这是女性悲哀时最好的装扮！
她的嘴停止了祈祷！……她的眼……
呵，天哪！天哪！天国中可曾有过
这样的眼睛？眼中的泪水、怯懦、哀伤
留着可怕，但除去又令人留恋！
告诉我，你那许多美貌女郎中
可曾有一个年青的萨拉？她在哭？
她在爱？但我了解你的沉默无言！
这样的人儿我将再不能看见；
天国里也不会有这样的仙女，
而萨拉又只有一个活在人间……

33

他认出、认出了他在心灵的风暴、
战斗的风暴中忘怀了的芳容；
他吻了吻她柔美秀丽的面颊——
而生命的美又重新归于他们。
她把她的额头俯在他的胸前，
伊斯梅尔抚爱着他的萨拉，
她有点害羞，但心灵怎么能不
把理智迷惑？把爱的羞涩战胜？
他们的语言——是火！永恒的荒原

也充满了他们的幸福和欢欣。
上天和大地把爱情奉为神圣，
只有人们却把它看作罪行！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万物有情，
而只有人才会去买取幸运！

* * *

两年过去了，战斗仍在沸腾；
劫掠与欺骗的养料正哺育着
高加索荒僻深山中的人民；
在炎热的白昼或是迷雾的夜晚，
他们的豪勇在威胁着俄罗斯人。
盲目的复仇心和对祖国的热爱，
似乎是，已使弟兄俩停止纷争；
每一片敌人流血和逃窜的地方
都能见到伊斯梅尔的手臂和刀影。
可是为什么如今跟随他身后的，
既不见有萨拉，也不见有塞林？
柔情的列兹庚姑娘如今在哪里？
怎样一种打击冷却了她的心？
那颗他曾经不配去占有的心啊
如今在什么地方为爱情而跳动？
难道变心会是他们分手的原因？
她活着，抑或已沉入最后的梦境？
可有人含着痛苦的眼泪对着她
用祖国语言道一声最后的“别了”？

可有亲人的手为她筑起了坟冢?
如果是死神到今天还在饶恕她——
她又跟随哪些人生活在哪片荒野中?
谁敢去向伊斯梅尔这样询问?

一天,当那夕阳残照的斜晖
在云朵上撒下点点金光的时辰,
伊斯梅尔坐在山上,忧思沉沉:
他早在孩提时代便已经爱上了
荒野的大自然那绮丽的风景,
他喜爱云霞的光辉,和在蓝天中
闪耀着的积雪的高山和峻岭;
只有这个还不曾背弃他的心灵!
在他的身边站立着四个山民,
他们想从他脸上看出他的心情;
但是有谁能够洞悉大海的深渊
和这颗只有痛苦、没有热情的心?
不管他思索些什么——遥远的西方
也不能吸引住他的哀伤的幻梦;
有着另外一些回忆,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对象占有了他的灵魂。

哪来的枪声?——一股白烟袅袅上升。
恶棍的手多么稳,眼睛多么准!
胸中带着铅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高高的额头上盖着死亡的烙印，
他，战争的宠儿，在朋友的围绕中
躺着，对他们的呼叫永不再答应！
晚霞的一线最后的光辉照耀在
他的阴郁的脸上，而给他的面颊
增添了一片美好的红晕；仿佛是
在他身上还残留着生命的遗痕，
仿佛是，那压抑着他心智的思念，
他最后的一个沉重的痛苦的思念，
当他的灵魂脱离他肉体的时候，
还没有从他的面庞上完全消隐！
愿上天的判决在将来制裁你吧，
残忍的哥哥呵，奸诈的嫉妒的人！
你亲手射出了这致命的一击，
在这深山中没有人可让你雇用！

潺潺的泉水在近处不停地流。
契尔克斯人把这具血污的尸体
搬到泉水边；他们伸手解开他
被枪弹打穿的高加索上衣衣襟；
他们原是想要给他洗一洗前胸……
但他们的眼色为什么突然阴沉？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地恐惧震惊？
为什么他们突然跳起、面色冰冷？
为什么？——只见一绺金黄色的鬈发

(这定是异邦人的符咒，毫无疑问)，
皱成一团，塞在他的粗布衣衫里，
而一支系着缘带的白色十字架
也亮光闪闪地挂在死者的前胸！……
“谁想得到？——你是个该死的邪教徒！
不，你不会得到任何更好的下场，
不，不，任何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都不给叛徒伊斯梅尔挖墓造坟！
神圣的预言者啊，只有你才能
使这种蔑视人类和命运的人，这种
任意玩弄死神的人永世沉沦！
没有人哭他，让他去可耻地腐烂，
让他象他出生时一样，孤独地结束一生。”

(一八三二年)

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①]、年青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

万岁啊，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
关于你、关于你可爱的近卫士、
关于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
我们编下了我们的这一首歌；
我们按古老的格调编下了它，
我们配着古斯里琴声歌唱着它，
我们哀切地讲着，哀切地唱着。
俄罗斯人民听到它而感到欢欣，
贵族马特威·罗莫丹诺夫斯基
给我们送来了浮着泡沫的蜜酒，
而他那白嫩面皮的贵族夫人
给我们用白银制的盘子端来了
一幅崭新的精工丝绣的花手巾。
他们款待了我们整整三天三夜，

他们一心一意地听着——愈听愈爱听。

1

这不是红色的太阳在天空中照耀，
这不是蓝色的薄云在欣赏阳光；
这是严峻的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
戴着金冠端坐在餐桌前。
他后边站的是侍膳太监，
他对面坐的是文武官员，
近卫队挨次地坐在他两边；
这是沙皇为了上帝的光荣、
为了自己的喜悦和快乐在饮宴。

这时沙皇微笑着命令侍膳官
把那外洋运来的美酒琼浆
倒进自己镀金的长柄杓，
请他的近卫士都来尝一尝。
——大家都喝着酒，赞美着沙皇。

他们中间，近卫士中间只有一人，
一个大胆的武士，勇敢的好汉，
没有在金杓子里沾一沾胡须；
他向着地板低垂着自己阴郁的双眼，

① 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即伊万四世，通称伊万雷帝(1530—1584)，一五四七年起为俄罗斯沙皇。

向着宽阔的胸脯低垂着自己的头颅——
而在他的心胸中有着不解的思虑。

你看，沙皇紧紧皱起黑色的浓眉，
用他那炯炯的目光向他狠狠一瞪，
正如同从高高的天空里一只大鹰
盯住了一只浅蓝色翅子的小鸽，
但年青的战士还低着头，毫不知情。
你看，沙皇把权杖向地下猛然一顿，
他那根权杖上的尖锐的铁尖
把橡木地板一下顿了两寸深，
但这时年青的近卫士还没有惊动。
你看，沙皇讲出了他的可怕的话，
这时候我们的武士才突然间清醒。

"喂，我忠诚的奴仆，基里别叶维奇，
莫非是你心中怀着不忠的思念？
莫非是你在嫉妒着我们的光荣？
莫非是对这光荣的服务你感到厌倦？
当月亮上升时——星星都很高兴，
它们更为欢乐地在天空中游玩；
可是有一颗星星却躲藏到乌云里，
这颗星星蓦地里就陨落到地面……
基里别叶维奇，你不该、不该
把我们皇家的欢乐也看不上眼；

须知道你出自斯库拉托夫的门庭，①
而在马留达的家里把你抚养成年！……”②

基里别叶维奇深深地俯首躬腰，
对严峻的沙皇这样回答道：

“你，我们的皇帝，伊万·瓦西里叶维奇！
恳求你不要责骂你卑贱的奴才：
用美酒也浇不熄我这火热的肝肠，
用盛宴也转不过我这心头的悲哀！
我触犯了你——随皇帝的旨意来制裁：
请你命令执行极刑，砍掉我的脑袋，
它沉重地紧压在我武士的肩头，
它自己要向潮湿的地上滚下来。”

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对他讲：
“但是你，年青的勇士为什么面色阴沉？
莫不是你的绣金外套已经破损？
莫不是你的黑貂皮帽儿已布满皱纹？
莫不是你的皇家的俸金已经用尽？
莫不是你的精钢的军刀缺了口？
莫不是你没钉好铁掌的马腿儿不灵？
还是商人的儿子在莫斯科河上的

---

①② 马留达·斯库拉托夫（?—1572），伊万雷帝时近卫军将领。

拳斗中把你打倒，使你难以见人？”

　　基里别叶维奇摇了一摇
长满鬈发的头，这样回答道：

　　“不管是贵族的，还是商人的家门
还没有生出那样一个神奇的人；
我的草原上的骏马走得很快；
我的飞快的军刀闪着玻璃般的刀影；
而在节日里，承蒙你的恩宠，
我们打扮得同别人一样齐整。

　　“当我骑上我那匹剽悍的骏马，
跑到那莫斯科河对岸去趁风光，
我身上紧扎着一根织锦的腰带，
我头上歪戴着一顶天鹅绒帽子，
乌黑的貂皮缘在那帽儿边上，——
就在那一溜木板房子的大门口
站着一些美丽的、年青的女郎，
她们嬉笑着，低语着，把我来欣赏；
唯有一个不欣赏我，也不看我一眼，
用花条儿的面纱蒙住了她的脸庞……

　　“在神圣的俄罗斯，我们亲爱的母亲，
寻不见、找不到这样美貌的女郎：

她轻快地走着——好象一只天鹅；
她美妙地看着——好象一只小鸽；
她讲出的话声——好象夜莺在歌唱；
她绯红色的面颊烈火般地燃烧着，
象是神的天空中放出的霞光；
她那亚麻色的、金黄色的发辫
用鲜丽的绦带一股股地编上，
顺着肩膀披下来，弯弯曲曲地，
紧紧吻着她那洁白的胸膛。
她名叫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她是商人家里长大的姑娘。

“我自从看见了她，就不由得意乱心慌：
我那有力的臂膀也松弛了下来，
我那敏锐的眼睛也丧失了光芒；
俄罗斯皇帝啊，我一人孤零零地
活在人世上好不苦闷、好不凄惶。
我已经厌倦了我那轻快的骏马，
我已经厌倦了我那绣金的服装，
我不想再要那些黄金的宝库：
而今我同谁去分享我的宝藏？
向谁去显示我那无敌的勇猛？
向谁去炫耀我那华美的衣裳？
让我去过那哥萨克自由的生活，
让我去到那伏尔加河畔草原上。

在那里我将要丢掉我强悍的头颅，
我将要丧命于邪教徒们的矛枪；
而让那些凶恶的鞑靼人去分享
我那高大的骏马、锋利的军刀
和契尔克斯出产的绣鞍和丝缰。
让老鸢啄掉我那含泪的双目，
让雨水冲洗我那孤苦的白骨，
让狂风把我那可怜的、孤苦的
无人收殓的尸骸吹向四方！……”

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听了大笑道：
“好吧，我忠诚的奴仆！为了解救
你的痛苦和不幸，我要尽力设法。
去，把我这只蓝宝石戒指
和这串珍珠项链，都送给她。
先向那能说会道的媒婆施个礼，
请她把这些高贵的礼品送给
你的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要是喜爱呢——你就赶快举行婚礼，
要是不喜爱——也别见怪，只好作罢。”

万岁啊，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
你那个狡猾的奴隶欺骗了你，
他没有对你讲出全部的真情，
他没有告诉你，这个美貌的女郎

早已在神的教堂里行过了婚礼，
依照我们基督教订下的规矩，
同一个年青的商人结过了婚……

* . * *

哎，伙伴们，歌唱吧——只是调一调古斯里琴！
哎，伙伴们，饮酒吧——但别喝得醉醺醺！
你们要使我们善良的贵族老爷
和他白嫩面皮的贵族夫人尽情欢欣！

2

年青的商人坐在他的柜台后，
一表非凡的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
人们都管他叫卡拉希尼珂夫；
货架上摆满了各种丝绸的货物，
他用殷勤亲切的话语招徕顾客，
他每天卖了货收入的金银无数。
但是今天真倒霉，不知什么缘故：
有钱的贵人们从他的门前走过，
但都低着头，不看一看他的店铺。

神圣的教堂敲起了晚祷的钟声；
晚霞在克里姆林宫后燃烧得通红，
阴云一团团地向天空飞聚起来，
大风雪狂暴地呼啸着追赶着它们；
广大的市场里已经是渺无人影。

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上好了
橡木大门，扣上了德国制造的
弹簧锁子，关住了自己的店门；
他把凶猛的呲牙咧嘴的狗儿
用一根铁链子紧紧地拴定，
向莫斯科河对岸沉思地走去，
回家去找他那年青的夫人。

　　他来到了他那所高大的楼房，
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吃了一惊：
他年青的妻子没有前来迎接他，
橡木桌子也没有铺上白色的桌布，
圣像前点的蜡烛又半灭不明。
他大声喊叫他那年老的女仆：
"你告诉我、告诉我，叶列梅耶芙娜，
这样晚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哪里去了，怎么还没有转回家门？
而我的那些亲爱的宝贝孩子们——
大概是跑得太累了，玩得太久了，
这时候都已经早早地上床安寝。"

　　"我的主人，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
我告诉你呀，奇怪、奇怪、可真奇怪：
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做晚祷去了，
人家都点上了灯，在家里用晚饭，

你看，神父过去了，带着年青的太太，——
可是直到这时候，你的可爱的主妇
还没有从教区的教堂里转回家来。
至于你的那些宝贝孩子们，
他们没有去睡，也没有去玩——
老在啼哭，老是安静不下来。”

这时候，年青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
听了女仆的话，非常地惶恐；
他站到窗户前面，向大街一望，
那大街上早已是夜色深沉；
大雪正纷纷扬扬，一片白色，
掩没了来往行人留下的脚印。

他突然听见廊下的门儿砰地一响，
然后又听到了急急忙忙的脚步声；
他回过头来一看——哎哟，我的天！
他那年青的妻子正站在他面前，
她面色惨白，头上没有了头巾，
她亚麻色的发辫乱蓬蓬地披了下来，
白莹莹的雪片、霜花落了她满身；
昏暗的眼睛望着，仿佛已神志不清；
口中喃喃地讲着的话也听不分明。

“我的妻呀我的妻，你是在哪里游荡？

是在哪一个市场，是在哪一个广场？
你的头发为什么如此散乱？
你的衣裳为什么撕成这样？
你大概是同那些公子王孙们
在那里饮酒作乐，在那里闲游乱逛！……
我的妻呀我的妻，在圣像前我们俩
举行了婚礼，交换了金戒指，
并不是为了让你去干这种勾当！……
我要把你用铁锁牢牢地锁起来，
关进那包铁皮橡木门子的小房，
要使你再看不见这神的世界，
再不能把我的名声给玷污损伤……”

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听了这番话，
我的可爱的人儿啊，不禁浑身哆嗦，
她浑身颤抖，犹如一小片白杨树叶，
她痛心地、痛心地放声大哭，
在自己丈夫的脚前她双膝跪落。

“我的当家人哪，你是我最亲爱的亲人！
或者杀掉我，或者把我的话来仔细听！
你讲的话啊——好比是锐利的刀锋；
我的心肠啊已经被它割得寸断，
我不怕惨暴的死亡，顾惜着生命，
我不怕人们的流言蜚语四处传扬，

我怕的就只是失去了你的爱情。

“今天我做完晚祷赶回家来，
我独自顺着大街急忙地趱行，
忽然听见，雪在咯吱咯吱地响；
我回头一看——跑来了一个人，
我的两条腿吓得发软了，
我连忙拉下了蒙面的头巾。
他便使劲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他对我这样讲，放低了声音：
‘标致的美人儿，你干吗这样慌张？
我不是绿林响马，不是打劫的歹人，
我是沙皇的、严峻的沙皇的侍从，
我的名字叫做基里别叶维奇，
出身于马留达高贵的门庭……’

“这时候我比先前越发害怕了；
我的可怜的脑袋也开始发晕。
他就来亲我的嘴、摸我的脸，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亲吻：
‘我的宝贝，我亲爱的人！
请你回答我，你缺少些什么：
你想要珍珠，还是想要黄金？
要发亮的宝石，要五彩的织锦？
我要把你打扮得象皇后一样，

人人都一定要对你羡慕不尽。
只是不要活活地送了我的命：
你就爱我一下吧，抱我一下吧，
哪怕只一次，在临别的时辰！’

“他不住地把我抚摩，把我亲吻；
直到现在他那可诅咒的吻
还象是一团活的火焰一样，
烧灼着我的面颊、我的双唇……
而左邻右舍在门里张望着，
他们讪笑着，用指头指着我们……

“我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
便急急忙忙地向家里飞奔，
但我那块花头巾——你送的礼品，
和我那布哈拉出产的头巾
都丢在那个强盗的手中。
他欺负了我，他侮辱了我，
侮辱了我这诚实、清白的人——
恶毒的邻舍们要说什么话？
如今我有什么面目再见人？

“你不要让我，让你忠诚的妻子，
被那些狠毒的诽谤者随意欺凌！
我将向谁、向谁去请求一点援助？

除了你，我还能指望何人？
我是个孤儿，在人世上孤苦伶仃；
亲爱的爹爹早已经命丧黄泉，
在他一旁躺着我亲爱的母亲；
而我的哥哥，你自己也知道，
流落在他乡，无音无信，
而我的弟弟——还是一个小娃娃，
一个小娃娃，一个不懂事的孩童……”

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这样讲着，
痛苦的眼泪在不停地往下滴落。

这时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
打发人去请他的两个弟弟；
他的两个弟弟立即来到了，
一边对他讲，一边对他施礼：
“请你告诉我们，我们的长兄，
你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
为什么你打发人把我们叫来，
在黑夜、在这样寒冷的黑夜里？”

“我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弟们，
我发生了这样天大的不幸：
沙皇的可恨的近卫士基里别叶维奇
他侮辱了我们正直的家门；

我的精神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勇敢的青年的心决不能容忍；
在莫斯科河上，在沙皇面前
明天将有一场拳斗举行，
那时我要同这个近卫士交手，
我将要同他在拳斗场上拚命；
要是他把我打倒——你们要挺身而出
为了神圣的正义不惜牺牲。
不要胆怯，我亲爱的弟弟们！
你们比我强壮，又比我年青，
你们也没有做下多少罪恶，
这样，或许上帝会宽宥你们！”

他的两个弟弟对他回答道：
“风在天空中朝着哪里吹去，
顺从的云朵便匆匆地奔向哪里；
当苍鹰用自己的鸣声呼唤着
飞向那战争的血迹模糊的山谷，
呼唤着去参加宴席、收拾尸体，
小鹰们就一定马上跟着它飞去。
长兄若父，我们都听从着你；
你知道该怎么干就怎么去干吧，
我们的长兄，我们决不出卖你。”

* * *

哎，伙伴们，歌唱吧——只是调一调古斯里琴！

哎，伙伴们，饮酒吧——但别喝得醉醺醺！
你们要使我们善良的贵族老爷
和他白嫩面皮的贵族夫人尽情欢欣！

3

在伟大的、金顶的莫斯科上空，
在克里姆林宫的白石城墙之上，
从遥远的森林和青色的山峦后面，
高高地升起了一片殷红的霞光，
它照耀着鳞次栉比的木制房顶，
把满天灰白色的浮云驱向四方；
它撒开一绺绺金黄色的鬈发，
用松脆的白雪洗涤着它的脸庞，
它浮着微笑，凝望着清净的天空，
仿佛是一个美人在临镜梳妆。
殷红色的朝霞啊，你为了什么醒来？
有什么喜事使你这样快活欢畅？

打从四面八方聚集着、会合着
莫斯科的英勇强悍的武士们，
他们到莫斯科河上去参加拳斗，
去参加那节日的娱乐和欢庆。
沙皇带领着他随身的亲兵们，
王公贵人和近卫士也已来临，
他命令拉起那白银打成的长链，

这条长链是用黄金的环扣联成。
人们给两个对打的自愿决斗的人
围下的场地方圆有二十五沙绳。
这时候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
命令用响亮的声音向全场呼喊：
“喂，你们在哪里，勇敢的好汉们？
你们快走进这广大的拳斗场来，
让沙皇、我们的父亲开开心！
谁要打倒了对方，沙皇要给他赏赐，
谁要被对方打倒，上帝会对他宽容！”

　　勇敢的基里别叶维奇走了出来，
默默地、深深地向沙皇施了一礼，
从有力的肩膀上脱掉天鹅绒皮衣；
他把有力的右手叉在腰窝里，
用另一只手整了整大红的皮帽，
他在等待着对手来与他对敌……
大声的呼喊已经喊过了三遍——
可是哪一个战士也没有动一动，
他们只是你挤我、我挤你站在那里。

　　近卫士在这片空场上走来走去，
他讪笑着这些不敢上阵的战士们：
“你们过于胆小，我看，也过于温顺！
好吧，我答应你，为了点缀这节日，

只要你甘拜下风，一定放你条活命，
我只是让沙皇、我们的父亲开开心。”

突然间人群向两边让开一条路——
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走进了场中，
人们都管他叫卡拉希尼珂夫，
他是个勇敢的战士，年青的商人。
他先向严峻的沙皇深深行了一礼，
再向白色的克里姆林和神圣的教堂，
最后向所有俄罗斯人民躬身致敬。
他的鹰鹫一般的两眼燃烧着火焰，
紧紧地盯着这个近卫士，目不转睛。
商人在他跟前面对面站了下来，
把他那坚实的肩膀挺了一挺，
他带上了两只拳斗的手套，
又把他那蓬松的胡须抚了抚平。

基里别叶维奇对他开言道：
“请你告诉我，你勇敢的好汉，
请你告诉我你的真实的姓名，
你出生在什么家族，什么门庭？
好让人知道，在给谁诵经超度，
好让人知道，我因为什么而称雄。”

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回答说：

“我叫斯节班·卡拉希尼珂夫，
我的正直的父亲生养下了我，
我遵守上帝的法律生活着：
我没有调戏过别人家的妻子，
我没有在黑天半夜抢劫过人，
也没有怕见天日，暗地里躲着……
你倒是说了一句真实的话：
人们等不到明天正午时分
要诵经超度我们中间的一个；
而我们中的另一个会夸口炫耀，
同勇敢的朋友们一起饮酒庆贺……
邪教徒的儿子，现在我向你走来，
作一次可怕的战斗，殊死的战斗，
不是来开玩笑，不是让人们取乐！”

　　基里别叶维奇听完了这番话，
象是一场秋雪，顿时面色发白：
他勇猛的眼睛失去了光芒，
他强壮的双肩之间掠过一股冷气，
而张大嘴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看哪，两人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这一场武士的格斗就此开幕。

　　这时候基里别叶维奇挥起拳头

先向商人卡拉希尼珂夫打去，
恰好打到了他的胸膛当中——
年青的勇士胸膛上咚地一响，
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晃了晃身；
他宽阔的胸前挂着个基辅造的
带有殉教者遗殖的青铜十字架，
十字架被打弯了，扎进了前胸；
鲜血象露珠般从十字架上流渗；
斯节班·巴拉莫诺维奇想了一想：
"命中注定三更死，没法挨延到天明；
为了正义我将坚持到最后一瞬！"
他摆好了姿势，使出灵巧的一着，
抖擞起浑身的力，鼓足了浑身的劲，
向着他恨得要死的仇人打去，
一拳下去，正好打中了他的左鬓。

年青的近卫士低低呻吟了几声，
摇晃着，倒在地上，命归黄泉；
他直挺挺地倒在寒冷的雪地上，
倒在寒冷的雪地上，象一棵小松树，
象一棵小松树，从淌着树脂的根上，
被利斧砍倒在潮湿的松林里边。
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看见了，
不由得勃然大怒，跺了跺脚，
紧紧皱起他那黑色的眉尖；

他叫人快拿住这个勇敢的商人，
把他立刻带到自己的面前。

正教的俄罗斯沙皇开言问：
"凭你的良心给我据实招供，
你打死了我那忠诚的奴仆、
我最好的战士基里别叶维奇，
是一时误伤，还是出于有心？"

"我告诉你，正教的俄罗斯沙皇：
我打死他，完完全全出于有心，
可是因为什么——我不对你讲，
我将来只讲给上帝一个去听。
快把我犯罪的头颅送上断头台，
让刑吏快来把我斩首号令；
只求你的皇恩照顾我的孩子，
照顾我那可怜的、年青的孀妇，
和我那两个年青的同胞弟兄……"

"好孩子，你这勇敢的战士，
商人的儿子，你回答得很好，
凭良心招认了，十分地坦白。
我将从国库里拿钱来抚恤
你年青的孀妻和孤苦的小孩，
就从今天起允许你两个弟弟

在整个广大的俄罗斯国境内
不纳捐，不上税，可以到处做买卖，
而你呢，好孩子，你自己去吧，
俯下你那年青的强悍的头颅，
走上那高高的宿命的断头台。
我再吩咐把斧子磨得风快风快，
我再吩咐刽子手打扮得齐齐楚楚，
我最后还要命令把大钟敲起来，
好让整个莫斯科的人都知道，
我浩荡的皇恩也没有把你丢开……”

人们在广场上慢慢地聚齐，
沉郁的钟声也在当当地响起，
向各处传播这个不幸的消息。
在那个高高的断头台上，刽子手
系着鲜明的衣带，穿着红色的长衣，
拿着一把磨得风快风快的大斧，
挽起袖口，正在摩拳擦掌地
很快地在那里踱过来、踱过去，
等候着我们那勇敢的战士，
而勇敢的战士，年青的商人，
正在辞别他两个亲爱的弟弟：

“你们，我的弟弟啊，我的亲人，
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候，让我们、

让我们再来抱一抱，再来吻一吻。
替我问候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告诉她，不要太难过，不要太伤心，
我的事也不必告诉我的孩子们；
请替我向我们父母的房屋致敬，
请替我问候我们所有的伙伴们，
而你们要常在神圣的教堂里祈祷，
为我的灵魂、我罪孽深重的灵魂！”

斯节班·卡拉希尼珂夫便受了
那残暴无比的耻辱的极刑；
而他那可怜的不幸的头颅
滚落在断头台上的血泊中。

人们把他埋葬在莫斯科河对岸，
在那土拉、梁赞、弗拉季米尔的
三叉路口，在那广阔的旷野中，
人们给他堆起了一堆湿润的土，
还把枫木十字架立上他的坟顶；
而狂风在他那无名的坟头上
凄切地吹拂着，永远呼啸不停；
善良的人们常常走过这座坟冢：
老年人走过——在胸前划个十字，
年青人走过——对他肃然起敬，
少女少妇走过——凄然地淌出眼泪，

而古斯里琴师走过——便响起歌声。

哎，你们，勇敢的伙伴们，
年青的古斯里琴师们，
还有那洪亮的嗓子啊！
你们好好地开了头——也要好好地收场，
你们要以真实和诚恳报答每一个人。
光荣归于慷慨的贵族老爷！
光荣归于美丽的贵族夫人！
光荣归于全体基督教的人民！

（一八三七年）

逃　亡　者

（山民的传说）

加伦在拚命奔跑，比牡鹿还急，
比苍鹰追逐下的野兔还快；
他从契尔克斯人鲜血横流的
战场上慌慌张张地跑出来；
他的老父亲和两位亲哥哥
为光荣和自由倒在那里，
他们的头颅枕藉在泥土中，
上面践踏着的是敌人的铁蹄。
他们的血流着，等待着复仇，
加伦把责任和羞耻全都忘掉；
他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扔下了刀枪——拔腿便跑！

太阳已落山了；夜雾弥漫，
给阴沉昏暗的大地披上了
一幅宽大的白色的帷幔；

从东方吹来了一阵寒风，
而在预言者的荒原的上空
静静地升起了金黄色的月轮！……

加伦很疲累，干渴得要死，
从脸上擦了擦污血和臭汗，
在月光照耀下，壁立的两山间
已经辨认出自己的家园；
他偷偷地走着，没有人看见……
四外都没有动静和声响，
从浴血的战场上，只有他一人
平安地转回了自己的家乡。

他匆匆走向一间熟识的小房，
主人在家里，灯光明亮；
加伦鼓足了最大的勇气，
跨过了门槛，一直走入中堂；
塞林本是他旧时的老朋友，
但塞林已认不出走进来的人；
他受了不治的重伤，躺在床上，
一个人——默默地——死期已近……
“伟大的安拉，他为了光荣，
打发下自己的光明的天神
来保护你，不使你受到磨难！”
“有什么新闻？”塞林问道，

翻起了他病弱无力的眼睑，
眼睛里闪耀着希望的火焰！……
他微微挺起了腰，而战士的血
在这弥留时又激荡不安。
“我们在峡谷中打了两天；
父亲战死了，哥哥们也丧了命；
只有我一人躲藏在荒野里，
象一只野兽，有人在追踪，
锐利的石尖和荆棘的树丛
刺得我两条腿都鲜血淋淋，
我跟着野猪和豺狼的踪迹，
走的地方都是荒山野径；
契尔克斯人死光了——敌人遍地。
我的老朋友，预言者在这里！
请你把我留下吧，我至死
也忘不了你对我的恩义！……”
垂死的武士对他回答道：
“滚蛋——你这不要脸的东西。
我这里对于怕死的胆小鬼
既没有祝福，也没有荫庇！……”

　　加伦满怀着隐痛和羞惭，
不敢动怒，忍受着责难，
无言对答，只得又跨出了
这个不欢迎他的门槛。

又经过另一所新的小房，
他的脚步又停了一停，
而往日的飘忽飞舞的梦
突然又象火一般热地
吻着他那冰冷的脑门。
他的心忽然舒畅、开朗；
在这夜的黑暗中，好象，
一对火焰般明亮的眼睛
在他的面前亲切地发光；
他想了想：我还有人爱着；
她只为我而生活着、呼吸着……
他想要进去——但是他听见，
他听见那支古老的民歌……
他脸色发白，赛过惨淡的月色：

月儿光光，
清静明亮，
青年战士
走向战场。
勇敢的武士装上了枪，
年青的女郎对着他讲：
你要大胆地信赖天命，
我那亲切可爱的情郎，
你要向东方祈祷上苍，

你要忠实于你的光荣，
要对预言者诚心信仰。
谁要是走上血的战场
对敌人不动一刀一枪，
而出卖了自己的伙伴，
那他定要可耻地死亡，
野兽也不啃他的骨头，
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
月儿光光，
清静明亮，
青年战士
走向战场。

加伦羞惭地低下了头颅，
飞快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大滴大滴的眼泪不时地
从他睫毛上掉落到胸脯……

被风暴吹得东倒西歪的
自己的家已出现在面前；
加伦又怀着满腔的希望
走上前去，敲叩着窗板。
不错，从那房子里，为了他
虔诚的祈祷正飞向天空，
老母盼儿子从战斗中归来，

但是盼望的不只是他一人！……

"母亲——开门！我是可怜的流浪人，
我是你的小儿子，你的加伦；
冒着俄罗斯人的枪弹平安地
回来看你！"
"一个人？"
"一个人！"
"可是父亲和哥哥们呢？"
"战死了！
预言者对他们祝过了福，
天神把他们的灵魂带走了。"
"替他们报了仇吗？"
"没有报……
但我把长剑丢在他乡，
象箭一般奔入了深山，
好回来擦一擦你的眼泪，
安慰安慰你昏花的老眼……"
"住嘴，住嘴！无耻的畜生，
你不能光荣地为祖国牺牲，
你一人生活去，给我赶快滚。
自由的逃亡者，我决不会
拿你的耻辱玷污我的残年，
你不是我的儿——是奴才、胆小鬼！……"
母亲拒绝的言语停止了，

四外的一切被拥抱在梦境中。
诅咒、呻吟、恳乞和哀求
窗外一直唠叨了好一阵；
最后，只听得刀声一响
斩断了那个不幸者的羞惭……
母亲第二天早晨看见了……
冷冷地回过了自己的眼。
这一具被人唾弃的尸体
没有人来把它抬往坟地，
只有家犬哼哼着，舐食着
他那深深的伤口内的血迹；
孩子们忿恨地指着死者的
冰冷的尸体在破口大骂，
逃亡者最后的耻辱和死亡
正就是出卖自由的代价。
灵魂避开了预言者的眼睛
战战兢兢地远远地走开；
到而今阴魂在东方群山里
在深更半夜时还到处徘徊，
他每天清晨就来到这窗下
敲叩着窗板，请求着饶恕，
但听到古兰经嘹亮的诗句，
便藏到了朝雾的阴影下，
好象是以前从刀枪下逃出。

（一八三九年）

童　　僧

尝一尝，吃过一点蜜，我就
可以死去了。

《列国志一》①

1

不多年以前，在那阿拉瓜
和库拉河汹涌澎湃的波浪
好象是姊妹俩拥抱在一起，
汇合着、轰鸣着的那个地方，
有一座修道院。从高山后边，
直到如今，来往的行人们
还望得见破烂大门的柱子、
高高的宝塔、礼拜堂的穹窿；
但在穹窿下已不再缭绕着
香炉中升起的芬芳的篆烟，
为我们祈祷的僧人的歌唱
在更深夜半时也不再听见。
到而今只有个白头的老翁，

破庙的半生半死的守护人，
早已为人们和死神所忘却，
还在打扫着墓石上的飞尘，
镌刻在墓石上的那些文辞
记叙着往昔的光荣——记叙着
某一个皇帝在某年某时
因对自己的皇冠感到厌倦，
把他的臣民交给了俄罗斯。

上帝的洪恩厚泽便降临到
格鲁吉亚！——它从那时候起
便在林苑的阴影里开了花，
而在友谊的刀剑的保护下
不再怕外来的敌人的欺压。

2

有一天，有一个俄罗斯将军
从那深山里走向梯弗里斯。
他带着一个俘获的孩子。
这孩子得了病，他经受不了
遥远的路途上的辛苦劳累。
他，看样子，约摸有六七岁；
他胆小而生怯，象山中的羚羊，

---

① 俄文圣经《列国志一》即中文圣经《撒母耳记上》。引文应作："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

他瘦削而孱弱，象一支芦苇。
但是他心中的忧伤的隐痛
那时却更磨练了他祖先们的
坚韧的精神。他毫无怨尤地
苦恼着——甚至从孩童的口中
也没有叫出过微弱的呻吟，
他静静地、高傲地就快要死去，
摇摇头拒绝着给他的食品。
一个僧人看见他太可怜了，
就把这害病的孩子收养起，
他被这爱的艺术救过来，
便留在这个保护的垣墙里。
但是他不晓得儿童的欢乐，
起初是一见人就赶快躲藏，
常常无言地、孤独地徘徊着，
唉声叹气地远望着东方，
心中萦绕着莫可名状的
对自己亲爱的家乡的怀念。
但后来过惯了俘虏的生活，
慢慢地听懂了他乡的语言，
神父已给他施过了洗礼，
他不曾见过那熙攘的人寰，
就打算在这样年青的时候
倾吐出僧侣的庄严的誓言。
有一天，在一个秋天的夜里，

他突然失踪了。在高山四近
伸延开一片黑压压的森林。
到处找了他整整的三天
都没有找见，后来在草地上
把他找到了，已一息奄奄，
人们又把他带回了僧院；
他是异样地苍白，又瘦弱，
又无力，仿佛是经受过了
长期的劳累、疾病或饥饿。
对人们的追问都闭口不言，
眼看得一天天地衰弱不堪；
他死亡的日子已近在眼前。
这时候修道士来到他面前，
一边训诫，一边为他祈祷；
病人高傲地听完了以后，
挺起身，鼓起最后的力量，
这样滔滔不绝地讲道：

3

"你到我面前来听取我的
忏悔，我是衷心地感谢你。
不管对谁用言语来松一松
我心头的积愤，总是很好的。
但是我没干过害人的勾当，
所以知道了我过去的事

对你们也多少有点用处；
人心怎能用言语来道出？
我活了没有多久，而过的
是俘虏的生活，假如我能，
我定要拿两个这样的生活
换一个，但只是充满了激动。
我只知道一种思想的威力——
唯一的——但却是火般的热情：
它象条小虫，住在我心中，
咬碎我的心，烧干我的心。
它呼唤着我的幻想飞向那
激动与战斗的奇异的世界，
在那里山峰高耸在云层里，
人们象苍鹰般自由而自在。
我在夜的黑暗里用痛苦
和眼泪养育着这个热情，
今天我对着皇天和后土
大声地、大胆地承认了它，
并不祈求那上帝的宽恕。

4

“师父！我听人讲过好多次，
正是你从死里把我救出——
为什么？……我孤独而又阴郁，
象一片被雷雨打下的树叶，

生长在阴暗的围墙里，以心灵说，
是孩子，以命运说，却是个僧侣。
我无论对谁也不能够说出
这神圣的字眼："父亲"和"母亲"。
当然，师父，你真心希望
我在僧院里完全忘干净
这两个甜蜜动人的名称。
但徒然无用：它们的声音
是与我俱生。我看到别人有
祖国、家乡、朋友、亲人，
我不但找不到可爱的心灵——
而且也找不到它们的坟冢！
我那时不白流无用的眼泪，
在心中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无论在何时，哪怕只一瞬，
我定要把我这火热的心胸
带着愁思紧压在别人的胸前，
即使不认识，但却是家乡人。
唉，而今这些幻想都在那
最美妙的当儿一下子消逝，
而我死后在他乡的泉壤中，
象活着时，依然是奴隶和孤子。

5

"虽然我并不害怕那坟墓：

在那里，据说，痛苦在阴森的、
寒冷的永恒的寂静中沉睡着，
但我却舍不得与人生诀别。
我还年青、还年青……你知道
欢乐的青春的幻想的烈火？
或许不知道，或许已忘掉：
你怎样憎过，你怎样爱过；
当你登上了多角形的高塔，
在那里空气清新，在那里
有时候不知何方的孩童——
为雷雨惊坏的一只小鸽，
畏缩地伏在深深的墙洞中，
你从这样的高塔上眺望着
太阳和无尽的田野的时候，
你的心是怎样突突地跳动？
现在，即使这美好的世界
也已经打不动你的心肠，
你已衰老，已断绝一切希望。
师父！你生活过了，还需要什么？
你可以忘怀世界上的一切，
你生活过了——我也该生活！

6

"你想要知道，在跑掉的时候
我看见什么吗？——美丽的田野，

掩盖着花冠般树木的山峦；
树木在四周繁茂地生长着，
鲜丽地一簇一簇地喧嚷着，
好象是跳着环形舞的伙伴。
我看见一堆堆黑压压的岩石，
当着那山洪把它们冲散时，
我能够猜得透它们的心思，
这是上天给我的启示！
它们把自己石头的胸怀
早就在高空中大大展开，
它们都时时在渴望着重逢；
但好多日子好多年代逝去了——
它们却永没有聚首的时辰。
我看见宛如幻想般美妙的、
奇异的、连绵不断的山岭，
当着那朝霞在东方上升时，
它们那耸入青霄的高峰，
象祭坛一样，弥漫在烟雾中，
而行云紧跟着另一片行云
离开了自己的神秘的宿地
向东方匆匆忙忙地飞奔——
好象是从远方迤逦飞来的
一列呱呱鸣叫的白色雁阵！
在远处，在迷离的云雾里，
在金刚石般闪耀着的白雪中，

我望见屹立的白发的高加索；
我的心便不由得轻松起来，
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对我说，
我曾经快乐地生活在那里，
而过往的一切在我记忆里
一阵比一阵更清晰、更清晰。

7

“我想起了我们祖传的房屋、
我们的山谷，还有那四近
在林荫中星罗棋布的山村；
我仿佛听到在黄昏时分
奔着回家的马群的嘶鸣
和那远远的熟识的犬吠声。
我想起浅黑色面庞的老人，
在夜晚的皎洁的月光下，
正对着我们祖传的门廊
面色严峻地端坐着闲话；
又想起细工雕刻的剑鞘上
发出的闪光……所有这一切
都好象梦一般模糊不清地
突然从我面前一一飞过。
而我的父亲！象活着一样，
披挂着他那战时的戎装，

出现在我面前，我又想起了
刀枪的闪光和铠甲的声响，
还有那高傲的倔强的目光，
我又想起了我年青的姊姊……
她们那美好的晶莹的眼睛，
和她们俯伏在我的摇篮上
娓娓的低语和袅袅的歌声……
在山谷里流着一条小溪，
它声音很大，但水却不深；
每当正午我常常去小溪边，
到金光闪烁的细沙上玩耍，
当山雨欲来，燕子用翅膀
拍打着溪水的粼粼微波时，
我紧盯着它们飞上飞下。
想起了我们那静穆的房子，
还有那夜晚时围着火炉
讲过的那些讲不完的故事，
讲着古时候人们的生活，
那时候世界比如今好得多。

8

“你想要知道，在跑掉的时候
我做了些什么？我生活过了——
我一生要没有这幸福的三天，
那它比起你这衰老的残年

还要更凄惶，还要更悲惨。
很久以前，我就想好好地
望一望辽远的原野和田畴，
想知道，大地是不是美丽的，
想知道，我们生到这世上来
是为了牢狱，还是为了自由。
在那个可怕的夜深时候，
当雷雨吓破了你们的胆，
当你们吓得挤成了一堆，
面朝下爬伏在神坛跟前，
我却跑掉了。啊，我想要
同风暴拥抱，象亲兄弟一般。
我两眼紧紧地注视着乌云，
我两手伸上去捕捉闪电……
请你告诉我，在这四壁内
你们能给我些什么，好替代
那狂暴的心与雷雨之间的
短暂的、但却是纯洁的友爱？……

9

"我跑了很久——在哪里？向哪里？
我也不知道！连一颗星星
也不来照照这艰难的路程。
把树林里夜的清新的气息
吸入了我那疲惫的胸膛，

我觉得很舒畅，只好这样！
我一直跑了很久的辰光，
最后，我已经疲累不堪，
躺在那高高的茂草中间；
我仔细倾听：没有人追赶。
雷雨停息了。淡淡的白光
象一条长带似地伸延在
黑暗的天空与大地之间，
在长带上看出峰峦起伏的
远山，象一幅奇妙的图案；
我在静静地、默默地躺着。
豺狼在山谷里不时地嚎叫、
不时地啼哭，象婴儿一样。
有一条长蛇在乱石间爬行；
它光滑的鳞甲在闪闪发光，
但恐怖也不能使我的心缩紧：
我自己，象野兽，已与人绝缘，
我也象长蛇般躲藏和爬行。

10

“在我的身下是深深的山谷，
山谷里正发着暴涨的山洪，
它在喧腾着，它沉闷的声响
好象千百人愤怒的吼声。
它虽然不会讲话，但是

它同那顽石对谈的声音、
不停的怨诉、永恒的争辩，
我却听得非常地分明；
它有时突然低沉了，有时
在寂静当中又更为响亮；
这时在云雾弥漫的高空里
小鸟儿歌唱起来，而东方
显出了一派金黄色的曙光；
微风吹动了濡湿的树叶，
花朵从睡梦中叹了一声，
而我象它们一样，也抬起了
我的头去迎接明丽的清晨……
我向着四周一望，老实说，
真把我吓死了；我原来躺在
骇人的深渊的边缘，在那里
忿怒的急流翻腾着、怒吼着；
一级级的巉岩直通向那里；
但只有从天国谪放的恶魔
当他要去到地下的深渊时，
才能够从那巉岩上走过。

11

“神的花园在四近开着花；
花花草草的五彩衣衫上
还留着上天眼泪的痕迹，

而鬈发似的葡萄藤盘绕着，
它那透明的碧绿的颜色
在树丛中越发显得美丽；
好象是无数的宝石耳环，
藤蔓上一串一串的葡萄
美妙地悬挂着，而有时候
飞来了一群胆怯的小鸟。
我便重新爬到地上去，
重新开始仔细地倾听
这些神妙的奇异的声息；
它们在树丛间低声絮语着，
它们仿佛正在谈论着
上天和大地的种种秘密；
而那大自然的所有的声响
都汇成了一体。在这庄严的
赞美的时刻，只有人的
高傲的语言没发出声息。
那时候我所感觉到的一切，
那些思想——已一去不回；
但我真想把它们讲出来，
好让我再来次甜蜜的回味。
在早晨天穹是这样地清朗，
甚至于人的精细的目光
可以看得清天使的飞翔；
它是这样地透明而深远，

充满了这样的无边的碧蓝！
我的眼睛和心都沉湎于
蓝色的空中，直到正午的
暑热驱散了我的幻想时，
我才感到了难忍的干渴。

12

“我那时从高山向着河流
手攀着树丛的细嫩的树枝，
一级一级地，尽我可能地，
开始往下走。从我的脚下
踩脱的石头有时候滚下去——
它后面的深沟扬起了烟尘，
飞尘象天柱般高高地卷起；
它骨碌碌地翻滚着、打着转，
最后被河水的波涛吞下去；
而我高悬在深渊的上空，
但是死并不是那么可怕，
而自由的青春是这样有力！
我刚刚走下了险峻的山顶，
山谷中溪涧清新的气息
就怡然地对着我迎面吹来，
我贪婪地向水波爬了下去。
突然有人声——轻轻的脚步声……
我马上藏进了树丛当中，

浑身止不住战栗个不停，
我慢慢抬起了畏怯的目光，
又开始贪婪地仔细倾听。
年青的格鲁吉亚女郎的话声
一阵比一阵更近、更近，
它是这般美妙而流畅，
它是这般活泼而天真，
仿佛它只是习惯于发出
呼唤亲切的名字的声音。
那真是一曲最纯朴的歌，
但是它已经深入了我的心，
而每当黄昏来临时，有一个
不可见的神灵把它低吟。

13

“一个格鲁吉亚女郎，头上
顶着一个水罐，从狭窄的
小路上向着河岸走下来。
她笑着自己的手脚不灵，
在乱石中滑得一颠一歪。
她穿的衣服不怎么华丽；
她轻轻地走着，把那披巾的
长长的梢头向后边披开。
夏天的炎热用金色的阴影
将她的脸庞和胸膛遮蔽，

而从她的嘴唇和两颊上
冒出了阵阵的暑天的热气。
而乌黑的眼睛是这样地深沉、
这样地充满了神秘的爱情，
甚至使我的烈焰般的思想
也惶惑不宁。我只是记得
水罐的声响——当水慢慢地
流进水罐时那潺潺的声音……
此外再没有听到什么了。
直等到我的神志又复原、
血液又从我心里流出时，
她已经走得很远、很远；
她走得虽然慢——却轻捷安详，
身样儿是那样地端正修长，
象一株白杨，那旷野之王！
在那凉爽的阴影下，不太远，
两座小房象亲密的一对，
牢牢地生根在岩石上面；
而在一个平坦的屋顶上
冒起袅袅的天蓝色的炊烟。
我仿佛现在还能够看见，
房门在怎样轻轻地打开……
随后又怎样轻轻地关起！……
我知道，你是决不会理解
我的哀伤和我的悲戚；

如果能够——那我是多么惋惜：
我心中的那些时刻的回忆
让它们都跟我一同死去。

14

“我为整夜的劳苦所困顿，
躺在阴影里。那愉快的梦
使我不由自主地合起眼睛……
而我在睡梦中又梦见那个
年青的格鲁吉亚女郎的芳影。
我的心胸又因为奇异的、
怡然的愁思而隐隐作痛。
我挣扎了很久才透了口气，
突然醒过来。月儿已经
在天空照耀着，只有一朵
乌云慢慢地在后边跟踪，
张开了它那贪婪的臂膀，
好象在追逐着它的猎品。
世界既黑暗而又沉静，
只有连绵不断的积雪的
峰顶上那银白色的帽缨
在远远地对我发着闪光，
还有急流在两岸间奔腾。
而在那一所熟识的小房中
灯光在摇曳着，时暗时明；

正如同夜半时分天空中
将要消逝的明亮的星星！
我心里想要……但是我不敢
走向那里。在我的心坎里
有一个目的，向我的家乡
一直走去——我在尽可能地
抑制住饥饿和劳累的困惫；
这时候我害怕而又无言地
沿着那笔直的道路走去，
但是很快地在树林深处
再也望不见高高的山峰，
这时候我便迷失了路途。

15

“我有时愤怒地用绝望的手
枉然地撕扯树林中丛生的
满缠着藤萝的荒荆野榛：
周围尽是无穷尽的森林，
它越来越发茂密而怕人；
那黑暗的夜睁着百万只
黑色的眼睛，透过每一堆
树丛的枝叶向着我凝视。……
我的头开始感觉到发晕；
我爬上了一棵树的树顶；
但是甚至于在天的边际

也都是高下不齐的森林。
这时候我便从树上掉下，
不禁地发狂般放声大哭，
发狠地啃着湿润的大地，
而眼泪、眼泪，如同滚热的
露水，流入了大地的胸脯……
但是相信我，我并不希求
人间的援救……我已经永远地
同人们绝缘，象草原的野兽；
假如不自禁地发出了喊声，
哪怕只一声——我起誓，师父，
我定要拔掉我无力的舌头！

16

“你记得自己的童年时候：
我从来不知道眼泪是什么；
这时却不害臊地哭个不停。
谁看见？只有那中天的明月
和无边的黑压压的森林！
在我的面前有一片空地，
它被惨淡的月色照耀着，
掩盖着一层青苔和沙砾，
四周被围着树林的墙壁。
蓦地，空地上出现个黑影，
两颗火星忽然闪了一闪，

好象两盏光亮的明灯……
随后一只野兽从树丛中
扑通一声，跳到了细沙上，
仰面朝天躺下来，四爪乱蹬。
那是荒野中永恒的寄客——
凶猛的金钱豹。它啃着一块
湿淋淋的骨头，快乐地叫着；
它得意地摇着自己的尾巴，
把它那血红的目光投向
圆圆的月亮，它身上的毛
发出耀眼的银色的闪光。
我拿起一根丫杈的树枝，
等待着战斗的时刻；心头
突然燃起了战斗与血的
渴望……是的，命运之手
把我带上了另一条道路……
但是这时候我还很自信，
即使在我祖先们的国土上
我也不算是不中用的人。

17

“我等着。这时在夜的阴影中
它已经发觉了敌人，突然
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吼声，
凄切得好象是一声呻吟……

它愤怒地用脚爪刨掘沙土，
用后腿直立起来，向后一靠，
象可怕的死神一样向着我
来了第一次疯狂的猛扑……
但我已预先防住了这一着。
我给它的打击是又快又准。
我的趁手的树枝象斧子般
砍开了它那宽大的头顶……
它象人一样发出了呻吟，
随后就倒栽在一旁。虽然
鲜血从它的伤口不住流出，
如同汹涌的波涛，但战斗
又重新沸腾——决死的战斗！

18

“它向着我的胸口扑过来，
但我已刺入了它的咽喉，
把我的武器在它的咽喉里
转动了两次……它怪声大吼，
它用最后的力量挣扎着，
我们象两条蛇纠缠在一起，
比两个朋友拥抱得还紧，
一齐倒在地上，在黑暗里
战斗在地面上仍继续下去。
在这个时候我也是可怕的；

凶狠而野蛮，象荒野的斑豹，
我怒火燃烧，同它一样吼叫；
仿佛我自己也是出生在
荒山深林的清新的帷幔下，
那豺狼和虎豹的家庭中。
好象是，我早已经忘掉了
人间的语言——在我的胸膛里
也发出了那样可怕的叫声，
仿佛从童年时我的舌头
就不惯发出其他的声音……
但我的敌人已没有力量，
挣扎着，呼吸已逐渐缓慢，
最后一次压在我的身上……
它那不转动的眼睛的瞳人
可怕地发出一道闪光——然后
闭了起来，沉入最后的梦境；
但它同它的胜利的敌人，
正如战士在战斗中那样，
都毫无畏惧地迎接死神！……

19

"师父，你看在我的胸口上
这许多深深的抓破的伤痕：
这些伤还没有平复起来，
还没有合住口；但是死神

会使它永远痊愈，而大地
湿润的被盖使它得到新生。
我当时忘掉了这些伤痕，
抖擞起我那最后的力量，
慢慢地走进了那片深林……
但命运在嘲笑着我，我在
徒劳无功地同命运硬拚！

20

“我走出了森林。这时候白昼
也觉醒过来，而星辰在天空
送别的轮舞在它的光辉中
消逝了。朝雾笼罩下的森林
也开始说起话来。在远处
山村冒起了炊烟。山谷中
随风吹来了模糊的声音……
坐下来我开始仔细静听；
但它却随着风一同消逝。
我向着四外把目光射出：
那地方仿佛是似曾相识。
我不禁悚然，我很久工夫
不能理解，我怎么仍然
回到原来的那个牢狱；
这许多日子，原来我却是
徒然地怀着那神秘的心思，

忍耐着、烦恼着而又痛苦着，
一切是为了什么？……为的是
趁年青看一看这个世界，
而在深林的大声喧嚷中
看自由的幸福究竟何在，
然后把对神圣家乡的怀念、
对受骗的希望的责难、
和你们那哀怜带来的耻辱……
都随身带进坟墓里边！
我依然沉湎于怀疑之中，
心想——这是场可怕的噩梦，
突然间在这寂静当中
响起了遥远的悠悠的钟声——
这时候一切我都明白了……
啊！我立即听出了它的声音！
它常常从我儿童的眼睛中
赶走了好多个活生生的梦：
梦见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们，
梦见了草原的粗犷的自由，
梦见了轻快的骏马在飞奔，
梦见了山岩间奇异的战斗，
在那里我一个打倒好多人！……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眼泪，
也没有气力。仿佛那声音
来自我心中——好象有人在

用铁锤叩打着我的心胸。
那时候我才模糊地理解了，
今世里我的脚再也不能
踏上自己故乡的家门。

21

“是的，我抽得我的命运之签！
烈性的马儿在他乡的草原，
摔掉了它那个恶劣的骑手，
也能找一条顺当近便的路
从远方奔回它自己的家园……
我怎能与它相比？胸膛中
徒然充满了哀愁与希冀：
那只是无力的白费的热情、
幻想的游戏、心智的痼疾。
牢狱已给我深深地打上
自己的烙印……狱中的小花
也是这样的：它孤寂而枯黄，
生长在阴湿的石板夹缝中，
很久不能舒展开娇嫩的
小叶，等待着回生的阳光。
而好多日子都一一逝去了，
这棵小花的悲哀的命运
引起了慈悲的手的哀怜，
这才被移植到一所花园里，

做了玫瑰花的芳邻。从四方
吹来了生的愉快的气息……
怎么样？朝霞才刚刚升起，
这棵生长在监狱中的小花
便为炎热的阳光烧得枯萎……

22

“同它一样，无情的烈日的
灼人的火焰也把我烧干。
我徒然地把我的疲累的
头颅藏进了那茂草中间；
野草的刺人的干枯的叶子
在我的头顶上荆冠似地
缠绕着，而大地向我的脸上
也发出了火一般热的气息。
火花闪烁着，在我的头顶
很快地飞旋；白色的山岩上
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的白云。
神的世界在沉静的麻痹中
陷入了沉重的绝望的梦境。
即便是秧鸡的啾啾的叫声，
或者是蜻蜓的活泼的飞动，
或是小溪的儿童似的细语，
都不能打破这绝望的沉静……
只有一条蛇闪耀着黄色的

脊背，在枯草中沙沙地蠕动，
好象是一把细雕的刀鞘，
上下都刻满了黄金的花纹，
把松软的沙土划了道小沟，
它在小心地滑动着；忽然间，
玩耍着，在沙土上尽情快乐着，
慢慢地盘成了三重小圆环；
突然间又象被什么烫灼了，
扭曲着身子，又蹦了几蹦，
便藏入远处的丛林当中……

23

“天空中的一切都是明亮的、
寂静的。透过蒸腾的云雾
两座山隐约地出现在远方。
从一座山后我们的修道院
闪耀出它那锯齿形的垣墙。
在下面阿拉瓜和库拉河
好象银色的花边环绕着
几座清新的岛屿的山脚，
顺着低语的丛林的树根
亲密而又轻快地奔流着……
我距离那里还是很远的！
我想站起来——在我的面前
一切都很快地飞舞旋转；

我想要喊叫——干涩的舌头
发不出声音，也不会动弹。
我就要死了。死前的幻觉
在折磨着我：
　　　　　　我仿佛觉得，
我躺在一道深深的小河的
潮湿的河底——四近都是
一片神秘的黑暗与空漠。
一股清凉的河水象冰霜
消解着我的永恒的干渴，
潺潺地流入了我的胸膛……
我只是害怕我昏睡过去，
这样子就觉得开心、清爽……
在我头顶，在很高的地方
波浪在紧追着又一个波浪，
太阳透过了水晶般的碧波
照耀得比月亮还要清朗，
而那一群群五色的金鱼
有时在光辉中游来游去。
我记得有一条小小的金鱼：
它背上披着金色的鳞片，
比别的金鱼更温存体贴，
柔情的抚爱真叫人留恋。
她在我头顶上不只一次地
游来游去，绕着圈儿不停，

而她那绿色的眼睛的目光
是那样凄然地一往情深……
我心里感觉到非常惊奇：
她那银铃般清脆的声音
对着我讲出了奇异的语言，
她唱着，随后又复归沉静。

她唱道：‘我的可爱的孩子，
　　就同我留在这水中：
这里有的是自由的生活，
　　有的是凉爽和清静。

‘我把我的姊妹们都唤来！
　　她们用舞姿和歌声
来愉悦你那蒙眬的双眼
　　和你那疲惫的心灵。

‘睡着吧！你的床褥多松软，
　　而你的被盖多透明。
随着奇异的梦境的低语
　　岁月将不停地飞奔。

‘啊，亲爱的，我并不隐瞒你，
　　我爱你是出于至诚，
我爱你象爱活泼的流水，

象爱我自己的生命……’

我很久地、很久地倾听着它；
我仿佛觉得，潺潺的流水
把它自己的静静的低语
同金鱼的歌声融成一体。
这时我昏迷了。神的世界
在眼前消失。狂乱的梦幻
终于敌不过肉体的疲惫……

24

“后来我被人找到，被抬回来……
以后的事你自己也已知道。
我讲完了，信不信我的话，
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大不了。
使我伤心的就只有一件：
我的冰冷的无言的尸体
不能在家乡的黄土中腐烂，
而我这辛酸、痛苦的经历，
在这寂寞的高高的四壁中
也不会引起任何人对我
这无名人物的同情与哀怜。

25

“别了，师父……请把手伸给我；

你觉得，我的手象火烧似地……
要知道，这火焰从年幼时候
就隐藏在我的胸膛里；
但而今它没有了吃的东西，
它已烧毁了自己的牢狱
而将要重新回去寻找那
按规定的顺序对所有的人
给与痛苦和平静的上帝……
但与我何干？——愿我的幽灵
在天国、神圣的云外境界
能够找得个栖身的所在……
唉！——我甘愿拿天国与永恒
去换取在我那童年时候
在那陡峻而阴沉的山岩间
嬉戏过的几分钟的时辰……

26

“等到我快要死去的时候，
而且，相信吧，它不久就到来，
让人们把我抬到花园里，
抬到那个地方，在那里
有两丛盛开的白色的洋槐……
洋槐下的野草是这般茂密！
而清新的空气是这般芬芳，
在阳光下簌簌跃动的树叶

是这般明亮地闪着金光！
让人们就把我放在那里。
我最后一次尽情地饮啜
无尽的蓝色白昼的光辉。
从那里还可以望见高加索！
或许，它从那高高的峰顶
随着凉爽的微风，给我
送来了它的临别的致问……
而当我临终时，在我的附近，
又可以响起那亲切的声音！
而我将这样想，我的朋友
或弟兄俯伏在我的身边，
用他那关切而慎重的手
从垂死者的脸上擦去冷汗，
我将要想，他会给我低声地
歌唱着我那可爱的家园……
我怀着这样的思想睡去，
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埋怨！”

（一八三九年）

恶　　魔

东 方 的 故 事

第　一　章

1

忧郁的恶魔，谪放的精灵，
飞翔在罪恶的大地上空，
而那些美好时日的回忆
一桩桩在他的面前闪动；
那时候他，纯真的海鲁文，
还凛然居住在主的居所中，
那时候急驶的彗星还常常
含着那亲切的微笑同他
在互相对视、在互相致问，
那时候他还在渴望着认识，
透过层层的永恒的积云
凝视着在天空中飘泊的

一队队被上天委弃的星辰；
那时候他，造物的幸运儿！
还有着信仰，还有着爱憎，
不知道什么是怀疑和罪行，
一长串阴沉的虚度的岁月
也不曾威胁到他那个心灵……
还有着好多、好多……而他很难
把它们一一地都记得分明！

2

谪放者徘徊在世界的荒野里，
老早就找不到个安身之地：
一个世纪接着另一个世纪，
如同一分钟后又另一分钟，
按单调的顺序很快地飞去。
他统治着这个渺小的人世，
散播着罪恶而得不到欣喜。
无论在哪里他从没有遇见过
能抵敌自己的艺术的东西——
对罪恶也终于感到了烦腻。

3

天国的谪放者飞越过了
高加索群山的峰峦上空：
卡兹别克宛如金刚石棱面，

在下面闪耀着永恒的雪峰，
而达里雅尔山谷黑魆魆地，
弯弯曲曲地在下面蜿蜒着，
好象蛇洞，好象深深的裂缝，
而捷列克河奔腾着，正如同
长满了毛茸茸的鬃毛的狮子，
在大声怒吼，——山中的野兽
和飞旋在浅蓝色高空中的鸟
在倾听着河水唱出的歌声；
天空一片片金色的云朵
从南方、从那遥远的地方
一直把这道河护送到北国；
而巍峨的重重叠叠的山岩，
为神秘的沉沉睡意所折磨，
向着它俯垂下自己的头颅，
凝视着它那闪闪发光的碧波；
那山岩上荒寨中的高塔
透过了云雾凛然地眺望着——
它站在高加索群山的门口，
好象巨人似地守卫着！
整个神的世界在四近
是荒僻而又奇异；但是
高傲的精灵向自己上帝的
创造物投以轻蔑的一瞥，
而在他骄傲的高高的额头上

却没有显示出任何表情。

4

　　而在他面前花朵般展开了
另一幅鲜艳生动的画图：
华丽的格鲁吉亚的山谷
好象地毯似地铺展在远处；
你这幸福而美丽的国土啊！
那些宛如天柱似的白杨、
那些在五色石子河床上
潺潺地迅速奔流着的小溪、
还有一丛丛的蔷薇，在那里
夜莺歌唱着那无言的美人，
她们却不理睬这爱的歌声；
还有那盘绕着苍郁的长春藤的
悬铃木枝叶繁茂的树丛，
胆怯的麋鹿在炎热的毒日下
在那里藏身的一个个的窟洞；
枝叶的闪光、喧嚣与生机，
千百种声音的嘈杂的言谈，
万千种草木的静静的呼吸！
还有那正午的淫毒的暑热，
受到了上天的甘露的滋润
而永远是潮湿的夜半时辰，
还有那明丽得如同眼睛、

格鲁吉亚女郎眼睛的繁星！……
但是宇宙的光辉，在这个
谪放者空漠沉寂的心胸中，
除冷酷的嫉妒外，再也激不起
什么新的力量和新的感情；
而眼前他所能看到的一切，
他全都蔑视或全都憎恨。

5

　　白发的古达尔给自己建造了
高大的房屋和宽敞的庭院……
它老早耗尽了忠顺的奴隶们
如许的眼泪与如许的血汗。
一清早，它就向着邻近的山坡，
从高墙上投下了一道阴影。
断崖上砍成一级级的石阶
从多角形的高塔直通到河滨；
年青美貌的公主塔玛拉
她脸上蒙着白色的面纱，
到那阿拉瓜河边去取水，
常在这石阶上走上走下。

6

　　这一所高大的森严的房屋
从悬崖上无言地凝望着山谷；

但今天在那里有盛大的宴会——
风笛鸣响着，美酒倾流着——
古达尔在给女儿举行婚礼，
他请来许多的亲人和宾客。
在那铺陈着地毯的屋顶上
女郎正坐在她女友们中间：
她们在那轻歌曼舞中度着
悠闲的时光。远处的高山
已经掩藏起了那半轮落日；
她们大家有节奏地拍着手，
唱着歌——而年青美貌的新妇
也拿起她自己的那个铃鼓。
看哪，她一只手把铃鼓擎起，
在自己头顶上划了个圆圈，
忽而跑起来，比小鸟还轻快，
忽而又站住了——她举目一望，——
在她那使人嫉妒的睫毛下
水灵灵的两眼在闪闪发光；
她忽而轻轻地扬起了眉毛，
忽而又微微地低垂下粉颈，
而她那美好无比的小脚
在地毯上不停地旋转滑动；
她心中满怀着天真的欢欣，
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容。
那清丽的月光有时轻轻地

在泛起涟漪的碧波上嬉戏，
也难以跟这与生命和青春
同样生气勃勃的微笑相比。

7

我起誓，凭着东方的曙光、
夕阳的余晖和夜半的星辰，
那黄金遍地的波斯的国王
和任何一个人间的沙皇
都不曾吻过这样的眼睛；
皇宫里飞沫四射的喷泉
在炎热的时候从来没有
用它那珍珠般的水珠
洗涤过这样美好的身躯！
世界上还没有一只手
抚摩过这样可爱的脑门，
梳拢过这样美丽的头发；
人世上自从失掉了天国，
我起誓，这样美貌的女郎
未曾在南国的阳光下开过花。

8

她正在最后一次翩翩起舞。
她是古达尔的女继承者，
一个自由的活泼的儿童，

唉！明天等着她的却已是
女奴的悲惨不幸的命运、
至今还完全陌生的他乡
和那一家子不认识的人。
而这种神秘的怀疑常常
使她快乐的容颜不禁失神；
而她的一切举止是这样
美好，这样地充满了表情，
这样地充满了可爱的天真，
甚至于，假如有恶魔飞过了，
这时候只要向她看上一眼，
他一定会想起往日的伙伴，
而回过脸去——不禁深深地长叹……

9

恶魔真的看见了……他马上
在自己心里突然感觉到
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激荡。
一种幸福的声音填满了
他那个空漠的沉静的心——
而他突然又重新体验到
爱、善、美的神圣！……他很久地
欣赏着这幅美妙的画图——
而那时逝去的幸福的幻梦，
好象是一条无穷的长链，

仿佛一颗颗闪烁的星星
在他面前不停地飞舞转动。
他被不可见的力量所吸引，
他开始认识了这新的忧烦；
他心里的情感突然讲话了，
用的是过去那亲切的语言。
这个是不是复活的征兆？
那些狡猾的诱惑的言词，
从自己脑子里也挖不出来……
忘怀了？——上帝没有赐与他
忘怀：他也不需要那忘怀！……
……………………………

10

在太阳将要西沉的时候，
焦急的新郎鞭策着他的马
匆匆地去参加结婚的喜宴。
他已经平安地来到清澈的
阿拉瓜河的青青的河畔。
一长串骆驼驮着沉重的
迎亲的礼物，在他的后边，
正在慢慢地、慢慢地走着，
在路上一摇一晃地伸延开：
驼铃在叮叮当当地响着。
带领这大队人伕马匹的

正就是西诺达尔的君王。
皮带紧系在他美好的腰上；
长剑和匕首的黄金花饰
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
背后还背着雕花的长枪。
他那短褂的两袖在迎风
飘荡，——而短褂的四周围
满都是缀着黄金的花纹。
马鞍用五色的丝线绣成；
而在马勒上又系着丝缨；
他胯下是一匹名种的金色
黄马，马身上已是大汗淋淋。
卡拉巴赫的灵敏的名马
充满了恐怖、竖起了耳朵，
喷着鼻息、从高坡上斜望着
汹涌的波涛激起的泡沫。
河岸上的道路狭窄而危险！
左边是峻峭壁立的高山，
右边是滚滚大河的深渊。
天已不早了。在积雪的峰顶
晚霞已暗淡；夜雾升起了……
人马都加快了脚步遄行。

11

路旁有一座小小的礼拜堂……

多年来这里供奉着一位王公，
他是被复仇的手所杀死，
如今他已经被尊为神灵。
无论是节日或参加战斗，
无论是匆匆地奔向何方，
行人带来了虔诚的祈祷
向着这座小小的礼拜堂；
而那样的祈祷真能保佑
避开了邪教徒们的刀剑。
但是勇敢的新郎没理会
祖先们传下的这个习惯。
奸黠的恶魔用他狡猾的
幻想已搅乱了新郎的心：
他在想象中，在夜的黑暗里
正在亲吻着新娘子的芳唇。
突然间闪出了两个人影，
又闪出几个——枪声！——怎么啦？……
踏着马镫略略地欠了欠身，
皮帽子向眉头拉了一拉，
勇敢的公爵没有打一句话；
他手中的枪发了下闪光，
皮鞭一响——就好象苍鹰般
他飞上前去……又打了一枪！
粗野的喊叫、低沉的呻吟
霎时间响遍了深深的山沟——

战斗继续了并没有多久：
胆怯的格鲁吉亚人已经逃走！

12

一切都静了下来；骆驼队
挤成了一堆，不时恐怖地
望着骑士们的一具具尸体；
它们单调的铃声在草原的
寂静中又在低沉地响起。
这豪华的大队遭到了抢劫；
而夜间出没的鸟儿一匝匝地
飞旋在基督徒尸体的上空！
在埋葬着他们先人尸骨的
一层层修道院的石板底下的
平静的坟墓，并没有等待他们；
他们那些披戴着长披巾的
姊妹和母亲们也都不能
带着哀伤、痛苦和祈祷
从远方来凭吊他们的坟冢！
不过在这大道旁的岩石上
有一只热诚的手给竖立了
一个十字架来纪念他们；
而春天长起来的藤萝枝蔓
用着它们碧玉色的细网
把它缠绕，安抚他们的阴魂；

疲惫的行人也不止一次地
从那艰苦的道路上转回来，
到这神的阴影下来歇歇身……

13

　　骏马儿跑得比牡鹿还快，
喷着鼻息，仿佛在奔向战地；
有时在奔跑中突然停下来，
死劲地鼓动着它的鼻孔，
倾听着微风送来的声息；
有时候四只马蹄的铁掌
凌空腾起，都一齐叩地，
扬起了散乱的长长的鬃毛，
没命地在一直向前疾飞。
马上骑着个沉默的骑士！
他在马鞍上不时地挣扎着，
脑袋低垂着，气力已经不支。
他已经控制不住缰绳了，
两只脚紧紧地踏进马镫；
在他的马鞍上已经看见了
流淌下来的一道道的血痕。
飞快的骏马啊，你已经把主人
从战斗中箭一般地送到了女家，
但是奥塞特人狠毒的枪弹
已经在黑暗中追上了他。

14

古达尔家到处在啼哭和呻吟，
院子里挤满了一群群的人：
是谁的急喘的马飞奔而来，
在大门前的石阶上栽倒？
这已经断气的骑士又是谁？
浅黑色面孔的深深的皱纹
还留着战斗的恐怖的遗痕。
武器和服饰上都鲜血淋淋；
在他那最后疯狂的紧握中
一只手还紧紧地抓着马鬃。
年青的女郎啊，不久以前
你还在殷切地盼着你的新郎：
他正是遵守着公爵的诺言，
他已经来参加新婚的酒宴……
唉！但是他已经永远不能
再跨上他的骏马的鞍鞯！

15

突然间向着这快乐的家庭
霹雳似地飞来了神的惩罚！
塔玛拉晕倒在她的绣榻上，
她放声痛哭，可怜的塔玛拉；
胸口在一起一伏地喘息着，

眼泪在一颗接一颗地滚下，
这时她仿佛听见，在头顶上
有魅惑的声音在对她说话：
“不要哭，孩子，哭也无用！
你的眼泪不会象仙露般地
滴上他冰冷而无言的尸身：
它只能烧枯你处女的两颊，
只能模糊了你明亮的眼睛！
他已经离开你很远很远了，
已不知道、不领会你的哀伤；
现在上天的光辉在抚慰着
他那两眼的无形体的目光；
他正在倾听着天国的乐章……
人生的琐细的梦、可怜的
少女的呻吟与眼泪，在天国的
娇客看来，还算得了什么？
不，这无常的创造物的命运，
我的人间的天使，请相信，
他不配唤起你对它发出的
一时片刻的可贵的哀痛！

“在那象海洋似的太空中
排列整然的星斗合唱队，
它们不把舵、它们不张帆，
悠悠静静荡漾在云雾里；

在那无涯无际的空间
难以捉摸的丝丝片片的
淡淡的薄云轻轻地飘过，
也不曾留下一点点踪迹。
别离的时候、聚首的时刻，
它们没有欢乐、没有悲戚；
它们对未来既无所希冀，
它们对过去也没有惋惜。
在那烦恼的不幸日子里
但愿你仅仅把它们牢记；
但愿你也如同它们一样
不去管那些人间的东西！

“夜色刚刚地用自己的帷幔
掩盖起高加索群山的峰巅，
魅惑于神奇咒语的世界
在黄昏里刚刚地静了下来；
山岩上阵阵的劲风刚刚地
吹动了原野上连天的衰草，
藏在草中的小鸟在昏暗里
便更加快乐地飞动起来；
而夜间的小花在葡萄藤下
贪婪地吞食着上天的甘露，
刚刚地把它的花朵绽开；
金黄色的圆圆的月亮刚刚地

从那群山后静静地升起，
而羞怯地偷偷地凝望着你，——
我便向着你的闺房飞来；
我将要一直待到朝霞上升，
而把那甜蜜的黄金色的梦
吹向你柔美的睫毛和香腮……"

16

语声在远处已静了下来，
声音也一个接一个地逝去。
她跳了起来，向四周凝睇……
在她的心胸里有着一种
莫名的不安；恐怖、悲凄、
狂欢的烈焰——都不能相比。
万种的感情都突然沸腾；
心灵挣断了自己的锁链，
烈火在血管中到处奔涌，
而这个新鲜奇异的人声，
她觉得依然在娓娓不停。
而期待已久的梦在黎明前
才合上她那慵困的眼睛；
但是它却用奇异的预言的
幻想搅乱了她整个的心。
这个阴郁而又沉默的来客
炫耀着他那非人间的美，

弯下身来站在她的枕前；
他眼中带着这样的爱情，
在这般凄然地凝视着她，
仿佛是他对她十分哀怜。
这不是天上飞来的天使，
不是她的神圣的保卫者：
他没有用那虹光的冠冕
装饰着他的鬈发和高额。
这不是可怕的地狱的精灵，
那罪恶的苦难者——啊，不是！
他跟晴朗的傍晚有点相似：
不明又不暗——非夜又非日！……

第　二　章

1

“父亲呀，父亲，息息雷霆吧，
不要再责骂你的塔玛拉；
我在哭着：看看这眼泪，
这不是第一次从眼中落下。
成群的年青男子徒然地
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这里……
格鲁吉亚有不少年青的女郎；
但我却决不能做任何人的妻！……
啊，父亲呀，你不要责骂我。
你自己也看出：我，毒计残害的
牺牲者，一天天在雕残零落！
有一个狡猾的精灵用他那
不可抗拒的幻想在戕害我；
我就要死去了，可怜可怜我！
把你这愁肠寸断的女儿
快快送入神圣的修道院；
在那里救世主许会保护我，
我对他将倾吐出我的哀怨。
人世上已没有了我的欢乐……
让那幽静的修道室收下我，
正如同早早地进入了坟墓，

在圣物的平静中才找得寄托……”

2

她的父母便把她送到了
一所孤寂僻静的修道院里，
于是人们给她那年青的胸上
穿上了一件合身的紧身衣。
但是穿上了僧人的法衣
还象是穿着锦绣的衣裳，
她的心同往常一样地跳动，
依然萦回着杂乱的幻想。
在那神坛前、在烛光照耀下，
在赞颂上天的庄严时刻里，
她还是常常地可以听见
祷声中夹杂着熟识的言语。
在幽静的庙堂的圆屋顶下
有时候一个熟识的人影
在那轻轻的缭绕的篆烟中
在无声无形地忽现忽隐；
他静静地辉耀，象星星似地，
招着手、呼唤着……但是——哪里去？……

3

在两座高山的清荫中间
隐藏着一座神圣的修道院。

一行一行的悬铃木和白杨
环绕着它——而有的时候，
当夜色横卧在深深的山谷，
年青女罪人的灯光闪耀着，
透过树丛和修道室的窗户。
四近，在那扁桃树的浓荫下，
在那里凄然地立着一排十字架
——那些坟墓的无言的守卫者，
轻捷的小鸟合唱队在唱着歌。
流泉寒冽的粼粼的微波
在那巨石上跳跃着、喧嚷着，
而在那峭然壁立的山岩下
亲密地在山谷中汇合在一起，
在树丛中间、在披着霜雪的
花木中潺潺地向前流去。

4

　　向北方望见了一重重的山。
当那阿芙乐尔露出了仙姿，①
而发着蓝色的薄雾轻烟
在山谷深处慢慢升起时，
祈祷的召唤者向着东方
呼唤着人们都来做祈祷，

① 阿芙乐尔，罗马神话中司晨的女神。

而那嘹亮的钟声颤抖着，
惊醒了整个沉静的寺庙；
在这个庄严而静穆的时候，
当那年青的格鲁吉亚女郎
从高峭陡峻的山坡走下来
顶着长颈罐去汲水的时候，
那连绵不断的积雪的山岭
象一道淡淡的浅紫色的墙，
描绘在清澄明丽的天空上，
而它们在夕阳将要西坠时
又要披上嫣红色的衣装；
在它们中间，高加索之王，
那卡兹别克，插入了云霄，
高过了群山，屹立在那里，
披戴着头巾，穿上了锦袍。

5

　　但是，充满了罪恶的思想，
塔玛拉的心不理会这一种
纯洁无瑕的欢乐。在她面前
世界都蒙上了阴沉的暗影；
清晨的光辉和夜晚的黑暗——
这一切都是她痛苦的根源。
每当昏昏沉沉的夜晚的
凉爽的气息拥抱住大地，

她便在神圣的圣像面前
猝然晕倒，痛哭不已；
而在这夜晚的寂静里
她那沉痛的哭声常常地
引动了路上行人的注意；
他想："这是锁在山洞里的
山中的精灵在悲切地呻吟！"
他便鞭策着疲累的羸马，
用敏感的耳朵专注地谛听……

6

满腹的哀愁，浑身的战栗，
塔玛拉常常地在那孤寂的
沉思中，抑郁地枯坐在窗前，
用不倦的目光向远方凝睇，
而整天长吁短叹地在等待……
有谁低声对她讲：他就来！
梦幻并非徒然来抚爱她，
他的出现也并非没有原因，
他来了，带着他悲凄的眼睛
和娓娓情谈的美妙的柔情。
她已经这样痛苦了好多天，
因为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她有时候本想要祈祷圣灵——
而她的内心却向"他"祈祷；

有时因经常的苦斗困倦了，
她想要躺在床上睡一睡：
枕头在燃烧着，窒息、可怕，
她只得跳起来，浑身战栗；
心胸和两肩烈火般燃烧着，
无力地呼吸着，两眼蒙眬，
两臂在渴望地寻求着拥抱，
亲吻在她芳唇上逐渐消融……
……………………………
……………………………

7

夜晚昏暗的薄罗般的帷幔
已经笼罩了格鲁吉亚的群山。
听从着日常的快乐的习惯
恶魔又飞到了这一座僧院。
但他很久地、很久地不敢
侵犯这静穆的居所的圣物。
而且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他好象是下了决心准备
放弃这个残酷的计谋。
他在那高高的墙外沉思着，
踱来踱去：由于他的脚步，
无风，树叶也在阴影中翻舞。
他抬起了眼睛：她的窗户

在发着闪光，被神灯所照耀，
她早已在等待着什么人了！
听哪，在这整个沉静中
青加尔琴和着悠扬的歌声
在远处响起了和谐的声音；
而歌声好象眼泪一般，
声声地、和匀地流个不停；
而歌声又是这样地柔美，
它仿佛本非人间所有，
而是上天为了人间而编就！
是不是有一个天使想要来
看一看他被遗忘了的朋友，
从天上偷偷地飞到了这里，
给他歌唱着往昔的日子，
来安慰他的苦痛和烦忧？……
恶魔如今是第一次领悟了
爱情的哀伤、爱情的激动；
他想要顺服地远远地走开……
但他的两翅已不会扇动！
真怪！从黯然无神的眼睛里
淌出了一大滴辛酸的泪……
在这修道室的附近，到而今，
还可以看见一块奇怪的石头，
被那火焰般炽热的眼泪、
被那非人间的眼泪所烧透！……

8

他走了进去，准备要去爱，
带着颗为幸福而敞开的心，
他在想，他所期待的新的
生活的时刻现在已经来临。
期望的不太分明的战栗，
隐秘的尚未可知的惶恐，
仿佛在这初次的会晤中
结识了他那高傲的心灵。
那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他走了进去，一看——在他面前
天国的使者，纯洁的海鲁文，
罪孽的美丽女郎的保护者
仰起了发着闪光的额顶，
浮着明朗的微笑用翅膀
护着她，不让敌人来触动；
而那神光的光辉猛然间
刺伤了他那不洁净的两眼，
他没有讲一句亲切的问候，
便倾吐出了这沉重的责难：

9

“不安的精灵，罪恶的精灵，
谁叫你在深夜来到这里？

这里并没有你的崇拜者，
邪恶还不曾在这里呼吸；
不要在我的爱和我的圣物上
留下你的罪恶的痕迹。
谁叫你来的呢？”
　　　　　　　　　　　　邪恶的精灵
对着他回答以狡猾的一笑，
他的眼已因为嫉妒而发红；
而那往昔的憎恨的毒素
此时又在他的心中苏醒。
“她是我的！”他严厉地说道，
“放开她，她是我的！保护者，
你来得太晚了，正如对于我，
对于她你都不配做裁判者。
在这颗充满了高傲的心上
我早已打上了我的烙印；
在这里并没有你的圣物，
只由我支配、只随我爱憎！”
天使用他那悲凄的眼睛
望了望这个可怜的牺牲，
于是展开他的翅膀，慢慢地
沉没在那天空的大气中。
………………………………

10

塔　玛　拉

啊！你是谁？你的话是可怕的！
是天国还是地狱打发你来这里？
你想要怎么呢？……

恶　　魔

你多美丽呀！

塔　玛　拉

但你告诉我，你是谁？请回答……

恶　　魔

我就是那个人，你在夜半的
寂静中曾侧耳倾听过他，
他的心同你的心曾经低语，
你曾经猜想过他的悲哀，
你曾在睡梦中与他相遇。
我就是毁灭希望的那个人；
我就是谁也不爱的那个人；
我是认识与自由的皇帝，
我是人间的奴隶的皮鞭，
是上天的敌人，宇宙的灾难，
你看——我正跪在你的脚前！

我在感激中给你带来了
我的爱情的低声的哀乞、
我在人间的第一个苦痛
还有我那最初的眼泪。
啊，怜悯吧，请听我来说！
你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
把我送回至善和天国。
披上你爱情的神圣的衣饰，
我还能出现在那里，成为
焕发出新的光辉的新的天使。
啊！你只要倾听我，祈求你，
我爱你，我就是你的奴隶！
当我刚刚地看到你的时候
我心中便突然恨透了我那
永恒的存在和无限的权力。
我不自禁地开始羡慕
这不太美满的人间的欢乐；
离开你而生活——是多么可怕，
不象你那样生活，又多么难过。
突然间在我那寂寞的心中
又燃起了更为光亮的明灯，
而在往昔的创伤的深处
悲哀又在象蛇似地蠕动。
我无穷的领地和无尽的永恒，
如果没有你，这又有什么用？

不过是空洞的、响亮的字眼，
广大的庙堂——而没有神灵！

塔　玛　拉

　　走开吧，啊，你狡猾的精灵！
别说了，我决不相信敌人……
主啊……唉！我怎么不能
祈祷了……这个致命的毒素
已经抓住了我衰弱的心灵！
听我说，你将要毁灭掉我；
你的语言——是毒鸩与烈火……
告诉我，为什么你要爱我！

恶　　魔

　　为什么，美丽的女郎？——唉，
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充满
新的生命，从我那罪恶的
头颅上高傲地摘掉了荆冠；
我那天国，你眼中的地狱——
我把这过去的一切都已委弃。
我用非人间的热情爱着你，
这不是你所能够做到的：
用不朽的思想和幻想的
全部的欢乐和全部的威力。
在我的心灵里，从混沌初开

就深深地印上了你的芳容，
它在永恒的太空的洪荒里
一直在我面前飞舞不停。
你甜蜜的名字对我震响着，
它早已激荡着我的心灵；
在天国中那些幸福的日子里
我所欠缺的就只是你一人。
啊，假如你能够理解到，
这是多么痛苦，多么恼人：
整整的一生，好多个世纪
独自享乐着、独自痛苦着，
不因为善而期待着报答，
也不因为恶而期待着称赞；
为自己而生活，因自己而苦闷，
老是在进行着这没有胜利、
没有和解的永恒的斗争！
永远地惋惜着，却没有憧憬，
知道一切、感觉一切、看见一切，
竭尽全力去憎恨一切，
而且去蔑视世上的一切！……
上帝的诅咒刚刚停下来，
从那个日子、从那个时刻
宇宙的热情的眷念的怀抱
便从此永远地对我冷却；
太空在面前闪发着蓝色；

我看见我那旧曾相识的
星宿们豪华的新婚的盛装……
他们在翱翔着，戴着金冠；
但是怎么着？哪一个星宿
也不认识他们往日的伙伴。
我便开始在绝望中呼唤
那些跟自己一样的谪放者，
但语言、面貌和可憎的目光，
唉！我自己也无法分辨。
我战战兢兢地展动了翅膀
匆匆地飞走——但为什么？哪里去？
不知道……我已为旧伙伴所鄙弃；
世界，对于我，象伊甸园一样，
变得这样地冷静而沉寂。
正如同一只被撞坏的小船，
既没有帆儿，又没有舵，
顺着流水的自由的激荡，
漂流着，不知道自己要怎么；
正如同在早早的清晨时刻
一小片孤零的雷雨的乌云
在蓝色的高空中发着黑色，
不敢在任何地方稍稍停泊，
无目的、无踪迹地随风荡漾，
哪里来、哪里去，只上帝晓得！
我统治着人们并没有多久，

也没有多久教唆他们作恶，
我亵渎了一切高尚的东西，
玷污了一切美丽的事物；
不久……把纯洁的信仰的火焰
毫不费力就永远地扑灭……
而那些蠢材和伪善的人，
还值得我花费一番心血？
我就藏匿在深山的峡谷中；
我开始流浪，如同深夜
流浪在黑暗中的一颗流星……
为仿佛很近的灯火所欺骗，
孤寂的旅人在向前遄行；
当连同坐骑掉入了深渊，
他枉然地呼唤着——而在他后边
陡峻的峭壁上留下一道血印……
但是这罪恶的阴郁的乐事
我也没有喜欢好多日子！
在同有力的飓风的斗争中
我常常卷起满天的飞尘，
披挂上闪电和云雾的甲胄，
掀天动地地在云头中奔腾，
想要在不安的风雨雷电中
压抑住自己心头的愤激，
从难逃的沉思中解救出来，
而忘掉那不可忘掉的东西！

未来和过往的世世代代
人们所经尝的沉痛的困厄、
辛劳和不幸，这一切比起我
那无人认可的痛苦的一刻，
又算得了什么？人是什么？
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是什么？
他们走来了、也将要走过……
希望——公正的裁判者等待着：
他可以赦免，即使已经判刑！
但我的悲哀却永远在这里，
它象我一样，没有个止境；
它在坟墓中也得不到宁静。
它有时象毒蛇般纠缠着，
有时象烈火般燃烧着、爆响着，
有时象石头般紧压着我的心——
埋葬着逝去的希望和热情的
那座永不能摧毁的陵寝！……

塔　玛　拉

不管你是谁，不期而遇的朋友，
我已经永远毁弃了静谧，
不由自主带着神秘的乐趣，
苦难的人儿哪，来倾听着你。
假如你的语言是狡猾的，
假如你心中隐藏着欺诈……

啊！可怜我吧！——那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苦苦地要我的心？
难道说在上天看来，我比起
你没有见过的美人还可亲？
她们，唉！都美丽而温柔；
她们的处女的床褥也一样，
还没有为凡人的手所揉皱……
不！请给我起个宿命的誓言……
说呀，——你看：我心中忧伤；
你看看女人的痴心梦想！
你心里不由得抚爱着恐惧……
但是你理解一切，你知道一切——
当然，你也会怜悯一切！
请你起誓……现在就对我起誓：
你要断绝对罪恶的贪求。
有没有这样的咒语和誓言，
怎么也不毁弃而永远信守？……

恶　　魔

我以创造物的第一日起誓，
我以创造物的末日起誓，
我以犯罪的凌辱与羞耻、
以永恒真理的庄严来起誓，
我以沉沦的痛苦的磨难、
胜利的短暂的幻想来起誓；

我以我们俩欢乐的相会
而又可怕的诀别来起誓；
我以那么一大群的精灵，
归我统率的弟兄的命运，
无情的天使、我那警觉的
敌人的刀剑的锋刃来起誓；
我以至上的天国和地狱、
人间的圣物和你来起誓；
我以你最后的目光的一瞬、
你那滴最初淌出的眼泪、
你那温柔的芳唇的呼吸、
柔美的鬈发的波纹来起誓；
我以幸福和痛苦来起誓，
我以我自己的爱情来起誓：——
我已经断绝了往日的仇恨，
我已经断绝了高傲的心志；
今后狡猾的奉承的毒素
再不去激动任谁的心智；
我想要同神圣的天国和解，
我想要相信真理和至善，
我想要祈祷、我想要爱。
我要用悔恨的眼泪洗掉
我在对你无愧的额顶上
留下的上天的火焰的遗痕——
而让世界在平静的无知中，

离开了我，一天天地雕零！
啊，请相信我：直到而今
只有我一人了解你、珍视你：
我把你选做了我的圣物，
在你的脚前我卸下了权力。
我等待你的爱，象等待恩赐，
为了一瞬，把永恒给与你；
我在爱情中，相信我，塔玛拉，
也象在仇恨中坚定而伟大。
我，这宇宙的自由的儿子，
要把你带进星云上空的地方；
我的第一个可爱的女友呀，
你将要成为世界上的女皇；
你将漠然地、毫不惋惜地
俯视着下界的尘寰，在那里
没有一点点真实的幸福，
在那里没有长年久远的美，
在那里只有犯罪和刑罚，
所有的只是庸俗的趣味；
在那里人们也在爱、也在憎，
但却不能够大胆而无畏。
你或许还不晓得，人们的
短暂的爱情到底是什么？
不过是年青的热血的激动，——
但日子逝去了，热血便冷却！

谁个能坚定地经得住别离、
经得住新的美的诱惑，
经得住精神的疲惫和苦闷，
还有那幻想的无羁的奔腾？
不！我的亲切可爱的女友，
命运给你注定的并不是
在那些无情而又冷酷的
虚伪的朋友与敌人当中
在那恐怖与徒然的希望中，
在那无谓而繁重的劳动中，
做一个嫉妒的粗鲁的奴隶，
而默默痍死在狭小的圈子里！
你凄然在这高高的四壁内
远远地离开了人们，也同样
远远地离开了神，你却不会
毫无温情地在祈祷中消亡。
啊，不，美丽的创造物啊，
给你注定的是另一种命运；
等待你的是另一种苦难、
另一种享用不尽的欢欣；
请你丢掉那往日的希望，
请你撇开那可怜的人间：
我将要给你另外展开
一个高傲的认识的深渊；
我将把服侍我的精灵们

带到你的脚前供你驱使；
美人呀，我将要给你一些
温和的、美丽的年青女侍；
我将要从那东方的星星上
给你摘一顶黄金的冠冕；
在百花中采撷夜半的甘露，
而用露珠撒满你的金冠；
我要用夕阳的嫣红色的光辉
带子似地缠上你美好的腰肢；
我将要使你周围的大气
充满了芳草的纯净的气息；
我将要常常使奇妙的仙乐
悠扬地缭绕在你的耳边；
我将要用琥珀和翡翠给你
建筑一座最华丽的宫殿；
我将要高高地飞上云端，
我将要深深地泅入海底，
把人间的一切都献给你——
请你爱我吧！……

11

他便轻轻地
用他那火热的嘴触动了
她的不断颤抖着的芳唇；
他用充满了蛊惑的言词

回答她的乞求和哀恳。
有力的目光盯着她的眼睛!
他烧伤了她。在夜的黑暗中
他一直在她的头顶闪耀着,
不可抗拒,如同刀剑的锋刃。
唉!罪恶的精灵胜利了!
他的亲吻的致命的毒液
霎时间就渗入她的心胸。
一声痛苦的、恐怖的叫声
突然打破了深夜的沉静。
在叫声中有着爱情和痛苦、
夹杂着最后的乞求和斥责,
还有那凄然的绝望的诀别——
同这个年青的生命的诀别。

12

在那个时候,夜半的守卫者
独自一人绕着高高的围墙,
顺着他那条预定的路线,
手拿着打更的铁板慢踱
而在年青女郎的修道室旁
放轻了自己平匀的脚步,
提心吊胆,怕惊破她的梦,
把他的手在铁板上停住。
而透过了这四周围的寂静,

他，仿佛是，隐隐地听见了
两张嘴的相互心许的亲吻、
短暂的叫声和微弱的呻吟。
而一种渎神的罪孽的疑念
便突然侵入了老人的心……
但是又一个瞬间过去了，
四近的一切又陷入了沉静；
只有飒飒的微风从远处
传来了树叶的幽怨和唏嘘，
而山中溪涧在凄凄切切地
同那黑沉沉的河岸低语。
他在恐怖中急急忙忙地
念诵着神的侍者的赞歌，
好从自己罪恶的思想中
驱走罪恶的精灵的蛊惑；
他用他那颤颤发抖的手指
在激动的胸口划着十字，
一声不响地用迅速的脚步
继续着自己走惯了的路。
…………………………

13

她，好象是沉睡着的仙女，
静静地躺在自己的棺木中。
她那额头上的疲惫的颜色

比被单还要白、还要干净。
她的睫毛已永远地铺下来……
但是，天哪！谁个不以为
她那睫毛下的美好的眼睛
只是睡着了，等待着亲吻，
或者是等待着晨光的照临？
但是白昼的金色的光芒
徒然地向着它投射过来，
亲人的嘴在无言的悲哀中
徒然地吻着它，它不再睁开……
不！随便什么也擦不干净
死神打下的永恒的烙印！

14

往常在那快乐的日子里，
塔玛拉美丽的节日的服装
从没有这样地富丽堂皇。
家乡的山谷中鲜丽的花朵
紧紧地握在死者的手里！
（古时候是兴这种仪式的）
在她面前放射着芳香的气息，
好象是跟大地在最后诀别，
在那热情与欢乐的烈焰中，
她脸上并没有显示出
一点点什么死亡的兆征；

而她整个的容颜充满了
那种象大理石一样的美，
失掉了表情，失掉了情感，
失掉了理智，整个是神秘的，
象死神自己一样神秘。
奇异的微笑在她嘴唇上
影子似地一闪，凝固下去。
它对着精细敏锐的眼睛
道出了多少伤心的往事：
它表达了即将雕谢的心灵
对一切冷漠无情的蔑视，
表达了弥留时最后的思想，
还有那向人间无声的告辞。
这过往生活的无用的反照，
比永远消逝了的目光，
更为暗淡，更为死寂，
使人们的心灵更为绝望。
如同白日的巨轮已经沉没，
并且消融在金色的大海里，
在这个日落的庄严的时刻，
高加索峰顶的积雪，暂时
保留着它那殷红色的光彩，
闪耀在那黑沉沉的天际。
但是这即将逝去的光辉
再也驱不散荒原上的迟暮；

而从那满披着冰雪的峰顶上
再不会照亮任何人的道路！……

15

一大群邻居和亲戚都已经
准备走上那哀伤的路程。
古达尔无言地捶打着胸口，
撕扯着自己白色的鬈发，
他是最后一次骑上了
他那匹白色鬃毛的骏马，
大队人马出动了。他们的
路程将连续走三天三夜：
在历代祖先们的尸骨之间
已给她掘好了宁静的墓穴。
多年前古达尔的一个祖先，
他经常抢劫行人和村落，
当病魔缠住他紧紧地不放
而到来了最后忏悔的时刻，
他为了赎还自己往日的罪孽，
许下在花岗石山岩的高峰上
建筑一座礼拜堂，在那里
听到的只有暴风雪的歌唱，
那里只有老鸢才能飞得上。
在卡兹别克的雪峰中间
一座修道院很快地就盖起，

而这个凶恶的老人的尸骨
在那里得到了最后的安息；
原来是行云故乡的山岩
这样就变成了一座坟园：
这样是不是他死后的居所
离天国更近，也更为温暖？……
是不是更远地离开了人间，
最后的梦境就不被人搅扰……
可是枉然！死者再也不会梦见
过去日子的悲哀和欢乐了。

16

在那无垠的蓝色太空里
有一个神圣的天使展开了
黄金色的翅膀向前飞行，
他在自己的怀抱中从人间
带来了一个罪恶的灵魂。
他用期望的柔美的言词
驱赶着她的忧虑和疑问，
他在用眼泪给她洗涤着
那些罪恶与痛苦的遗痕。
从远处已经向他们传来
天国的声音——但是突然间
遮断自由的道路，从深渊里
飞起了一个地狱的精灵。

他好象电光一样闪耀着，
象震天的飓风一样有力，
他狂暴不逊而又傲慢地
大声说道："她是我的！"

塔玛拉可怜的罪恶的灵魂
用祈祷镇静着自己的惊恐，
紧紧地伏在保护者的怀中。
未来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站立在她面前的又是他，
但是，天哪！——谁还认得他？
他的目光是多么凶狠，
心中怀着的是多么深的
无尽的誓不两立的敌意，——
从他凝神不动的面孔上
还发出坟墓般寒冷的气息。

"消失吧，怀疑的阴郁的精灵！"
上天的使者对他回答道：
"你已经心满意足地胜利了；
但现在已来到裁判的时刻——
而上帝的裁决却是公正的！
那考验的日子已经过去；
罪恶的枷锁从她身上落下，
连同那人间的无常的锦衣。

要知道，我们很久地等着她！
人世上有一些人的一生
不过是难以忍受的苦痛、
难以达到的安乐的一瞬：
她的灵魂正跟他们相同。
造物主拿上最好的灵气
做就这些人的生命之琴，
他们不是为人世而被创造，
人世被创造也不是为了他们！
她用惨痛的代价赎出了
自己所有的不解的疑问……
她曾经痛苦过、也曾经爱过——
而天国给爱情敞开了大门！”

天使用自己严厉的目光
向诱惑者狠狠地瞪了一眼，
然后快乐地扇动他的翅膀
沉没到天空的光辉里边。
失败了的恶魔只好诅咒着
自己的那些狂乱的幻想，
傲慢、孤独的他在宇宙间
又孑然一身，没有期望、
也没有爱情，同已往一样！……

在那峻峭的高山的急坂上，

在可伊沙乌尔山谷的上空，
直到而今还孤独地耸立着
一座古老的锯齿形的山城。
关于它还流传着许许多多
孩子们害怕的故事和传说……
一座沉默无言的纪念碑，
那些神奇日子的见证者，
在树丛中幽灵似地矗立着。
在下边散布着一座座的山村，
大地开着花，闪出碧绿的颜色；
人声混成的不协调的声音
慢慢消逝了，一队队的商旅
从远处摇响着驼铃走来，
而河流闪耀着，泛起了浪花，
从弥漫的云雾里倾泻下来。
大自然象一个淘气的孩子，
在恶作剧地尽情地玩弄
山谷中的清荫、太阳、春天，
还有那永远年青的生命。

　　但是这座多少年以来
破落的山寨却是悲哀而阴沉，
正如亲友们都已经亡故了
而自己独存的可怜的老人。
它那些不可见的居住者

只在等待着月亮的上升：
他们在向各方飞舞、奔跑，
那才是他们的自由和欢欣！
白头的蜘蛛，新来的隐居者，
在编织着它那蛛网的经线；
一大群长尾的绿色的蜥蜴
正在屋顶上快乐地奔窜；
而一条小心翼翼的长蛇
爬出了它那黑暗的隙洞，
爬到古老的台阶的石板上，
有时盘成了三重的环形，
有时长带般横卧在那里，
象一支被遗弃在古战场上、
倒下的英雄不再需要的
精钢短剑，在闪闪地发光！……
一切都是荒野的；不管哪里
都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痕迹：
时代的手在不倦地、长久地
扫除着，不再使人们忆起
古达尔王公的光荣的姓名，
和他那美丽的女儿的事迹！

　　但是这座礼拜堂，在掩埋着
他们尸骨的那陡峻的峰巅，
还在被神圣的威力佑护着，

而今从云层间还可以望见。
而在它的大门口，高高的
黑色的花岗岩还在守卫着，
它们都披上了白雪的斗篷；
而在它们的胸前闪耀着的
不是铠甲，是永恒的冰凌。
睡意沉沉的一堆堆的积雪
从山凹里塌下来，好象瀑布，
突然又皱眉蹙额地高悬在
四近的山岩上，被严寒捕住，
而暴风雪在那里来往巡逻，
从白头的高墙上吹拂着飞尘，
时而唱着那唱不完的歌，
时而又向着守卫者呼应；
在远方听到了这座奇异的
寺院的传说，朵朵的彩云
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东方
匆匆地飞到这里来致敬；
但是在这坟墓的墓石上
早已经没有人再来凭临。
阴郁的卡兹别克的山岩
贪婪地守护着它的捕获品，
而人类无尽的永恒的哀怨
也搅不乱它们永恒的平静。

（一八四一年）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诗选　[俄]莱蒙托夫　余振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页数=544
下载位置=http://book4.5read.com/300-35/diskgdo/gdo71/10/!00001.pdg

预言者
“ 不是，我这样热爱着的并不是你 ”
悬崖上的十字架
“ 没有人听取我的语言……我孤身独自 ”
伊斯梅尔 - 贝
沙皇伊万 · 瓦西里叶维奇、年青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
逃亡者
童僧
恶魔